蘇俊源／編註

感應篇彙編白話註解

《卷二》

華藏退居沙門釋淨空

台北地藏淨宗學會 敬贈

目錄

卷（一）

太上感應篇本文……001
【太上感應篇註講證案彙編卷一】白話註解……009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074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144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164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183
【人皆惡之。】……189
【刑禍隨之。】……196
【吉慶避之。】……202
【惡星災之。】……207

【算盡則死。】 210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234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241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252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272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282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303
【不履邪徑。不欺暗室。】 318
【積德累功。】 338
【慈心於物。】 417
【忠孝。】 434

卷（二）

【友悌。】 690
【正己化人。】 730
【矜孤恤寡。敬老懷幼。】 756
【附慈幼局辦法】 761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810
【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 832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854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927
【不彰人短。不衒己長。】 933
【遏惡揚善。】 958
【推多取少。】 965
【受辱不怨。】 978

【受寵若驚。】 998
【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 1009
【所謂善人。】 1034
【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 1043
【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1068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1099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1115
【以惡為能。】 1120
【忍作殘害。】 1138
【陰賊良善。暗侮君親。】 1188
【慢其先生。叛其所事。】 1201
【誑諸無識。謗諸同學。】 1222
【虛誣詐偽。攻訐宗親。】 1239

【剛強不仁。很戾自用。】 1250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1263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1276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1293

卷（三）

【輕蔑天民。擾亂國政。】 1304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1320
【殺人取財。傾人取位。】 1335
【誅降戮服。貶正排賢。】 1351
【凌孤逼寡。】 1373
【棄法受賂。】 1377
【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1411

【入輕為重。】 1417
【見殺加怒。】 1438
【知過不改。知善不為。】 1456
【自罪引他。壅塞方術。】 1479
【訕謗聖賢。】 1487
【侵凌道德。】 1510
【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1517
【願人有失。毀人成功。】 1570
【危人自安。減人自益。】 1579
【以惡易好。以私廢公。】 1587
【竊人之能。蔽人之善。】 1597
【形人之醜。訐人之私。】 1605
【耗人貨財。】 1622

【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為非。】 1641
【逞志作威。辱人求勝。】 1658
【敗人苗稼。破人婚姻。】 1666
【苟富而驕。苟免無恥。】 1687
【認恩推過。嫁禍賣惡。】 1697
【沽買虛譽。包貯險心。】 1708
【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1716
【乘威迫脅。縱暴殺傷。】 1725
【無故剪裁。非禮烹宰。】 1740
【散棄五穀。勞擾眾生。】 1790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1804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1816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1826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1836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呪恨。】 1956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1967
【埋蠱厭人。用藥殺樹。】 2991
【恚怒師傅。抵觸父兄。】 2000

卷（四）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 2014
【擄掠致富。巧詐求遷。】 2027
【賞罰不平。逸樂過節。】 2043
【苛虐其下。恐嚇於他。】 2062
【怨天尤人。呵風罵雨。】 2080

【鬭合爭訟。妄逐朋黨。】 2089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2107
【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2123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2138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 2162
【棄順效逆。背親向疏。】 2175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 2184
【分外營求。力上施設。】 2206
【淫慾過度。】 2218
【心毒貌慈。穢食餧人。左道惑眾。】 2261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姦利。】 2281
【壓良為賤。謾驀愚人。】 2308
【貪婪無厭。呪詛求直。】 2319

【嗜酒悖亂。】 2334
【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 2354
【不和其室。不敬其夫。】 2371
【每好矜誇。常行妬忌。】 2392
【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 2416
【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2429
【作為無益。懷挾外心。】 2439
【自呪呪他。偏憎偏愛。】 2449
【越井越竈。跳食跳人。】 2459
【損子墮胎。行多隱僻。】 2469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咏及哭。】 2488
【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 2506
【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2528

【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2538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2550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2579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2587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2595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2602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2609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 惡。一日有三惡。（一有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2624

徹悟禪師云：

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

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

【友[一]悌[二]。】

❖字句解說：

一、友：為兄愛護其弟。
二、悌：為弟尊敬其兄。

❖白話解說：

兄愛其弟，弟敬其兄。

❖本文：

孝悌本一。今又專言者。欲人隨事而盡之也。兄友則愛而且敬。弟悌則畏而且和。兄弟乃我身同氣。只此幾人。人生最為難得。自父母看來。原是一體。使稍有參商[一]。父母之心。即愴然[二]不安。故見我兄弟相

愛。我父母自有肫然[三]流通處。且兄弟謂手足。則彼此護持。痛癢相關。安有手足而自相攫攘[四]者乎。時念父母生來。本同一體。骨肉難解。凡意氣忿爭。自不忍加。些小財利。自看得輕了。法昭禪師[五]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袁氏世範[六]曰。父兄愛子弟。不必責[七]子弟之必順。子弟愛父兄。不必責父兄之必慈。各務自盡。責望之病自除。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言語。妻室私言。雖中情亦勿聽。則離間之端自絕。人之性情或柔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安靜。或紛更[八]。臨事之際。是非不同。惟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即或有偏僻[九]處。不忍旁觀。只宜平心和氣。婉轉勸導。如此而有不睦者乎。今人骨肉失歡。有本至微而遂不能解者。只因失歡之後。負氣各不相下耳。若內有一箇賢明。甘自喫虧。能先下氣。與之趨事[十]。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十一]。和好漸如平時矣。明王陽明曰。舜能化象。其機括[十二]。只是不見象的不是。愚謂骨肉間只該講

情。不該講理。執理便傷情，傷情即非理。或問程子曰。事兄盡理。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字句解說：

一、**參商**：兄弟不合。參讀身。

二、**愴然**：悲傷的樣子。愴讀創。

三、**肫然**：淳厚一致的樣子。肫讀諄。

四、**攫攘**：爭奪。

五、**法昭禪師**：即演教禪師，宋朝時人，依葉縣廣教院歸省法師得法，於汝州寶應院開法。

六、**袁氏世範**：書名，為宋朝袁采所撰，凡三卷，為家塾訓蒙之書，分睦親、處己、治家三門。意求通俗，故字句近俚，然明白切要，使人易知易從。

七、**責**：要求。

八、**紛更**：紛亂變易。

九、**偏僻**：不公正。

十、**趨事**：侍奉承應。

十一、**酬復**：應答。

十二、**機括**：機關。

❖白話解說：

孝和悌本來都是相同的道理，現在又專門拿出來談論，乃是希望每個人能隨著平常的事情盡力去完成。為兄的人能盡友道，就能愛護且敬重其弟；為弟的人能盡悌道，就能敬畏且順和其兄。

兄弟和我的身體流通的都是同一血氣，就這麼幾個人，這是人生很難得的緣份。從父母的眼中來看，本來就是同一體所出生。如果兄弟間稍有不和的現象，父母親的心中就會難過不安。所以看到兄弟間能互相友愛，身為

父母親心中，自然就會心安而舒暢。

而且兄弟又稱為手足，這表示要我們知道，彼此之間要互相保護照顧，痛癢之間都是息息相關的，哪有自己的手和足互相爭奪的道理？當要時時體念從父母所生出來，本來就是同一體，至親骨和肉是不能分開的，如此遇到兄弟間因意氣而相忿爭，自然就不忍心加害對方了；對於些許的小財利之事，自然就看得輕而不爭吵了。

宋朝的法昭禪師說：「同一血氣的兄弟，就像樹木的枝葉一樣各自發展，不要為了一些言語意見不同而傷感情，每一次再相見的時候就老一回，世上還有多少時間能當兄弟，兄弟在一起只要能相互容忍就能平安，不要因一點小事而起爭端。目前自己生了兒子又是稱為兄弟，自己要做好榜樣給兒孫輩看齊。」

《袁氏世範》說：「為人父兄要本於誠心愛護子弟，不必去要求子弟一定要百依百順。為人子弟也要本於誠意敬愛父兄，不必去要求父兄一定要仁慈。各自務必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責求奢望的弊病自然消除。在家中要嚴

格禁止婢妾，不可以私自傳遞言語，妻子的枕邊細語，雖然合於情理也不可隨意聽從，如此則挑撥離間的弊端自然就絕止。

人的性情各有不同，有的人柔順，有的人剛強；有的人謹慎保守，有的人縱情豪放；有的人喜歡安靜，有的人喜歡興風作浪。在遇到事情的時候，對於是非的判斷各有不同，總是要看情況圓滿其事。不要因為自以為是，要求對方必定要合我意，這豈不是又要起爭執嗎？即使是有不合情理之處，讓人在旁不忍觀看，也只能心平氣和去婉轉勸導，能做到此地步，哪有不和睦的道理？

現在的人有兄弟親骨肉相互失歡的情形，有些事情本來是很微不足道而又難以解釋清楚，只因為失歡之後，各自負氣誰也不讓誰。如果其中有一個比較賢明的，甘願自己吃虧，能夠先低下自己的心氣，先侍奉應承對方，主動和對方說話，如此彼此間就會開始應答，漸漸恢復以前平時的和好狀態。」

明朝的王陽明先生說：「舜帝能感化他的異母弟弟象，其最重要的關鍵，就

只是不去看象的不是之處。我認為骨肉至親之間，只應該講情，不應該講理，如果一味執著於理，必然會傷感情，傷感情就不合理。」

有人問宋朝的程子說：「事奉兄長已盡到情理，還是得不到兄長的歡心，要怎麼辦？」程子答說：「只要自己以至誠的心去盡到孝敬，不要去要求表明自己的心意就可以了。」又問說：「要如何去照顧弟弟？」回答說：「只要誠心盡到友愛就可以了。」

❖本文：

宋邵堯夫[一]先生孝悌歌曰。子養親兮弟敬哥。休殘骨肉起風波。劬勞[二]恩重須當報。手足情深最要和。公藝[三]同居今古罕。田真[四]共處子孫多。如斯遐邇皆稱美。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怡聲[五]下氣要謙和。難兄難弟[六]名偏重[七]。賢子賢孫貴自多。負米[八]尚能為薄養。讀書寧不擢[九]高科。仲由[十]陳紀[十一]皆如此。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

敬哥。訓賢妯娌[十二]事翁婆。好遵孟母三遷教。須讀張公百忍歌。孝友睦婣兼任恤。智仁聖義與中和。當時曾子同楊博[十三]（或為溥）。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天時地利與人和。莫言世事常如此。堪歎（一為嘆）人生有幾何。滿眼繁華何足貴。一家安樂值錢多。奇哉讓果[十四]與懷橘[十五]。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光陰過去疾如梭。庭闈[十六]樂處兒孫樂。兄弟和時妯娌和。孝弟傳家名不朽。金銀滿櫃富如何。要知美譽傳今古。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晨昏定省莫蹉跎[十七]。一門孝友真難得。百歲光陰最易過。和樂且耽宜自翕[十八]。彝倫攸敘[十九]在謙和。斑衣[二十]舞罷塤[二一]篪奏[二二]。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丈夫休聽室人唆。眼前金帛無嫌少。膝下兒孫不厭多。但得家和貧也好。若教不義富如何。王韓孝友垂青史。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休傷和氣忿爭多。偏生嫉妬偏覬窘。暗積私房暗折磨。不孝自然生忤逆。無行定是出妖魔。但聞孝弟傳千古。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莫因微物遽傷和。黃金櫃內休嫌少。陰騭[二三]冥中要積多。

私曲豈如公道好。剛強無奈善柔何。古今簡策[二四]多名譽。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吁嗟分析聽搬唆。囊中財物他嫌少。祖上田園你要多。夫婦眼前雖快樂。兒孫日後恐消磨。何如孝弟親鄉黨。子養親兮弟敬哥。

❖字句解說：

一、**邵堯夫**：即邵雍，宋朝范陽〈今河北涿縣〉人，堯夫為其字，寓洛四十年，稱所居為安樂窩，卒諡康節，精先天象術之學，著有因《先天圖》、《皇極經世》、《漁樵問答》、《伊川擊壤集》等。

二、**劬勞**：勞苦。劬讀渠。

三、**公藝**：即張公藝，唐朝壽張〈在山東省〉人，九世同居，高宗曾問其本末，書百忍字以對，高宗賜縑帛並封於泰山，後張姓者稱「百忍堂」本此。

四、**田真**：漢朝朝城〈今山東陽穀縣西〉人，與弟慶、廣三人分家

產，堂前有一株紫荊非常茂盛，共議要將其三等分，沒多久就枯死，田真感嘆說：「樹木本同一株幹，因要分離而摧悴，何況是為人的兄弟，怎可分離呢？」遂再復合，紫荊又再復活。

五、怡聲：柔和的語聲。

六、難兄難弟：稱人兄弟才學品德均佳的讚詞。

七、偏重：特別看重。

八、負米：比喻奉養父母。

九、擢：拔取。

十、仲由：即子路，春秋時魯卞〈今山東泗水縣東〉人，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性好勇，事親孝，以千里負米養親而被列為二十四孝之一，仕衛，死於孔悝之難。

十一、陳紀：後漢陳寔之子，字元方，與弟陳諶，俱以至德見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遭父喪，每哀至嘔血氣絕，董卓至洛陽，累官至中書令。

十二、妯娌：兄弟之妻相互的稱呼。讀軸裏。

十三、楊博：應為楊溥，晉五代時吳國國君，初封丹陽郡公。

十四、讓果：指東漢孔融幼年的時候，自取小梨，將大梨禮讓其兄的故事。

十五、懷橘：指後漢陸績竊橘奉母的故事。

十六、庭闈：父母所住的地方，今用作父母的代稱。

十七、蹉跎：失時或虛度光陰。讀搓陀。

十八、翕：讀細，合也。

十九、彝倫攸敘：倫常的制定。彝讀遺。

二十、斑衣：有花紋的衣服，古代孝子老萊子穿著玩耍，以讓他的父母歡笑。

二一、塤篪：皆是樂器。讀宣持。

二二、陰騭：暗藏不露的德行。騭讀至。

二三、私曲：不公正。

二四、簡策：史籍、典籍。

❖白話解說：

宋朝的邵堯夫先生所撰的《孝悌歌》說：「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不可殘害骨肉興起風波，父母親養育的恩情重大，必須要報答，兄弟如同手足，感情最為深厚最須要和睦。張公藝九世同居，從古至今很少有；田真兄弟共處在一起，子孫非常多，像這樣遠近的人都讚美他們，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

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說話要柔聲下氣要謙恭和藹，兄弟的才德學養兼備要特別重視，所遺傳的賢子賢孫自然就多尊貴。雖從千里背負米來奉養親娘，只是為了盡到微薄的奉養孝道，讀書寧願不是為了考試當高官，仲由和陳紀都是能做到的人，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

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訓誡賢能的妯娌要事奉公婆，也要好好的學習孟母三遷的故事來教育小孩，必須要讀誦張公藝的《百忍歌》，要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敦親睦鄰撫恤貧孤，要具有智慧、仁義、

聖賢之資與中和的心境，就像當時的曾子和楊博一樣，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

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天時地利人和要好好去把握，不要以為世間事都能經常如此如意，可惜人生實在是很短暫，眼前的繁華稍縱即逝，有什麼可貴的呢？只要一家安樂，這個價值就很多了，最讓人驚奇的是孔融年少就知道讓梨，陸績偷橘事奉母親，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

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時間如梭一般快速流失，能使父母快樂，兒孫自然也能快樂，兄弟能和好妯娌自然能和好，能以孝弟傳家，其名譽是永傳而不失的，如只保有金銀滿櫃，如此富有又能如何呢？要知道孝弟的美譽才能傳至永遠的，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

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早晚要定時問候父母不可失時，整個家族都能盡孝友之道是很難得的，百年的光陰一下子就過去

了，要讓親族之間和平快樂，是要自己去爭取的，要讓倫常有序，一定要建立在謙和上，就像老萊子穿著斑燦的衣服，吹奏樂器跳舞娛樂雙親一樣，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

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丈夫不可聽妻子的教唆，對於眼前的金銀財帛不要嫌太少，對於膝下的兒孫不要討厭太多，只要能得到家中平和，貧窮也是好的；如果是不義而得的富貴，又有什麼意義呢？王韓所盡的孝友之道，至今永留歷史，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

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不要傷了相互之間的和氣，使得忿爭加多，如果越生嫉妒，生活就會越艱難困窘；越會暗中藏私房錢的，越會受到折磨。平時不孝順，一定會生出忤逆父母的情事；沒有好的德行，一定會做出妖魔的惡事，在這世上只聽到孝弟可以流傳千古，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

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不要因為微小的事物而

傷了和氣，在黃金的櫃子內不要嫌太少，在冥冥中的陰德要多積一些，不公平的私心，怎能比得上公道好？過於剛強有時也會無奈，不如柔順來得好，這些實例在古今的典籍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讚譽，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

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可嘆受到不明事理的分析而搬弄唆使是非，在自己囊中所擁有的財物他嫌太少，祖上所遺留下來的田園你卻要分多一些，雖然計較所得多些，使得夫婦目前過得快樂，將來兒孫恐怕會將它消磨殆盡，與其這樣，倒不如現在就對雙親兄弟家人鄰里，多盡一些孝弟之道。為人子女要孝養雙親，為人弟弟要尊敬哥哥。

❖本文：

漢田真兄弟三人。議析產。資皆均平。堂前一紫荊欲分為三。明日將截之。樹即枯。真驚。謂諸弟曰。樹木同株。聞將分斫[一]故悴[二]。是

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即活。兄弟相感。合財同住。稱為孝門。夫兄弟居天倫之一。合父子夫婦為三綱。故古人有手足之喻焉。謂不相離也。離則散。散斯孤。孤斯滅。

❖字句解說：

一、分斫：以刀斧砍伐而分離。斫讀卓。

二、悴：衰弱不振。

❖白話解說：

漢朝時，有田真兄弟三人，協議要分家產，所有的資產都分為三等分，在大堂前有一株紫荊樹也想把它分為三等分，明天要將樹分截的時候，樹即時枯乾，田真嚇了一跳，就向兩位弟弟說：「樹木本來是同一株幹，聽到我們要將其分為三分，所以憂悴而死，這是我們人不如樹的地方。」因而自己不勝悲傷，三人合議不想將樹分解成三分，樹木因而受合議聲的感應，

即時復活起來。

三兄弟受此情景的感應，就將分開的財產再合聚起來，並同住在一起，被人稱讚為孝弟之家。說到兄弟乃是天倫中的一種，和父子及夫婦合稱為三綱，所以古代的人對兄弟有如手足的比喻，這意謂著不可互相分離的意思，如果離開就會分散，分散必會孤獨，孤獨就會滅亡。

❖本文：

宋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必問曰。得無飢乎。少寒。必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白話解說：

宋朝的司馬光，他的哥哥伯康，年紀已有八十歲，司馬溫公奉養他像自己的父親一般，保護他像自己的嬰孩一般，每餐吃過後片刻，必定問說：

「還會餓嗎？」如果天氣稍有寒意，一定輕撫其背說：「衣服會不會太薄呢？」

❖本文：

周文燦。性友愛。兄嗜酒。仰燦為生。兄嘗醉毆燦。其鄰不平而詈之。燦怒曰。兄未毆我。何離間我骨肉也。

❖白話解說：

有一位周文燦的人，他的天性友愛兄弟，他的哥哥喜歡喝酒，平時仰賴文燦生活，但經常喝醉酒就毆打文燦，他的鄰居都忿忿不平的罵他的哥哥，但文燦卻生氣的說：「我的哥哥沒有打我，你們為什麼要離間我們兄弟間的骨肉感情呢？」

❖本文：

宋鄭德珪[一]。德璋。孝友天生。書聯几案。夜同衾寢。璋素剛正。與物多迕[二]。仇家陷以死罪。會逮[三]揚州。珪哀弟見誣。陽謂曰。彼欲害我。何與爾事。我往則奸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四]。璋追及。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珪默計阻其行。夜半遁去。璋復追至廣陵。珪已斃於獄。璋慟絕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珪子幼怯。璋撫之如己子。

❖字句解說：

一、鄭德珪：宋朝浦江〈今杭州市西南〉人，為鄭綺的四世孫。

二、迕：讀勿，違逆也。

三、會逮：依據文書接受逮捕。

四、治行：整治行裝。

❖白話解說：

宋朝的鄭德珪和鄭德璋是兩兄弟，他們天生孝順友愛，在同一張桌子讀書，睡在同一張床蓋同一被子。德璋的個性平常就很剛正，常有違逆事物的情形，因而得罪了仇家，將他陷害導致被判死刑，依據文書到揚州〈今江蘇省揚州市〉接受逮捕。

德珪哀傷他的弟弟被人誣陷，表面上對德璋說：「他們本來就是要陷害我，這事和你不相干。我前往就能將其陷害的奸情揭露，你去一定會受害而死的。」即時就整裝隨官吏前往，當德璋追到的時候，兄弟互相堅持，頓足痛哭，爭相受死，於是德珪暗中想辦法阻止德璋的行程，在半夜偷偷離去，等到德璋追到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時，德珪已經死於監獄裡了。

德璋見狀痛哭欲絕，曾有四次昏倒，最後背著德珪的屍骨回家安葬，在墓旁結廬守孝兩年，每當他悲號痛哭的時候，烏鴉都飛來棲止而不吃東西。德珪的兒子年紀幼小害怕，德璋撫育他像自己的兒子一樣。

❖本文：

漢薛包[一]。好學篤行。為繼母所憎逐。包日夜號泣廬舍外。旦入灑掃。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悟而命還。親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我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給之。安帝[二]聞其名。徵拜侍中[三]。不受。賜穀千石。

❖字句解說：

一、薛包：後漢汝南〈今河南省東南〉人，母早喪，父再娶，以孝順聞名。

二、安帝：即位期間為西元一〇七年至一二五年。

三、侍中：掌理乘輿服物等事。

❖白話解說：

後漢的薛包，非常好學，行為端正淳厚，後母憎惡他將他逐出家門。薛包每天早晚都在住處外哭泣，早上回家打掃，又被驅逐出門，就在鄉里的入口結舍居住，天天早晚回家向父母請安，經過一年多，父母被感悟就命令他回家居住。

在雙親都死亡時，因哀傷過度而積勞成疾，他的弟弟要求他分居，薛包不能制止，聽任弟弟所欲為。選擇比較老弱的奴婢跟隨他，就說：「他們和我相處比較久，要使令他們也比較熟悉。」器物選取比較腐朽敗壞的，就說：「這是我平時所喜歡服食，身口使用起來也比較心安。」田產選取比較荒蕪的，就說：「這是我年少時所整治的，我的心意比較喜歡。」

後來他的弟弟不能夠自立，導致家產破敗，薛包又再分給他們，漢安帝聽到他的美名，徵召他當侍中的職位，他不接受，賜給他穀糧一千石。

❖本文：

漢許武[一]。少孤。有二幼弟。武日耕夜讀。耕時。二弟雖未勝耰鋤[二]。必使從旁觀看。讀書時。坐二弟於側。親受句讀[三]。細為詳說。教以禮義。訓以成人。稍不率教[四]。自跪於家廟[五]之前。云己無德不能教誨。父母有靈。啟牖[六]二弟。直待二弟號泣請罪方起。終不以疾言遽色[七]相加也。年壯不娶。或勸之。曰。恐娶非其人。易生嫌隙[八]。由是鄉里稱為孝弟許武。郡牧[九]交薦。徵為議郎[十]。聲望大著。隨解組[十一]而歸。先與二弟議親。後方自娶。同居和氣。後二弟名亦著。

❖字句解說：

一、許武：後漢陽羨〈今江蘇省宜興市南面〉人，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和普未顯耀，欲令其成名，遂將財產分為三分，自己選取肥田廣宅，二弟所得皆低劣，當二弟並得選舉，悉推財產於二弟，仕至長樂少府。

二、耰鋤：耕種鋤草。

三、句讀：文中語意完足的稱為句，語意未完而可稍停頓的稱讀。讀讀豆。

四、率教：遵行禮教。

五、家廟：私家所設立，供奉祖先神主的祠廟，又稱家祠。

六、啟牖：啟發誘導。牖讀有。

七、疾言遽色：言語神色粗暴急躁。

八、嫌隙：與他人意見不同而產生怨隙。

九、郡牧：郡守，即一郡的行政長官。

十、議郎：漢朝時掌議論的職務。

十一、解組：官吏辭職。

❖白話解說：

後漢時有一位許武，年少時就失去父親，下有兩位年幼的弟弟，許武

白天耕種，晚上讀書。耕種的時候，兩個弟弟雖然還不能勝任耕種鋤草的工作，必定使他們在一旁觀看。讀書的時候，叫兩個弟弟坐在旁邊，親自教他們讀書標點，詳細為他們解說文義，並以禮義來教導他們，訓示他們使長大成人，如稍有不遵行禮教的行為，就自己跪在家廟列祖之前，說自己沒有德行來教誨弟弟，希望父母有靈，能啟發誘導兩位弟弟，一直等到兩個弟弟覺醒號泣向他請罪才起來，始終不以粗暴急躁的言語神色加在弟弟身上。

到了壯年還不娶太太，有人勸他娶太太，他說：「恐怕娶到不理想的人，容易生出事端。」因而鄉里的人都稱他為「孝弟許武」，郡守交相推薦他當議郎，於是聲望顯著，隨即辭官回家，先替兩位弟弟提親完婚，然後自己才娶太太。和弟弟一同居住在一起非常和氣，後來兩位弟弟的聲名也很顯著。

❖本文：

隋牛弘[一]。為吏部[二]尚書[三]。弟弼。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徐答曰。作脯[四]。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何異。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後為名相。

世之處兄弟而情義參商[五]。惟婦言是聽者。觀此而不醒悟。其禽獸歟。

❖字句解說：

一、**牛弘**：隋朝鶉觚〈今甘肅省靈臺縣東北〉人，本姓尞，父允為後魏侍中，賜姓牛，弘性寬裕，好學博聞。

二、**吏部**：舊官署名，為六部之一，掌理京都內外文職的銓敘、勳階、黜陟等事。

三、**尚書**：部門的行政長官。

四、**脯**：肉乾。

五、**參商**：兄弟不和睦。參讀身。

❖白話解說：

隋朝有一位牛弘，當了吏部尚書，他的弟弟牛弼，曾經酒醉時射殺了牛弘乘坐的駕車牛，牛弘回到家裡，太太迎面向他說：「叔叔射殺了駕車牛。」牛弘一點也不怪罪，慢慢的答說：「就把牠作成肉乾吧！」當他坐定之後，太太又說：「叔叔射殺你的駕車牛。」並以其為不得了的大事。牛弘說：「已經知道了，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臉色一點也不改變，讀書也沒有停止，後來成了有名的宰相。

世間上兄弟相處而使得感情不和睦的，唯獨聽婦人言所使然，如果看到這個故事還不醒悟的人，就和禽獸沒有兩樣了。

❖本文：

北齊[一]有普明。兄弟爭產。經年結訟。各相援證。告於清河太守蘇瓊[二]。蘇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而失兄弟。

心如何。因下淚。諸證無不感泣。兄弟叩首交讓。

❖字句解說：

一、**北齊**：南北朝時北朝之一〈西元五五〇年至五七七年〉，據今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及遼寧西部等地區。

二、**蘇瓊**：北齊時武強〈今河北省石門市東〉人，幼年隨父在邊，累官至南清河太守，後為大理卿，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

❖白話解說：

北齊時有一位有普明，兄弟間互爭財產，長年相互訴訟，各自援引有力的證據證人，告到清河〈今河北省鉅鹿縣東〉的太守蘇瓊那裡，蘇瓊召見並告誡他們說：「天下間最難得到的是兄弟，最容易得到的是田地，假使你們得到了田地而失去了兄弟，你們心中作何感想？」兄弟因而傷心流淚，在旁的證人無不受感動而流淚的，於是兄弟向太守叩首認錯，並互相推讓田產。

❖本文：

于鐵樵曰。淮陰某宦[一]二子。自幼參商。經年不一相見。後其兄病革[二]。呼弟至榻前。執其手曰。吾年十九完姻。幼時無妻子之愛。三十八丁艱[三]。晚年無父母之愛。相聚最久。莫如爾我二人。又一生不合。今始悔悟。而吾生已盡矣。痛哉。聞者可以動心。

❖字句解說：

一、宦：官吏，讀換。

二、病革：病已至危急時，革讀及。

三、丁艱：遭到父母的喪事。

❖白話解說：

于鐵樵說：「淮陰〈今江蘇省洪澤湖東北〉地方某位官吏有兩個兒子，自從年幼時兄弟就不和睦，一年也見不到一次面。後來哥哥在病危的時候，

就叫弟弟到床前，握著他的手說：『我在十九歲的時候結婚，在幼年的時候沒有妻子的恩愛，到了三十八歲時，父母都過世了，所以晚年也沒有父母的疼愛。在世上相聚最久的，沒有比得上你我二人了。我們又一生不相合，現今才開始後悔覺悟，然而此生已到了盡頭，真是讓人悲痛呀！』聽到這故事的人，都足以感動心情。」

❖本文：

後漢繆肜[一]。少孤。異母兄弟四人。財業相共。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聞鬬爭之言。肜掩戶自撾[二]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

❖字句解說：

一、**繆肜：**讀妙同。後漢召陵〈今河南郾城縣東〉人。

二、**撾：**擊也，讀抓。

❖白話解說：

後漢時有一位叫繆肜的人，自小就失去父親，異母的兄弟有四個人，財產家業都互相共有，到了各自娶妻之後，弟弟們都要求分家，又常聽到互相鬥爭的言語。繆肜獨自閉戶擊打自己說：「繆肜呀！你修身養性謹言慎行，要學習作為聖人，將來期望能端正風俗，奈何連自己的家風都不能端正呢？」弟弟和弟媳婦聽了之後，都前來叩頭謝罪，於是都能做到敦親和睦的行為。

❖本文：

五代[一]張士選。幼喪父母。及長。惟叔存焉。叔有七子。一日叔謂選曰。吾當與汝分析。剖之為二。選曰。選不忍七人共一分。可分為八。叔固辭。選亦固讓。遂分為八。時選年十七。遇薦入京。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相曰。南宮[二]高第[三]。獨此少年。同輩笑斥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此少年。滿面有陰德氣。必積善所致。及揭榜。士選獨登高第。夫今之薄手足之愛。爭貨財之賤者。即同胞並蒂且然。而繼庶[四]則欺凌易生。相煎更甚。若堂從[五]之兄弟。彼此愈分。親疏愈見。孰能如張公哉。不知古人云。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薄待堂從。便是薄待祖宗。根本若虧。枝葉必壞。此源頭之論。人當三復。

❖字句解說：

一、五代：唐稱宋、齊、梁、陳、隋為五代，是為前五代。宋以後稱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為五代，是為後五代。

二、**南宮**：漢代尚書省的別稱，象列宿的南宮，因而得名，科舉時代稱會試為禮部試，亦稱南宮試。

三、**高第**：科舉考試名列前茅。

四、**繼庶**：指繼母或旁系之母所生。

五、**堂從**：指比至親稍次同祖父的兄弟。

❖白話解說：

五代時候的張士選，年幼時就喪失了父母，到他長大成人，家族中只有叔叔一家人還存活著。叔叔有七個兒子，有一天叔叔對士選說：「我應當與你分家產了，將其分成兩等份。」士選說：「我不忍心七個人共分一份，可以將它分成八份。」叔叔堅持不要，士選堅持禮讓，最後分為八份。

當時士選年紀才十七歲，受到推薦參加京試，在同一會館參加考試的有二十多位，有一位相士看他們的面相後就說：「這次科舉會試，只有這一位少年可中試。」同來會試的人都譏笑斥責相士的話，相士說：「文章不是

我所知道的，但這位少年滿臉都是陰德氣，一定是積善的結果。」到放榜的時候，果然只有士選高分考中。

說到現今看薄兄弟手足之情愛，互爭財貨的卑賤者，即使是同父母所生的兄弟都如此，何況是繼母或旁系之母所生的兄弟，其間欺凌的情況更是容易發生，互相煎熬的情形更為嚴重。如果是堂兄弟之間的情感愈分離，其間親情疏離的關係愈是顯見，誰能如張公藝一樣呢？

不知道古時有人說：「薄待自己的親兄弟，就等於是薄待自己的父母親一樣；薄待自己的堂兄弟，就等於是薄待自己的祖宗一樣。樹木的根本如果虧損，其枝葉一定會敗壞。」這是最根本的理論，為人當要三思而後行。

❖本文：

宋毛烈。與陳祈善。祈有三幼弟。慮其長而析產業。遂先以田。強半[一]私質於烈。累錢數千緡[二]。母死後。但以現在田分之。至年餘。載錢詣烈家求贖。烈受錢。有乾沒[三]心。紿[四]以他日受券。祈自謂素與烈善必無他。後數日至。則烈避而不出。訟之縣。縣受烈賄。曰。官信文書耳。安得受錢無券。祈竟以誣受杖。後屢訟之官。費公分之產幾盡。然還價無憑。田仍歸於烈。三弟聞而笑之。世之挾長[五]以欺幼者。有不遇毛烈者乎。

❖字句解說：

一、強半：大半。

二、緡：讀民。錢一貫或一串稱一緡。

三、乾沒：讀甘末，即是吞沒他人的財物。

四、紿：欺誑。讀代。

五、挾長：自恃年長。

❖白話解說：

宋朝時的毛烈，和陳祈很要好，陳祈有三個年幼的弟弟，想到他們將來長大後要平分產業，所以就將大半的田地私自典質給毛烈，得到數千串的錢。母親死後，只以現有的田地平分。

經過一年多，陳祈就帶錢前往毛烈的家要贖回田地，毛烈拿到錢後，有意吞沒他的田產，就欺騙他，改日再給他田地的憑證。陳祈自以為平時和毛烈很要好，不疑有他。

經過數十天之後，毛烈總是避不見面，於是就向縣衙提起訴訟，但縣官已接受毛烈的賄賂，就說：「你有官方的證明文書為憑嗎？怎麼可能還錢給人而沒有憑據的呢？」陳祈最後被判誣告而受到杖責。

之後，不斷向官府提出訴訟，幾乎用盡所分的家產，但仍因沒有憑據，無法取得還錢取回田地的憑據，田地依然歸於毛烈所有。他的三個弟弟聽到此消息後，卻竊笑他，世上自恃年長而欺負幼小的人，有那麼幸運不會遇到像毛烈這種人嗎？

❖本文：

句容民。兄弟三人。伯氏[一]客蜀。三載不歸。仲[二]以嫂美。令人詐稱兄死。嫂為泣哭成服。久之。察其心無嫁意。乃私受賈人[三]金。鬻[四]之。仍紿賈人曰。嫂性欲嫁而多矯飾[五]。若好語則費時日。汝可率徒眾猝至。見素筓[六]者。擁而登輿。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為汝婦矣。計定。其夜賈人率徒眾至。仲季[七]皆避去。然季瞋分銀少。已先潛以語嫂。仲婦不知也。嫂因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八]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飾妝。今吉禮而素妝可乎。幸以緇冠[九]相易片時。仲婦授之。自著素筓。嫂即匿去。客眾見仲婦。隨擁而去。乘風舟發。仲歸。始詫[十]失婦。追之。則千帆雜亂。不能得矣。及次朝。伯氏肩其重橐[十一]歸。夫婦重聚。里人皆來勞遠。仲慚愧殊甚。聞其二稚。啼索伶仃[十二]。腸為寸裂。里人有知。無不揜袖胡盧[十三]者。凡敬順欺悖之於兄弟。較之他人。其禍福之報十倍。若父母則百倍矣。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字句解說：

一、伯氏：哥哥。

二、仲：排行第二。

三、賈人：做生意的人。

四、鬻：賣。讀育。

五、矯飾：偽裝假託以求掩飾。

六、笄：古人盤髮髻所用的簪。

七、季：排行第三。

八、幸：希望。

九、緇冠：古人初行冠禮時，始帶緇布冠。

十、詫：訝異。

十一、橐：口袋。讀駝。

十二、伶仃：孤獨沒有依靠的樣子。

十三、揜袖胡盧：以衣袖掩面而大笑。

❖白話解說：

住在句容〈在江蘇省境內〉地方的百姓，有兄弟三人，大哥客居四川，三年沒有回家，二弟因為大嫂貌美，所以使人詐稱大哥已客死他鄉，大嫂因而著喪服痛哭流涕。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大嫂沒有嫁人的打算，私下接受商人的禮金，將大嫂賣給他。

於是向商人欺騙說：「大嫂的心意是想要出嫁，又不好意思說出口，所以諸多推託掩飾，如果要以好話相勸，恐怕要多費時日，你可以率領眾人出其不意前來，看到頭帶素笄的婦人，就蜂擁把她帶上車，只說：『一切等明天再說。』只要一登上船，就是你的太太了。」

計畫謀定之後，當天晚上商人帶領徒眾來到家中，二弟三弟都避開。然而三弟瞋恨所分銀兩太少，已在先前暗中告訴大嫂，二弟的太太不知情。大嫂因而哭著告訴二弟的太太說：「你的丈夫要把我嫁出去，幸好對方是有錢人，但為何不早說呢？讓我好好的打扮一下，現在要舉行吉祥的婚禮，卻以素白的妝飾，這樣可以嗎？所以希望你能將身上所穿著的黑帽，和我身上

所穿戴的衣飾交換片刻。」

二弟婦就將身上的衣冠給大嫂，自己穿戴素笄，大嫂隨即藏匿而去。眾人看到二弟婦，隨即蜂擁而上將她帶走，乘著風勢發船而離去。等到二弟回家，才訝異發現他的太太已經失去了，趕緊去追，江上的船隻多帆雜亂，無法去尋找了。

到了隔天早上，大哥背負著沈重的行李回來，夫婦又重新聚在一起，鄉里的人都來向遠方回來的大哥洗塵，二弟覺得非常的慚愧，聽到他兩個幼子為了要吃東西而哭啼，讓人覺得孤獨無依的樣子，真是為之柔腸寸斷，鄉里中有人知道此事的，沒有不以衣袖掩面而大笑的。

凡是在兄弟之間，行尊敬順從之道和行欺詐背離之道，比起和無親情關係的他人，其禍福的報應是十倍，如果用於父母，其報應就有百倍之多，可不敬畏嗎？可不戒慎嗎？

【正己化人。】

❖白話解說：

端正自己，感化他人。

❖本文：

正者。確不可易。化者。自然而然。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正己有許多工夫。化人有許多妙用。人能正己。未有不能正物者也。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知敬處。即是其心化處。若於此化處。至誠微微感動。自然一撥便轉。一挑便現。無不順從矣。若以我之正。形人之不正。略一責備。彼必不甘受誨。而強爭曲直。不亦反摧絕其善心乎。此近日好善者之通病。每致著手太重。執而不轉。所宜深戒。慎勿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王豹[一]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二]。綿（一為緜）駒[三]處於高

唐。而齊右善歌。豈人人授之節奏。日日教以點拍[四]哉。

❖字句解說：

一、王豹：春秋時衛國的人，處於淇，善謳，河西人化之，皆善謳。

二、善謳：很會唱歌。

三、綿駒：應為緜駒，乃春秋時齊國人，善歌，處於高唐，齊右之人化之，皆善歌。

四、點拍：舊日音樂上的節奏。

❖白話解說：

所謂正，就是確實不可改變；所謂化，就是自然而然的形成。這就是所謂的其身行得正，不必強令也會樂意的去施行。端正自己的行為，有許多的功夫；感化他人，有很多的妙用。一個人能夠端正自己，從來沒有不能端正事物的。唯獨能守得正行得正，人人就會尊敬他。人人都知道要尊敬的

地方，就是他的心能接受感化的地方。如果能在這受感化之處，以至誠的心從微小處去感動他，自然能夠稍微一撥就能轉化，稍微一挑就會有顯著的效果，沒有不順從我們的。

如果以我的端正，來形容顯示別人的不端正，只要稍微的責備，他人必定不甘願受到訓誨，所以會強以言行來爭奪其事的是非曲直，這不是等於反面的摧毀斷絕他的善心嗎？這就是最近喜歡行善之士的通病，每次都是因出手太重，使得執著頑固的作為，讓他人沒有改過轉圜的餘地，這是要深以為戒的。要時時謹慎，不要捨棄自己的田地不耕耘，卻只去耕耘別人的田地。

春秋時衛國的王豹，居住在淇水〈今河南省林縣東南〉邊，在河西的人受其影響，都善於唱歌。又當時齊國的緜駒，住在高唐〈在今山東省〉，而住在齊右的人受其影響，都善於歌唱。這難道是人人都受到音樂節奏的教導嗎？天天都受到點拍的教育嗎？〈實是受到自然而然的感化〉

❖本文：

清貴容。仁貴斷。勿施小惠傷大體。毋借公道遂私情。處忙更當以閒。遇急更宜從緩。無事時莫忘防檢。有事時須要耐煩。勿以成心[一]而蓄疑[二]。休執己見而拒諫。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三]。人品至此。方可言正。

❖字句解說：

一、成心：偏見。
二、蓄疑：積疑。
三、蠻貊：南蠻北狄等不文明的地方。

❖白話解說：

清高最可貴的是要能容忍，仁慈最可貴的是要能果斷，不要為了施捨一點小恩惠卻傷害大體，不要借公道的名譽來縱私人的情慾，處在繁忙的

時候要懂得適時偷閒，遇到緊急的事情更應緩和。沒有事的時候不要忘了隨時防範檢點，有事的時候必須要耐得住煩擾。不要因自己的偏見而對人起疑心，不要因固執己見而拒絕他人的諫言。

把自己份內的事弄清楚，自然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煩；把對自己的毀譽忘掉，自然就可以清心。正直的人可以和神明相通，忠信的人可以在蠻貊不文明之地通行無阻，人的品德能達到這種境地，才可以說是「正」。

❖本文：

正心而後可以正己正物。其心既正。萬物定矣。蓋聲色外感。枝疾也。妄情內發。本病也。學道者。當先治內以敵外。不可貪外以害內。則心正己立。未有萬物不從化者。蓋一心之根本壯實。自然萬物之枝葉榮茂。是以導物要在清心。正人必先正己也。

❖白話解說：

首先要端正己心，才能端正自己的行為或端正事物，其心既然已經端正，萬物自然就會安定。所謂的聲色從外感染，就是如樹枝得到疾病一樣，狂妄的情慾從內心生發，就如同樹木的根已經生病了。學道的人，應當先把內心調治好，才能抵擋外境的侵擾，絕不可因貪戀外境而害了內心的清靜。如此心能端正，自己的行為能有所立足，從來就沒聽說過萬物不能隨化的。這乃是這一顆心的根本已經很壯實，自然所生出萬物的枝葉就會榮茂。所以說要引導萬物的根本，就是在清心，要端正別人必定先端正自己。

❖本文：

宋浮山遠禪師[一]曰。心為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是非謬亂[二]。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為真心矣。此正心之法。

❖字句解說：

一、**遠禪師**：五代時南漢的僧人，為雲門文偃的弟子，住在韶州〈在廣東省〉佛陀山。

二、**謬亂**：錯亂。

❖白話解說：

宋朝時浮山〈在廣東省境內〉的遠禪師說：「心是整個身體的主人，為所有行為的根本，心如果不在絕妙處去體悟，狂妄的情緒自然就會生起，妄情既然生起，所看到的理路就不明確，對是非的判斷就會顛倒錯亂。所以要調治心靈，必須要在絕妙處覺悟，能夠覺悟，心神就會平和氣度就會安靜，容貌肅敬神色端莊，所有的妄想情緒憂慮，全部都會融化而成為真心，這就是正心之法。」

❖本文：

後漢郭泰[一]。字林宗。與河南尹李膺[二]共濟[三]。望者以為仙舟焉。朝廷屢辟[四]不應。性尤知人[五]。好獎借[六]士類[七]。多所成就。茅容[八]避雨危坐。勸令就學。孟敏[九]破甑不顧。泰以為有分決[十]。亦勸之學。俱成名儒。拔申屠蟠[十一]於漆工。識庾乘[十二]於門卒。其餘或出屠沽[十三]卒伍[十四]。因泰獎進成名者甚眾。郡學生左原[十五]。以犯法見斥。泰遇之途。勞[十六]之。曰。昔顏涿聚[十七]。梁甫之巨盜。段干木[十八]。晉大駔[十九]也。卒為齊魏忠賢。勿恚恨[二十]。責躬[二一]而已。或議泰不絕惡人。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左原正欲結客報仇。以泰教而止。賈淑[二二]。性險仄[二三]。為邑里患。泰喪母。受其弔。或怪之。泰曰。仲尼不絕互鄉。子原洗心向善矣。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如史叔賓[二四]黃允[二五]等。俱有盛名。泰知其非真。以為必敗。後果然。黨禍[二六]作。知名之士。多被禍。而泰以隱惡揚善。獨免世網[二七]。卒。會葬[二八]千餘人。共刻石立碑。蔡邕[二九]曰。吾碑銘[三十]多矣。獨郭有道無愧焉。

❖字句解說：

一、**郭泰**：東漢時介休〈今山西介休縣〉人，博通墳典，弟子數千人，嘗舉有道不就，善品題海內士，然不為危言覈論，故獨免於黨錮之禍。

二、**李膺**：東漢襄城〈在河南省〉人，桓帝時為司隸校尉，以事殺張讓弟，宦官畏之，靈帝時，與竇武謀誅宦官未成，被殺。

三、**共濟**：共同渡船。

四、**辟**：徵召。

五、**知人**：有眼光能體察人的品行或才能。

六、**獎借**：極為推許。

七、**士類**：讀書人。

八、**茅容**：後漢陳留〈在河南省開封市之南〉人，年四十餘耕於野，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郭泰見而異之，因留寓宿，旦日容殺雞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共飯，泰勸令學。

九、**孟敏**：漢朝鉅鹿〈在河北省石門市東南〉人，性剛直有剖決，嘗

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泰見而問之，敏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奇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

十、**分決**：決斷。

十一、**申屠蟠**：後漢陳留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家貧，傭為漆工，郭泰、蔡邕慎重之。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

十二、**庾乘**：後漢鄢陵〈在河南省許昌縣東北〉人，嘗為縣門士，郭泰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

十三、**屠沽**：屠戶及賣酒人，通稱操執賤業的人。

十四、**卒伍**：古代的民兵編制，五人一組為伍，百人一組為卒。

十五、**左原**：後漢陳留人，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泰勸令責躬，原納其言而去。後忽懷忿結客圖報仇，其日郭泰在學，原負愧前言，因遂罷去。

十六、**勞**：慰問。讀烙。

十七、**顏涿聚**：春秋末衛國人，或叫濁鄒、讎由，是孔子的學生，傳曾為梁甫之大盜，孔子周遊列國，至衛國時曾住其家。

十八、**段干木**：戰國時的學者，晉國芮城〈在山西省平陸縣西〉人，居於魏，為魏文侯之師，文侯推崇備至。

十九、**駔**：居仲介紹買賣馬隻的人。

二十、**恚恨**：怨恨。

二一、**責躬**：反躬自責。

二二、**賈淑**：後漢介休人，字子厚，世有冠冕，與郭泰同鄉里，性險害。泰遭母憂，淑往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見淑怪之，不進而去，泰追而謝之曰：賈子誠有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二三、**險仄**：陰險狹隘。

二四、**史叔賓**：後漢陳留人，少有盛名，郭泰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

二五、**黃允**：後漢濟陰〈今山東荷澤縣〉人，以儁才知名，郭泰恐其守道不篤，嘗戒之。後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黜遣其妻夏侯氏，婦將行，大集賓客，數允隱慝而去，允以此廢。

二六、**黨禍**：士流因黨派株連而受禍。

二七、**世網**：足以牽累人的世俗之事。

二八、**會葬**：聚集眾人去送葬。

二九、**蔡邕**：東漢陳留人，博學工於辭章，妙操音律，善鼓琴，尤工八分書，曾奏定六經文字，自書冊立太學門外，董卓用之，累遷左中郎將，卓敗，下獄死。著有《獨斷》、《蔡中郎集》。

三十、**碑銘**：有韻的碑文。

❖白話解說：

後漢時有一位郭泰，字林宗，和河南的府尹李膺一同渡船時，看到的人以為是仙人乘坐的舟。朝廷屢次徵召他，他都不答應。他的個性善於知

人，喜歡推舉讀書的士人，大多有所成就。

他看到茅容在避雨時能正襟危坐，就勸令他去讀書。孟敏遇到甑破之時，能不屑一顧離去，郭泰認為他很有果斷力，也勸勉他就學，後來都成為有名的讀書人。在申屠蟠當油漆工的時候提拔他，庾乘在當門衛的時候，看出他的才能而提拔他，其他的人，有的出身在屠戶或賣酒等低賤職業的家庭，有的是當兵的人，都是由於郭泰獎勵進取而成名的人，非常的多。

有一位郡學的學生，名叫左原，因違法犯罪而被斥責，郭泰在路上遇到他，就勉勵他說：「以前有一位顏涿聚，曾在梁甫〈在山東泰山下〉當過大盜；段干木，在晉國曾做過介紹買賣馬的大生意，後來分別成為齊國和魏國忠賢之士。不要怨恨，多檢點自己就是了。」

有人議論郭泰不能和壞人斷絕來往，郭泰說：「一個沒有仁心的人，如果再以痛恨來敵對他，社會是會更亂的。」左原正要糾結一些人去報仇，因郭泰的教導而停止。

有一位叫賈淑的人，他的個性陰險狹隘，為鄉里人的禍患。郭泰的母

親去逝時，也接受他的弔祭。有人覺得很奇怪，郭泰說：「孔子對於互鄉地方這樣冥頑不化的人都不放棄，何況賈淑已經洗心改過向善了，所以我讚許他上進。」賈淑聽到這話之後，於是自己改過，變成了善人。

像史叔賓和黃允這樣的人，都頗有盛名，郭泰知道他們並不真實，認為將來一定會失敗，後來果然如此。當時有許多知名的士人，因受到黨禍的牽連而受害，只有郭泰平常待人能隱惡揚善，獨免於世俗煩事的牽連。他死的時候，來送葬的有千餘人之多，共同刻立石碑來紀念他的行誼。蔡邕說：「我所刻過的碑銘非常的多，唯獨郭泰不愧是一位有道之士。」

❖本文：

宋司馬溫公。忠厚正直。名聞海內。其居洛也。風俗為之一變。莫不敦尚[一]名節[二]。羞談貨利。人人知畏廉恥。後生[三]欲行一事。必相戒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四]所知。

❖字句解說：

一、敦尚：推崇。

二、名節：名譽和節操。

三、後生：年少後進的人。

四、司馬端明：司馬光在宋神宗熙寧三年〈西元一〇七〇年〉，以端明殿學士奉派到永興軍〈今陝西西安〉當知府，所以稱司馬端明。

❖白話解說：

宋朝的司馬溫公（即司馬光），為人忠厚正直，德風遠近聞名。他居住在洛陽的時候，當地的風俗為其所改變，沒有不崇尚節操愛惜名譽的，也不好意思談財利的事情，人人都知道敬畏而且有廉恥。晚輩要做一件事情，都會互相告誡說：「不要做壞事，恐怕司馬端明會知道。」

❖本文：

雍邱令劉矩[1]。以禮義化民。凡訟者至。必和顏切訓曰。忿恚可忍。公庭決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悟。輒各罷去。大化其俗。民德歸厚。夫聽理詞訟。本以為民。乃有任法太過。而又不知下情。往往堅持至死者。何如謙虛平恕之。為得情哉。

❖字句解說：

一、劉矩：後漢蕭〈今江蘇省蕭縣〉人，少有高節，舉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性諒直，不能諂附貴勢，失大將軍梁冀意，為賢相。

❖白話解說：

雍邱〈今河南省杞縣〉的縣令劉矩，以禮義來教化百姓，凡是興訟的人來到縣府，他必定和顏悅色懇切的訓誡說：「忿怒是可以忍耐的，但法庭絕對不可進入。」叫他們回去再思考一下，訴訟的人受其感動而醒悟，經常因

而撤銷告訴，大化民間的風俗，人民的德行變得寬厚。

說到官吏聽訴訟所說的言詞，本來是替百姓解決事情的，有一些官吏執法太過份，又不深入瞭解民情，往往使訟案堅持到死也沒辦法解決，為何不以謙虛的態度平恕的心情來處理，使百姓能因調解各得情理而安心呢？

❖本文：

後漢陳實[一]在鄉里。平心率物[二]。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且曰。寧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嘗有盜止梁上。實起秉燭。呼子弟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投地請罪。實徐曉知。贈絹二疋。令其自改。化及一縣。無復竊盜。

❖字句解說：

一、**陳實**：東漢許〈今河南省許昌縣〉人，桓帝時，為太邱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後居鄉間，有爭訟者，輒以求正，卒時會葬者三萬餘人，謚文範先生。

二、**率物**：作眾人的榜樣。

❖白話解說：

後漢的陳實，平時在鄉里中，能以公平的心作為眾人的榜樣。其鄉里中有爭訟的人，經常請求他裁判，陳實即以各種道理，不論是用直的或曲的來比喻，使其明理，離開後沒有一個有怨言的，並且說：「寧願受刑罰處置，不要被陳君說不好。」

曾經有一個盜賊藏匿在屋梁上，陳實拿著燭火，呼喊子弟集合，並訓誡他們說：「為人不可不自我勉力，那些行為不善的人，不一定是壞人，只是習慣所養成，才導至今天的樣子，這就是梁上的小偷。」

盜賊非常害怕，趕緊跳到地上向他請罪，陳實慢慢的分析道理給他聽，並贈送絹二匹，命令他自行改過。陳實的行為潛移默化到整個縣，沒有敢再為盜賊了。

❖本文：

武后篡[一]唐。武承嗣三思[二]。營求為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三]盡忠唐室。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四]。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今乃移之他族。無乃不可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五]太廟[六]。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七]姑於廟者也。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復立為太子。化周而為唐。後以平章事。封梁國公。

❖字句解說：

一、篡：奪取。

二、武承嗣三思：為武則天的姪子，性傾諛，善迎諂主意，為武后所信任。后死，三思出入宮禁，與韋后通，擅弄威權，又謀廢太子重俊，後為太子所誅。承嗣是官名，乃丞司，即副官。

三、狄仁傑：唐朝名臣，太原人，武后時的宰相，居位時蓄意薦賢，所薦者如張柬之、姚崇等，後皆為中興名臣。

四、櫛風沐雨：形容在外奔走勤勞的樣子。

五、配食：祔祭、配享。

六、太廟：天子的祖廟。

七、祔：祭名，三年喪事完畢，奉神主入祖廟的一種祭祀。讀付。

❖白話解說：

武則天奪取唐朝的政權，他的姪兒武三思〈當丞相的輔佐〉，想營求封

為太子，武太后心意尚未決定，宰相狄仁傑盡忠於唐朝的皇室，每次都很從容的向太后說：「當時文皇帝千辛萬苦，勤勞奔走定下了江山，傳給世代的子孫，高宗皇帝將二子託付給陛下，現在將皇位移給他族，好像不妥當吧！而且姑姪之間和母子之間，哪一個比較親近呢？陛下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則將來千秋萬世之後，陛下仍可在太廟中享受祭祀，如此的繼承是無窮盡的。如果立姪兒為太子，從來沒有聽說姪兒當天子，將姑媽的神位放在太廟中祭祀的。」因而勸導武太后召回廬陵王，再立他為太子，把「周」的國號又變成唐，後來狄仁傑又當了平章事〈即宰相〉，並封為梁國公。

❖本文：

五代時房景伯[一]。為清和（一為河）太守。母崔氏。通經術[二]。有明識[三]。貝邱（一為丘）婦人。列其子以不孝。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四]而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饌[五]。旬日

[六]。其子悔過求還。母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又留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後以孝聞。

❖字句解說：

一、房景伯：後魏清河〈今山東清平縣南〉人，少以孝聞名，被薦除齊州輔國長史，清河盜起，除清河太守，撫平之，後遷司馬長史，以母疾去官，性淳和，涉獵經史，居弟妹喪，終喪蔬食不內寢，居母喪，不食鹽菜，遂得水病卒。

二、經術：經學。

三、明識：明理有見識。

四、榻：狹長的床。

五、饌：酒食菜餚的總稱。

六、旬日：十天。

❖白話解說：

五代時有一位房景伯，當清河（一為清和，或有誤）的太守，他的母親崔氏，精通經學，非常明理而有見識。在貝丘（今山東清平縣西南，或為貝邱，有誤）地方，有一位婦人陳述她兒子不孝的事實，房母說：「百姓不知道禮義的道理，怎可太過份去責備他呢？」乃召見他的母親，和她在床上對坐而食，讓她的兒子侍立在堂下，看景伯對母親供食的態度。

過了十天，她的兒子就懺悔他的過錯，要求要回家，房母說：「他雖然臉上有慚愧的樣子，但其心還未改過。」又留下來二十多天，直到她的兒子叩頭叩到流血，其母乃哭泣為兒子求情才回家，後來她的兒子以孝順聞名。

❖本文：

施佐施佑。兄弟俱為知州[一]。致仕[二]家居。田產參差[三]。有脣齒之隙[四]。親友不能處解。同邑溪亭嚴公。名鳳[五]。素著孝友。事兄如父。周恤

保愛。無所不至。偶與佑同舟。語及産事。公顰蹙[六]謂曰。吾兄儒[七]。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佑惻然[八]感悟。遂招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佐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至今二姓皆蕃衍[九]。人猶樂談其事。上三案。忠孝友悌。化人者也。其原只是自淑其身[十]。而人遂感化若此。天性本善於此益見矣。

❖字句解說：

一、**知州**：一州的長官。

二、**致仕**：辭官退隱。

三、**參差**：不齊的樣子。差讀疵。

四、**脣齒之隙**：意見不相合。

五、**嚴鳳**：明朝歸安〈今浙江吳興縣〉人，弘治年間的舉人，歷知府，所至有惠政，積學砥行，一時士大夫翕然宗之，稱為溪亭先生。

六、顰蹙：皺眉蹙額，形容人憂愁的神情。讀貧促。

七、懦：柔弱膽怯。讀諾。

八、惻然：悲傷的樣子。

九、蕃衍：子孫眾多。

十、自淑其身：獨善其身。

❖白話解說：

施佐和施佑二人都是當過知州，後來辭官回家居住，為了所分的田產好壞不齊，互相之間意見不同，親友之間沒有人可以替他們和解。在同縣邑有一位稱為溪亭先生的嚴鳳，平時以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著稱，事奉哥哥有如父親一樣，善盡周到撫恤保護愛憐的責任，真是無所不至。

偶而有一次和施佑同在一船上，談到家產的事情，嚴公皺眉蹙額說：「我的哥哥懦弱，我正為此煩惱，如果他有令兄的才能，可以把我的田產全部奪去，我還憂愁什麼呢？」因而不斷的慟哭。

施佑悲傷的感動而覺悟，於是邀請溪亭先生一同到他哥哥的家中，一面跪拜一面哭泣，深深的自我懺悔責備，施佐也哭泣，安慰其兄互相得到諒解，兄弟互以田地相讓，於是一生互相友愛，直到今天，兩家的子孫非常眾多，大家還很高興去談這件事情。

以上所敘述的三件故事，有關忠孝友悌，都是足以感化人的。其原先只是想獨善其身而已，而別人看到之後受到感化，就是如此，人的天性本來是善良的，由此更可證明。

【矜[一]孤[二]恤[三]寡[四]。敬老懷[五]幼。】

❖字句解說：

一、矜：哀憐。

二、孤：年幼無父母可依靠。

三、恤：周濟。

四、寡：無夫之婦。

五、懷：撫恤。

❖白話解說：

哀憐孤獨的人，周濟鰥寡的人，尊敬衰老的人，撫恤幼弱的小孩。

❖本文：

于鐵樵曰。孤寡。人生之不幸。老幼。人生所必歷。矜恤敬懷。亦是自然而動之良心。苟非天下至凶。未有樂於凌孤逼寡。侮老欺幼者。然文王之政。不過曰。哀此煢獨[一]。夫子之志。亦不過曰。老安少懷者。何也。善心易生。善量難滿。無力者固當盡其心。有力者當著著實實。行出矜恤事體。親親切切。做成敬懷工夫。不可徒以方寸塞責[二]也。白太傅詩曰。歲時春日少。世界苦人多。又云。物情小可念。人意老多慈。仁人之言。讀之藹然[三]。

❖字句解說：

一、**煢獨**：孤單。煢讀窮。

二、**塞責**：敷衍了事。塞讀色。

三、**藹然**：和悅的樣子。

❖白話解說：

于鐵樵說：「孤寡的人，是人生不幸的事；老年和幼小，是人生所必經歷的事。哀憐周濟尊敬關懷等舉動，也是自然而然去做的良心表現。如果不是天下最兇狠的人，是沒有人會把凌辱孤獨、逼迫鰥寡、欺負老弱幼小當做樂趣的。然而周文王的施政，也只不過說是要哀憐孤單無依的人；孔夫子的志願，也不過說是讓老年人要得到安心，讓幼小的人得到關懷。

為什麼呢？因為善心是很容易生發，但要使善事得到滿意是很難的。沒有能力的人，本來就是要盡心盡力去做；有能力的人，就應該切切實實去做出哀憐周濟的事實，並要親切地去完成尊敬關懷的工夫，不可以只是口說有心去做來搪塞敷衍了事。

白太傅的詩中說：『每年春天的時間都是很短暫的，但世界上總是為人多而苦惱不已。』又說：『對物的感情剛開始是值得懷念的，對人的情意到老時總覺得是仁慈的。』仁者的言詞，讓人閱讀之後，總覺得很和悅。」

❖本文：

孤也者。未能有成。親已早逝。或母死而父方再娶。或父死而母議再行。甚者父母俱亡。藐然[一]孑立[二]。不幸至此。情況何堪。即路人尚生憐憫。況誼屬宗親。尤難恝視[三]。矜者哀憐也。所宜至誠哀憐。養之教之。令無依而有依。無託而有託。俾至成立而後已。植厚德於人間。慰幽魂於地下。獲報豈淺。

❖字句解說：

一、藐然：遠不可及的樣子。

二、孑立：孤立。孑讀節。

三、恝視：忽視。恝讀夾。

❖白話解說：

所謂的「孤」，就是指還沒有長大成人，親人早已過世，有的是母親死

了父親再娶，有的是父親死了母親再行改嫁，更甚的是父母親雙亡。遠離父母親的關愛孤立無依，不幸到這種地步，真是讓人無法忍受，就是陌生的過路人看到這種情形，也會生出憐憫之心，何況是朋友親屬及有血統關係的宗親，更是難以忽視。

所謂的「矜」，就是哀憐的意思，最主要是要以誠心去哀憐，去養護去教育，使他在無依靠時得到依靠，無所寄託時得到寄託，一直到他成家立業為止，如此的行為，在人間可以深植厚德，並安慰那些人死去祖先的幽魂，所獲得的福報是匪淺的。

【附慈幼局辦法】

❖本文：

大宋郡縣。立慈幼局[一]。凡貧家子願育者。送局置乳嫗[二]鞠養[三]。或無子女者。來局取之。歲荒亦無拋棄。宋世矜孤之政。曲盡如此。即今仁風廣及。好善者多。京師揚州。蘇州等處。起建育嬰堂。其法更為週詳。聚資。置大空房一所。四面高牆。堂中牀竈食用之物畢備。前設小門扃[四]之。男子不得入。擇老成[五]而嚴毅之人守之。貧婦之肥健有子。願為乳母者。即令攜子而居其中。量給工食。門外置大鼓一面。生子不欲舉者。置兒筐中。書其姓。及生年月日。作紙標插其上。俟暮夜無人。送至門外。置兒於地。撾鼓一聲。堂中聞鼓。出門取兒。而送來之人已去矣。恐其人或懷慚。或畏禍。不欲使人見也。兒至。即以乳之者為母。以其姓為名而呼之。恐久而忘。多而誤也。聘老成小兒醫一人。診視疾病。設義塚[六]一所。有夭者。即棺。殮瘞[七]之。另僱嫗之勤者二三

人。兒謝乳。即令撫之。一嫗可撫數兒。所以讓後來之兒也。乳母潼竭[八]出堂。而愛其所乳之兒者。聽其攜去。兒生五六歲。視其質之高下而教之。堂外另設一蒙館[九]。延師一人。男子之秀穎者。教之讀書。愚魯者。即命執堂中館中灑掃之役。女子之端好者。乳母導以內政。教以針刺。蠢拙者。亦命執役。男子十歲外。不許復入堂中。凡以遠嫌疑也。或與無子者為嗣。或與僧道為香童[十]。或與有餘之家給事。隨才發放。隨緣棲託。不取身值。不患失所。雖極卑賤。猶愈於殀折。若頭角[十一]異人者。後日自能成立。非育嬰主人之責也。若年長而能自謀生。能置室家者。即娶堂中之女為妻。教勿另姻他姓。示以不忘本也。女子不及笄[十二]。不出堂門。既笄。則以嫁市井平民。聘金稍具衣飾。有餘。歸堂中公用。不得適士族。亦不得鬻為婢。以所出之良賤。不可考也。如有容色美麗。富家欲納為妾者。則拒之。無礙於義。勿謂多得聘金。為堂中公費也。諸善信中。推忠正精明。老成練事。而身多暇日者。總司其事。凡男女之出。錢財之入。以及日用纖悉之事。無不檢點。設櫃於門。俟過

往好義之人。一錢握米。無不畢登。規模既成。善緣漸廣。久久行之。可以不廢。此與天地參之大善也。所難者聚資耳。然大郡棄嬰者多。則為費多。而善信亦多。小郡善信少。則棄嬰者少。而為費亦少。好善人心所同。苟得二三人倡之。無地不可行者。天下不患無有力之人。患無能發大宏願之人耳。故詳述之。以備好善者採擇。

❖字句解說：

一、**慈幼局**：宋代收養棄嬰的機構。

二、**乳嫗**：奶媽。嫗讀育。

三、**鞠養**：養育。

四、**扃**：安在門外面的門閂或環鈕。讀ㄐㄩㄥ。

五、**老成**：閱歷多而練達世事的人。

六、**義塚**：掩埋無主屍體的墳墓。

七、**殮瘞**：殯殮後加以埋葬。瘞讀意。

八、**潼竭**：斷奶。

九、**蒙館**：舊時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地方。

十、**香童**：寺廟裡的侍童。

十一、**頭角**：崢嶸的氣象，比喻年少而才氣出眾。

十二、**及笄**：女子年滿十五歲。

❖白話解說：

大宋朝所屬的郡縣，設立收養棄嬰的慈幼局，凡是貧窮家庭的子女願意送此養育的人，可以送慈幼局，局裡設置乳母負責養育，有些沒有生子女的人家，也可以到局裡領取去養育，所以在荒年的時候，也沒有被拋棄的小孩，宋朝對於哀憐孤兒的政策，能善盡如此的責任。

到了今天仁慈的風氣還是廣為流傳，喜好行善的人很多，在京師、揚州、蘇州等地方，都建有育嬰堂，其辦法更是週詳。廣聚各方的資助，設置大的空房一個處所，四面築有高牆，在廳堂中牀舖竈火食用的物品，一概俱

全。前面設置小門把它門住，男人不得進入，選擇老練誠實而且嚴肅剛毅的人守護。貧窮人家的婦女，身體肥壯願為乳母的人，可讓她帶著小孩居住在內，按照工作給她食糧。

在大門外設置一面大鼓，讓那些生了小孩怕人知道者，將小孩放置在竹筐內，將其姓及出生的年月日寫在標籤插在上面，等到入夜沒人走動的時候，將小孩送到門外放在地上，搥擊大鼓一聲，堂中的人聽到鼓聲，出門來抱小孩，那送來的人已經離去，這是考慮到這種人怕慚愧怕惹禍，不想讓別人看見。

小孩到了堂中，就以餵他乳水的人為母親，並且以他的姓當名字來稱呼他，這是怕日久忘記，孩子多了發生錯誤的緣故。聘任老成的小兒科醫生一人，替小孩診斷疾病。設置一處的義塚，讓夭折的人能即時入棺殯殮而埋葬他。另外聘用勤勞的婦女二三人，在小孩斷乳後，就馬上給她撫養，一位婦女可撫養幾個小孩，這是讓後來的小孩能有人撫養。乳母在斷奶後離開育嬰堂，如果喜歡她所哺乳的小孩，可以讓她帶走。

小孩到了五六歲的時候，看他資質的高下分別教育他。在堂外另設立一處啟蒙的學校，聘請一位老師。男孩中比較俊秀聰穎的人，就教他讀書；比較愚魯的人，就命他負責堂中和館中打掃的工作。女孩子生得端莊好看的，乳母就引導她學習家務事，教她縫補刺繡的工作；比較笨拙的，也命令她打雜。

男孩子到了十歲以後，就不允許再入堂中，這是為了避免嫌疑。有些小孩送給沒生小孩的人家當子嗣，有些給廟寺的僧道當侍童，有些給富有人家工作，隨其才能發放出去，隨其緣份託付，不收取任何身價，也不怕流離失所，雖然做極卑賤的工作，總比餓死夭折要好得多。

如果是才氣出眾異於常人的，將來自己能成家立業，那就沒有育嬰兒主人的責任了。如果是年紀稍長而能自己謀生，有能力娶妻成家的人，就娶堂中的女孩子為太太，教導她不要再和他姓的人結婚，以表示不忘本。

女孩子不到十五歲，不可以出堂門，到了十五歲，則要嫁給街市上的平民，聘金只要能買些衣飾用品就可以了，如有剩下的錢，就歸於堂中公

用，不可以嫁給讀書當官的人，也不可以賣給富家當婢女，因為對方是好是壞很難掌握啊！如果有姿容姣美的女孩，富貴人家要納娶為妾的，就拒絕，不要破壞了規矩，不要假借說要多得一些聘金，可當做堂中使用的公費。

在諸多的善信當中，推舉忠誠公正精明、老成練達而且較多閒暇的人，來總管這件事，凡是男女離開此地，錢財進到堂中，以及平時瑣碎的事情，沒有不檢查清點的。設置一個櫃子在大門的旁邊，等來往好義的人，無論是一錢或一把米，都要詳細登記。此規模已經形成，行善的因緣漸漸廣闊，一直永遠的做下去，不可廢除，這就是和天地參讚化育是同等的大善事。

其間最困難的是聚集資金，然而大的縣棄嬰比較多，所要支付的費用也多，具有善心的人也多；小的縣善心人士較少，其棄嬰的人數也少，所需要的費用也少。喜歡做善事人人相同，只要有二三人帶頭提倡，沒有一個地方不可行。天下不怕沒有能力的人，最怕是沒有能發大宏願的人，所以在此詳述這些情況，以讓好善樂施的人有所選擇。

❖本文：

宋葉夢得[一]曰。予在許昌歲大水。流殍[二]無數。奏發常平賑濟。活十餘萬人。惟無法救棄兒。偶問左右無子者。何不收養。曰。欲子者頗有。患歲豐及長而父母來認耳。因為設法。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子。遂作空券[三]數千。印給內外。凡得兒者。自言所從來。明於券。略為籍計。收多者賞。且分平常餘粟。量給貧者為資。事定稽[四]券。凡三千八百人。此亦臨民[五]者所當知也。又兵興以來。有伏匿林莽[六]者。多因兒啼聞聲。不免被害。故避賊者。率棄嬰兒不顧。有教為綿毬置兒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少蓄甘草末。繫時量水漬[七]。使咀其味。兒口中得此。自不作聲。綿軟又不傷口。因鏤板[八]以揭道。嬰兒得全活者甚多。此又遇變者所當知也。

❖字句解說：

一、葉夢得：宋朝吳縣人，徽宗時累官翰林學士，高宗朝除戶部尚

書、江東安撫大史、福建安撫史等官，嗜學，多識前言往行。

二、流殍：水上的流屍。

三、券：憑證。

四、稽：計算。

五、臨民：居官治民。

六、林莽：草木深茂的地方。

七、水漬：把東西泡在水中。

八、鏤板：刻在板上。鏤，讀漏。

❖白話解說：

宋朝的葉夢得說：「我在許昌〈在河南省中部〉當官時，有一年發大水，無數災民的浮屍到處漂流，就奏請朝廷以常平法來賑災救濟百姓，救活了十幾萬人，只是沒有辦法救助棄兒，偶而問起左右沒有小孩的人，為何不收養呢？他們說：「想要孩子的人很多，但怕豐收的時候，小孩已經長大，

父母親又要來相認領回。」因而想辦法，規定凡是因災難或受傷，遺棄小孩的人，父母親不可再要回小孩，於是製作了數千份的憑證，印發給官府內外的人。

凡是得到兒子的人，自己說明由來，記明於憑證上，約略到戶籍地登記一下，收養較多的人，可以得到獎賞，而且可以分配平常所剩餘的粟糧，還分一些給貧窮的人當資糧。事後計算一下憑證，共有三千八百人，這是為人父母官所應知道的。

自從起兵平亂以來，有些潛伏藏匿在雜亂草林的人，大多因怕嬰兒的哭啼聲，難免受到殺害，所以躲避盜賊的人，爭相丟棄嬰兒而不顧。有些人教導他們，捲綿球放置在嬰兒的口中，約略使他滿口而且不閉塞其呼吸，放些許的甘草末，要放置的時候浸適量的水，使他咀嚼甘草的味道，小孩口中有這種東西，自然不再發聲，柔軟的綿球又不傷口，因而將此法刻在木板上公諸於路上，嬰兒因而存活的人很多，這是遇到變亂時，人們所要知道的。

❖本文：

宋張孝基。為同郡富人壻。富人有一子不肖。逐之在外。及富人病。臨終盡以家財付孝基。後富人子乞丐。孝基憫其孤。因問曰。能灌園乎。曰。如得就食幸甚。乃收之。尋復問曰。能管庫乎。曰。灌園已幸。得管庫尤幸也。遂使管庫。孝基察其人。謹愿[一]無故態。盡舉家財還之。孝基死後。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騶御。如大官狀。竊視車上者。孝基也。相揖問故。曰。上帝[二]以還財不欺孤事。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字句解說：

一、謹愿：誠實。

二、上帝：天帝。

❖白話解說：

宋朝的張孝基，娶了同郡富人家的女兒當了女婿，富人只生了一個兒

子，很不像樣，被逐出家門。等到富人生病，在臨終之前將所有的財產都交付給孝基，後來富人的兒子當了乞丐，孝基憐憫他孤苦無依，因而問他說：「會灌溉田園嗎？」說：「不管做何事，如能得到食物就很幸運了。」於是收留他。

過了不久又再問他說：「你會管理倉庫嗎？」回答說：「能做灌溉田園的工作已經很幸運了，如能管理倉庫更是幸運。」於是又叫他管理倉庫，孝基暗中觀察他，認為已經很誠實不會故態復發，就將全部的財產交還給他。

孝基死了之後，他的朋友在嵩山〈在河南省〉旅遊時，於路上遇到旌旗佈滿，好像有護衛騎馬保護的大官一樣的隊伍，他暗中偷看車上的人，原來是孝基，就作揖問他的原故，孝基說：「天帝因我能歸還財產，不欺騙孤子一事，命我主管此山。」說完就不見了。

❖本文：

周時魯義姑者。魯人婦也。齊人攻魯。義姑棄其所抱。而抱其所攜者。齊軍問之曰。所棄何人。婦曰。吾子也。又問。所抱何人。婦曰。吾兄之子也。軍曰。汝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以絕兄之孤。妾不為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國君乎。回軍而去。魯君聞之。賜束帛[一]。號曰義姑。夫魯婦存孤。一言保國。今之號為鬚眉男子[二]。反背義偷生。對此能無少愧。

❖字句解說：

一、束帛：古代派遣使者到別國訪問時，所帶的禮物。

二、鬚眉男子：男子漢大丈夫。

❖白話解說：

周朝時魯國有一位人稱義姑的人，是魯國的婦女，齊國軍隊攻打魯國的時候，義姑將她手中所抱的孩子拋棄，之後抱起其手牽的小孩。齊軍問她說：「所拋棄的是誰？」婦人說：「是我的兒子。」又問：「所抱的是什麼人？」婦人說：「是我哥哥的兒子。」軍人說：「你為何要拋棄所生的兒子，而去抱你哥哥的兒子呢？」婦人對他說：「兒子對於母親是屬於私愛，姪兒對於姑媽是有關公義。如果背離公義而取私愛，因而斷絕哥哥的孤兒，我是不會去做的。」

齊軍就說：「魯國的郊外就有這樣的婦人，還能明義理堅守節操，何況是國君呢？班師回國罷。」魯國的君王聽到此事之後，賜給她禮物，並稱她為「義姑」。說到魯國的婦人為了保存哥哥的孤兒，這一席話又保全了國家。今日自稱為男子漢大丈夫的人，反而背離道義苟且偷生，面對此事能不覺得有些慚愧嗎？

❖本文：

蜀漢[一]張裔[二]少與楊恭友善。恭卒。遺孤未及數歲。裔迎恭母事之。為恭子娶婦。買田宅與之。人重其義。後為益州太守。

❖字句解說：

一、蜀漢：劉備以宗室稱帝於蜀，繼承漢統，為三國之一，史稱蜀漢。

二、張裔：蜀漢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通書史，先生定益州，以為太守，後累加輔漢將軍。

❖白話解說：

蜀漢時有一位張裔，小時候與楊恭很要好，楊恭死後，遺留一個孤兒不到幾歲，張裔恭迎楊恭的母親到家來奉養，並為他的兒子娶媳婦，購買田產給他，當時的人很稱讚他的義行，後來當了益州〈今四川省晉寧縣東〉太守。

❖本文：

沈嘉謨。吳江人。當父官黃門[一]時。居鄉好義。同邑有顧子者。甫[二]十齡。失怙[三]而家業頗饒。時值寇警。邑令集諸大姓[四]。議餉軍大戶[五]。眾謂無如顧子。公獨憮然[六]曰。以是藐孤[七]。寧堪此役。眾謂其僕多可任。公曰。吾正慮彼強僕。挾重役以欺凌幼主。則家立破矣。如必欲役顧子。吾願代之。欣然註己名。軍興[八]幾年。不累顧子。合邑誦義。

❖字句解說：

一、黃門：官署名，即門下省，掌管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

二、甫：方始。

三、失怙：失去父親。

四、大姓：有勢力的人家。

五、大戶：世家大族。

六、憮然：驚愕的樣子。

七、藐孤：幼小孤兒。

八、軍興：戰事發生。

❖白話解說：

沈嘉謨是江蘇吳江人，當他的父親在門下省當官的時候，居在鄉里好行道義，同一縣邑中，有一位顧姓小孩，才滿十歲，就失去父親，然而家業頗為富饒。當時適值盜匪來犯，縣令集合當地有權勢的人家，由大戶商議發給軍隊糧餉的大戶，眾人都說不如叫顧子去服役，唯沈公驚愕的說：「以這樣幼小的孤兒，怎麼受得了兵役的折磨。」

眾人說他有很多傭僕可以擔任，沈公說：「我正在考慮他的僕人強悍，恐怕用此重要的兵役來要挾並欺凌幼弱的主人，那家庭馬上就破碎了，如果一定要使役顧家的小孩，我願意代替他。」於是欣然的將自己的名字登錄上去。在戰事發生的這幾年，從不連累顧家的兒子，整個縣邑的人都稱讚他的義行。

❖本文：

寡也者。方當盛年。夫忽告殂[一]。形單影隻。觸目無聊。況女幼男微。百事未舉者耶。此即孟子所謂窮而無告[二]者也。窮者極也。禍變如此。非窮極歟。欲語誰吐。非無告歟。恤者周之扶之。養其身。成其節也。人生天地間。惟寡婦極苦。少則強暴欺凌。富則宗族吞噬。老則龍鍾[三]誰憐。貧則衣食無措[四]。至寡而無子。立志守節者。尤為難得。人能矜而恤之。則足感上帝於九天[五]。格[六]鬼神於三界[七]。豈云小惠已哉。

❖字句解說：

一、告殂：死亡。

二、無告：窮困痛苦無所告訴。

三、龍鍾：年老體衰行動不便的樣子。

四、無措：緊張惶恐失所措置。

五、九天：舊說天有九重，比喻高遠。

六、格：感通。

七、三界：指欲界、色界及無色界。

❖白話解說：

所謂的「寡」就是正當盛壯之年，丈夫就忽然死去，形影孤單，舉目無親無所依靠，何況所生的男女小孩都還很幼小，很多事情都還沒有完成，這就是孟子所說的，窮困痛苦無所訴苦的人家。

所謂的「窮」就是極的意思，經過災禍的變化到這種地步，不就是窮到極點嗎？想向人訴說又有誰肯聽，這不就是沒有傾訴的對象嗎？

周濟必須要周全要盡力扶持，養育他的身體，成就他的節操。生活在天地間的人，只有寡婦最痛苦，太年少就有受人強暴欺凌的擔憂，太富裕就有受宗親吞噬的可能，到了老年體弱行動不便又有誰憐憫，太貧窮了則衣食無著落。

至於沒有兒子而守寡，立志於堅守節操的婦女，更是難能可貴，如果

有人能憐憫而周濟她，就足以感動居在高遠的九天上帝，感通三界的鬼神，這怎可以說是小恩惠呢？

❖本文：

明金陵杜環[一]。父一元。與常允恭善。恭死。母年老。無所歸。冒雨至環家。時一元已卒。環驚問故。母泣告之。環亦泣。扶坐拜之。命家人事之如祖母。母性褊急[二]。少不愜[三]。即詬怒[四]。環順之。奉彌謹。及有疾。親侍湯藥。臨終曰。吾累杜君。願杜君子孫。皆如杜君。卒。殯葬盡禮。歲時祭其墓。人稱高義[五]。

❖字句解說：

一、杜環：明朝金陵人，好學工書，明初被薦，除學錄，太祖善其書，尋入侍春坊，為人謹飾重然諾，好周人急，仕終太常丞。

二、編急：度量狹小，性情急躁。編讀扁

三、愜：滿足、暢快。愜讀切。

四、詬怒：發怒斥責。

五、高義：崇高的義行，即對他人的危難能作深切的同情與適切的援助。

❖白話解說：

明朝金陵〈今南京市及江寧縣一帶〉地方有一位杜環，他的父親叫一元，和常允恭很要好，允恭死後，他的母親年老無所依歸，冒著大雨到杜環的家裡，當時一元已經死了，杜環驚愕的問其原故，常母哭泣的告訴他，杜環也跟著哭泣，把她扶到座位上向她禮拜，並且命令家人要事奉她像自己的祖母一樣。

常母的個性很急躁，稍有不如意，就會斥責怒罵，杜環都順從她，侍奉她更為謹慎，在她生病的時候，親自侍奉湯藥，常母臨終的時候說：「我

拖累了你，希望你的子孫，都能像你一樣。」死後，殯葬都能盡到禮數，每年都到墓前去祭拜，當時的人都稱他是「高義」的人。

❖本文：

南陽朱暉[一]。與張堪[二]同縣。所謂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者也。堪於太學[三]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他日謝世。願以妻子託兄照顧。暉以堪先達[四]。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暉聞其妻子貧困。分衣食給之。暉子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暉後守臨淮。亦有善政。民歌之。官至尚書僕射[五]。夫今之孤寡無依者。在在有之。安得盡如數公之矜恤存養之哉。茲勸有志。倣行恤嫠[六]善會[七]。其法募友出金。或月收。或年收。斂存有力之家。勸訪其寡而貧者。按月量給之。固莫大陰功。而不能為此者。或就見聞。隨力周恤。亦何非仁德耶。然恐具是心者。恆為嫌疑讒毀之所

阻。智者當思善法措辦之也。

❖字句解說：

一、朱暉：後漢南陽宛人，早孤，有氣節，永平〈東漢明帝年號〉初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吏人畏愛，累遷至尚書令。

二、張堪：後漢宛〈今河南省淮陽縣〉人，少時志美行勵，諸儒號曰聖童，光武初拜郎中，累官漁陽太守，捕擊奸滑，勸客農桑，百姓歌之，在郡八年，匈奴不敢犯塞，謝任時布衣簡囊離去。

三、太學：隋以前稱國學為太學，猶後世之國子監。

四、先達：有學問有道德的前輩，以其先我而聞道，故稱先達。

五、尚書僕射：職掌拆閱封緘章奏文書，參議政事，諫諍博議，監察百官，令不在，則代理其職。射讀業。

六、恤嫠：周濟寡婦。嫠讀離。

七、善會：寺廟藉神佛祀典招宴施主。

❖白話解說：

南陽〈在河南省境西南〉的朱暉，和張堪是同一縣的人，在當時張堪善政為人所尊重，有所謂張堪的為政，使百姓歡樂無窮的說法。張堪在太學中見到朱暉，以朋友之道來接待朱暉，牽著他的手臂說：「以後我死了，希望我的妻兒能託你照顧。」

朱暉因張堪是自己的前輩，又德高望重，所以不敢回答，從此之後，就不再相見了。張堪死了之後，朱暉聽說他的妻兒很貧困，就分送衣服和食物給她，朱暉的兒子奇怪的問說：「父親和張君不是常來往的朋友，為何突然這樣做呢？」朱暉說：「張堪曾經對我說過知己的話，我已經深信於心中了。」

朱暉後來當臨淮〈在今安徽省鳳陽縣東〉的太守，也有很好的政績，百姓都歌頌他，官當到尚書僕射。

談到今日孤寡無依的人，還有很多，怎能完全像前述諸公所做的憐憫周濟存養的行為，在此奉勸有志於此的人，能倣效周濟寡婦廟會集宴施主的

方法，去勸募朋友拿出資金，也可以按月收，也可以按年收，聚集有錢人家所出資金，把它存放起來，並勤勞的去拜訪孤寡貧困的人家，按月依其需求給他，這本來就是一件很大的陰德。

然而不能這樣做的人，也可以就其所見所聞，隨各人的能力去做，這不也是有仁德的善事嗎？但恐怕有這種存心的人，常受到那些懷疑者說嫌言嫌語而被讒言毀謗所阻止，所以有智慧的人應當想出好辦法來籌措辦理。

❖本文：

宋趙康靖公[一]。七歲而孤。其母勵志篤教。後登第。為學士。趙請蔭封[二]其母。宰相曰。公大封不遠。公曰。寡母八十有二。朝夕不可保。願及今以為榮。宰相許之。又李筠。三歲而孤。或誘其母嫁。母怒叱[三]曰。夫婦義屬天倫。死生命由真宰[四]。吾寧餓死。其可再嫁乎。乃篤意守節。教子。登第。嗚呼。似此之人。神欽人敬。報必厚者。重人倫也。寧止

子貴乎。夫寡不可輕。固已。而復以此訓者。蓋欲使一切寡婦。知所法而自立也。而彼為孤者。亦不可自棄。當思孤而成大器者甚多。如張士遜[五]貧而孤。竟以苦志。致位台輔[六]。呂晦[七]（一為誨）貴而孤。潛修而為名中丞[八]。人方知為呂惠公[九]孫。他如劉贄[十]（一為摯）。歐陽修[十一]。陳堯佐[十二]之流。皆以幼孤力學。位及平章[十三]。如此方足以稍報寡母冰霜[十四]之苦也。勸勉再申。意至切焉。

❖字句解說：

一、**趙康靖公**：即是趙槩，宋朝虞城〈在河南省境東北〉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舉進士第，歷官知制誥，後入於翰林學士，仁宗時累官樞密史，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康靖。

二、**蔭封**：舊因先代的功勛而受封。

三、**怒叱**：大聲斥責。叱讀赤。

四、**真宰**：造物主。

五、張士遜：宋朝陰城〈今河北光化縣西〉人，淳化年間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封鄧國公，卒謚文懿。

六、台輔：即三公、宰相。

七、呂晦：應為呂誨，乃北宋時開封〈今河南省內〉人，呂端的孫子，第進士，神宗時朝拜侍御史中丞，反對王安石變法，被彈劾而回家，以天下事為憂。

八、中丞：古官名，御史兩丞之一，專任彈劾。

九、呂惠公：即呂端，宋朝開封人，太祖時為太常丞〈管理宗廟禮儀的官〉，太宗時拜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後為宰相，卒贈司空，謚正惠。

十、劉贄：應為劉摯，乃宋朝東光〈今屬河北省〉人，嘉祐年間進士，調南宮令，以韓琦推薦召試，補館閣校勘，元祐年間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六年為右僕射。

十一、歐陽修：宋朝名臣及文學家，廬陵〈今江西吉安縣〉人，官至參知政事，自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卒謚文忠。

十二、陳堯佐：宋朝閬中〈今四川巴中縣西〉人，第進士，累官參知政事，同平章事。

十三、平章：唐宋以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

十四、冰霜：比喻節操的堅貞潔白。

❖白話解說：

宋朝的趙康靖公，七歲時父親就過世了，他的母親勵志努力教導他讀書，後來考上科第，成為翰林學士，趙公請求封賞他的母親，宰相說：「你離皇上大封的日子不遠了。」趙公說：「我守寡的母親已經八十二歲了，早晚隨時生命不保，希望趕快得到封賞的榮耀。」宰相答應他的請求。

又有一位李筠，三歲時父親就過世了，有人誘使他的母親再嫁，他母親生氣的怒罵說：「夫婦之義本來就是天倫，死生是由造物主決定的，我寧願餓死，怎麼可以再嫁呢？」於是堅持心意固守貞節，教導兒子，後來考上科第。

嗚呼！像這種人，神明和世人都很尊敬她，所受的善報也很優厚，這是敬重人倫的因素，難道只是為了兒子的富貴嗎？說到守寡是不可輕視的，是本來的道理，而又再提出這話來訓勉，是要讓寡婦知道有所遵循而自立自強。

而且身為孤兒的人，也不可自暴自棄，應當要知道在歷史上孤兒成就大器的是非常的多，有如宋朝的張士遜小時就貧窮又失父，竟然能苦心立志向上，後來當到宰相。呂誨自小富貴但父早死，潛心修養讀書，當上御史中丞後，大家纔知道他是呂惠公的孫子。

其他像宋朝的劉摯、歐陽修、陳堯佐等人，都是年幼失父努力求學，官位當到宰相，這樣纔足以稍微報答守寡的母親，堅守貞節的辛苦，一再的勸勉大家，以表示心意是很真切的。

❖本文：

老是高年有齒之人。閱世久而歷事多者也。敬者。致誠中愛。盡養貽安也。或一念一事之不敢欺慢。亦敬也。壽居五福[一]之先。而老又近於父。決是前生有根器[二]。今世肯積德的人。況凡事練達[三]。正可儀型[四]。取裨益[五]不少。如何可慢乎。但世人因其昏耄[六]龍鍾。不是厭他。便要侮他。誰肯小心欽奉。不知語云。敬老得老。楊大年弱冠[七]中狀元。與周翰。朱昂[八]。同在禁掖[九]。二公皆老。楊輕侮之。周曰。君莫侮吾老。老終輪到君。昂搖首曰。莫與莫與。免為人侮。楊果方壯而卒。吾願少年輕薄子[十]。讀此案而幡然[十一]改悔。復存厚道。凡遇老者。存平等心。不論富貴貧賤。務有一段愛敬之意。行乎其中。則皓首龐眉[十二]。己亦有分矣。

❖字句解說：

一、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五福。

二、根器：有天稟的根基。
三、練達：有閱歷通達世故。
四、儀型：規模、法式。
五、裨益：補益。
六、昏耄：昏亂。耄讀帽。
七、弱冠：古代男子年滿二十歲而加冠，稱為弱冠。
八、朱昂：宋朝渼陂〈今陝西鄠縣西〉人，少好讀書，時朱遵度稱朱萬卷，昂稱小萬卷，真宗時累官翰林學士致仕，閒居以諷誦為樂，自稱退叟，門人稱為正裕先生。
九、禁掖：宮中旁殿，亦以稱天子的居所。
十、輕薄子：淫蕩的少年。
十一、幡然：改變的樣子。
十二、皓首龐眉：形容年老的人眉髮斑白。

❖白話解說：

「老」是表示年紀大的人，經歷世事為時已久而經驗的世事也多。所謂「敬」，就是要以誠意來表現愛心，盡到使能安養快樂的責任，或者能做到在一念間每事中，都不敢輕視怠慢，也是尊敬。

古時，壽是居在五福之先，而且老人家又接近父輩，一定是前生已經種下相當的根基，今世又肯在積德努力的人，況且老人作事通情達理，正是我們學習的模範，可以從他得到很多助益，怎麼可以怠慢呢？但世間的人認為老人家頭腦昏亂行動不便，不是討厭他，就是侮辱他，有誰肯小心的欽敬奉養他呢？不知俗語說：「尊敬老人，到老才會受人尊敬。」

宋朝的楊大年在二十歲時就考中狀元，和周翰、朱昂同在皇宮任職，周和朱二公年紀都大了，楊大年常輕慢侮辱他們，周翰說：「你不要侮辱我年老，有一天你也會老。」朱昂搖頭說：「不要這樣沒禮貌，以免將來人家侮辱你。」楊大年果然在壯年的時候就去世了。

我希望放蕩不羈的年輕人，讀到這個案例的時候，要趕緊悔悟改過，

重新做人心存厚道，凡是遇到老年人，要心存平等，不論是富貴貧賤，務必要拿出自己一片的愛心，來尊敬老年人，要知道眉髮斑白的老年，將來自己也有分呀！

❖本文：

太祖諭禮部[一]曰。尚齒[二]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三]。莫不以齒為尚。原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爾其以朕命[四]申之。

❖字句解說：

一、**禮部**：舊官署名，六部之一，掌禮秩及學校貢舉之法。

二、**尚齒**：尊奉年高的人居上。

三、**虞夏商周**：虞是舜受堯禪讓後所建立的朝代。夏是禹受舜禪而得

天下，其國號叫夏。商是湯伐夏放桀而有天下的國號。周是武王姬發伐商紂而得天下的國號。

四、朕命：皇帝的命令，自稱朕命。

❖白話解說：

太祖告諭禮部說：「尊奉年老的人可以教導晚輩的人尊敬之道，事奉長上可以教導兒輩的人孝順。虞夏商周四個朝代，沒有不以年高者為崇尚，原來敬養老年人的禮儀還沒有廢除，所以國人纔能盛行孝弟之道，風俗纔能淳厚樸實，國家的政治纔能興隆平順，你們要將我的命令傳達下去召告天下。」

❖本文：

華嚴經曰。願一切眾生。發菩提心。具足智慧。永保壽命。無有終

盡。願一切眾生。具足修行離老死法。一切災毒。不害其命。願一切眾生。具足成就無病惱身。壽命自在。能隨意住[二]。願一切眾生。得不老不病。常住命根。勇猛精進。入佛智慧。由此觀之。年老之人。如日影銜山。光陰有限。若不火急修行。將何以為西歸資助乎。

❖字句解說：

一、菩提：正覺。

二、隨意住：將心安居在平常心之中。

❖白話解說：

《華嚴經》說：「希望所有的眾生，都能啟發自性的覺悟心，使能具足一切智慧，永遠保持長壽，沒有終了的盡頭。希望所有的眾生，都能具足修行，得到脫離生老病死的妙法，一業災難毒害，不要損傷他們的生命。希望所有的眾生，都能具足成就沒有生病沒有煩惱的法身，使得慧命永遠自由

自在，能隨意安住在任何環境。希望所有的眾生，能獲得不老弱不生病的妙法，經常安住在慧命的根基上，勇猛精進永不退縮，進入佛的智慧領域之中。」

從此地來看，年紀大的人，就像黃昏時太陽下山的景像，在世的時間是有限的，如果不懂得急速去修行，怎能獲得充份的功德資源，將來幫助你回歸西方極樂世界呢？

❖本文：

王彬。少極病瘠[一]。自分[二]壽必不永。凡見老人。每敬羨之。過其門者。雖賤輩必起立。行必讓路。後病漸瘳[三]。力愈壯。壽至九十三。

❖字句解說：

一、病瘠：因生病使得身體非常瘦弱。

二、自分：自己預料。分讀份。

三、瘳：病癒。讀抽。

❖白話解說：

王彬自小身體就經常生病而很瘦弱，自己預料壽命不會很長，凡是看到老年人，每次都很尊敬而且羡慕，經過他家門口的老人，雖然是很貧賤，必定起立，在行走時一定讓路。後來病體痊癒了，體力也強壯了，壽命活到了九十三歲。

❖本文：

隋時一僧。年百餘。深解法華妙義。嘗告眾曰。貧僧敬老人如父母。事之如菩薩。凡可致力。無不盡心。今生得通佛法。享年久遠。皆敬老所致。大眾人等。不可侮老以損福壽。夫名利場中。彈指便過。還

當於自己分上。做些工夫。否即空來人世。浪走一遭。於諸佛所謂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人之說。俱錯過也。嗟嗟少年。但知負才。輕侮老輩。不知壽為天之所與。老為王之所敬。縱有多才。難到其地。

❖字句解說：

一、彈指：比喻極短的時間。

二、嗟嗟：悲嘆聲。讀街。

❖白話解說：

隋朝時有一位僧人，年紀已有百餘歲，能深入理解《法華經》奧妙的真義，曾經告訴大家說：「貧僧尊敬老人像自己的父母一樣，事奉他像菩薩一樣，凡是可以讓我盡力時，沒有不盡心去做的。今生能夠通達佛法真義，又能活得長壽，這都是尊敬老人所得到的福報。希望大家不可以欺侮老人，以致減損福德和壽命。

說到世間的名利場中，很快就會消失的。還是要在自己的本性份上下一些工夫，否則空來人間浪蕩走一回，那就太可惜了。這對於諸佛所說的希望我的壽命長久，以便勤行一切善事；希望我的福德豐盛，以便廣濟一切眾生的說法，全部都錯過了。

少年人真是悲嘆呀！只知道自負才華，去輕視侮辱老年人，不知道壽命是上天所給與的，老年人連國王都很尊敬，人即使有很多的才華，但也很難達到長壽的地步啊！」

❖本文：

宋時吳元嗣。一門有八十九十一百以上者八人。帝詢其所致。蓋累世義聚[一]不分也。詔旌其門。寵賜隆異[二]。嘗考[三]上庠[四]之設。堯舜之時已然。而三代尊崇其制。著之禮記[五]等書甚詳。夫子言志。亦曰老者安之。蓋國家之典法。與士民之心志。兩有在焉。可曰他人之老。與我無預。而不敬哉。

❖字句解說：

一、義聚：以義聚居。

二、隆異：優厚異常。

三、考：研究。

四、上庠：古代的大學。庠讀詳。

五、禮記：漢朝戴聖所輯，凡四十九篇，以鄭玄註最為精奧，孔穎達等撰正義，孫希旦撰集解，為十三經之一，乃記禮之書，又名小戴記。

❖白話解說：

宋朝時有一位吳元嗣，一家門中有八十歲、九十歲，及一百歲以上的人共有八人，皇帝問他為何能致於此？乃是多世以來以義理聚居不曾分離的原故，所以皇上下詔光耀門楣，上天的恩賜也很優厚異於常人。

曾經研究大學教育的設立，在堯舜的時代已經就有，到了夏商周三代還是尊崇沿用這個制度，非常詳細的記載在《禮記》之類的書上。

孔夫子在說到他的志向時，也說：「要讓老年人得到安心。」這乃是說明國家的所制訂的法典，和士民心中所希望的，兩者都是因需要而存在，怎可以說他人家中的老人，和我們沒有關係，就對他不尊敬呢？

❖本文：

幼。是童稺[一]無知之人。懷。不止是愛他。有置諸其懷之意。為之長者。保赤[二]少懷。常理當然。況有一種遭逢不好。困苦堪憐。若前妻之子。異母之弟。偏房婢妾所生。苟或挾長[三]憑陵[四]。孤孽[五]橫罹慘毒。可憫孰甚。推而廣之。他人之有幼者。及奴婢廝養[六]之輩。皆當加意矜憐。不宜分別彼此也。至於規併家產。則為尊長者。為兄姊者。為贅壻[七]者。每有不慈不義。凌虐卑幼。甚至巧妝[八]訴諜[九]（一為牒）。偽立契約。囑牙保[十]以曲證[十一]。賄吏胥[十二]而舞文。使之無訴。且陰謀損命者有之。昔李知本[十三]一門。子孫百餘。長少雍穆[十四]。陽城[十五]兄弟。孤煢相依。前輩用

心如此。誠足法也。

❖字句解說：

一、童稺：兒童。
二、保赤：保養小孩。
三、挾長：自恃年長。
四、憑陵：仗勢欺人。
五、孤孽：就是孤臣孽子，係泛指孤立無所依靠的人。
六、廝養：執賤役的人，析薪為廝，炊烹為養。
七、贅壻：男人婚後居住女家，或從女家的姓，並對女方的父母克盡子職。
八、巧妝：以虛假來掩飾。
九、訴諜：應為訴牒，就是訴狀。
十、牙保：立契的仲介人和保人。

十一、**曲證**：不實的證詞。

十二、**吏胥**：舊時官廳掌理案卷、文書的小吏。

十三、**李知本**：唐朝元氏〈今河北石門市南〉人，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貲用僮僕無間，隋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免，貞觀初為夏津〈在山東省境西北〉令。

十四、**雍穆**：和諧。

十五、**陽城**：唐朝北平〈今河北省宛縣〉人，性好學，貧不得讀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登第後隱中條山，德宗召為諫議大夫，後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

❖白話解說：

所謂「幼」，就是兒童還不懂事的人；所謂「懷」，不只是愛護他，還有置於懷中加以保護的意思。當人家的長輩，要知道保育小孩關懷幼小，是

理所當然的事。何況有一種人的遭遇不佳，生活困苦可憐，如前妻的兒女，異母的弟弟，偏房或婢妾所生的兒女，這些人如果受到長輩以老賣老仗勢欺人，造成孤立無所依靠，而慘遭橫逆災難的毒害，真是非常悲慘而值得同情。

以這個情況推衍，其他的人家有幼小的人，以及奴婢賤役的人，都要多加關心憐憫，不應該有彼此的分別。至於要以計謀侵吞家產的人，就是那些為人長輩的人，為人兄姊的人，為人入贅女婿的人，經常有不仁慈沒道義的行為，淩辱虐待幼小的人，甚至於以虛假掩飾的手段向官方提出訴訟，偽造契約，暗中囑咐仲介人替自己作偽證，賄賂官吏偽造文書，使他們求訴無門，而且還有暗中謀害人命的情事。

以前唐朝的李知本一家人，子孫有一百多人，長幼之間相處得非常和睦。唐朝的陽城兄弟，雖然孤苦貧窮，但卻能相愛相依為命，前輩的人能如此的用心，實在足以為我們所效法。

❖本文：

唐元德秀，貧時。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兄子。以己乳含之。涉旬而乳遂有汁。兒得長大。事雖偶然。於此可見。懷幼之合天心也。孔子曰。少者懷之。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聖賢之垂訓至矣。為尊長者。胡不體諸。

❖字句解說：

一、元德秀：唐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家貧，求為魯山令，歲滿去職。

❖白話解說：

唐朝的元德秀，家中貧窮的時候，哥哥又早亡，遺留一個孤兒才滿月，兄嫂又死亡，沒有乳水可以哺育，德秀日夜抱著哥哥的兒子痛哭哀號，以自己的奶頭給小孩含著，經過十天，乳頭竟然流出乳汁，孩兒因而得以長大。

這事看起來好像很偶然，但也由此可知，關懷幼小正是契合天心。孔子說：「幼小的孩兒要受到關懷。」孟子說：「愛護自己的幼兒，同時也要照顧他人的幼兒。」往聖先賢的教訓實是至理名言啊！為人尊長的人，為何不體會這些至理名言呢？

❖本文：

劉彝[一]。在虔（一為處）州。民飢棄子。彝出榜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二]米二升。每日抱至官府看視。細民[三]利二升之得。皆為撫養。全活[四]莫計。夫救荒之道。首在收養孤幼。出之溝壑[五]。而置之襁褓[六]。臨民[七]者。加意當先。其陰德過於全活壯夫也。

❖字句解說：

一、**劉彝**：宋朝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人，登慶曆進士第，為朐山

〈今江蘇省東海縣〉令，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神宗時除都水丞，尋知處州。

二、**廣惠倉**：宋嘉祐二年秋，詔諸州設置廣惠倉，以救濟老幼貧疾不能自存的人。

三、**細民**：人民。

四、**全活**：保全其性命。

五、**溝壑**：溪谷，借指野死之處或困厄之境。

六、**襁褓**：背負幼兒的布條及小被。

七、**臨民**：居官治民。

❖白話解說：

劉彝〈讀遺〉在處州〈今浙江省麗水縣，書中虔州恐有誤。〉當知縣的時候，百姓飢荒被迫棄子，劉彝出示榜文公告，召人來收養棄兒，每天發給廣惠倉的救濟米二升，他每天將棄嬰抱至官府看視，百姓為了得到二升米，

都願意領養，因而保全性命的人不計其數。

說到救治飢荒的方法，首要在收養幼小的孤兒，使他們免於死於野外的困境，而能將他們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加以保護。身為治民的官員，應該要多加注意處置孤兒之事為先，其陰德超過保全壯年人的生命。

❖本文：

明楊翥[一]。性仁厚。買一驢。為趨朝用。鄰人老而生子。驢善鳴。恐驚其子。賣之。步入朝。後居家。墓碑為田家推倒。墳丁奔報。問曰。傷兒乎。曰否。喜曰。幸矣。語渠家。善護兒。無驚之。公之盛德極多。即此二事。人亦所難。其由孤貧而登貴顯也宜乎。

❖字句解說：

一、楊翥：明朝吳縣人，宣宗時授檢討〈掌修國史〉，正統中詔簡郕

王府僚，為左右長史，王即大位，累遷禮部尚書。

❖白話解說：

明朝的楊翥〈讀住〉，本性仁慈又厚道，買了一頭驢，當作乘坐上朝用的，鄰居年紀大了才生一個小孩，由於驢子很會叫，恐怕嚇到他的小孩，就將驢子賣了，每天走路上朝。

後來告老回鄉居住，墓碑被種田的農家推倒了，守墳的家丁趕緊跑回家報告，楊翥問說：「有傷到小孩嗎？」回答說：「沒有。」楊翥高興的說：「真是幸運。」告訴農家，要好好照顧小孩，不要讓他受驚了。

楊公所做的盛大德行非常多，就這兩件，很多人都很難做到，所以他幼小時由孤貧的家庭，而能登上顯貴的官位，也是應有所得啊！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白話解說：

昆蟲和草木，尚且不可傷害。

❖本文：

昆。眾也。言一切大小蟲也。猶不可傷。則其重且大者可知。今人恣傷物命。殊不知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方長不折。儒訓昭然。豈可謂昆蟲微物。草木無知。而遽傷之乎。

❖白話解說：

「昆」就是眾的意思，就是說包含一切大小的蟲類。「猶不可傷」，是說明其對我們的重要性。現今的人任意傷害物命，實不知道會蠢動的生

物含有靈性，都具有佛性，正在成長時是不可折損的。儒家的訓誡是非常明白的，怎麼可以說昆蟲是微小的東西，草木又沒有知覺，而就加以傷害它們呢？

❖本文：

圓覺經[一]序曰。凡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楞嚴經[二]曰。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其中乃至草葉縷結[三]。詰其根元[四]。咸有體性。又如生公[五]說法。山石點頭。牆壁瓦礫。豈得謂無佛性乎。又如田氏之荊[六]。及唐中書[七]堂之瑞柳。以建中[八]末。姚令言[九]兵變。車駕出幸奉天。樹遂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而樹遂榮。則草木可言為無知乎。太上垂誡之意。示人於一切有情無情。在在養成一片慈悲。一腔生意耳。

❖字句解說：

一、圓覺經：為《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的簡稱，唐朝釋多羅所翻譯，凡一卷，共十二章，乃佛應文殊、普賢等十二大士請問因地修證法門而說，為圓頓大乘教，以先悟後修，剋期取證為旨。

二、楞嚴經：為唐朝中期天竺沙門般剌密帝所翻譯，凡十卷，闡明心性本體，屬上乘祕密部。

三、縷結：微細的結構。

四、詰其根元：追根究底。

五、生公：南宋朝代的高僧道生，曾在蘇州虎丘說法，相傳聚石為徒，石皆點頭，世遂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語。

六、田氏之荊：漢朝田真兄弟三人分家產，欲將庭前紫荊分為三分，紫荊因而枯亡，後三人因感而復合，紫荊又復活。

七、中書：乃宰相之職。

八、建中：唐德宗年號〈西元七八〇年至七八三年〉。

九、**姚令言**：唐朝河中〈今山西永濟縣〉人，少應募，後為涇原節度使，建中末挾朱泚為亂，頗盡力，迫德宗出走奉天，泚敗俱斬。

❖白話解說：

《圓覺經序》說：「凡是帶有血氣的屬類，必定有知覺，凡是有知覺的必有相同的體性。」《楞嚴經》說：「如來佛經常說，一切諸法所生的型態，都是從心中所表現。一切的因果關係，世界的微塵現象，都是由心而形成形體。其中連草葉微細的結構，如果追究其根源，都有本體的真性。」

又如南宋的高僧道生說法時，山石為之點頭，可見牆壁的土石和屋上的瓦礫，怎麼可以說是沒有佛性呢？又如漢朝田真兄弟分產，庭中紫荊立刻枯死，後兄弟和好，紫荊又復活。以及唐朝宰相堂中的瑞柳，因建中末年〈西元七八三年〉，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兵變，德宗皇帝被迫車駕出走奉天〈今陝西省乾縣〉，柳樹於是枯死。在德宗興元元年〈西元七八四年〉，車駕回宮，柳樹於是又茂盛起來。像這種情形，草木可以說沒有知覺嗎？

太上老君垂示告誡我們的用意，開示對於一切不論有情或無情的眾生，都應該要養成一片的慈悲心，使心中充滿活潑的生機。

❖本文：

如來說法時。一蛤[一]歡喜。躍出池上。傾誠諦聽。偶為聽法人柱杖刺殺。以聽法故。命終之後。生忉利天[二]。為忉利主。從忉利天。復至佛所。聽說妙義。以開悟故。證須陀洹果[三]。蛤之為物甚微。後乃證果甚大。即此以觀。昆蟲一類可傷乎。

❖字句解說：

一、**蛤**：即是蛤蟆，屬兩生綱，無尾目，蛙屬，居陂澤中，善鳴及跳躍。

二、**忉利天**：欲界諸天之一，即三十三天，為帝釋桓因所住。

三、須陀洹果：聲聞四果中初果之名，譯為入流果，乃初入聖道的果位，斷三界之見惑。

❖白話解說：

有一次如來佛說法時，有一隻蛤蟆很高興的跳出池水，至誠傾聽如來宣說佛法，不小心被聽法的人所拄的枴杖刺殺而死。由於聽佛說法的緣故，死了之後往生忉利天，當了忉利天主。

又從忉利天再到佛陀講經的地方，傾聽佛陀宣說佛法的奧妙真義，由於開悟的緣故，證悟須陀洹的果位。蛤蟆是很細小的動物，到後來能證悟那麼大的果位，就此點來說，昆蟲這一類的動物可以傷害嗎？

❖本文：

昔有一僧。道眼未明。以虛受淨德父子供養。命終之後。乃於淨德園中。生為草菌。日充其家蔬食。他人欲取。不可復得。菌之為物甚小。而有此殊特因緣。即此而觀。草木一類可傷乎。

❖字句解說：

一、道眼：觀道之眼。

❖白話解說：

以前有一位僧人，智慧未開、煩惱未斷，因福德不足，虛受清淨有德父子之供養，所以在命終之後，轉生為可食用的草菌，每天充當他家中的蔬菜，其他的人想要摘取，始終沒有辦法得到。像草菌這種生物是很微小的，而也有如此特殊的因緣，從此處來看，草木這一類的東西，可以隨便傷害嗎？

❖本文：

明長洲韓世能[一]。世居陸墓[二]。甚貧。祖永椿。每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三]。緣岸而上者。以入中流。脫漁人之取。時枵腹[四]掃及數里。隆慶丁卯[五]。世能赴鄉試。年四十矣。父宗道。念父為救生勤劬。吾子又老大未遇。今偶有十金。何不買放生命祈祐乎。早起買大龜大赤鯉放之。夕夢神告曰。汝父功德大。汝子當科第。今贖放神龜神鯉。當令汝子入翰林。官至一品。後果中式。聯捷。登翰林。官至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

❖字句解說：

一、**韓世能**：明朝長洲人，隆慶時的進士，授編修，後官至禮部左侍郎。世能恬於榮利，奉使朝鮮，冊封楚藩，餽遺一無所受。

二、**陸墓**：在江蘇吳縣北，因唐朝的陸贄之墓在此而得名。

三、**螺螄**：屬軟體動物門、腹足綱，與田螺同類，長寸許，殼色黑而

細長，產於淡水中。

四、**枵腹**：飢餓而腹空虛。枵讀消。

五、**隆慶**：明穆宗的年號。

❖白話解說：

明朝時長洲〈今江蘇吳縣〉的韓世能，祖先一直住在陸墓〈吳縣北〉，非常貧窮，祖父韓永椿，每天早上起來，拿著掃帚掃河邊兩岸的螺螄，沿著岸邊一直往上游，然後將它們倒入河中，以免漁家取走，經常餓著肚子掃完幾里路。

在明穆宗隆慶丁卯年〈西元一五六七年〉，世能參加鄉試，年紀已經四十歲了。他的父親韓宗道，想到自己的父親為救助生靈非常辛苦，自己的兒子年紀也大了，至今尚未遇到好機會，現身邊有十金，為何不去買生靈放生，以祈求保祐。

於是早晨起來，去買大烏龜及大赤鯉魚去放生，當天晚上夢到天神

說：「你父親所造的功德很大，你的兒子當能登科及第，今天你買神龜神鯉去放生，應當使你的兒子進入翰林院，當到一品官。」後來果然考上鄉試，又連考連中，最後登上翰林，官當到侍郎，奉命出使朝鮮〈今韓國〉，欽賜一品的官服。

❖本文：

杭州婦人某氏。素凶悍。遇蟻循行廚竈。以火燒之。死者無算。又常以石灰塞蚯蚓穴。生一子。方懷抱。婦出外歸。見牀上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也。已為群蟻攢嚙而死。婦痛兒。亦暴卒。

❖白話解說：

杭州地方有某姓的一個婦女，平時很兇悍，遇到螞蟻在廚房的竈爐邊爬行，以火燒牠們，死者無可計數，又經常用石灰塞住蚯蚓的洞穴。生了一

個小孩，還在懷抱中，當婦人出外回家，看到牀上有一個黑團，吃驚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兒子，已經被蟻聚在一起咬死了，該婦女痛失兒子，也暴斃而死。

❖本文：

太倉州吳怡。夜夢兩綠衣丈夫乞命。怡寤[一]曰。是必有物當死者。旦出門伺之。見數人執斧鋸來。蓋買得二銀杏樹。來斫[二]之也。怡悟。償其值。免焉。

❖字句解說：

一、寤：睡醒。

二、斫：砍伐，讀卓。

❖白話解說：

太倉州〈在江蘇省東南〉的吳怡，晚上夢見兩個綠衣的男人前來請命，吳怡睡醒時說：「一定有東西要死了。」早上就出門察看，看到幾個人拿著斧頭和鋸子前來，乃是已經購買兩顆銀杏，要來砍伐。吳怡明白了，就償還其價金，兩顆銀杏才得以免死。

❖本文：

宋哲宗[一]。宮中戲析柳枝。程頤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喜而從之。頤賀曰。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帝王之要道舉在是矣。又聞高子羔[二]。方長不折。周濂溪[三]。庭草不除。謂要與自家生意一般。總是聖賢存心仁愛。不忽細微之意。

❖字句解說：

一、**宋哲宗**：名煦，神宗之子，初即位時，太皇太后高氏聽政，起用司馬光、呂公著為相，朝政稱盛，在位十五年。

二、**高子羔**：名柴，字子羔，孔子的學生，少孔子三十歲，身體矮小，其貌不揚，他的做法有「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

三、**周濂溪**：即周敦頤，宋朝道州營道〈今湖南省道縣〉人，為宋朝理學的開山祖，二程為其弟子，世稱濂溪先生。

❖白話解說：

宋朝哲宗皇帝，在宮中以摘折撕裂柳枝當作遊戲，程頤說：「正在春天時萬物正在生長，不可隨意摧殘折損樹枝。」皇帝很高興聽從他。程頤慶賀說：「陛下如能以此仁慈的心推及整個國家，帝王治國的重要方法，全部都在這裡了。」

又聽說春秋時衛國的高子羔，對正在成長的東西，不去折損它。宋朝

的周濂溪，對庭園的草木不亂除，說是要和自己生命的生機一樣，這些都是聖賢以仁愛存心，不忍視微細的意思。

❖本文：

陳薦夫[一]曰。仁人捐未用之餘貲[二]。智士施不報之厚德。使斷腸[三]殘喘[四]。續命於鋒刃之顛。今槁魄驚魂。回生於鼎鑊[五]之上。其為功德。有三無常放。有兩不必放。有物生放。有人生放。有我生放。夫世人放生。多剋定[六]時日。射利[七]之夫。因而網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為放也。途間市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是謂放無常期。一世人鑿池寘宛[八]。既有常處。人得伺[九]之。方脫捕者之網。旋作校人[十]之羹。是以放為殺也。江河林沼。地利隨宜。監以善信。倏然[十一]而往。是謂放無常處。世人外放生物。家中宰割不疑[十二]。至謂擾畜[十三]待人。職宜供饌。不知子孫亦所豢養[十四]。橫遭屠噉。彼心謂何。諺云。經營還債。勝於佈施。

結會放生。何似戒殺。以至草木盡屬生靈。蟣蛾[十五]都關佛性。或壞垣而破蟄[十六]。時覆巢以毀卵。以至棄氈聚蟻。積水生蛆。珍玩魚鳥。致物以飼。我雖無殺之心。彼則有死之道。皆宜避忌。預護生全。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也。若乃遭噬[十七]觸網。放之未必有生。更宜調養。使其平復。即不全活。因而瘞之。又有猛獸毒魚。惡蟲鷙鳥。救彼一生。實延眾毒。是當較喪全之多寡。量功過之重輕。聽其自生自死。比之不見不聞。此二種者。不必放可也。凡若此者。隨緣隨力。相機相宜。無以殺小為無傷。無以放小為無益。無憚勞而阻善念。無爭價而廢善緣。一物非寡。眾生非多。肖翹[十八]非小。馬牛非大。一文非不足。萬緡非有餘。所謂有物生放。其盡於是矣。物既有之。人亦宜然。或詿誤[十九]可憫。或冤困莫救。或厄盜賊水火。或遭疾病阽危[二十]。或營求失利而忘生。或逋負[二一]莫償而欲死。此能資以物力。開其生路。惠之周旋[二二]。圖彼解脫。人生我放。其視物生。尤為關切者也。故念我困厄望救心。自然形骸[二三]不隔。推我感恩救護心。自然功德有歸。若乃我放我生。倍當喫緊。人

貪生處。即能喪生。放下殺生。是以長生。倘聽六時[二四]打磨[二五]。一切透悟。直認本來。了取無生。斷世諦[二六]之網。撤塵勞之錮。一條灑灑。不係來去。無拘無迫。逍遙自在。種心放之殼外。真生脫彼輪迴。則非人非物。高出四生[二七]之中。不德不功。永超福報之上矣。因繫之以偈。偈曰。種種生成患亦成。有生纔有放生名。與君打破牢籠去。悟得無生是放生。

❖字句解說：

一、陳薦夫：明朝閩縣〈今福建省閩侯縣〉人，萬曆時舉人，能為六朝文，詩尤工麗，有《水明樓集》。

二、餘貲：多餘的財貨。貲讀資。

三、斷腸：切斷肚腸，也比喻悲傷到極點。

四、殘喘：將死之時、餘生。

五、鼎鑊：大鼎無足者，供烹煮用。

六、剋定：限定。
七、射利：急於取利。
八、寘宛：放置妥當。寘讀至。
九、伺：暗中觀察。
十、校人：管理池沼的小吏。校讀教。
十一、倏然：很快的樣子。倏讀術。
十二、不疑：無所顧慮。
十三、擾畜：豢養家畜。
十四、豢養：養育。豢讀換。
十五、蟣：水中蛭蟲。讀幾。
十六、破蟄：破壞蟲類的冬藏。
十七、噬：咬傷。讀市。
十八、肖翹：形容微小的生物。翹讀橋。
十九、詿誤：受連累。詿讀掛。

二十、阽危：危險。阽讀電。

二一、逋負：拖欠賦稅。

二二、周旋：應付。

二三、形骸：人的身體。

二四、六時：在佛學上稱晨朝、日中、日沒為晝三時，初夜、中夜、後夜為夜三時，共謂之六時。

二五、打磨：製造物器時，加工使它精細光致的一種工作。

二六、世諦：一般世人所知道的真理。

二七、四生：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白話解說：

明朝的陳薦夫說：「仁慈的人捐出未用的多餘財貨，有智慧的人施捨不望回報的深厚德行。使得將被殺害命在旦夕的生物，能在鋒刀屠宰下脫困而延續生命，令使驚駭無望的魂魄，能在瀕臨滾燙的鍋鑊上得救，這種功德，

有三種是不要固定放生，有兩種是不必要放生。有的是對生物的放生，有的是對人的放生，有的是自我放生。

談到世人的放生，大多先預定時日，這將使得急於獲利的人，有機會以網罟或弋射的方法去捕捉動物，大多造成動物的困擾或死亡，所以造成殺生還以為是放生。如能在路邊或市場上，耳目所能聽看到的，隨意買來放生，這就叫放生沒有一定的日子。

有世間人開鑿池塘來妥為安置水族，既然有固定的地方，就會暗中受到有心人的監視，使得剛脫離捕捉者的羅網之魚，馬上又變成守池人的佳餚了，這就是以為是放生，其實是殺生。在大地山野有很多自然的江河森林沼澤，可以依地方的便利，命一善良誠信的人監督，很快的將這些生物拿去放生，這就是放生沒有固定的地方。

有世間人在外有放生的善舉，但在家中仍舊無所顧忌的宰割動物來吃，甚至說蓄養家畜，本來就是要給人食用的，哪知道子孫也是我們所養育，如果橫遭屠殺而被吃，你的心作何感想？俗語說：『平時作事就已考慮

到還清舊債不結新冤，勝過佈施的善舉；要舉辦放生會，還不如戒殺。』

說到草木都是屬於有生靈之物，水蛭飛蛾都具有佛性，或者是破壞牆壁而使蟲類難以冬藏，有時傾覆鳥巢來毀壞其卵。還有拋棄腥羶的東西使螞蟻聚集，積聚污水而生水蛆，為了珍貴玩賞的魚鳥，拿動物來飼養牠們。我雖然沒有殺害的心，但牠們卻因此而死。這些都應該要避免，事先想好保護的方法，這就是雖不去放生，其實就是放生，所以放生不一定要固定某一種東西。

如果動物遭到咬傷或是誤觸羅網，釋放不一定就能使牠繼續活下去，更應該幫牠調養療傷，使恢復健康，即使不能存活而死了，也要將其埋葬。又有一些兇猛的野獸和有毒的魚類、壞蟲及兇猛的鳥類，如果救了牠，就等於是給眾生帶來毒害，所以應該在其得失多少功過輕重之間衡量，任由其自生自滅，遇到了就不聞不見，這兩種類型的動物，不必放生是可以的。

凡是像這些放生的事情，隨著機緣個人的能力，選定適當的時機去做，千萬不可以為殺害小動物就不是傷害，也不要以為放生小動物就沒有利

益，不要因為怕勞煩而阻絕放生的善念，不要因價錢談不攏而放棄放生的善緣。放生一小動物不為少，放生很多生物也不為多。放生微生物不為小，放生牛馬等大動物也不為大。一文錢不為少，萬錢也不為多，這就是說只要放生動物，其所有的狀況都在於此了。

動物既然都受到照顧了，對人也是應該關懷。有些人是受連累情況值得憐憫的，有些人是受到冤枉或困窮未能受到救助的，有些人是遇到盜賊水火等災厄的，有些人是遭受疾病的侵害而生命垂危的，有些人是因為經商失敗而無法生活的，有些人是積欠的賦稅無法償還而想自殺的，這些人如果能以財貨來幫助他們，打開其生路，幫他們想辦法處理事情，圖使他們能脫困，這種人我來給他們放生，這比對其他動物的放生，更應該去關心。

所以要回想過去我遇到困窮時，希望別人來救助的心態，自然就會凝聚精神盡力去處理，推想我對他人救護我那種感恩的心，自然心中就有功德歸屬感了。如果還執著在從我手上放生才有功德的觀念，那就會在心上產生加倍的壓力。人要是貪生怕死，就容易使自己喪生，只要放下殺生不去做，

就能夠長生了。

假使能夠在六時當中努力去參悟，等到一切都悟得透徹，坦率認識本來真面目，已經瞭解到『無生』的真諦，斷除世智聰明的網蓋，撤除塵世煩勞的禁錮，自然就能體會那一種自然灑脫，不被來去所繫縛，無拘束無強迫，逍遙自在的境界。本自清淨的佛性，不被軀殼所束縛，真正的本性脫離六道輪迴，融入萬物一體，沒有人與物的分別，高高的超出四生的眾生相，不執著於功德，永遠超越人天福報之上。因而於此寄偈一首，其偈說：『各種的煩惱生成，憂患也隨著形成，有生滅的妄心，才會有放下生滅的名相，如果你能打破生滅這個牢籠束縛，就能覺悟那種無生自由自在，才是真正的放生。』」

【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

❖白話解說：

應當盡力憐憫去除他人的凶惡，讚揚他人的善舉。

❖本文：

宜字。直貫至於（一為與）人不追悔句。凶。是凶惡之凶。憫者曲加勸導。使其改行從善。亦是凶禍之凶（一為接在「是凶惡之凶」後）。憫。則措置安全。使之各得其所。不止是煦煦[一]矜憐之而已。何龍圖曰。凡惡之初作。只緣一念之差。未必不可勸禁。惡之既作。猶有一念之明。未必不可救解。世每拒絕如仇。渠亦趨死如鶩[二]。雖欲自新而不可得。嗟哉。

❖字句解說：

一、眗眗：和暖。讀許。

二、趨死若鶩：走向死亡之路的人很多。

❖白話解說：

這「宜」字，一直貫通到「與人不追悔」的句子為止。「凶」，是凶惡的凶；也是凶禍的凶。所謂的「憫」，就是婉轉加以勸導，使能改除其惡行而向善；憫就是要安頓處置得安全，使他們都能各得其所，不止是暫時的周濟憐憫，使他們感到暖和而已。

何龍圖說：「凡是做壞事剛開始的時候，只是因一念之差，未嘗不可以勸導禁止；縱使壞事已經做了，心中也還有一股清明的善念，未嘗不可救助化解。但世人常對這些惡人拒絕溝通有如仇人一樣，他們也多數就這樣死於罪惡之途，雖然想改過自新也不可能了，這真是悲哀啊！」

❖本文：

道德經曰。聖人常善救人[一]。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易曰。聖人曲成[二]萬物而不遺[三]。禮曰。風雨露雷[四]。無非至教。霜之雪之。昊天[五]非害物也。所以培生養之原。責之治之。聖人非苦人也。所以開自新之路。無非欲人改惡從善。以遂萬物一體之懷而已。

❖字句解說：

一、聖人常善救人：出自《道德經・襲明章》：「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二、曲成：委曲求成。

三、曲成萬物而不遺：出自《易・繫辭上傳・第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四、風雨露雷：出自《禮記・孔子閒居》：「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五、昊天：昊讀號，天之總稱。

❖白話解說：

《道德經》說：「聖人經常善於救人，所以沒有放棄不救的人；也經常善於救物，所以沒有被廢棄的東西。因此善良的人，可以做為不善良人的老師；不善良的人，可以成為善良人借鏡的資料。如果不把善人以師來尊敬，也不把不善人作為借鏡的資材，雖然空具有智慧，其實也是一個不明理的大迷人。」

《易經・繫辭上傳》說：「聖人能以委曲的方式來成就萬物而不遺漏。」《禮記・孔子閒居》說：「自然界的風吹雨打朝露雷震的現象，都是人間教化的依據。」上天降下霜雪，並不是要傷害萬物的，而是在培育生的

泉源。責備或懲治百姓，並不是聖人故意要使人痛苦，而是要人自己開創新生之路，無非是要人改除惡習從向善願，以便回復到萬物本為一體的懷抱而已。

❖本文：

善者人我所同得。人每妄分彼此。高者惟欲善自己出。卑者亦不欲善自人行。甚至誣詞以詆瑕。陰計以敗美。徒壞心術。於人何損。殊不知人有善念善事。我能激勸贊揚之。使其分量圓成。功行充足。則人之善。即我之善。便是無窮功德。

❖白話解說：

善是別人和我所共同喜歡得到的，但人類總是喜歡妄自加以分別，在高位者只想標榜善事是自己所做，卑下的人也不願意善事，都是出自別人

所做的，在心有不甘的情況下，甚至於以誣陷不實的言詞來詆毀他人，暗中設法去敗壞他人的美德，這只是徒自敗壞自己的良心，對於他人又有何損傷呢？

竟然不知道他人所具有的善念和所行的善事，我能夠加以激勵勸勉讚揚他，使他的成就能更為圓滿，功果德行更為充足，那麼別人所行的善，也就是我的善，這樣便是可獲得無窮盡的功德。

❖本文：

從凡入聖。萬善之門。以發菩提心。最為第一。菩提心。猶種子。能生一切諸善法故。亦如良田。能長眾生白淨法故。亦如淨水。能洗一切煩惱垢故。亦如盛火。能燒一切諸見薪故。涅槃經[一]曰。佛說修一善心。破百種惡。如少火能燒一切故。知萬善皆從一念好樂[二]而生。全體善心而現。圓滿菩提常樂[三]妙果[四]。

❖字句解說：

一、**涅槃經**：有大乘、小乘二部，小乘部說釋迦入涅槃前的狀況，大乘部說佛雖現入滅之相，而佛身常住不滅。

二、**好樂**：喜歡。樂讀要。

三、**常樂**：達涅槃境界之覺悟，為永遠不變之覺悟，稱為常。其境界無苦而安樂，謂之樂。

四、**妙果**：依妙因妙行而得之證果。

❖白話解說：

要從凡境進入聖域，眾善的要門，以能生發菩提心最為重要。菩提心，就像是種子，是能生長所有諸善法的原故；又像是良田，能夠生長種種清白潔淨妙法的原故；又像是清淨的水，能夠清除所有的煩惱污垢的原故；又像是旺盛的猛火，能夠燒盡所有各種偏見的原故。

《涅槃經》說：「佛陀說只要修持一種善心，就可以破除百種的邪惡，

有如些許的火種就能燒盡一切東西。」

由此可知，眾善都是從心中起樂善的念頭生起，全體的善心就會顯現出來，圓滿的覺悟，能使得常樂的美妙成果也由此而來。

❖本文：

雷樞。寬厚能容。人以橫逆加之者。反憫其愚。每含忍不較而感化之。雖受大屈。亦未嘗訟一人於官。十一世孫孚[一]。為太子太師[二]。

❖字句解說：

一、**雷孚：**宋朝筠州〈今江西省高安縣〉人，政和年間進士，宰宜春〈今江西宜春縣〉，居官清白，年八十餘卒。

二、**太子太師：**東宮三師之首，掌輔導太子。

❖白話解說：

雷樞，為人寬厚善於容忍，別人以不合理的態度來對待，他反而體諒其無知，每次都能容忍不計較而感化他人，雖然受到很大的屈辱，也不曾有向官府訴訟任何一個人，他的第十一世孫雷孚，當了太子太師輔導太子。

❖本文：

于令儀。夜獲盜。乃鄰子也。儀曰。汝迫於貧耳。今以十千資若生。勿復為非。既去又呼之曰。汝貧而夜負錢歸。恐為邏者所詰。留至旦而遣之。終不與人言。後子孫相繼成進士。人謂憫凶之報。

❖白話解說：

有一位于令儀，晚上捉到竊賊，一看乃是鄰居的孩子。令儀說：「你是因家貧所迫而偷東西，現在我給你一萬的資金去維持生活，不要再做壞事

了。」

當賊人走後又叫他回來，說：「你家貧窮，在夜晚背了那麼多錢回家，恐怕夜間巡邏的人會責問你。」就把他留到天亮後再叫他回家，始終不向人提起。後來他的子孫多人相繼考中進士，大家都說他能體諒壞人使其向善的報應。

❖本文：

張慶。為司獄[一]。矜慎[二]自持[三]。日躬親掃滌。至暑尤勤。每戒獄卒曰。人之罹於法。豈得已哉。吾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哀憫[四]。則罪者何從赴訴[五]也。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好看法華經[六]。每戮囚。為齋素誦經。囚有無辜。輒為解釋。嘗為好言。問獄囚。果有罪。當自認。毋誣良善。以重己過。後至八十二歲。無病卒。六子皆顯。觀此。孰謂公門[七]之不可涉耶。

❖字句解說：

一、司獄：舊官名，掌理獄事，刑部、按察司及府均設有司獄。

二、矜慎：敬慎。

三、自持：保持自尊和莊嚴。

四、哀憫：哀傷憐憫。

五、赴訴：奔走求告、上訴。

六、法華經：全名《妙法蓮華經》，為後秦鳩摩羅什所譯，此經說不可思議之一乘法。

七、公門：舊稱政府官署。

❖白話解說：

有一位張慶，當司法官，自律嚴謹又敬慎，每天親自打掃洗刷獄所，到夏天更為勤勞，常常告誡獄卒說：「罪人遭受法律的制裁，也是不得已的，我們以當司法工作為職業，如果不知道去哀傷憐憫，那犯罪的人就無從

訴說了。」對於飲食的東西以及湯藥妝舖被子，一定要精細的加以清潔。

喜歡看《法華經》，每當執行囚犯死刑後，就為他持齋吃素唸誦經典。囚犯如果是無罪而被陷害的，常為他們辯解再以釋放。經常好言詢問獄中的囚犯，如果真的有罪，應當自己坦白承認，不要誣陷善良的人，以增加自己的罪過。後來活到八十二歲，無病而終。生了六個小孩，後來名聲都很顯耀。看到此地，誰說公家的工作不可涉足呢？

❖本文：

宋陳元。金壇人。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一]。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勝計。後子孫登仕。夫遺骸不葬。暴露經年。此怨鬼所以啾啾而夜泣也。安得仁人。隨所見而瘞之。宋崇寧時。詔（一為詔）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義冢。凡寺院所寄櫬櫝[二]之無主者。及暴骨遺骸。悉收瘞之。各置圖籍。立記識[三]。仍置屋以為祭奠之

所。聽親屬祭享。著為令。此事洪武間亦曾舉行。今勸當事。或紳衿[四]士民。隨宜振舉。置地收埋暴棺露骼。功莫大焉。

❖字句解說：

一、甌：小盆。

二、槥櫝：小的棺木。讀會獨。

三、記識：標識。

四、紳衿：泛指地方上體面的人。

❖白話解說：

宋朝的陳元，是金壇〈今江蘇省鎮江東南〉，在宋神宗熙寧八年〈西元一〇七五年〉，因災難使得餓死的屍體無可計算，他就開鑿了萬人坑，每一坑前都設置一小盆的飯，草席一領，祭紙四貼，所埋葬的屍體多得不可計算，後來他的子孫很多當官的。

談到屍體不予安葬，長年暴露在外，這是怨鬼之所以在夜裡「啾啾」哭泣的原因，很難得到仁慈的人，隨時看到就將他安葬。宋徽宗崇寧年間〈西元一一〇二年至一一〇六年〉，韶州縣〈今廣東省曲江縣〉選擇高廣不能耕種的野外，設置埋葬無主屍骨的義塚，凡在寺廟寄託已經找不到主家的小棺木，以及暴露在外的屍骨，全部收集加以埋葬，每具屍骨都書明圖樣及籍貫，設立標識，仍然設置屋間以供親朋來祭奠的地方，讓其親屬自由祭祀，並公開帖示詔告百姓。

這件事在明太祖洪武年間〈西元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也曾經舉辦過，現在勸勉官方的當事人，或者是地方上有體面的士紳百姓，隨自己的方便來振興舉辦，購買土地，來作為收埋暴露的棺木和屍骨之用，功德是非常大的。

❖本文：

甯從禮。性好善。憫人之無殮者。常造棺槨[一]施之。不能葬者。給之以錢。壽百歲卒。託夢於家人曰。我在生造屋舍施人。故慶流子孫。科甲[二]不絕已。後果然。夫屍骸無殮。事之最慘。施棺槨以殮之。幽魂感戴[三]。至仁莫大。然力薄者。難於為繼。不若糾成一會。會分幾柱。每柱幾人。凡施一棺。會友多者。每人僅出錢少分。會友少者。每人亦不過出錢數百文。輕而易舉。而一方已無暴露之慘。是在任事者。實心勤懇耳。若有體面之家。尤當為委曲周全。至給棺。須當據報查實。不可不思良法。

❖字句解說：

一、棺槨：裝屍體的叫棺，套於棺木之外的叫槨。

二、科甲：科舉。

三、感戴：感人之德而尊敬之。

❖白話解說：

有一位甯從禮，個性喜做善事，憐憫那些沒有能力殮葬的人家，常常製造棺槨來施捨給他們，無法安葬的人，再給他們錢財，壽命活到一百歲才過世。後來託夢給家人說：「我在世的時候，製造棺木施捨給人，所以福德流傳給子孫，以後會很多子孫中式當官。」後來果然如此。

談到屍骸無法殮葬，世事中最為悲慘，如能施捨棺木來安葬他，死去的幽魂一定很感恩而且尊敬，沒有比這種更大的仁德了。然而財力比較薄弱的人，很難繼續此一善舉，不如集合有心人組成一個會，會下可以分成幾柱，每一柱下有幾個人。凡是施捨一具棺木，會友比較多的，每個人只要出幾個錢就夠了；會友比較少的，每個人也不夠是出幾百文錢而已，很輕鬆而且容易做到，然而這一個地方就沒有暴露屍骨的悲慘事發生。

這是要看擔任此事的人，有沒有實在用心勤勉去做而已。如果在地方上有體面的人家，更應當委曲出面來周全此事，至於施給棺木，必須要據報去調查屬實才施與，不可以沒有想出好辦法，而讓不法之徒有謊報的機會。

❖本文：

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一]欲人為善。凡嘉言格訓[二]。每刊以勸人。一夕夢文帝曰。汝有善念。諸刻已報天庭矣。後子孫登第甚眾。嗚呼。人發善願。天上聞之。聲如雷震。諸佛無不護念。上真[三]無不心契。夫諸佛上真。皆已久住解脫。尚爾樂善如此。況人世苦海。而不勉力樂善乎。

❖字句解說：

一、孜孜：勤勉不懈怠的樣子。讀資。

二、格訓：正確而至當的訓示。

三、上真：道家稱第一等的仙人。

❖白話解說：

有一位程一德，書讀不多，只略懂字義，卻非常致力勉勵他人去行

善，凡是有嘉言格訓勸人為善的銘訓，都將它刊印以勸世人。有一天晚上，夢見文昌帝君說：「你有善念，所刊印的銘訓都已經稟報給天庭了。」後來他的子孫登上科第的非常的多。

嗚呼！眾生發出善願，天上所聽到的，聲音就像雷鳴的震響一樣，諸佛沒有不保護此一善念的人，成仙的上真沒有不契入關心此善心的人。談到諸佛上真，都是脫離世間的束縛已經很久了，尚且對你所行的善事還如此贊同，何況世人居於苦海之中，能不盡力去樂善好施嗎？

❖本文：

宋歐陽修。為翰林。常有空頭門帖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善。則問其所居。書填門帖[一]。而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為延譽[二]。

❖字句解說：

一、門帖：拜謁人所使用的名帖。

二、延譽：播揚美譽。

❖白話解說：

宋朝的歐陽修，當翰林的官員時，常常在身上帶著數十張沒有寫頭銜的門帖，如果看到賢能的士大夫，能稱讚他人的善舉，就問明他的居所，隨即書寫名帖前往拜見，如果如人所說一樣，便大為讚揚他的美譽。

❖本文：

後漢龐統[一]。稱人善。每過其實。人怪問之。答曰。當今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將為善者少矣。稱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關夫子[二]之訓曰。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願口常說好話。龐公者。可稱善體此訓。而裨益風俗者矣。

❖字句解說：

一、龐統：三國時蜀漢襄陽〈今河北省襄陽縣〉人，字士元，司馬徽稱為南州士之冠冕，劉備召為治中從事，佐劉備取蜀，後中流矢而卒。

二、關夫子：即是三國時蜀漢的關雲長，又稱關公。

❖白話解說：

後漢時的龐統，稱讚他人的善舉，總是言過其實，有人奇怪的問他，回答說：「當今的善人已經很少，惡人很多。現正要振興風俗，增長道德善業的時候，如果不多讚美，恐怕行善的人會更少了。稱讚十個人，失實的五個人，還有一半是善人，如此可以使有志願向善的人自我勉勵，不也是很好嗎？」

關夫子的訓文說：「希望上天常生好人，希望世人常做好事，希望嘴巴常說好話。」龐公可以說善於體悟這一訓文，而能助益於風俗改善的人。

❖本文：

杜正獻[一]。聞人有善。喜若己出。劉集賢[二]。聞人有善。稱道不已。韓忠獻[三]。聞一小善。必曰。琦所不及。數君公忠體國。取善惟恐或失。故樂獎如此。蓋薦賢以善國善民。當事者所宜知。豈徒樂之已乎。

❖字句解說：

一、**杜正獻**：即杜衍，宋朝山陰〈今山西省大同縣西南〉人，總髮厲操，尤篤於學，大中祥符初擢進士甲科，仁宗時拜同平章事，封祁國公，卒謚正獻。

二、**劉集賢**：即劉敞，宋朝新喻〈今江西省清江縣西南〉人，慶曆間進士，歷右正言，後改集賢院，判御史臺，世稱公是先生。

三、**韓忠獻**：即韓琦，宋朝安陽〈今河南省安陽縣〉人，仁宗時，西夏反，率兵拒戰，名重當時，為相十年，為朝廷所倚重，後封魏國公，卒謚忠獻。

❖白話解說：

杜正獻，聽到別人有善行，就非常高興，好像是自己所做的一樣。劉集賢，聽到他人有善舉，就稱讚不已。韓忠獻聽到一件小善事，就說：「這是我韓琦所做不到的。」上述這幾位都能做到忠於國事體念國家，獲取他人的善舉恐怕有所失誤，所以樂意如此的獎賞他人。這乃是推薦賢人以促使國善民善之舉，是當政者所應該知道的事，這豈是只樂於稱讚而已。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白話解說：

濟助別人在最急難的時候，挽救別人在最危困的時候。

❖本文：

人之有急。如疾病。則醫藥急。死喪。則殯殮急。飢寒。則衣食急。逋欠[一]。則追逼急。其類不可勝數。俱當各隨其力。方便濟之。此時須當勇往不疑。否則錯過福緣可惜。危。是自生之死之際。如覆舟失火。破家喪命。至刑獄官司。為人傾陷[二]等類。元帝[三]曰。人在患難顛沛[四]中。善用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五]。下蔭兒孫。又曰。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與讚人。都是一般口。寧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若能依此言。前程自永久。

❖字句解說：

一、逋欠：拖欠賦稅。逋讀ㄅㄨ。

二、傾陷：加害他人。

三、元帝：指元天上帝，就是玄天上帝，或者是指元始天尊。

四、顛沛：傾倒。

五、祖考：稱已故的祖先。

❖白話解說：

人類有急難，如疾病時，就急需醫藥救助；死喪時，就急需棺木殯葬；飢寒時，就急需衣服食物；欠賦稅時，被官方追逼得急，它的種類實在難以數計，都應當隨自己能力，方便給予救濟，這時候就應該勇敢前往不要懷疑，否則錯過了造福的機緣，實在是很可惜。

所謂的「危」，就是在人生中面臨死亡的當時，有如在水中舟船翻覆或居處失火，家破人亡，甚至於刑罰入獄官司纏身，被人陷害等等危急的時

候。元帝說：「世人在遭受到災難傾陷無助的時候，善於運用一句善言來救助他，這種功德上可資助已亡的祖先，下可庇蔭子孫。」又說：「推陷人與扶持人，都是一樣用手，誣陷人與讚歎人，都是一樣用口。寧願使用扶助人的手，不要開啟誣陷人的口，如果能依照這句話去做，前程自然就會長久。」

❖本文：

迪吉錄[一]曰。匹夫[二]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凡救性命。所損無幾。特足衣食者。不知飢寒之苦。視為可已。泛泛[三]置之。菜色[四]時不當意。及見病臥道途者。又以為危篤[五]不可復振。遂坐視其死。即行道有心之人。慨歎（一為嘆）焉耳。其他則側目之。屏逐之矣。不知緣餓得病。病未能求乞。則愈餓愈深。此不過三四升調護之。累日便能求趁。便有生意。或乘其菜色將病時。早救尤妙。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救十

命。師巫之一費。足救百命矣。千金之子粒[六]。十捐一焉。歲月之衣服飲食。十嗇[七]一焉。足救千命矣。甚易舉也。若得數人共舉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八]其中。以貯[九]貧病者。使免風餐水宿[十]之患。則調養愈易。寒天尤急。第須得善人以掌管之。四門有此。則夭札[十一]者鮮矣。充之而逐處有此。則旅魂[十二]絕稀矣。蓋人當病時。無偢無倸[十三]。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則益三病。重以腹餓衣穢。拖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試設身處此。病苦何如。何惜損太倉[十四]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輩若託生非地。便是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為子孫長久。而眼前救人。一錢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少小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嗇錢癖[十五]。能致然哉。一旦無常。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於是一擲而足救千命者有之矣。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為厚也。此理至明。銅臭染身。直不思量到耳。

❖字句解說：

一、迪吉錄：共有九卷，為明朝顏茂猷所撰，此書分官鑒及公鑒二門，皆雜錄各書因果報應之事，有明崇禎間刻本，共十冊。

二、匹夫：尋常的人。

三、泛泛：浮游不定的樣子。

四、菜色：飢餓人的臉色。

五、危篤：非常危險。

六、子粒：泛指糧食。

七、嗇：節省。

八、薦：襯墊。

九、貯：居住。

十、風餐水宿：比喻流浪在外的辛苦。

十一、夭札：短壽而死。

十二、旅魂：客死他鄉的鬼魂。

十三、**無偢無保**：沒人理會。偢讀醜，保讀採。

十四、**太倉**：古代政府積穀之處。

十五、**錢癖**：愛錢如命。

❖白話解說：

《迪吉錄》說：「平常的人心存仁慈愛物，對於可憐的人一定會救濟他，凡是救助性命，實在所花費不多。但是特別豐衣足食的人，不知道飢寒人的痛苦，看他們也不覺得怎樣，所以隨意不加以理會。在他們受到飢寒面帶菜色的時候，不當一回事，等到已經病倒在路旁時，又以為已經病得非常嚴重，無法再使他復活了，於是坐視其死，即使是過路的有心人士，也只是感嘆而已。其他的人就斜目看一看，隨即就離開了。

不知道是因為飢餓才生病，病了無法去行乞求食，所以飢餓病體就愈嚴重。這只不過是三四升粟米就能調護他的身體，經過幾天就能去求乞賺錢，就會使生命繼續活下去。有時要乘他在臉有菜色卻還沒生病時，早一些

來救助他最好。

在有錢人的生活，住一晚上所用的花費，就足以救十條人命；請求巫師作法一次的費用，足以救百人的生命。在價值千金的糧食中，只要十分捐出一分，每年每月所用於衣服飲食的費用，十分節省一分下來，就足以救活千人的生命，這是很容易做到的。

如果能夠聚集幾個人共同來成立一個會，購置一處空屋，堆積草料襯墊在地上，以便讓貧苦生病的人能居住在裡面，以免受風吹雨打流浪在外的痛苦，如此要調養身體就更容易了，尤其在寒冷的冬天更是迫切的需要，猶須要有善心人士來加以管理，在城的東西南北四門都設有此屋，那麼飢寒夭折的人就少了，如果把它擴充，使到處都有如此的設立，那麼在外流浪而死的孤魂，就會稀少而絕跡了。

大概當一個人在生病的時候，沒人理會，得不到照顧就會增加病情一分；沒有居所在外受風吹日曬雨淋，病情就會增加二分；一切皆無所依靠心中憂愁，病情就會增加三分，再加以肚子飢餓衣服汙穢，經常反覆被拖拉或

追逐離去，這哪又有再生的希望呢？

我們不妨假設自己處在這種情況，那是何等的痛苦。為何吝惜拿出太倉中的一些米糧，來嘉惠這些飢寒的人呢？而且大家都是眾生，我們如果所託生的地點是不好的地方，也是這樣的命運，很幸運的我們能自足了，卻又要享受豐富的宴席，並為子孫的將來積聚財富。對於眼前要救人的事情，一文錢也捨不得拿出來，殊不知水火盜賊以及疾病等橫禍，都可以讓我們的家業在瞬間消失。一點點的福份，也都是來自上天的庇護，豈是一個節儉吝嗇愛財如命的人，所能得到的福份？

一旦無常一到，那些財貨只不過是提供子孫在聲色場所吃喝玩樂而已，很快就會如雲消霧散的。一想到此，於是就會有人毅然的拿錢出來，使得千人的生命得救，用這種方法積德，比你向上天祈求庇護還來得有用，這個道理是非常明顯的，這是那些經常滿身銅臭味的人，所沒有想到的事。

❖本文：

宋許叔微[一]。嘗以登科為禱。夢神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許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遂精究方書[二]。久乃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所活甚多。聲名益著。善心益切。後得登第。夫救人疾病。固屬良因。其如醫術難精何。有志者。虔合丸散膏丹施濟。刊刻經驗奇方流傳。亦一法也。

❖字句解說：

一、許叔微：宋朝真州〈今江蘇省儀徵縣〉人，紹興進士，精於醫，其歷官無知者，醫家謂之許學士。

二、方書：有關方術方面的書。

❖白話解說：

宋朝時的許叔微，曾經向上天祈禱登科的事宜，夢見神明說：「你想要

登科，必須具有陰德。」許叔微自己想家庭貧窮，沒有能力濟助他人，只有醫術還可以，於是就深入研究醫術藥方的書籍，久而久之自然精通。

於是不分高貴或下賤的人，都急速前往醫治，所救活的人非常多，名聲也越來越響亮，他的善心也越真切，後來考試登第。

談到救治別人的疾病，固然是屬於善事，但如果醫術不精，又怎能救治他人呢？有志於此者，能虔誠合製藥丸、藥散、藥膏或藥丹，去施捨濟助他人，或者刊印有應驗的奇妙方劑，流傳於民間，也是一種行善的方法。

❖本文：

宋王曾[一]。赴試京師。路聞母女二人。哭聲甚切。詢其鄰曰。因少官錢無償。將賣女。故哭也。曾乃訪其家。問之無異。乃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二]往來。可時時得相見。遂如逋數而與之。約以三日取女。逾期不至。其母訪曾之所館。曾留書。令其擇善配。已行數日矣。後曾三元

及第[三]。封沂國公。

❖字句解說：

一、**王曾**：宋朝益都〈今江蘇省濟南市東〉人，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仁宗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沂國公。

二、**仕宦**：當官。

三、**三元及第**：在鄉試、會試、廷試都考上第一名的解元、會元、狀元，稱為三元及第。

❖白話解說：

宋朝時的王曾，到京師去考試，途中聽到母女二人哭泣的聲音，非常悲切，詢問隔壁的人，說：「因拖欠官方的賦稅錢，無法償還，因要賣掉女兒還錢，所以才哭泣。」

王曾前往她家去拜訪，詢問屬實後，就說：「妳的女兒可以賣給我，在

官途的任上可以經常來往，隨時可以見面。」於是按照欠官方的賦稅錢數給她，約定三天後來迎娶。但過了期限都沒有來，她的母親前往王曾的住所拜訪，王曾留下書信，叫她另去擇偶嫁給別人，他已經離開多日了。後來王曾參加鄉試、會試、廷試，連中解元、會元、狀元，後來被封為沂國公。

❖本文：

宋吳奎[一]。與王彭年友善。王死。貧不能殮。奎使長男與之治喪事。且葬之。周其家。并嫁其二女焉。後官宰相。諡恭（一為文）肅。

❖字句解說：

一、吳奎：宋朝北海〈今山東省益都縣〉人，仁宗時累官判登聞檢院，奉使契丹，神宗即位，拜樞密副使，踰月知政事〈即宰相〉，卒諡文肅。

❖白話解說：

宋朝的吳奎，與王彭年很要好，王彭年死後，家裡貧窮無法殮葬，吳奎就派他的長男到他家去料理他的喪事，並且將他安葬，周濟他家的生活，還幫他將兩個女兒出嫁，後來官職當到宰相，死後追謚為文肅。

❖本文：

明解開[一]。家富。親故婚喪力乏者。輒濟之。有告急[二]。恆蹈湯火而赴援也。嘗曰。人孰不欲厚積。然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可貽之子孫。而暇金玉乎。子綸[三]。官侍御史[四]。縉[五]官大學士[六]。

❖字句解說：

一、解〈讀謝〉開：明朝吉水〈今江西省吉水縣〉人，字開元，元末與弟闔隱居山中，俱有文名，時稱二解，明初徵為本縣師，訓迪有方，吉水

文學之盛自此開始，學者稱筠澗先生。

二、告急：因戰爭、災害等急難而請求救援。

三、解綸：解開的長子，洪武進士，授監察御史，太祖稱其篤實，改應天教授。

四、侍御史：在天子左右侍從車御的官。

五、解縉：明洪武進士，永樂年升任翰林學士。

六、大學士：古代官名，始置於唐代。

❖白話解說：

明朝的解開，家裡富有，親友故舊如果結婚或喪葬財力有困難，經常周濟他們，有緊急需要救援的，常赴湯蹈火前往救援。常說：「身為人誰不想多一些積蓄，然而財富經常是結怨之所在，我只知道行善，可以遺留福德給子孫，放著金玉財寶不去幫助別人有什麼意義呢？」他的兒子解綸，當侍御史的官，解縉官當到大學士。

❖本文：

新建大荒。有人窘極。存米升許。乃炊飯置毒。欲夫妻共飽而死。適里長來。索丁銀[一]。見飯欲食。貧人急止之。曰。此非爾所食也。泣告以故。里長惻然曰。何遽如此。吾家雖乏。尚有五斗粟。隨往負歸。可以少延。貧人負粟歸。則有五十金在內。忖[二]曰。必官鏹[三]也。急持還里長云。並非官鏹。其天賜乎。遂均分之。俱得寬然卒歲。

❖字句解說：

一、丁銀：丁賦所納的銀錢。

二、忖：暗中思量。

三、官鏹：官錢。鏹讀搶。

❖白話解說：

新建〈在江西省〉地方發生大飢荒，有一人家非常貧窮，只剩下一升多

的米，就在煮飯時放進毒藥，準備夫妻飽食一餐共同去死。剛好里長來索取按丁繳納的銀錢，看到飯就想拿來吃，貧窮人家趕緊制止他，說：「這不是你可以吃的。」於是就哭泣著告訴他原因，里長悲傷的說：「為何會窮到這種地步？我家雖然貧乏，還有五斗粟米，你隨我回去把粟米背回來，還可以稍微支撐一段時間。」

　　貧窮人家將粟米背回家後，發現粟米內有五十金，心中思量說：「這一定是官方所收賦稅的錢。」於是急著拿回去歸還，里長說：「這不是官錢，這是上天所賜的。」於是平均分開，兩家都能寬鬆的用到年終。

❖本文：

　　宋孫覺[一]。知福州。民欠官錢繫獄者甚眾。會[二]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三]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四]之苦。即佛祖亦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更多乎。

富人遂輸官[五]。囹圄[六]以空。富人子孫顯達。覺仕至柱國[七]。

❖字句解說：

一、孫覺：宋朝高郵〈今江蘇省高郵縣〉人，登進士第，哲宗立，累官御史中丞，除龍圖閣學士。

二、會：適。

三、葺：修補。讀企。

四、枷鎖：套在犯人脖子上的刑具。

五、輸官：向官府繳納。

六、囹圄：監獄。讀零雨。

七、柱國：舊官名，戰國時楚國所設置，地位尊寵，後世以為勳官。

❖白話解說：

宋朝的孫覺，在福州當知府時，百姓因拖欠官錢而下獄被關的眾多，

剛好有富人拿出五百萬，要雇人修補佛殿，孫覺說：「你要施捨金錢，為的是要積福德，佛殿還沒有非常的損壞。何不用這些金錢替獄中的囚犯償還拖欠官方的錢，使數百人能脫離枷鎖監禁的痛苦，即使是佛祖也會慈悲笑著答應此事，所獲得的福德不是更多嗎？」

於是富人就向官府繳納，這些人所拖欠的官錢，使得監獄為之一空，富人家的子孫後來都很顯達，孫覺的官也當到地位尊寵的柱國。

❖本文：

以上。皆濟人喪葬。疾病。婚姻。逋欠。離別。貧困之急各案。天報之厚。皆極速者也。噫。人之急患。觸處皆有。有力者遇此。固當善為救濟。而無力者。亦宜妙於設措。隨緣而盡其心力焉。至於歲歉民飢。尤屬諸急中之首且大者。苟非在位者。有財者。出人力之有餘。補天行之不足。以濟之援之。則貧窮者。能不喪於溝壑乎。前於忠註中。

已及此意。然未暢盡。故今於論濟諸急之後。特再專言。惟願當道仁人。好善士庶。共熟體之。

❖白話解說：

以上所述，都是救濟他人有關喪葬、疾病、婚姻、拖欠賦稅、離別、貧困等各緊急的個案，上天回報特別優厚，也都很快速。噯！民眾緊急的憂患，到處都有，有能力的人遇到這種情形，本來就應當善為救濟，而沒有能力的人，也應當巧妙的去設置籌措，隨緣方便盡自己的心力去做。

尤其在歉收的年頭百姓飢餓的時候，更是屬於諸種急難中最首要最重大的，如果不是在位的當官者，有財力的人，各自獻出有餘的能力，來彌補上天造化的不足，以便救濟援助窮困的人，否則這些人就要喪生在野外無人處理了。

在前所敘述的「忠」這一節中，已經說到這裡，然而尚未完全暢說，所以現今在討論諸種濟急的篇幅之後，特別再專題說明，但願當政的長官仁人

志士，以及好善樂施的士人百姓，共同深入體念時艱。

❖本文：

宋范純仁[一]。知慶州。歲飢。餓莩[二]滿路。純仁請發常平粟米賑之。郡官須奏乃可。純仁曰。人不食即死。奏而後發。豈能及事。諸君但勿憂。有罪吾自坐。乃即日發賑。所活無算。後官至學士。封高平公。謚忠宣。

❖字句解說：

一、**范純仁：**宋朝的名臣，仲淹的兒子，字堯夫，性至孝，官至尚書僕射，中書侍郎，徽宗立，為觀文殿大學士，卒謚忠宣。

二、**餓莩：**餓死的人。莩讀縹。

❖白話解說：

宋朝的范純仁，在慶州〈今甘肅省慶陽縣〉當知府，有一年飢荒，滿路都可看到餓死的人，純仁按「常平法」的規定請求發粟米賑災，郡官必須要奏准後才可發放，純仁說：「人不吃就要死了，如等到奏准再發糧，就已經來不及了，你們承辦的諸位不要擔憂，有罪我去承擔坐牢。」

乃於當日發放粟糧，所救活的人難以計算，後來官當到大學士，賜封為高平公，死後被追諡忠宣。

❖本文：

宋趙抃[一]。知越州。吳越[二]大旱。乘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災者幾處。鄉民當待廩者[三]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四]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一一書於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查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

簡[五]富民所輸。及其他羨餘[六]。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七]。自十月朔[八]。人日受粟一升。幼者半之。憂其眾相雜也。使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九]。諸州皆榜禁米價。抃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自解金帶置庭下。命糴米。由是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便民。為糴[十]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免奔馳。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與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設法收養之。明年春。人疫病。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席上[十一]請者。遇便宜[十二]多輒行[十三]。抃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早夜憊[十四]心力。無巨細必躬親。是時旱疫。他郡民死者殆半。獨抃所撫循[十五]。無失所。後相神宗。為宋名臣。

❖字句解說：

一、**趙抃〈讀便〉**：宋朝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縣〉人，第進士，景祐初累官殿中侍御史，神宗立，擢參知政事，卒謚清獻。
二、**吳越**：今浙江全省及江蘇省西南部福建省東北部之地。
三、**待稟者**：等待開米倉救濟的人。
四、**僦民**：雇用民伕。僦讀就。
五、**簡**：查看。
六、**羨餘**：盈餘的賦稅。
七、**佐其費**：統計所需的費用。
八、**朔**：陰曆每月初一日。
九、**閉糴**：禁止買入穀物。糴讀敵，即買入穀物。
十、**糶**：賣出穀物，讀跳。
十一、**席上**：座席之上。
十二、**便宜**：方便適宜。便讀變。

十三、輒行：擅自行使。

十四、憊：精神極度疲乏的樣子。

十五、撫循：安撫存恤。

❖白話解說：

宋朝的趙抃，在越州〈今浙江省紹興縣〉當知府的時候，吳越一帶發生大旱災，趁著百姓還未遭到飢餓肆虐時，就開始把資料記錄在書上。詢問所管轄的縣，受災的地方有幾處，鄉裏受災要接受官糧賑濟的有幾個人。對於溝渠需要疏通，隄防需要建築，可以雇用民工來治理的有幾所，府庫中的官錢倉庫中的粟糧，可以發放賑災的有多少，有錢人可以勸募拿出粟米的有幾戶，都一一詳細的記錄在簿籍上。

於是共記錄孤苦老弱生病，不能養活自己的，共有二萬一千九百多人，查看過去所記錄的事，每年分糧給貧窮的人，應當只給粟米三千石，趙抃查看富家所捐獻的，以及其他賦稅收入的盈餘，一共可得到粟米四萬八千石。

統計所需要支出的費用，自十月一日開始，每人一天給粟米一升，幼小的孩子減半。恐怕眾人在領粟米時互相間太過於雜亂，規定男女在不同的日子領取，每人一次領取二日的份量。又恐怕有一些流亡在外的人領不到，所以在城市或郊野的地方，設立發給粟米的場所，共有五十七處，使他們能就方便受到粟米的賑濟，並且告訴他們離開家的就不發給。

估計發放賑糧的官員不夠用，就找那些已經不在職的官吏而還住在境內的人，發給他食糧並委任他作事。告知有錢的人不可以買進穀物，各州府都出示榜文，禁止粟米買賣。趙抃命令有粟米的人家，如果有加價販賣的情形，就將這些粟米買進來，自己親自解下御賜的金帶，放置庭下參與其事，命令買入粟米，也因此施捨的人非常踴躍。

又將官方的粟米五萬二千餘石，以平價賣出，方便老百姓，為了要賣出粟米，設置十八個地方，使買粟米的人免於奔波。又雇用民工修築城牆，共四千一百人，做了三萬八千工次，以其所做的工作發給粟米，再加倍給他。百姓急須用錢的人，就告知有錢人儘管借給他，等到穀物成熟再要回，

官方會督促他們償還。被遺棄的男女，想辦法收養他們。

到了明年春天，百姓因瘟疫而生病，就為他們安置療養的病坊，處理一些得病又無家可歸的人。並招募二個僧人，吩咐他們來看顧並按時給醫藥飲食，使他們不要失去照顧。凡是死去的人，使在當地殯殮埋葬。依法發給窮人的糧食，到三月底就截止，為了多救一些人，總是拖到當年五月才停止。

遇到事情在當席申請的，總是給與方便，隨時解決，趙抃都是自己一人去處理，不再麻煩屬下，早晚無不竭盡心力，無論大小事都必須親自處理。當時正值旱災的瘟疫，其他郡縣的居民死了將近一半，唯獨趙抃所管轄照顧的地方，沒有流離失所的人。後來在宋神宗時當了宰相，成為宋朝的名臣。

❖本文：

宋富弼[一]。為樞密副使[二]。有誣其欲結契丹起兵者。仁宗怒。謫[三]知青州。時河朔大水。飢民流入境。無食待斃。公募粟十萬餘斛[四]。隨處貯發。且括公私閒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醫藥皆備。山澤之利。聽流民取之。主不得禁。死者大塚[五]葬之。從者如歸市[六]。或謂弼非所以處危疑[七]。禍且不測。弼曰。吾豈以一身。易六七十萬人之命乎。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各計遠近。授糧使歸。活者五十餘萬。帝聞。遣使勞之。拜禮部侍郎。後為宰相。封鄭國公。壽八十。謚文忠配享[八]。

❖字句解說：

一、**富弼：**宋朝名臣，河南〈今河南省洛陽〉人，仁宗時兩使契丹，力爭國體，後為相，神宗時再為相，始封鄭公，進封韓公，卒謚文忠。

二、**樞密副史：**相當副宰相。

三、**謫：**讀折，凡官吏降調及遣戍都稱為謫。

四、斛：讀胡，五斗為一斛。

五、大塚：高大的墳墓。塚讀種。

六、歸市：比喻歸附者之多。

七、危疑：懷疑。

八、配享：賢人或有功於國家文化的人，附祀在廟廷裡，合受祭饗。

❖白話解說：

宋朝的富弼，在當樞密副使〈相當副宰相〉的時候，有人誣陷他要結合契丹人起兵攻打中原，宋仁宗非常生氣，就把他降調到青州〈今山東省益都縣〉當知縣。當時河朔〈黃河以北〉一帶發大水，飢餓的難民流竄到他的轄區，沒有東西吃等待著死亡來臨。富公勸募了十萬多斛的粟米，在適宜的地點貯存並發放，而且搜尋公家或私人沒有用的房舍十多萬區，將流民分別安置，醫藥也準備得很周全。

在山上及水中可用的資源，任由流民自行取用，主家不得禁止。死喪

的人將他們埋葬在大墳墓內，來歸依的人非常的多。有人說富弼的作法難免使人懷疑，什麼時候會發生禍患很難預料。富弼說：「我怎會以我一己的身命，用來交換六七十萬人的生命呢？」於是更為努力去從事此事。

到了明年，麥子大豐收，各別依據所住距離的遠近，發給糧食使他能回家。被他救活的有五十多萬人。皇帝聽到這件消息，就派遣使者去慰勞他，並派他當禮部侍郎，後來升任宰相，賜封為鄭國公，享年八十歲，追諡為文忠，其靈位置於廟廷受祭祀。

❖本文：

明丁清惠公賓[一]。嘉善人。樂善不倦。尤切救荒。萬曆丁亥大水。米價湧貴[二]。公始令家人用米易布。照時值。每疋加米四升。費積儲千餘石。又修築田野圩岸[三]。以備旱澇。計丈給米。費積儲六百五十石。明年。益饉[四]。公設粥廠。就食者日幾千。又訪老弱不能就者。另給之。

至九十日乃止。秋又苦旱。公又賑飢民於水次[五]。規畫皆救荒良策。全活甚眾。冬月災民多苦寒。公徧訪單赤[六]者。編籍給票。屆期候領。盡出前所易布。佐以棉花。每名給布二疋。花四斤。前後通計。散米一萬二千四百餘石。布三萬四十疋。花六萬八十斤。戊申復大水。公令臺省[七]。疏請賑貸[八]。且檄[九]吳楚無遏糴[十]。發官鏹。四路轉輸。復捐己資廣賑。甲子淫雨[十一]。公又發倉庾[十二]施濟。散米三千石。計共四賑矣。公又計合邑小戶。止田二三畝者。約該輸銀[十三]三千兩。悉與代完。公九十歲。存問[十四]建坊。壽近百齡。

❖字句解說：

一、丁賓：明朝嘉善人，隆慶進士，擢御史，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澇旱，輒請賑貸，出家財佐之，加太子太保，崇禎時卒，謚清惠。

二、湧貴：物價猛漲。

三、圩岸：防水患的隄岸。圩讀於。

四、饉：荒年五穀歉收。
五、水次：水邊。
六、單赤：孤苦無依的貧民。
七、臺省：唐時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的總稱。
八、賑貸：救濟。
九、檄：公告。
十、遏糴：禁止糴米而不救鄰國的災荒。
十一、淫雨：久雨不停。
十二、庾：露天沒有頂蓋的穀倉。
十三、輸銀：繳納的銀錢。
十四、存問：派人問候。

❖白話解說：

明朝的丁賓，諡清惠，嘉善〈今浙江省嘉善縣〉人，樂於行善從不厭

倦，尤其更關心救濟災荒的工作。明神宗萬曆丁亥年〈西元一五八七年〉發大水災，米價猛漲，丁公命令家人用米來換取布料，依照當時的價格，每疋布再加給四升米，共花費積蓄的米糧一千多石。又修築田野隄防河岸，以防備旱災、水災，計丈給米，共花費積儲的米糧六百五十石。到了明年，糧食歉收更加飢荒，丁公又設置施粥的處所，來吃粥的每天有幾千人，又去探訪年老體弱無法來就食的人，另外給他們設法送去，經過九十天才停止。

到了秋天，又苦於乾旱，丁公又到水邊去救濟飢民，所規畫的方法都是救助飢荒的良好政策，因而安全活下來的非常多。到冬天時，災民大多苦於寒冷的冬天，丁公到處查訪孤苦無依的窮人，編入簿冊並發給糧票，到期可到指定地點領取，把以前所換來的布料，完全拿出來分給他們，並加上一些棉花，每人給布料二疋，棉花四斤，前後總共分給米一萬二千四百餘石，布料三萬四十疋，棉花六萬八十斤。

到戊申年〈西元一六〇八年〉又再發大水，丁公又使臺省上疏奏請救災，而且公告相鄰兩地可以互相救助，並發放官錢，到處運轉，又捐獻自己

的資產廣為救災。到甲子年〈西元一六二四年〉久雨不停，丁公又開米倉施濟，分發米糧三千石，總計有四次賑災。

丁公又合計一下，全縣邑的貧民，只不過二三畝的田地而已，大約要繳交官銀三千兩，全數都代他們繳清。丁公在九十歲時，還經常派人慰問貧窮人家及建設鄉里，壽命將近一百歲。

❖本文：

宋鄭剛中[一]。金華人。為溫州通判[二]。歲飢。乃出俸勸糴。守曰。恐實惠不及飢者。答曰。是不難。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飢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明日憑錢給米。飢者無遺。散粟之法。莫此為善。又有議濟飢。計口授食。月半一發。在彼既省奔走工夫。住家力作。在我亦省人工雜費。可多活幾人。又免侵漁[三]。或曰。計口授食。恐多冒濫不可行。曰。是有措置[四]。且先施粥三五日。男女異

處。許帶瓶來。歸養老幼。人給一籌。每村人。記其姓氏。聚於一處。不許四散。便可約一村人數矣。然後到鄉親查。分別中貧上貧。寧失出[五]。勿失入[六]。約其持囊授糧而歸。老弱寡婦不能負重者。照時價折青錢[七]。多與加一勿少。此亦籌畫至當之法。惟其時而仁人便宜融措耳。

❖字句解說：

一、**鄭剛中**：宋朝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甲科，累官四川宣撫副使〈邊疆守護的副首長〉，治蜀頗有方略，威震境內。

二、**通判**：宋代所設的官名，地位僅次於知府或同知，也可為廳之長官。

三、**侵漁**：比喻掠奪他人的財物，有如漁人捕魚一般。

四、**措置**：安排。

五、**失出**：本指罪重而科刑輕，或應科刑而不科刑，此處有寬宥之意。

六、失入：本指罪輕而科重刑，或不應科刑而科刑，此處有刻薄之意。

七、青錢：用銅、鉛、錫等配製的制錢。

❖白話解說：

宋朝的鄭剛中，金華〈今浙江省金華縣〉人，在溫州〈今浙江省永嘉縣〉當通判時，遇到飢荒之年，乃自己捐出俸祿，且向各方勸募，官家並以平價賣米給百姓，太守說：「恐怕對於真正飢餓的人沒有實惠。」回答說：「這個不難。」於是用一萬個錢幣，每個錢幣畫押一個字，晚上到街頭巷尾，遇到飢餓的人就發給他一個錢幣，告戒他說：「不要將畫押的字擦掉，明天憑這個錢幣來領米。」因而飢餓的人沒有遺漏的，分發粟米的方法，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了。

又有建議救濟飢餓的辦法，按照口數給予糧食，每月十五日發放一次，在飢餓者可以省去來回的奔走，在家可以努力作事，在官方也可以節省

許多的人工和雜支，可以多救活幾個人，又可以免除互相侵奪的機會。

有人說：「按照口數分發糧食，恐怕冒名濫領的情況嚴重不可行。」剛中說：「這個有辦法處置，暫且先發給三五日份的粥，男女不同地方，准許帶瓶子來裝粥，拿回去養育老人和幼兒。每個人給一個籌碼，每一村的人，記錄他們的姓氏，將他們聚集在一起，不許分散，就可以約略知道一個村裡的人數了，然後再下鄉親自查看，將他們分成中等貧戶或上等貧戶，寧可寬鬆一些，不要太過刻薄，規定他拿袋子來裝糧食回去。對於老年體弱寡婦人家，沒有辦法背重的人，按照當時的物價折算給予青錢，多給他加一些，不可減少。」這也是籌策計畫相當好的辦法，也只是為了當時要善於照顧窮困人，一種方便權宜融通的措施而已。

❖本文：

延平祝染。每遇歲歉。設粥大救飢民。其子鄉試日。鄰人夢人馳報狀元。手執大旗。有施粥之報四字。果聯捷。大魁天下。昔人論賑濟之法。設糜最下。而席文襄救江南大飢。特主賑粥。謂給散銀米。必須編審詳確。杜絕弊端。飢民命在旦夕。何能懸待。設粥則所賑皆貧民。為救飢急著。是可見最下者。亦有當用之時。在臨事者。相機度宜耳。非可一律拘也。有論設廠施粥。事雖美而實未盡善。一則老弱不能赴。又如數里之遠者。忍飢而冒風寒易病。倘若來十里。歸十里。再守候擁擠。未能即煑。多食則腹脹。少食則即飢。且沴氣[一]薰蒸[二]。常致變生意外。有食粥而即斃者。有其躬一俯而粥即噴出者。言之慘傷。是宜體察。乃見為善之真。今更得良法。莫若用粥擔。每擔用白米五六升煑粥。盛以有蓋桶。其下或置之少火。使不冷。外備小籃。貯碗十隻。筷十雙。鹽菜少許。挑擔至通衢[三]。或郊外。遇貧者。令其列坐。給一餐畢。借水滌器。以便後食者。約每擔可食四五十人。十擔便足食四五百

人。得逐里逐巷。每日各各舉行。誠有隨時救濟之實。而無設廠聚人之弊。此賑粥至便至當之法也。

❖字句解說：

一、沴氣：惡氣。沴讀力。
二、薰蒸：熱氣交襲。
三、通衢：四通八達的道路。

❖白話解說：

延平〈今福建省南平縣〉地方有一位祝染，每次遇到歉收的年頭，就設置粥廠來救濟飢餓的人，他的兒子在鄉試當天，鄰居有夢到天神趕緊來預報他的兒子已中狀元，手上拿著大旗子，上寫著「施粥之報」四字，他的兒子後來果然連連中式，最後考上狀元。

以前有人談論賑災救濟的辦法中，以施粥救濟為最下策，然而席文襄

在江南地區發生大飢荒的時候救災，特別主張用施粥賑災的辦法，說發放銀錢米糧，必須要編冊審核詳細，才能夠杜絕許多弊端，然而受飢餓百姓的生命已危在旦夕，怎能再等待呢？設廠施粥的辦法去救濟的對象都是貧民，這是為救助飢餓急難的人著想，因此可見最下策的辦法，也有它可用的時候，只是在行事的時候，選擇適當的時機施以相宜的辦法，不可一成不變。

有人說設置粥廠施粥的方法，這件事情雖然是好，但實際上不能做到完善，有些年老體弱的人不能前往粥廠，又有些住在數里之遠的地方，忍著飢餓冒著風寒，很容易生病，如來的時候走十里路，回去又要走十里路，還要受守候擁擠的痛苦，無法馬上全面施濟。一次吃太多，肚子會發脹，吃太少肚子又飢餓，而且惡氣到處薰染，經常會發生意外的變化，有些人吃了粥就即時暴斃的，有些人身體一彎腰俯下，米粥就吐得滿地都是，說起來真是讓人心酸，所以應該好好的親身去觀察，乃可見到行善的真心。

現今更有一種良法，不如使用粥擔，每一擔用五六升的白米煮粥，用有桶蓋的桶盛放著，在桶下放置一些火熱著，使不致於變冷，另外準備一

個小提籃，放置十只的碗及十雙筷子，一些鹽和鹹菜，找人擔到四通八達的交通要道，或者是到荒郊野外，遇到貧窮的人，叫他們按秩序坐下，給他們吃一餐，吃完後用水將碗筷洗乾淨，以方便後面要來吃的人。大約每擔可以讓四五十個人吃，十擔就足以讓四五百人吃了。可以按著一里一巷逐次去施粥，每天到各地去舉辦，真的可以實際達到救濟的效果，而且沒有設置粥廠聚集群眾所生的弊端，這是賑災施粥最便利最恰當的辦法。

❖本文：

魏時舉。好施。遇歲歉米貴。即發廩米平糶[一]。只取時價之半。嘗曰。凶年之半價。即豐年之全價。雖少取之。不為損。親友之貧者。常賙[二]之。一郡都賴以濟。子收節。官尚書。

❖字句解說：

一、**平糴**：糧價高漲時，以公平合理的價格普遍賣出，稱為平糴。

二、**賙**：供給財物以濟助他人之所需。讀周。

❖白話解說：

有位魏時舉，喜好施捨，遇到歉收的年頭，米糧價錢高漲，就將開放米倉的米糧來穩定物價，只取當時市價的一半，經常說：「歉收凶年的半價，就等於是收穫豐盛之年的全價，雖然價錢拿得少，但也不損失。」親戚朋友比較貧窮的，經常救濟他們，全郡的窮人大多數依賴他救濟，他的兒子魏收節，官當到尚書。

❖本文：

宋黃承事。每歲收成時。出錢糴米。至來年新陳未接之時。糶與細民。價不增。升合如故。後夢紫府真君曰。賜汝子。位至尚書。汝身登

仙籍。後果俱驗。元丘長春「真人曰。平糴米。是第一大方便。誠歉歲濟人無量功德。有力者。於收成時。廣行收糴。或有田地。自能收積。遇缺乏之時。只依原價出糶。在己未損。在人極利。亦何樂而不為乎。次則量減時價。均糶尤佳。

❖字句解說：

一、**丘長春：**即丘處機，元朝修道士，登州棲霞〈今山東省棲霞縣〉人，自號長春子，後贈號長春真人，元太祖召之，見於雪山。

❖白話解說：

宋朝的黃承事，在每年糧食收成的時候，出錢買進米糧，到第二年新米未上舊米已盡青黃不接的時候，就將米糧賣給百姓，不加價，升合〈讀葛〉的量器不變。後來夢見紫府真君說：「上天賜給你兒子，可當到尚書的官位，你將來可以登錄仙籍。」後來果然都應驗了。

元朝的丘長春真人說：「能以平價賣出米糧，是給貧窮的人最大的方便，實在是歉收荒年救濟人無邊無量的功德。有財力的人，在收成的時候，廣為購買米糧，或是自己有田地的人，自己可以收藏積蓄，遇到市面缺乏糧食時，只是依照原來的價錢賣出去，對自己毫無損失，對別人極為有利，這又何樂而不為呢？其次可以比當時的價錢降低，能全部以平均的價格賣出去最好。」

❖本文：

鄧成美。約族人做周利[一]會。取凶年不能殺之意。其法豐收時。每畝出穀一斗。或二斗。來春以二分息放出。秋場交還。成美秉公董其事[二]。後遭荒旱。不但救鄰族。且能及人。壽七十五歲。死之日。異香滿室。鄰人見冥役無數。聲言迎某城隍[三]者。

❖字句解說：

一、周利：財利富足。語出《孟子・盡心下》：「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

二、董其事：主持這件事情。

三、城隍：相傳為陰間判事的官，各地建廟祀之。

❖白話解說：

有位鄧成美，相邀約親族組成周利會，乃取自孟子所說凶荒的年頭不能傷害的意思。他的方法是在豐收的時候，每畝田拿出穀糧一斗或是二斗，隔年的春天以二分的利息借貸出去，到了秋天收割時本利收回。

鄧成美親自秉公主持這件事情，後來遇到旱災的荒年，不但救了親族的人，而且也救了其他的人，享年七十五歲，過世當天，鄰居有看到很多的陰間鬼役，口說要迎接鄧某去當城隍。

❖本文：

曹世美。家貧好善。一僧教其實心勸人幫人。亦可造福。世美從此約人廣結善會。捨粥。捨衣。捨藥。捨薑湯。放生。惜字。施棺。掩埋。修橋路等類。人出財。己出力。每年如此。愈久愈力。荒歲尤加意勸濟焉。後與富家販油。漸獲五千餘金。子孫安享厚福。凡事富者易為功。貧者難為力。然居難為力之地。而能勉為。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古人有云。貧者行功一百。即當富貴者行功一千。由此觀之。貧者安可自棄。而不具剛腸苦志也哉。

❖白話解說：

曹世美，家裡很窮卻喜歡行善，有一僧人教導他以誠實的心去勸導人幫助人，也可以造福。世美從此開始邀約人，廣結善緣集結組成會，包括施捨粥、施捨衣服、施捨湯藥、施捨薑湯、施放生靈、愛惜字紙、施捨棺木、掩埋屍體、修橋鋪路等類的善事，別人出錢，自己出力，每年都是如此，時

間愈久愈努力，在荒年更是加緊努力去勸募救濟。

後來和有錢人家經營買賣油品的生意，漸漸獲得五千多金，他的子孫都能安享其所造的深厚福德。

凡是做事，有錢的富人做起來比較有成果，貧窮的人是很難完成的，然而在自己困苦難為的時候，能勉強去做，這就是異於常人而且難能可貴之處。古人有如此的說法：「貧窮的人能行一百的功德，就相當於富貴的人行一千的功德。」從此地來看，貧窮的人怎麼可以自暴自棄，而自己不以剛毅苦志的精神堅持下去呢？

❖本文：

段廿八。積米數十倉。遇歲飢。欲索高價。官遣使借賑。許諾。次早見飢民候集。悔而不肯發。眾方喧噪。乃與家人閉門拒人。忽天大風雨。發其粟於衢。各以色聚。飢民爭取之。段為雷擊死。

❖白話解說：

有一個叫段廿〈讀念〉八的人，積蓄米糧共有數十倉庫，遇到飢荒的年頭，要想以高價出售。官方派人來向他借糧賑災，他答應了。隔天早上飢餓的百姓聚集在家門前等候，他後悔不肯發糧，眾人正在喧嘩的時候，就和家人把大門關閉，拒絕所有的人進來。

忽然間天上風雨大作，將他的粟米吹散到大路上，各個成色的粟米都分別聚集在一起，飢餓的百姓爭相取走，段廿八被雷打死。

❖本文：

歷看荒年仁殘禍福之報。書載目繁者繫多。不能盡述。非謂止於此也。先儒云。荒者數也。而天心仁愛。其悲憫飢黎[一]倍切也。故智者合天而降祥。愚者違天而降罰。必然之理也。禍報多端。更速於福報。不獨閉糴[二]之罪。必遭天擊。即積金慳吝[三]。漠視垂死而不救者。忍心害理。

譴責尤重。至深居華屋。啼飢不聞。溝瘠[四]不見。欲救而徘徊怠緩。不察飢斃已多。亦屬睽違[五]天心。咎愆[六]不免。若為民父母者。泛然[七]不關民瘼[八]。因循[九]緩誤。與為吏胥者。生弊逞奸。使民不沾實惠。其罪更萬劫不超也。古云。救人一命。延壽一紀。況有勢力者。一舉手。可救百千萬命。故當權如在寶山。聽我採取。慎勿空手回也。最貴者。率先倡始。效古人之大賑。即力有限者。亦當約實有善心之人。廣為勸募。隨緣舉行。庶幾轉溝壑為衽席[十]。陰功浩大。天報不爽也。篇中言此特詳者。苦心深意。至切叮嚀也。並囑倘遇荒歉須賑時。速將救荒諸說諸案。採集潤色[十一]。刊印傳勸。廣送被災城鄉。紳庶殷戶細閱。多貼熱鬧去處。實是大善。造福無疆。

❖字句解說：

一、**飢黎：**因荒年而沒有食物的人民。

二、**閉糴：**禁止賣出穀物。

三、**慳吝**：吝嗇。慳讀千。

四、**溝瘠**：因貧窮而困厄或死於溝壑的人。瘠讀及。

五、**暌違**：隔離或違背。

六、**咎愆**：罪過。

七、**泛然**：不切實際的樣子。

八、**民瘼**：人民的疾苦。瘼讀末。

九、**因循**：遲緩苟且的樣子。

十、**袵席**：睡臥的地方。

十一、**潤色**：修飾文句，以增加文彩。

❖白話解說：

遍看在荒年歉收的時候，常看到仁慈者受福報，殘暴者受禍報的情形，在書籍上所記載的種類非常多，不能全部敘述，不是說只有這些而已。先儒曾說：「飢荒的情況經常發生，而上天的存心是仁愛的，對於受飢餓的

百姓特別憐憫關切。」所以有智慧的人做事要合乎天意，上天才會降下禎祥；愚癡的人違背天意行事，上天就會降禍懲罰，這是必然的道理。

行惡受禍報有很多種情形，其報應比福報來得快速。不是只有關閉米倉不賣出救濟飢民的罪，必定遭受天雷擊斃，就是積蓄錢財非常吝嗇，眼睜睜的看著那些將死的人，而不加以救助的人，其殘忍的心已損害天理，上天的譴責特別重大。至於那些安居在華麗的住宅，對於飢餓者的哀啼聲，一點也不同情，對於困死於溝壑的人連看都不看，有些人想要救助，但只是猶豫不前而延誤時效，不去體察飢餓致死的人已經很多了，這些人也是屬於違背天意的人，罪過是不能免除的。

如果是當百姓父母官的人，毫不關心民間的疾苦，因循苟且延緩救濟的時效，以及那些官府的辦事人員，以奸詐行事生發弊端，使人民不能得到實益，這種罪惡更是歷萬劫也難以超生。

古人說：「救人的一條生命，可以延長壽命十二年。」何況那些有勢力的人，只要一舉手，就能輕易的救助百千萬人的生命，所以當權的人，就像

在寶山裡面，可以隨自己自由採取，但要注意不可空手而回。最可貴的是，要領先率領大家提倡，仿傚古人大舉賑災的行動。即使是財力有限的人，也應主動去邀約實際上有善心的人士，推廣勸募的舉動，隨著機緣舉辦賑災的義行，如此幾乎就可以將那些危困於溝壑的人，使他們有較為舒適的地方，這種陰功是很浩大的。

上天的報應是絲毫不會差錯的，在此篇中說到這種情況特別詳細，所用的苦心非常深切，因而以至情反覆叮嚀。並且囑咐，如果遇到荒年歉收需要救濟的時候，要趕快將救濟飢荒的各種論說和方案，拿出來加以整理，廣為刊印宣傳勸募，送到受災地區的城鎮鄉里，讓當地的士紳商戶人家詳細閱讀，並多在熱鬧的地方張貼，實在是一件大善事，會讓我們建造無邊無量的福德。

❖本文：

附清蘇州府陳公鵬年[一]。救荒二十策註。康熙四十七年。水旱相仍[二]。陳公以此策。請詳[三]江浙督撫[四]頒行。初時米價二十文一升。不及兩月。每升止糴八九文。民歌再造。一。禁糯米作酒[五]。二。禁小麥燒酒。三。禁黃豆打油[六]。四。禁糙白粞[七]作糖。五。禁麩皮[八]作麵觔[九]。註。令即糶與貧民。作餅度荒。五項嚴禁。中縣[十]一日省米數百石不止。故立見米價日減。六。禁屠沽[十一]熟食。註。省財惜福。只許賣粉食。麵食。素食。七。勸巨室富商。捐米賑飢。註。是年平湖縣董公天眷。得陳公指教。先造為富不仁匾額二十。堆在縣堂。親至富室勸捐。至誠感人。剛柔遞用[十二]。先至鄉村。遇頑富三家。釘匾門首。并准告發。凡田土斷贖斷加。家業幾去半。從此由鄉到城。樂輸眾多。給米給錢外。到處設廠施粥。又施藥。賑濟數月。至食新而止。捐數有餘。派還富室。活人無算。宋真德秀[十三]西山先生曰。惠恤窮民。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也。若以利害言之。無飢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十四]安。是又

富家之利也。陳幾亭曰。救荒須各區各村之鄉紳富戶。就近各救窮民。自得合邑無一餓莩。黃震[十五]曰。救荒惟在勸分[十六]。勸富室。加惠貧民。捐有餘以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人若但思獨富。不思飢荒之慘厄。即或國法可倖逃。必難逃天道之誅也。又聞朱子曰。勸分以救民之急。不得不小有所忍。若為富民計較太深。則恐終無可行。威克厥愛[十七]。於事乃濟。是以陳公深得朱子救荒之道也。八。興工作以濟乏。註。如築城。開河。修橋路等。使工匠得食。九。寬山澤之禁。註。如豁免[十八]雜糧苛稅以便水運。及不禁採樵[十九]等。使有糊口。不致流為盜賊。十。犯罪情可矜疑者。聽其以粟贖罪。取以賑饑。十一。不論官吏軍民。婦女僧道。各色人等。能助賑者。少則給匾領賞。多則詳憲[二十]候旨。十二。延請名醫。開藥室以救病民。十三。近山之民。教採松柏療飢。註。博物志[二一]云。荒歲不得食。可細搗松柏汁。以水送下。不飢為度。粥清湯送下更佳。每用松汁五合。柏汁三合研服。或專用松葉以可。但須禁一切食物。自能療飢卻病。十四。緩刑。註。凶歲犯法者多。故寬之。

十五。省禮。註。冠婚喪祭。減其禮文。十六。貸民種食。註。恐荒地利也。十七。謹防盜賊。註。恐為民害也。十八。官吏紳衿耆民[二二]。每逢朔望。齋戒沐浴。執香步行。各廟拜禱。以祈民休[二三]。註。荒歲乃人民共業所感。祈禱懺罪。挽回大數[二四]。亦周禮[二五]荒政[二六]之一。十九。每州縣中。擇有才德者。主持荒政。註。如料理給米施粥之類。使小民得沾實惠。事成之日。與捐銀捐米者。一體上聞。二十。花米豆麥等船。放關一月。併遣人夫牽挽護送。註。外郡花米日至。則價日減。是轉歉為豐之一大作用也。

❖字句解說：

一、**陳鵬年**：清朝湘潭〈今湖南省湘潭縣〉人，康熙進士，累擢江寧知府，以清廉著，有陳青天之稱，後為蘇州知府，官至河道總督，卒謚恪勤。

二、**相仍**：繼續不斷。

三、**詳**：舊時官吏對上級官的文書。

四、**督撫**：總督及巡撫的合稱。

五、**燒酒**：以高粱或麥、米製酒，稱燒酒。

六、**打油**：榨油。

七、**粞**：碎米，讀西。

八、**麩皮**：小麥磨下的屑皮。

九、**麵觔**：小麥粉和水洗去澱粉，剩下的蛋白質凝結成團者，就是麵觔。觔通筋。

十、**中縣**：中等的縣。

十一、**屠沽**：屠宰及賣酒

十二、**遞用**：交替運用。

十三、**真德秀**：宋朝浦城〈今福建省浦城縣〉人，慶元進士，理宗時歷知泉州福州，內召為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而卒，諡文忠，學者稱為西山先生。

十四、**鄉井**：家鄉。

十五、**黃震**：宋朝慈谿〈今浙江省慈谿縣〉人，寶祐進士，為史館檢閱，知撫州，改提點刑獄，皆有惠政，為人清介自守，獨宗朱氏學，及卒門人私諡文潔先生。

十六、**勸分**：勸導人民使有無相濟。

十七、**威克厥愛**：恩威並濟。

十八、**豁免**：免除。

十九、**採樵**：砍柴。

二十、**詳憲**：以公文向上司申報。

二一、**博物志**：舊題為晉朝張華所撰，實則今本已非原書，乃後人掇取各書中所引博物志之文編輯而成，凡十卷。

二二、**紳衿耆民**：紳士及長老。

二三、**民休**：人民的福祿。

二四、**大數**：註定的命運。

二五、**周禮**：相傳為周公居攝以後所撰，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清

孫詒讓正義，又名《周官經》。

二六、**荒政**：救濟飢荒的政務。

❖白話解說：

附清朝蘇州知府陳鵬年的《救荒二十策》註解，清聖祖康熙四十七年〈西元一七〇八年〉，水災旱災連續不斷，陳公用此方案，以公文請示江浙督撫頒佈施行。剛開始的時候，米價一升二十文，不到兩個月，每升只八九文錢就可買得到，人民歌頌視同再生父母。

第一、禁止糯米製造酒。

第二、禁止小麥釀造燒酒。

第三、禁止黃豆榨油。

第四、禁止糙碎米或白碎米製造糖。

第五、禁止麩皮去作麵筋。註釋：命令即時將食糧讓平民買進，製作食餅以度過飢荒，這五項的嚴禁，使得中等縣一天可以省下白米不只數百石，所以立刻見到米價減低。

第六、禁止屠宰賣酒人家煮熟食物去賣。註釋：節省錢財憐惜福氣，只准許賣米粉、麵食、素食之類的食物。

第七、勸募大戶人家及有錢的商人，捐出米糧來賑濟飢餓的災民。註釋：當年平湖縣〈今浙江省平湖縣〉的董天眷，得到陳公的指教，先造好「為富不仁」的匾額二十塊，堆在縣府的公堂，親自到有錢人家勸募，以至誠來感動人，剛柔的方法交替運用，先到鄉村的地方，遇到頑固的三戶富家，就將匾額釘在他們家的門上，並且告發他們，凡是田園土地拿來贖罪的，一經中斷，就再增加贖罪的額度，使其家業幾乎去掉一半，從此以後，由鄉村到城市，樂於捐助的人非常眾多，除了供給米糧和錢財之外，還到處設置粥廠施捨粥食，又施捨藥物。賑災救濟幾個月後，到新的糧食收割為止。捐贈的物資如有多餘的，就派人退還給捐助的富貴人家，所救活的人無可算計。

宋朝時號稱西山先生的真德秀說：「嘉惠撫恤窮苦的人民，必定獲得天地的保祐，這是從天理方面來說，如果以現實的利害關係來說，沒有飢餓的

百姓，就沒有盜賊；沒有盜賊作亂，鄉里就會安寧，這又是富貴人家的利益。」

陳幾亭先生說：「對於救助飢荒的工作，必須要由各區域各村里的士紳及富貴人家，就近各自去救濟照顧窮苦的百姓，自然可以使整個村落的人，沒有一個餓死的人。」

宋朝的黃震說：「救助飢荒惟有勸導百姓，使有無互相幫助，勸告富貴人家，出資來加惠貧窮的人民，捐出自己有剩餘的部分，以補貧窮人的不足，這既是天道的真理，也是國法所訂。世人如果只想自己獨自富有，不想救助慘遭困厄飢荒的人，即使可以僥倖逃過國法的處罰，必然無法逃過天道的誅罰。」

又聽到宋朝的朱熹說：「勸導百姓互相救助，是用來救濟人民的急困，所以在做法上不得不稍微忍耐，如果和富貴人家計較太深重，那恐怕就行不通了，要懂得以恩威並濟的方法，對事情才有幫助。」由此可見陳公的作法，深得朱子救荒助貧方法的精髓。

第八、在各地興起建設，使有工作可做以濟助貧乏的生活。註釋：如建築城池，開鑿河川，修建橋樑鋪設道路等，使工作的人有飯可吃。

第九、放寬山林水澤的禁令。註釋：有如減免雜糧嚴苛的稅收，以便利水運送至各地災區，以及不禁止上山採食砍柴等，使災民能填飽肚子，不致於流竄為盜賊。

第十、犯罪的情節可以原諒的，就叫他拿粟米來贖罪，以此粟糧來賑濟饑餓的災民。

第十一、不論是官吏或百姓，婦女或僧侶道士，各類的人等，能夠幫助救濟的人，數量少時，就給他們匾額領賞金；數量多時就，造冊以公文報請上司，等候聖旨頒獎。

第十二、聘請有名的醫師，來診療開藥店施藥，以救助病困的災民。

第十三、靠近山邊的居民，教導他們採食松柏，以治療飢餓的方法。

註釋：根據《博物志》說：「在飢荒的年頭，沒有食物可吃，可以將松柏搗細絞汁，用水送服入肚，以不再飢餓為限度，如能以稀粥或清湯送服更好。

每次用松汁五合、柏汁三合，混合服下，或者只用松葉搗汁服下也可以。但必須要禁止吃一切食物，自然能夠達到治療飢餓除病的效果。

第十四、延緩刑罰的執行。註釋：由於飢荒的凶年，犯法的人較多，所以要寬釋他們。

第十五、節省繁瑣的禮儀。註釋：行加冠婚喪祭祀的禮儀時，要減少其繁瑣的禮節儀文。

第十六、要借貸給農民，使他們能種植食糧。註釋：恐怕荒廢田地而失去地利。

第十七、要謹慎預防盜賊的侵擾。註釋：恐怕危害老百姓。

第十八、各地的官吏士紳及長老，每逢初一、十五，都要沐浴齋戒，手拿著香火，以步行到各廟寺禮拜禱告，以祈求百姓能得福祿。註釋：飢荒的凶年，乃是人民所造共業招感而來，要用誠心以祈禱上天，懺悔自己的罪過，挽回已註定的命運，這也是《周禮》所載處理荒年的一種政策。

第十九、在每一州縣中，選擇具有才德的人，來主持執行荒年的政

令。註釋：如料理分發米糧及施粥之類的事宜，使受災的百姓能得到實惠，等事情辦妥之後，和捐贈銀兩及米糧的人，一起向上司報告。

第二十、運載花米豆麥之類的船隻，一個月不收關稅，並派遣人手來幫他們拉船護送。註釋：讓外地的花米每天都能運到，其價錢就天天減少，這在轉變歉收，使成豐盛的方法上，起了一種很大的作用。

❖本文：

濟急之說。上已詳言。至於救危。大抵其理相同。但更覺生死相關耳。數案附後。

❖白話解說：

濟助急難的方法，上面已經詳細說明，至於救助危困，其道理大致一樣。但讓人覺得和生死更是有密切的關係，有幾個案例附述於後。

❖本文：

高郵張百戶。舟中遙見一人。踞[一]覆舟之背。浮沈出沒。呼號求救。張急呼漁舟往救。不應。與銀十兩乃行。救至。則其子也。

❖字句解說：

一、踞：倚靠。

❖白話解說：

在高郵〈在今江蘇省〉地區有一位張百戶，在舟中看到遠方有一個人，依靠在翻覆的舟背上，時沈時浮出沒於水中，大聲呼號求救，張百戶急忙呼叫漁船前往救助，沒有答應，給他十兩錢才去救人，救回來時，一看就是自己的兒子。

❖本文：

宋周必大[一]。紹興中。監杭州和劑局[二]。局內失火。火犯當死。公曰。此火設起自官。當得何罪。吏曰。削職為民。公曰。吾可以一身。而忍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誣服[三]罷官。各家全生。後為宰相。

❖字句解說：

一、周必大：宋朝廬陵〈今江西省吉安縣〉人，紹興時進士，孝宗時為起居郎，後拜右丞相，封濟國公，卒諡文忠。

二、和劑局：官署名，宋朝所置，監官文武各一人，掌修合良藥並出售。

三、誣服：自誣而服罪。

❖白話解說：

宋朝的周必大，在宋高宗紹興年間，當杭州和劑局的監官，局內被火

所燒毀，依據法令規定，火犯要處死刑，周必大說：「如果這火假設由我所引起，該當何罪？」官吏說：「要削去官方的職務去當百姓。」

周必大說：「我怎可為了我的一身官職，而忍心看十幾個人的生命失去呢？」於是就自誣為火犯服罪退除官職，各家的人都保全生命，後來他當了宰相。

❖本文：

宋雷有終[一]。討王均。欲屠城。時蜀士范璨。范璲。尚氣節。富文學。文鑒大師[二]。有名行。相率進諫。稽首[三]曰。蜀人善弱[四]。其脅從[五]者。特畏死耳。城下日。願勿屠戮。鋤其凶黨可也。有終見三人慷慨[六]丈夫。忘身為物。出於至誠。為之改容曰。非聞長者言。幾妄舉矣。一城遂得保全。范氏子孫。貴顯。文鑒得悟道。

❖字句解說：

一、**雷有終**：宋朝部陽〈今陝西關中〉人，太宗即位，召為大理寺丞，淳化中歷度支鹽鐵副使。真宗初年，王均據蜀為亂，以有終知益州，討平之。

二、**文鑒大師**：宋朝僧人，即是繼真和尚，住宣州〈今安徽宣城〉廣教寺。

三、**稽首**：叩頭至地多時的敬禮。

四、**善弱**：善良而懦弱無能。

五、**脅從**：被迫而附和他人做壞事。

六、**慷慨**：志氣激昂。

❖白話解說：

宋朝的雷有終，奉命討伐王均，想要全城大屠殺。當時四川的士人范璨、范璲兩人，崇尚氣節，富於文學素養，文鑒大師也是當時有德行的名

僧，一起到雷有終前進諫，稽首叩頭說：「四川人是善良而懦弱的，有些人被脅迫而幫人做壞事，特別怕死才不得已去附和於人的。希望在攻下城池的時候，不要屠殺城裡的人，只要鏟除那些為首的兇手黨羽就可以了。」

雷有終看到三人真是志氣高昂的大丈夫，為了全城人的物命，不怕自身的危險，並且出於至誠，為此而動容說：「不是聽到你們幾位長者的勸言，幾乎使我輕舉妄動而殺戮了。」於是全城的物命能得到保全。范氏的子孫，後來都很富貴顯耀，文鑒大師也證悟了真理大道。

❖本文：

馮某隆冬[一]早起。路逢一人臥雪中。身已半僵矣。急解己棉衣衣之。扶歸救甦。夢神曰。汝救人命。出於至誠。當賜韓琦為汝子。後生子名琦[二]。極顯貴。

❖字句解說：

一、隆冬：嚴寒的冬天。

二、馮琦：明朝臨朐（今山東省博山縣東）人，父親為秀才，字琢庵，萬曆進士，累遷禮部尚書，帝欲用為相，未果而死，諡文敏。

❖白話解說：

明朝的馮某人，在一個嚴寒的冬天早上起床後，於路邊遇到一個人躺臥在雪中，身體已經大半僵硬了，急忙脫下自己所穿的棉衣替他穿上，並扶他回家將他救醒。

在晚上夢到神明告訴他：「你救人一命，是出於至誠，上天賜宋朝名將韓琦給你當兒子。」後來生一個兒子名叫馮琦，極為顯耀富貴。

❖本文：

徽商王志仁。年三十無子。旅中遇一婦。抱子投水。止之。問其故。婦曰。夫貧。畜豕償租。昨天出傭於人。買豕者來。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恐夫歸箠楚[一]。且無以聊生[二]。故死耳。仁悼恤。周之銀。及夫知之。疑其誑也。拉婦詣寓質焉。仁已寢。夫令婦叩門。曰。我投水婦。來叩謝。王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有言。明早同汝夫來。其夫始悚然[三]曰。吾夫婦同在此。仁乃披衣出見。纔啟戶。牆倒。而臥榻為粉矣。夫婦感歎。致謝而去。後生十一子。享高壽。

❖字句解說：

一、箠楚：本為笞撻的用具，引申為笞撻的刑罰。

二、聊生：有所依賴為生。

三、悚然：恐懼的樣子。

❖白話解說：

徽州〈在今安徽省〉有一位商人叫王志仁，年紀已經三十歲了，還沒有兒子。在出外經商的旅途中，遇到一位婦人抱著小孩要投水自殺，志仁制止她，並問她是什麼原因。婦人說：「我丈夫家貧窮，平日養豬來償還租金，昨天他外出幫人做事，恰遇買豬的人來，就將豬賣給他，沒有想到給我的都是假銀子。我怕丈夫回來以棍棒打我，而且往後也沒有可供生活的東西了，所以才想投水而死。」

志仁對婦人的遭遇深表同情，拿出銀子救助她。等丈夫回來知道此事，懷疑其婦另有隱情欺騙他，於是拉著太太前往志仁所住的處所質問。這時志仁已經就寢了，丈夫命其婦人敲門，說：「我是那位要投水自殺的婦人，現在前來叩謝。」王志仁以嚴厲的口氣大聲說：「你是少婦，我是孤單的旅客，半夜怎可以在旅店見面，有什麼話，等到明天和你丈夫一起來再說。」

她的丈夫才覺得不好意思，恐懼的說：「我們夫婦都在這裡。」志仁才穿衣服出來相見，剛開啟門戶，牆壁就倒塌下來，志仁所睡的床鋪已被壓得

粉碎。夫妻兩人既感恩又讚歎，向志仁表達謝意後離去。後來志仁生了十一個兒子，而且享有高壽。

❖本文：

唐裴度[一]。遊香山寺。拾玉帶二。犀帶一。候其人。日暮不至。詰旦[二]復往。一婦泣至云。父無罪被繫。昨假[三]寶帶。思以脫罪。不幸失於此。禍無所逃矣。度慨然[四]還之。先是有相者。相度必餓死。至此復遇云。公氣色頓異。必有陰德及人。前程非某所知也。後封晉國公。贈太傅。

❖字句解說：

一、裴度：唐朝的名臣，聞喜〈在今山西省西南〉人，字中立，憲宗時為宰相，封晉國公，入知政事，正色立朝，言無不盡，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卒諡文忠。

二、詰旦：明天早晨。

三、假：借。

四、慨然：很慷慨的樣子。

❖白話解說：

唐朝的裴度，到香山寺〈在河南洛陽市城南龍門香山〉旅遊的時候，撿到二條玉帶，一條犀帶。就待在那裡等候遺失的人，到了晚上還沒人來要，明天早晨又前往等候。

有一個婦人哭著臉來到此地，說：「我的父親沒有罪，被人誣告關在監牢，昨天跟人借了寶帶，想幫我父親脫罪，很不幸的在此地遺失了，我的禍事已經無法避免了。」裴度很慷慨的拿出來還她。

在這之前，有相士說裴度必定會餓死，這時又遇到裴度說：「你的氣色忽然變得不一樣，你一定對人有做陰德事，前程不是我所能預知的。」後來被封為晉國公，又贈封為三公之一的太傅。

❖本文：

世路巇巇。遭危不一。仁人推類盡餘。事事當盡所能為。茲未及備載也。至於刑獄逼迫死生。尤屬諸危中之更甚者。錄於後入輕為重註內申之。故不附論。

❖字句解說：

一、巇巇：危險難行。讀演希。

❖白話解說：

世間人生的路途危險難行，每人所遭遇的危險也有所不同。有仁德的人可以此類推，自然可以及於未盡的部分，每件事情當要盡己所能去做。在此不能一一備述。至於受到刑罰牢獄的逼迫，以至於面臨生死關鍵的情事，更是屬於眾多危急中最嚴重的，就將它搜錄在後面「入輕為重」的篇幅註講內，加以詳細的申論，所以此處不再論述。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白話解說：

看到他人有所得，就如同自己得到一樣高興；如果看到他人有所損失，就如同自己損失一樣難過。

❖本文：

今人見人得失。不能如己得失。只是一片私心為著自己。要得怕失。便動了惟恐人得。寧使人失之念。起初還只利己。後來漸至妨人。然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而種惡因以自害耳。不知聖賢工夫。原要消除我見。達人見識。亦須打破俗情。若悟人己一原。得失天命。則見人之得。不但不妒。還要百般扶持。見人之失。不但不喜。兼且多方救護矣。此自己真實受用處。

❖白話解說：

現在的人看到他人的得失，不能視為自己的得失，只一味的為了保護自己而執著一片私心，只要得到而怕失去。如此就會牽動惟恐怕別人得到，寧可使別人失去的念頭。剛開始還只是利益自己，後來漸漸演變成妨礙他人。

然而忌妒別人的成功，樂見別人的失敗，這與他人的事情又有何關係呢？那只是徒自敗壞心術，種下惡因來害自己而已。不知道要成就聖賢的工夫，本來就要在消除自我偏見上下功夫。如果要成就達觀人的見識，也必須要打破一般凡夫的俗情。

如果能覺悟到他人和自己本是同源所出，得失本來就是上天所安排的命運，如此就能視他人所得，不但不會嫉妒，還會百般的去扶持幫助他；看到他人有所損失的時候，不但不會歡喜，而且還會多方設法去救助保護他，這就是自己很真實能受用的地方。

❖本文：

唐狄梁公[一]。為并州法曹參軍[二]。鄭某當使絕域[三]。母老且病。狄公曰。彼母如此。豈可使有萬里之憂。詣[四]長史[五]藺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李司馬不協。因謂曰。狄公如此。吾輩能不自愧乎。遂睦。

❖字句解說：

一、**狄梁公**：就是唐朝的名臣狄仁傑，太原〈今山西省會〉人，武后時為宰相，居位蓄意薦賢，卒謚文惠，追贈文昌右相，睿宗時又追贈梁國公。

二、**法曹參軍**：掌理司法的長官。

三、**絕域**：隔絕難通的地方。

四、**詣**：進見。

五、**長史**：在郡府掌兵馬的官。

❖白話解說：

唐朝的梁國公狄仁傑，在當并州〈今山西太原〉法曹參軍的時候，有一位鄭某人奉命出使到偏僻難通的地方，他的母親年老又生病。狄公說：「他的母親又老又病，怎麼可以使他有派遣到萬里之外的憂愁呢？」於是就去晉見長史藺仁基，請求代替他出行。

藺仁基平時與李司馬的感情不協調，看到此情就說：「狄公都能有如此的愛心，我們怎能不自我感到慚愧呢？」於是兩人言好和睦了。

❖本文：

薛瑗相燕國。不能平心。忌人得。喜人失。不薦賢。且嫉之。使不得進。一子死獄。餘者殘廢。公明子臯。授以中誠經。瑗悔。誓力行。僅全一子。

❖白話解說：

薛瑗在當春秋戰國燕國的宰相時，不能平靜心情，忌妒別人所得，卻歡喜他人失落，不推薦賢能的人，而且還嫉妒他，使他不得上進。有一個兒子死在監獄中，其餘的都殘廢。

薛公就向孔子的學生子皐言明此事，子皐教授他《中誡經》（為赤松子所撰），薛瑗很後悔，發誓要全力實行經中的誡條，後僅保全一個兒子。

❖本文：

明蓮池大師曰。人對世間財色名利境界。以喻明之。有火聚於此。五物在旁。一如乾草。纔觸即燃者也。二如木。噓之即燃者也。三如鐵。不可得燃。而可鎔者也。四如水。不惟不燃。反能滅火者也。然入斧甑。尚可沸也。五如空。任其燔灼。體恆自如。亦不須滅。行將自滅也。平心者。應作是觀。

❖字句解說：

一、燔灼：燃燒。讀凡卓。

❖白話解說：

明朝的蓮池大師說：「眾生對於世間的財色名利境界的看法，用比喻來說明，有如大火聚此燃燒，五種東西放在旁邊，第一種有如乾燥的草，剛接觸火就燃燒一空了；第二種有如木柴，將它吹氣，火就能燃燒了；第三種有如鐵，火不可能燃燒，但可以熔化；第四種如水，火不但不能燃燒它，反而水能滅火，然將水放入鍋釜，以火可以煮沸；第五種如空，隨便火去燃燒，心常保持如如不動，也不須要去消滅，火到最後自然就熄滅了。要平靜心情的人，應該以此來觀察一切。」

【不彰人短。不衒己長。】

❖白話解說：

不彰揚他人的缺點，也不要炫耀自己的長處。

❖本文：

人之有短。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然口固不可得言。而耳亦不可得聞。則更上也。大抵人孰無短。彰之則不免傳播。滅聞望[一]而墮素守[二]。咎將誰執耶。苟非無忌憚[三]之小人。不為此也。己之有長。如同良賈[四]之財。深藏則善。淺露則危也。人生必有所長。要在韜晦[五]涵養。日新又新。然後可以成德。老子曰。盛德[六]容貌若愚。子思[七]曰。闇然日章[八]。聖訓昭然。人當自省。

❖字句解說：

一、聞望：聲望、名望。

一、素守：平素的操守。

三、忌憚：有所畏懼而不敢妄為。

四、良賈：善於經營的商人。

五、韜晦：即是韜光養晦，指有才能的人隱居，不為世所用。

六、盛德：出自《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指高尚的品德。

七、子思：孔子的孫子，名伋，子思是他的字，受學於曾子，傳孔門心法，作《中庸》，後世稱為述聖。

八、闇然日章：出自《禮記‧中庸》：「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白話解說：

聽到別人的缺點，就像聽到父母親的名字，耳朵可以聽，但嘴巴不能

講。然而口本來就不可以說人之短處，如果能使耳朵不聽別人的短處，那就更好了。大概來說，凡人誰沒有缺點，如果彰揚出去，免不了就會傳播給更多人知道，使得那人的聲望減低，更會使他平日的操守墮落，這個過錯要歸罪於誰呢？如果不是肆無忌憚的小人，是不會去做這種事的。

自己的長處，就像善於經營的商人，他的錢財能深藏不露就是好的，如果錢財露白，那就危險了。一個人一生要培養其長處，必要在韜光養晦的涵養上下功夫，使自己的德行日新又新，然後才可以成就真正的德高望重者。老子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其外表看起來像愚笨的人一樣。」子思在《中庸》說：「君子的德行，如從諸多過錯的黑暗中，一天天改過而漸漸使本性光明。」聖賢的經訓已經很清楚的明示，每個人當要自我反省。

❖本文：

周時楚莊王。與群臣夜宴。燭滅。有醉引美人衣者。美人挽絕冠纓[一]。以告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不為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傳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二]也。群臣皆絕纓。盡歡而去。後王與晉戰。見一人力戰。乃昔絕纓者。

❖字句解說：

一、冠纓：帽帶。

二、懽：歡樂。懽即是歡。

❖白話解說：

周朝的時候，楚莊王和群臣一起參加晚宴，當蠟燭熄滅，有一位喝酒醉的人拉著美人的衣服，美人就將他的帽帶拉斷，拿去向楚莊王告狀。楚莊王說：「賞賜臣屬喝酒致醉，又要顯示婦人的貞節，我不想這樣做。」

於是命令左右的人，不可以點火，傳令說：「今天和寡人飲酒，不扯斷帽帶的，就沒有盡情歡樂。」群臣都扯斷帽帶，盡情歡樂的離開。後來楚莊王和晉國打戰，看到有一個人奮力勇戰，這人就是那天晚宴被美人扯斷帽帶的人。

❖本文：

宋韓琦。久在中書[一]。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處。手自封記[二]。不令人見。王素[三]為諫官[四]。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不可訐人隱私。以彰人短。程明道[五]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六]則可。若欲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徐文貞宴客。一客取金杯置帽中。左右覓杯。公曰。已收矣。其人酒醉。帽落。杯墮於地。公佯不知。納置其人袖中。文徵明[七]。性不喜聞人過。見有欲道及者。巧以他端易之。數公忠厚自持。其享大祿而為名臣也。宜哉。

❖字句解說：

一、**中書**：官名，即中書省，為宰相之職。

二、**封記**：封緘標記。

三、**王素**：宋朝王旦的兒子，賜進士出身，歷知鄂州，仁宗時擢知諫院，官終工部尚書，卒謚懿敏。

四、**諫官**：司諫諍之職的官吏，如御史、諫議大夫。

五、**程明道**：即宋朝的程顥，號明道先生。

六、**拾遺補過**：補正別人的缺遺過失。

七、**文徵明**：明朝長洲〈今江蘇省吳縣〉人，初名壁，以字行，別字徵仲，號衡山。詩文書畫皆清遠有致，與徐禎卿等四人稱吳中四才子，正德末授翰林院待詔，世稱文待詔，私謚貞獻先生。

❖白話解說：

宋朝的韓琦，長久在中書的職位，每次看到文字當中有攻擊他人隱私

的地方，就以手主動將它封緘標記，不讓別人看到。

宋朝的王素當諫官的時候，說人才很難得，沒有事情的時候，應當為朝廷多愛惜人才，不可以責問他人的隱私，故意彰顯他人的缺失。

宋朝的程明道當御史的時候，告訴君王說：「如果讓臣屬去補正別人的缺遺過失還可以做到，如果要去搜索其他臣下的長短，以沽直名釣高譽，臣下實是不能做到。」

徐文貞在宴客時，有一個客人偷取金杯放置在帽子中，他的左右手下在尋找杯子，徐公說：「已經收起來了。」那人喝醉酒後，帽子掉了杯子也落在地上，徐公假裝不知道，將金杯放置那人的袖子裡。

明朝的文徵明，個性不喜歡聽到別人的過失，聽到有人要說他人是非時，就很技巧的將他的話題轉到其他的地方。以上幾位都是能以忠厚自持的人，他們都享有很大的福祿，而且成為當代的名臣，是很恰當的呀！

❖本文：

田霽。恃才谿刻[一]。每於往古聖賢。及當世知名之士。好品評彈[二]駁其短。命終後。地府以此業因。日令三蛇兩蜈蚣。出入七竅。滿一年。受生為女。此見夢其妻之言也。張拱辰曰。毋輕棄人之善。毋輕信人之言。毋輕快人之意。毋輕談人之短。皆是忠厚自持之道。而彰短一節。尤刻薄奸險之本。況田霽。更毀謗聖賢者。冥誅豈肯姑寬乎。

❖字句解說：

一、谿刻：刻薄。

二、彈駁：指摘。

❖白話解說：

有一位田霽，喜歡仗恃自己的才華刻薄評人，經常對於古聖先賢以及當世知名的人士，喜好談論指摘他們的缺失，生命終了之後，地府依據他所

造下的業因，判他每天都要以三條蛇兩條蜈蚣，進出身上的七竅，滿一年之後，出生為女流，這是他的妻子在夢中所見到的情形。

張拱辰說：「不要輕易放棄他人的善舉，不要輕易聽信他人的言論，不要輕易相信快語人的話，不要輕易談論他人的缺失，這些都是忠厚的人要自己持守的方法。」

至於彰顯他人的短處，更是刻薄奸險的根本，何況田霽這個人，更去毀謗聖賢，冥府一定誅滅他，怎可能去姑息他呢？

❖本文：

宋歐陽修。長於文章。每對客。多談政事。不及文章。蔡襄[一]。長於政事。每對客。多談文章。不及政事。二公善自晦。然卒享盛名。俱極貴顯。

❖字句解說：

一、蔡襄：宋朝仙遊〈在今福建省〉人，性忠耿，累官知諫院，正色讜言，無所回撓，後以學閣歷知福州、泉州、杭州，倡經術，有政聲，卒諡忠惠。

❖白話解說：

宋朝的歐陽修，專長於文章，每次和客人在一起，大多談論政事，不談論文章。宋朝的蔡襄，專長於政事，每次和客人在一起，大多談文章，不談論政事。兩位都是善於自我韜光養晦的人，然而最後都享有盛名，都具有極顯貴的身分。

❖本文：

唐永淳中。盧駱王楊一。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

見[二]之曰。士之致遠[三]。當先器識[四]。而後文藝[五]。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苟得令終。幸矣。後果如其言。

夫才能不如學識。氣節不如德量。文章不如行誼[六]。昔人已明言矣。故衒長。君子不為也。

❖字句解說：

一、**盧駱王楊：**就是唐朝的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四人，皆工於文章，世稱盧駱王楊。

二、**裴行儉：**唐朝聞喜人，通兵法工草隸，兼通陰陽曆術，精於人倫之鑑，為唐代名將，曾先後討平吐蕃、突厥，封為聞喜縣公，卒謚獻。

三、**致遠：**遠大的成就。

四、**器識：**人的器度與才識。

五、**文藝：**文章之事。

六、**行誼：**品行道義。

❖白話解說：

唐朝高宗永淳年間，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等四人，都是因文章寫得好而享有盛名，每個人希望他們將來都很顯貴。當時的裴行儉看到了就說：「讀書的士人想要有遠大的成就，首先要看其器度和才識，最後才看其文章。王勃等人，雖然文章頗有成名，但他們的個性大多輕浮暴躁，沒有深厚的涵養，那豈是享受爵祿的才器呢？楊炯個性稍微沈靜，如果能安全保平安，已是萬幸了。」後來的結果就如他所說的一樣。

談到具有才能，不如具有學術，堅守的氣節，不如德量充足；滿腹文章，不如品行道義。過去的人已經明白的告知這個道理，所以誇耀自己的長處，身為君子是不會去做的。

❖本文：

後漢崔瑗[一]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恃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二]。在涅貴不淄[三]。曖曖[四]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五]鄙夫[六]志。悠悠[七]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字句解說：

一、**崔瑗**：後漢崔駰之子，銳志好學，官濟北相，從學於賈逵，明天官曆數、京房易傳，工文辭，善章草。

二、**臧**：善。讀髒。

三、**涅貴不淄**：潔白的東西可貴，在於不會被染黑。

四、**曖曖**：昏暗不明的樣子。

五、**行行**：剛強的樣子。讀ㄏㄤˊ。

六、**鄙夫**：見識淺薄的人。

七、**悠悠**：無盡的樣子。

❖白話解說：

後漢崔瑗的《座右銘》說：「不要說別人的短處，不要仗恃自己的長處，施捨給人不要放在心上，受到他人的施予不要忘記。世間的名譽是不值得羨慕的，唯有以仁慈做為行事的準則。在心裡暗中思量後再付諸行動，受到他人的毀謗或議論，對我們又有何傷害呢？不要讓虛名超過事實，堅守如愚的靜心，是聖人所稱善的。在汙穢中最可貴的是，保持潔白而不被染黑，雖然外表好像昏暗不明，內心卻是含藏著光明。個性柔弱不暴躁的人容易生長，老子告誡不可太過於剛強。不要小看見識淺薄的野夫，只要意志堅強，其成就是無盡而難以估計的。對於言語要謹慎，對飲食要節制，能知足的人就不會有不祥的遭遇，如果能持之以恆，久而久之，其人格自然能像芬芳的香味一樣傳到各處。」

❖本文之一：

明袁了凡。謙德篇云。易曰。天道虧盈[一]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之一卦。六爻皆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二]將達。必有一段謙光[三]可掬[四]。辛未計偕[五]。我嘉善同袍[六]。凡十人。惟丁敬宇賓[七]。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八]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己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直諒[九]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十]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峯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為嘉善三尹[十一]。隨之任。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

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十二]。晤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自實。肆者自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啟之矣。及開榜。果中式。

❖字句解說：

一、**虧盈**：減損盈滿者。

二、**寒士**：家境清寒、身分卑微的人。

三、**謙光**：即是謙尊而光，就是能退讓謙虛，就能顯示其光明的美德。

四、**掬**：情見於外。

五、**計偕**：計者，郡國所遣往京上計簿的使者，漢時徵士與計俱來，故有計偕之語，後世舉人入京會試，亦稱計偕。

六、**同袍**：此處指一同上京考試的同學。

七、**丁敬宇賓**：即是丁賓，明朝時浙江嘉善人，字禮原，號敬宇，隆

慶年間進士，擢御史，忤張居正意而去官，後官南都三十年，加太子太保，崇禎時卒，謚清惠。

八、**恂恂款款**：信實忠誠的樣子。

九、**直諒**：正直信實。

十、**平懷**：心平氣和。

十一、**三尹**：是縣裡的第三等官，叫主簿，主管文書簿籍。

十二、**入覲**：進京晉見皇帝。

❖白話解說：

明朝的袁了凡在《謙德篇》說：「《易經・謙卦》說：『天道會減損盈滿者而幫助謙卑者，地道會更變高滿處而流向低卑處，鬼神會降禍於傲盈者而降福於謙卑者，人道不喜歡驕盈者而喜歡謙下者。』所以謙這一卦，六個爻都呈現吉祥。《書經・大禹謨》說：『盈滿將招至減損，謙虛將會得到助益。』

我多次和許多人一同參加考試，每次看到家境清寒卑微的人要發達，一定有一段謙沖之氣所發出來的光彩，可以從臉上及外表看出來。

在辛未年〈即明穆宗隆慶五年，西元一五七一年〉，我和嘉善〈在浙江省境內〉人一起去會試，一共有十人，其中只有一位叫丁賓，號敬宇的，年紀最小，為人非常謙虛。我告訴同行的費錦坡說：『這位老兄今年必定考中。』費錦坡說：『何以見得呢？』我說：『只有謙卑的人才會得到福報，老兄你看在十人當中，有信實誠信不敢搶在人前，像丁敬宇的人嗎？有態度恭敬，一切都願意順受而且小心謙讓畏懼，像丁敬宇的人嗎？有受到侮辱卻不鬥嘴，聽到毀謗也不辯駁，像丁敬宇的人嗎？人如果能做到這個地步，就是天地鬼神都會保佑他，難道有不發達的道理嗎？』到放榜的時候，丁賓果然考上了。

丁丑年〈即明神宗萬曆五年，西元一五七七年〉在京城和馮開之同住在一起，看他自己總是謙虛，不敢露出驕傲，那種收斂的容貌，大大改變幼年時候的習氣。他有一位好朋友叫李霽巖，個性正直又誠實，經常當面糾正他

的不是之處，但霽巖看起來，還是非常心平氣和，平順的接受，不曾有出一句話去報復，我告訴他說：『福氣要來，一定有其始因；禍事要來臨，一定有徵兆。只要這顆心真的是謙虛，上天一定會相助的，老兄你今年一定會中式的。』後來果然如此。

趙裕峯，名光遠，是山東冠縣〈今山東東臨〉人，童年時就在鄉試考中舉人，後來很久一直考試都落第，他的父親當嘉善的主簿，裕峯就隨他上任，他很羨慕縣裡的錢明吾，於是拿著自己所作的文章前往拜見，明吾很不客氣的將他的文章全部用筆塗掉，趙裕峯不但不生氣，而且心悅誠服的將錯誤的地方改正過來。到了明年，果然就考上登第了。

在壬辰年〈即明神宗萬曆二十年，西元一五九二年〉時，我入京晉見皇帝，會見了夏建所，看到他為人氣度虛心低下，謙沖的光彩足以讓人感觸到，回來告訴朋友說：『凡是上天要發達一個人，在未發給他福氣之前，一定先發給他智慧，這個智慧一發展起來，那麼輕浮自然會變成落實，放肆自然變成收斂，夏建所溫和善良到這種地步，上天已經開啟他的智慧了。』到放榜的時候，果然中式。

❖本文之二：

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一]。有聲藝林[二]。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為瞇目[三]。時有一道者。在傍微笑。張遽[四]移怒道者。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不見我文。烏知不佳。道者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公罵詈。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中全要命。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箇轉變。張曰。即（一為既）是命。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士。何能為。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難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折節[五]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高房。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何多缺名。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較[六]。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七]。而去之者也。後指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幸自愛。是科果

中一百五名。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有受福之基。彼氣盈者。必非遠器[八]。縱發亦無受用。稍有識見之士。必不忍自狹其量。而自拒其福也。況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乎。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九]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闌則止。孟子曰。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十]乎。予於科名亦然。

❖字句解說：

一、積學工文：學問很好文章也作得很好。

二、藝林：學界或藝術界的統稱。

三、瞇目：沒有張開眼睛。

四、遽：遂，於是。

五、折節：屈己下人。

六、考較：考察與比較。

七、薄行：行為不淳厚謹慎。

八、遠器：遠大的器度。

九、塵塵：極微小之處。

十、庶幾：相近，差不多。

❖白話解說：

江陰有一位張畏巖，學問很好文章也寫得很好，在當時的學藝術界頗有名氣。於甲午年〈即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西元一五九四年〉到南京參加鄉試，住在一處寺院裡，當放榜的時候，沒有他的名字，就大罵試官，認為試官沒有張眼好好看他的文章。

當時有一位道士在旁微笑，張畏巖於是轉移怒氣在道士的身上，道士

說：『相公你所作的文章一定不好。』張畏巖更加生氣說：『你沒有看到我所寫的文章，你怎麼知道不好呢？』道士說：『我聽說會作文章的人，貴在心平氣和，現在我聽到你大聲叫罵，心中非常的不平衡，文章怎會作得好呢？』張畏巖在不知不覺中屈服了，因而就這個問題請教道士。

道士說：『中式完全是要靠命，命中不該考中，任你文章再好，也是沒有用的，必須自己去好好的做個轉變。』張畏巖說：『既然是命中注定，那要如何轉變呢？』道士說：『製造命運的權雖在上天，但建立命運的根本還是在我本身。只要能力行善事，廣積陰德，哪一種福祉不可求得到呢？』張畏巖說：『我是一個貧窮的讀書人，能夠做什麼呢？』道士說：『做善事積陰德，都是由我心中所做出來的。只要經常心存做善事積陰德的心，功德就無邊無量大了。而且對於謙虛這一件事，並不須要去花錢，只要自己肯謙虛就可以。你怎麼不反省自己所下的功夫不夠，卻反而罵起考試官呢？』

張畏巖從此以屈己下人的謙恭態度自持，每天行善又修身，道德天天增厚。在丁酉年〈即明神宗萬曆二五年，西元一五九七年〉有一晚夢見到了

一間高房子，得到一本考試錄取的名冊，其中有很多行從缺，問旁邊的人說：『這是今年科舉錄取名冊，為何還缺那麼多名額？』那人說：『科第錄取的名單，在陰間的職司單位，每三年考察比較一次，必須是有積蓄道德，沒有過錯的人，才能登上名冊。像前你所看到從缺的部分，都是以前應該可以中式，由於最近的行為不謹慎厚道，所以將他們去除。』隨後指名冊上一行說：『你在這三年來，修持本身頗為謹慎，說不定可以補這個空缺，希望你要自愛。』果然在這一次科舉中，考中第一百零五名的舉人。

由此來看，舉頭三尺一定有神明在監視，能不能趨吉避凶，完全由我自己所作所為決定。必須使自己的存心端正，來控制自己的行為，絲毫不能得罪天地鬼神，而且要屈服自己虛心求教於人，使得天地鬼神都能時時刻刻憐憫我，才能有接受福報的基礎。那些氣盛盈滿的人，必定不是有遠大氣度的人，縱使是發跡了，也無法享受。所以稍微有見識的人，必定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心量狹小，而自己拒絕福氣於千里之外。何況謙虛可以使自己有受教的餘地，而且能從中獲取無窮的善知識，尤其是修習學業的讀書人，一定不

可缺少的。

古時有句名言說：『有心要求功名的人，一定能得到功名；有心要得到富貴的人，一定能得到富貴。』人有了志氣，就像樹木有根本一樣，要立定這個心願，必須每個念頭都要謙虛，每個微細如塵的事，都要能給人方便，能做到此地步，自然就可以感動天地，要知道這造福的人，本來就是我自己。現在要求登科及第的人，最初就未曾有真心，只不過是一時的心意高興，興致一來就祈求，興致消失就停止了。孟子在《梁惠王下篇》說：『國王你如果真的很喜歡音樂，那齊國的國運就會興旺了。』我看對於科名的祈求，也是要用真心才可以得到。」

【遏惡揚善。】

❖白話解說：

阻止惡行，讚揚善行。

❖本文：

凡人之惡。原非性成。習染既深。滔滔[一]莫救。或明知故犯。或不知誤為。究其成。造下彌天罪案。原其始。止因一念差遲。然清夜[二]天良[三]。人人皆具。當其路頭[四]初錯。惡念始萌時。苦口提撕[五]。竭力阻遏。人孰無心。能不改行從善。即或不幸。罪惡已大著者。我能至誠感化。遏之。止之。未必善心不油然[六]生發。頓洗千愆也。人非聖賢。安得事事皆善。苟有一言一行之可取。即當讚揚稱許。庶已善者。堅信砥成。未善者。聞慕興起。豈不是順天之命乎。于鐵樵曰。遏者。用力禁止之。不

但為之隱諱[七]也。揚者。極口稱道之。誘掖[八]獎勸[九]。更不待言也。此蓋憫凶樂善之見於事為者也。

❖字句解說：

一、滔滔：形容混亂。

二、清夜：寂靜的夜晚。

三、天良：天賦的良心。

四、路頭：門路。

五、提撕：警覺。

六、油然：始生美好的樣子。

七、隱諱：謂有所忌諱而隱瞞不說。

八、誘掖：教導扶助。

九、獎勸：褒獎鼓勵。

❖白話解說：

凡是人所作的惡事，並不是本來就是如此，乃是習慣染著太深，過於混亂氾濫而無法挽救。有的人是明知故犯，有的人是不知道而造成錯誤的行為。但推論到行為完成的時候，已經造成彌天的大罪；追究其開始，只不過是一念之差而已。

然而在寂靜的夜晚，靜心體會，每個人的天理良心都是具有的，但當他開始走錯路，惡念開始萌發的時候，要苦口婆心的來警惕他，竭盡力量去阻止他。凡是人誰沒有良心，只要知道了，誰不想改除惡行而向善呢？即使是很不幸的已經犯下大錯，只要我能以至誠的心來感化他，遏阻他，制止他，這個人的善心未必不會突然生發出來，即時洗除千千萬萬的罪愆。

人不都是聖賢，怎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完善，如果能有一言或一行值得採用，就應當讚揚稱許他，這使得已經在行善的人，能讓他得到鼓勵而堅決自信，只要努力就能有成就；對於還未行善的人，聽到之後，因羨慕高興而去行善，這豈不就是順天的明命去助人為善嗎！

于鐵樵說：「所謂『遏』，就是用力去禁止他，不斷要為他所造的惡行隱瞞，使其暗中改過。所謂『揚』，就是要盡力的稱讚他。要不斷的教導扶助褒獎鼓勵，就更不用再說了。」這些大概都是憐憫凶惡而樂見善行，其能見於事相上的作為。

❖本文：

道曰。遏惡揚善。佛曰。止惡行善。儒曰。隱惡揚善。三教之言。如出一口。是知聖人心體。虛靈[一]洞澈[二]。纖欲不留。如明鏡照形。隨照隨現。隨現隨化。故見惡便自消融。見善便能昭朗。遏之揚之。無非復完眾生本來性體而已。

❖字句解說：

一、虛靈：心靈。

二、洞澈：明白透澈。

❖白話解說：

道家說：「遏止惡行，發揚善行。」佛家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儒家說：「隱瞞惡行，發揚善行。」三教所說的話，都是同一個道理。所以由此可知，聖人的心靈都是明白透澈的，一點點的慾望也不留存，有如明鏡照物體的形狀，隨時照隨時顯現；隨時顯現隨時化除。所以看到惡事就自動的消除融解，看到善事就能光明爽朗。遇惡事就遏止，遇善事就讚揚，這無非是要我們，回復眾生本來所具有的光明性體而已。

❖本文：

虞舜在河濱[一]。見漁者。爭取深潭厚澤[二]。老弱者。漁於淺灘急流。惻然[三]哀之。亦往漁焉。見爭者。匿其過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四]取法

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大舜與人為善。止是一點歡忻鼓舞[五]之意。故善量無窮也。此聖人也。不可及也。今有一語。下學者。從事之。可以上達焉。遏己之惡。然後可以遏人之惡。揚人之善。然後可以勸人之善。

❖字句解說：

一、河濱：河兩岸的邊際。

二、厚澤：指能得到優厚的收穫。

三、惻然：悲傷的樣子。

四、揄揚：稱譽。

五、歡忻鼓舞：歡樂興奮的樣子。

❖白話解說：

虞朝的舜帝在河邊，看到捕魚的人，互相爭取深潭比較能獲取優厚魚

蝦的地方捕魚，迫使老弱的人，在淺灘急流的地方捕魚，他看了之後非常難過，也就一同前往捕魚。看到爭奪的人，避開他的過失不去談論；看到謙讓的人，就去稱讚並效法他。過了一年，大家都以深潭能取得高收穫量的地方相讓。

偉大的舜帝，稱讚他人行善，只是以他那一點能讓人興奮歡樂的心意而已，所以他的善量是無窮盡的，這就是聖人的行為，凡人是無法趕得上的。現在有一句話，學習者能往下紮根，專心一意的去做，就可以達於上位，就是：先遏止自己的惡念，然後才可以遏止別人的惡念；讚揚別人的善行，然後才可以勸人為善。

【推多取少。】

❖白話解說：

推讓多的部分，取得少的部分。

❖本文：

此句所指甚廣。如兄弟分產。朋友交財[一]等類。但兄弟義屬天倫。財為外物。更當推讓耳。遺教經[二]曰。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三]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故知人能推多取少。自然心地平夷。對境無侵。常行知足。

❖字句解說：

一、**交財：**互通錢財。

二、**遺教經：**後秦鳩摩羅什翻譯，又稱《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遺經》、《佛臨涅槃略誡經》、《略說教誡經》、《佛遺教經》，內容敘述釋尊，在拘尸那羅之娑羅雙樹間入涅槃前，最後垂教之事蹟，謂佛入滅後，當以波羅提木叉〈戒律〉為本師，以制五根，離瞋恚、憍慢等，勉人不放逸，而精進道業。

三、**安隱：**即是安穩。

❖白話解說：

這一句話所指的範圍非常廣闊，有如兄弟之間分家產，朋友之間互通錢財等類的事情。但是兄弟的情義是屬於天倫，錢財為身外之物，更應當互相推讓。

《遺教經》說：「慾望多的人，因多求取利益的原故，所以苦惱也多；

慾望少的人，無所貪求沒有慾望，就沒有這個憂患。如果要想脫離諸多的苦惱，當要靜觀知足。」

知足的方法，就是能得到富裕快樂安穩的地方。知足的人，雖然在地上睡臥，也是一樣的安樂；不知足的人，雖然處在天堂，也是不能稱心如意。由此可知，人如果能做到推讓多取得少，自然就能心地平坦，對於外境也不會去侵擾他，平常都能知足常樂。

❖本文：

于鐵樵曰。財者。天地之元氣也。堯舜之治。阜財[一]也。平天下之道。理財也。人生世上。非財不生。無不愛財之人也。無不用財之日也。此其為必不可少之物。此其為必不能多之數也。然用財之性。各有其偏。揮霍[二]者。一擲千金。鄙吝[三]者。一毛不拔。廉潔者。卻之於暮夜。貪橫者。攫[四]之於白晝。夫揮霍之與廉潔。固皆美名。然亦不可過

節。揮霍而過。則牀頭盡而不可繼矣。廉潔而過。則晨夕缺而俯仰[五]怨矣。若鄙吝與貪橫。相去較遠。鄙吝者。識見淺陋。錙銖[六]如寶。如蜂之護蜜。稚子之懷餅。毫不肯分以與人。然尚是自保其所有。故人厭之。而天不深怒之。貪橫者。欲得其所本無。則有不可限量者。如魚吞舟。如蛇吞象。兄弟爭鬬。朋友爭讎。強賊殺人。墨吏[七]枉法。姦臣賣國。皆貪之一念為之也。篇中申戒貪財之禍。不啻再三。然戒人妄取。而直教人不取。則必不可。故示出多少二字。使人雖分斟酌。以為取財正道。多少之數。本無定衡。貧者一金非少。富者萬金非多。廉者當得百而得十，不覺其少。貪者當得百而得千。不謂其多。惟平心公道。度量吾應得之數。而取之不過其分。即取少之法也。然人心患少望多。常情也。但能隨緣不競。己自不惡。若令見多而反推之。豈不違情乎。噫。有說焉。財之來也。其源不一。眼前可取之財。未必非吾命中所有。然冥冥定數。畢竟無從稽考[八]。萬一非吾命中所有。則漏脯[九]鴆酒[十]。其可飽乎。故莫如推之。非命中所有而推之。固可以免過矣。即命中所有而誤推

之。彼必定於他途再至矣。慎勿不能忍。而孟浪[十一]於眼前也。此在富貴者猶易。而貧賤者更難。知其難而力為之。使鬼神鑒此一點不敢孟浪之心。則雖地處艱難。當不至有不聊生[十二]之苦。信得真。守得定。則取少之道。即致富之道也。

❖字句解說：

一、阜財：增多財物。

二、揮霍：浪費金錢。

三、鄙吝：見識淺短，吝惜錢財。

四、攫：搶奪。

五、俯仰：生活起居。

六、錙銖：極小的數目。讀資珠。

七、墨吏：貪汙的官吏。

八、稽考：考究。

九、**漏脯**：中醫稱隔夜的肉類被屋漏水所浸染，因而生漏脯毒，吃了令人胸膈滿漲、上吐下瀉，腸如刀割。

十、**鴆酒**：毒酒。

十一、**孟浪**：輕率放浪。

十二、**不聊生**：無所依賴以為生。

❖白話解說：

于鐵樵說：「所謂財，是天地的元氣。堯舜治理天下，就是增加財物，平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整理財物。人類生存在這世上，沒有財物是無法生存的，所以沒有不喜愛財物的人，也沒有一天不使用財物的人，這是平日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東西，但這也是不能在數量上多得的東西。

然而每個人使用財物的特性各有不同，那些豪放喜歡揮霍的人，往往是一擲千金；而見識淺短吝嗇財物的人，卻是一毛不拔。那些廉潔的人，在半夜都不敢違法；但是那些貪婪蠻橫的人，白天都可以做出搶奪的事。

談到那些豪爽揮霍無度及非常廉潔的人，固然都可搏取美名，然而也不可超過節度。太過於揮霍無度，則會使床頭金盡身上無財，不能繼續下去；廉潔過度，則會發生早晚缺財物，使得平時生活起居中心有所埋怨。

如鄙吝和貪橫，兩者比較之下，相差較遠，鄙吝的人，見識淺短鄙陋，視一點東西就像寶貝一般，就好像蜜蜂在保護蜂蜜，幼童身懷食餅一樣，絲毫不肯分一點點給他人，然而尚且以自己能保護其所有為是，所以只是讓別人討厭他，上天還不至於對此行為深責發怒。

貪婪蠻橫的人，想得到他本來所沒有的，所以其貪得之心是無可限量的，好像小魚要吞大舟一樣，又如小蛇要吞大象一般。兄弟之間為了財產而爭鬥，朋友之間為了仇恨而爭吵，搶匪盜賊殺害人，貪官汙吏的貪贓枉法，姦詐的惡臣出賣國家，這些都是「貪」這一個念頭所引起的。

在此篇中申述警誡貪財所造成的禍端，不止一而再再而三。然而告戒人不要妄取，卻不說教人不要取，這是不合實際的，所以在《感應篇》中以「多少」二字來訓示，使人能隨分量而去衡量，以做為取得錢財的正確方

法。數目的多少，本來就很難有個衡量的準則，貧窮的人，一金就不少了，富貴人家萬金也不為多。

廉潔的人應當得一百金，但只得到十金，也不覺得少；貪婪的人只當得一百金，但得到一千金，也不會說太多。這必須自己要以公道公平的心，來度量自己應得到的恰當數目，而取得的時候，不要超過自己應得的本分，這就是「取少」的方法。

然而人心憂患得少希望得多，這是常情，只要能隨緣而不競爭，自己就不會生出惡念，如果使自己看到得到很多，再回頭去做推讓的事，這不就有違常情了嗎？噯！按道理來說，錢財的來源，取得的方法各有不同，眼前可以取得的錢財，未必不是我命中註定所有的，然而冥冥之中的定數，究竟是沒有辦法可考究的。萬一不是我命中註定所有的，就像是吃了毒肉喝了毒酒一樣，可以填飽肚子嗎？所以不如推掉它。

不是命中註定所有而退去它，固然可以免除罪過，即使是命中註定所有的而推卻錯誤，這些錢財也會從其他的方法再來到。要謹慎不要忍耐不

住，而發生見錢眼開放浪不羈的情事，這個情況在富貴人家比較容易守得住，但貧窮人家就比較困難。

然而能在知其難的情況下，努力去做，使得冥冥之中的鬼神，看到我們這一點不敢隨便放浪的心，那麼雖然處於艱難之地，也應當不至於有無法生存下去的痛苦。對此一定要有真實的信心，持守要堅定，那麼雖然是以取得少的方法，最後也就是致富的方法。

❖本文：

宋徐積[一]。與二叔析產。先請二叔畢取所欲。惟餘一篋圖書。兩間弊屋。積怡然受之。

❖字句解說：

一、徐積：宋朝山陽〈在陝西省境內〉人，三歲父沒，以父名石，終

身不用石器，行遇石，避而勿踐，事母至孝，母亡，廬墓三年，元祐初官楚州教授，政和中賜諡節孝處士。

❖白話解說：

宋朝的徐積，和二叔分家產的時候，先請二叔取走全部所想要的，只剩下一籮筐的圖書，及兩間破舊的房屋，徐積仍然很高興的接受。

❖本文：

慈溪。二友相善。甲得一館。修儀[一]九兩。乙亦得館。修金止六兩。甲喜曰。吾兩人。明歲皆無內顧憂矣。乙言。兄止尊嫂在家。九金需用有餘。弟則上有父母。六金尚未足耳。甲曰。然然。乃以己館讓乙。而己就乙館。到館後。牀下拾一殘書。鈔有外科數方。徒言舊師所遺者。冬間還家。見盛僕幾人。倉皇[二]叩問。此地有外科否。詢之。曰。主人自

閩赴山東布政[三]。忽患背瘡。痛楚欲絕。已三日矣。甲念前方。正合此證。因隨往。照方用艾炙。果愈。布政大喜。酬以百金。談及讓館得方事。布政大加歎獎。適慈令。其年姪[四]也。為力薦。得拔入泮[五]。噫。親兄弟尚爭財。況朋友乎。念朋友養父不給。而推多取少。三金雖小。義高千乘矣。究之名利兩收。皆自一念能讓中來。彼般般爭利。動輒反顏者。觀此能無愧歟。

❖字句解說：

一、修儀：教師的禮金，亦稱修金。

二、倉皇：匆促忙亂的樣子。

三、布政：即是布政使，乃明清各省民政兼財政長官，屬布政司，受轄於督撫。

四、年姪：明清科舉中式者對同年之子的稱呼。

五、入泮：科舉時代學童入學為生員叫入泮。泮，讀判。

❖白話解說：

慈溪〈今浙江省境內〉地方，有兩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某甲受聘在一個學館教書，教師的禮金是九兩，某乙也受聘另一個學館教書，聘禮只有六兩，甲高興的說：「我們兩人明年都沒有照顧家庭的憂慮了。」乙說：「老兄你只有嫂子在家，九金來供應需用有多餘，小弟則是上有父母二人要奉養，六金還是不夠用的。」甲說：「你說的沒錯。」於是將自己的學館讓給乙去教，自己卻到乙館去教。

到了學館後，在牀舖下撿到一本破舊的書，內鈔有外科用的幾個藥方，學生說：「那是以前的老師所遺留下來的。」冬天回到家鄉渡假，看到幾個穿著盛裝的僕人，很急促匆忙的挨家挨戶叩問，這個地方有沒有外科醫生。在詢問之下，僕人說：「我的主人從福建省調任到山東省當布政使，忽然背部生瘡，痛苦得好像要死掉一樣，已經有三天了。」

甲想到前些時候所得到的藥方，正好可以治療此症，因而隨著僕人前往，按照藥方指示，用艾草燒炙，果然痊癒。布政使非常高興，以百金來酬

謝他。當兩人談到因讓館給乙友而得到藥方一事時，布政使大加感歎讚賞。剛好慈溪的縣令，是他同科中式者的姪兒，為他大力的保薦，因而得以當個生員。

噯！親兄弟尚且為錢財而爭吵，何況是朋友，能體念朋友奉養父親不夠，將收入多的讓給他，自己卻去做收入少的事。三金雖然是小數目，但其道義卻比千乘的價值還高，到最後能夠名利雙收，這都是來自於他的「能讓」這一念頭中得來。那些疲於為爭利而奔命，動不動就為利翻臉的人，看到此地能不覺得慚愧嗎？

【受辱不怨。】

❖白話解說：

受到侮辱，也不怨恨。

❖本文：

恥辱之來。惟當自問。屈[一]在己耶。所應辱矣。屈在彼耶。則辱所不應。辱己。仍無辱矣。非不當怨。實無可怨也。自古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乃能任大事。成大功。豈局量[二]褊淺[三]者所知耶。

❖字句解說：

一、屈：沒有理由。

二、局量：人的品格度量。

三、編淺：心地狹窄，見識淺薄。編，讀扁。

❖白話解說：

恥辱之所以會到來，就應當捫心自問，不對是因自己而起，就應當接受侮辱；不對是因他人而起，侮辱本就不應該有。如果有人來侮辱自己，仍然是沒有侮辱，不但不應當怨恨，實在是沒有怨恨的理由。

自古以來，凡是具有大智慧大勇猛的人，必定能夠忍耐所受的小恥辱或小忿恨，有這樣的氣度，才能擔任大事業，成就大功德，那豈是一般度量狹窄見識淺薄的人所能知道的呢？

❖本文：

明顏茂猷。平湖人。戒子弟曰。凡人非從事於忍。斷不知忍字之難。非善惡兩念對勘。斷不知忍字之妙。人若不忍辱耐苦。縱有善心。

一激即決。一折即墮矣。天降大任於斯人。而必動心忍性。至欲人人透此關耳。大約施濟人。不妨受瞋怒。為人謀。不必辭恨責。任事須當任怨。勸化不必譏彈[二]。有心寬厚。或遭笑侮。此是挾以偕來的。不辨此根。非能善者也。

❖字句解說：

一、**對勘**：對照比較。

二、**譏彈**：譏諷並評擊。

❖白話解說：

明朝的顏茂猷，是平湖〈今浙江省境內〉人，教誡子弟說：「一般人不是經常在忍字上下工夫，必定不知道忍字的困難，如果不是在善惡這兩個念頭上對照比較一下，一定不知道忍字的奧妙處。一個人如果不能忍辱耐苦，縱然徒具善心，一旦受到激怒就一切瓦解了，一旦受到挫折就墮落了。

上天要降下大任務給某一個人，必定先讓他在動心忍性上磨練，這正是要讓每一個人瞭解這一個關卡。大概要施捨濟助人，不妨接受他人的瞋恚忿怒；要為人謀事，不必害怕被人怨恨責備。要擔任大事的人，就必須要能任勞任怨；要勸化他人，就不必避諱受人譏諷評擊。心存寬厚待人的人，有時遭受他人的譏笑侮辱，這種相繼而來的事是很正常的，如果不辨明此一根由，那就不是能處理完善的人。」

❖本文：

宋李沆[一]為相。有狂生[二]叩馬[三]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詳覽。狂生怒訕[四]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隱退。久妨賢路。寧不愧心乎。公於馬上踧踖[五]曰。屢求退。奈主上未允。不敢擅便[六]耳。終無怒色。

❖字句解說：

一、李沆（讀ㄏㄤˋ）：宋朝的名臣，字太初，太原人，真宗時為宰相，深謀遠識，時稱聖相，卒謚文靖。

二、狂生：行為放蕩，不受拘束的人。

三、叩馬：勒住馬。

四、訕：毀謗。

五、踧踖：外表恭敬而內心不安的樣子。讀促及。

六、擅便：擅自行事。

❖白話解說：

宋朝的李沆，在當宰相的時候，有一個行為放蕩不拘的狂人，勒住他乘坐的馬，呈獻建議書，並且一直詆毀他的缺點，李沆謙遜的謝謝他說：「讓我回去後詳細看你文書中的內容。」那個狂生卻生氣的毀謗他說：「你居在高位，不能讓天下的人過著安康的生活，又不辭官退隱，妨礙賢能的人

貢獻他的才能已經很久了，難道你心中不覺得慚愧嗎？」李沆在馬上很恭敬又覺得不安的說：「我多次請求退隱，奈何皇上不准，不敢擅自行事，自行退隱。」從頭到尾沒有一點怒容。

❖本文：

宋文彥博[一]為首相。御史唐介[二]。劾彥博知益州日。造奇錦。通宮掖[三]。以得執政。請罷之。帝怒。將遠竄[四]。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貶介英州別駕[五]。而罷彥博知許州。後彥博復相。言於帝曰。介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中間雖有風聞[六]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乃召知諫院[七]。時稱彥博長者[八]。歷英神哲三宗。位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封潞國公。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九]。壽九十二而卒。

❖字句解說：

一、**文彥博**：宋朝介休〈今山西省境內〉人，字寬夫，歷事仁、英、神、哲四朝，出將入相垂五十年，世稱賢相，封潞國公，諡忠烈。

二、**唐介**：宋朝江陵〈今湖北省境內〉人，擢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劾張堯佐，並及宰相文彥博，諫官吳奎，貶英州別駕，直聲動天下。熙寧初拜參知政事，諡質肅。

三、**宮掖**：嬪妃所居住的旁室。掖，讀夜。

四、**遠竄**：流放邊土。

五、**別駕**：古代州佐的官名，後世又稱通判為別駕。

六、**風聞**：傳聞。

七、**諫院**：古代諫官的衙署。

八、**長者**：謹厚的人。

九、**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總稱。

❖白話解說：

宋朝的文彥博，在當首相的時候，當時的御史唐介，彈劾文彥博在益州〈今四川省等地〉當知縣的時候，製造奇特的錦衣，送給宮中的嬪妃，才得以執政，請求皇上罷除他，皇帝非常生氣，要將他流放到邊遠地區。

當時文彥博就在皇帝的面前，唐介責備他說：「文彥博應該要自我反省，有這件事，就不可以隱瞞。」文彥博不停的拜謝，皇帝更是生氣，就將唐介貶謫到英州〈今廣東省境內〉當別駕，而將文彥博罷除宰相，貶放到許州〈今河南省許昌〉當知縣。

後來文彥博又回到朝廷當宰相，向皇帝說：「唐介當御史的時候，說到我的事情，大多說中我的毛病，其中雖然也有傳聞錯誤的地方，然而當時責備也過深了一些。」於是皇帝將此事告知諫院，當時的人都稱讚文彥博是一位謹厚的人。

他歷經英宗、神宗、哲宗三位皇帝，當上了太師之位，負責國家軍事政務大事的宰相職位，超出一般宰相職位之上，封為潞國公，擔任將相的職

位共有五十年，名譽傳播到邊疆四夷之處，享年九十二歲才去逝。

❖本文：

宋富弼[一]訓子弟曰。忍之一字。眾妙之門。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之者。人曰。罵汝。弼曰。恐罵他人。曰。呼名姓而罵汝。弼曰。天下豈無同名姓者乎。罵者聞之大慚。顏光衷曰。忍之一字最難。能忍時。其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已是驕貴氣溢了。昔人詩云。少年胯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生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滅文成。至哉言也。信以辱胯下而王。以羞絳噲[二]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耳。

❖字句解說：

一、富弼：宋朝名臣，河南〈河南省洛陽〉人，字彥國，仁宗時兩使

契丹，力爭國體，後為相，神宗時再相，以反對新法罷。始封鄭公，進封韓公，卒謚文忠。

二、絳噲：絳是指周勃，為西漢沛人，佐高祖定天下，封絳侯，後平呂氏之亂，迎文帝即位，拜右丞相。噲指樊噲，漢初的功臣，沛人，初以屠狗為業，後從漢高祖起兵，屢立戰功，鴻門宴上又英勇解危，高祖即位，封舞陽侯，遷左丞相，卒謚武。

❖白話解說：

宋朝富弼訓誡子弟說：「忍這一個字，是眾多奧妙的要門，如果在清廉節儉之外，更能加上一個忍的工夫，有什麼事辦不成的呢？」在年少的時候，有人以惡言罵他，人家告訴他說：「是在罵你。」富弼說：「恐怕是罵他人吧？」那人說：「他是直接叫你的名字罵你。」富弼說：「天下間難道沒有同姓名的人嗎？」罵他的人聽到這話之後，覺得自己非常慚愧。

顏光衷說：「忍這個字是最難做到的，能夠忍耐的人，他的德量必定很大。到了不能忍耐時，已經是表現出驕傲貴慢的氣息滿溢出來了。」古時的人有一首詩說：「少年胯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生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滅文成。」這句話真是說得很透徹呀！韓信因他能忍受胯下之辱而稱王，但卻因覺得與絳侯周勃、樊噲在一起為羞辱而被殺身亡。這就像飲水到了滿量，就無法再增益了。

❖本文：

台州彭矩。慈祥謙遜。嘗與一人。同宿於店。彭先早歸。其人失傘。意彭持去。登彭門怒罵。見彭懦。且言失衣索價。彭如數償之而去。鄰人有恃強侵彭地者。置不問。後鄰以橫罹訟。彭反為周旋得免。其餘善事甚眾。因無子。往西獄」（一為嶽）祈嗣。夢神曰。以汝忍辱仁柔。力行善事。已允所請。遂生三子。後遭蜀亂。十室九死。彭獨合家無恙。

❖字句解說：

一、西獄：應為西嶽，乃華山的別稱，在陝西省華陰縣南。

❖白話解說：

台州〈在浙江省境內〉有一位彭矩，為人很慈祥又謙虛，曾經和一個人共同投宿在一家旅店，彭矩較早回旅店，恰好那個人遺失了雨傘，他猜想是彭矩拿去了，就到彭矩所住的房門，很生氣大罵，看到彭矩懦弱的樣子，並且說要彭矩依照遺失衣服照價賠償，彭矩按照他要的錢數給他後離去。

他的鄰居有倚恃強權來侵佔彭矩的土地者，彭矩也不去過問，後來這個鄰居因強橫無理而遭至訴訟，彭矩不但不記恨而且還想辦法替他脫罪，才免於被處罰的命運，其餘他所做的善事非常的多。

因為沒有生小孩，前往西嶽華山祈求給予子嗣，夢見神明說：「因你能做到忍辱仁慈懷柔，並且努力去做善事，上天已經應允你所請求的。」於是生了三個兒子，後來在遭遇四川的動亂中，十家有九家的人死喪，唯獨彭矩

全家都無事。

❖本文：

江陰夏翁。與客對弈[一]。忽一人咆哮[二]奔來。曰。止欠汝家利銀二兩。何故日令家人逼我。翁未及答。其人大罵。推桌毀棋局。翁笑曰。汝欲告免[三]乎。即舉筆付免票。其人急謝去。客歎盛德。翁曰。忍為眾妙之門。大凡涉世應物[四]。而以橫逆[五]加我。譬猶行荊棘[六]中。徐行緩解而已。彼荊棘亦何足怒哉。又如虛舟[七]之撞我。飄瓦之擊我。便能方寸不勞。而怨可釋。況此人貌很言戇[八]。必有所恃。恐激成意外之變。故寬免之。晚刻，報是人死於廁。細詢其故。乃知是人。債迫無措[九]。服毒而來。意欲圖詐。因感夏翁寬免。不忍詐害。故急歸覓糞青[十]（一為清）解毒。而藥性暴發。已不及解矣。翁對天拜謝。人咸敬服。翁非平日火氣消除。深有涵養。到此安能把捉得定耶。夫忍辱固修身之要。然次而守富要訣。亦在學喫虧也。

❖字句解說：

一、對弈：下棋。

二、咆哮：形容人盛怒時的吼叫。

三、告免：請求免除。

四、涉世應物：經歷世事與人交際。

五、橫逆：強暴不順理。

六、荊棘：多刺的植物，比喻困難紛亂的環境。

七、虛舟：空船。

八、貌很言戇：態度兇狠說話莽撞。戇讀狀，乃愚癡而急直的樣子。

九、無措：張皇失措的樣子。

十、糞青：應為糞清，乃糞汁。

❖白話解說：

江陰〈在今江蘇省境內〉地區有一位夏翁，在與客人下棋的時候，忽然

有一個人面帶怒容吼叫奔跑過來，說：「我只欠你家的利錢二兩銀子而已，為何你每天叫家人來逼迫我。」夏翁還來不及回答，那人又破口大罵，推倒桌子攪毀棋局。

夏翁笑著說：「你想請求免除付錢嗎？」馬上拿起筆來簽一張免付的票子給他，那個人急忙道謝後就離去了，與他下棋的客人讚歎夏翁，有盛大的德行。

夏翁說：「忍是解決諸多事情奧妙的要門，大概經歷世事與人交往，人家以不合理的事情加諸於我，就好像是走在多刺的植物中，只要不急著走就可以慢慢解除不被刺傷。那個多刺的植物也不足以讓我們生氣呀，又如空船撞到我，或是空中的飄瓦擊中我，能如此看待，就不會使我們的心中動怒了，當然怨恨就可以消除了。何況這個人態度蠻橫說話莽撞，一定有所倚恃，恐怕激怒他，會有料想不到的變化，所以要寬恕對待他。」

到了晚間的時刻，有人報稱那人已經死在廁所，經詳細問其原因，才知道那個人被債務所逼迫，已經六神無主，於是服下毒藥前來，想借此機會

意圖詐財，因對夏翁的寬免很感恩，不忍心詐害他，所以急著回家尋找糞汁來解毒，但毒藥的藥性突然發作，已經來不及解毒了。

夏翁對著上天拜謝，很多人都很尊敬佩服他。夏翁如果不是平日心中的火氣已經消除，內心已有深厚的涵養，等到這種場面突然發生，怎能將心性把持得住，談到忍辱本來就是修身的總要，然而其次守富的要訣，也是在學會吃虧而已。

❖本文：

明王莊毅公竑[一]。字公度。開府[二]維揚時。有屬官單某。行不檢。公嘗折抑[三]之。偶被論歸。過其任所。單候送。致餽[四]般勤。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為醬醯[五]。比發之。皆糞穢。無何[六]。事白還官。單遁。令家人詐發喪。有仇家踪跡之。執而訟於公。公但善平其訟而釋之。

❖字句解說：

一、王莊毅公竑：明朝河州〈今甘肅省臨夏縣〉人，字公度，正統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豪邁負氣節，正色敢言，憲宗初進兵部尚書，卒諡莊毅。竑，讀宏。

二、開府：後世稱督撫為開府。

三、折抑：責備制止。

四、致餼：餽贈食物與人。餼，讀細。

五、醬醯：含有酸味的醬。醯，讀西。

六、無何：沒有多久。

❖白話解說：

明朝的王竑，字公度，諡莊毅，在維揚〈即是揚州〉當督撫的時候，有一個他的部屬姓單的，行為不檢點，王公曾經責備制止他。有一次王公因案被論罪撤職返家，路過其任所時，單某等候恭送他，態度非常殷勤，並致贈

食物，王公很嘉許他誠懇的款待，選擇幾缸食物，以為是酸醋所浸的醬菜，等到開啟的時候，裡面都是糞便等汙穢的東西。

過不多久，事情大白以後，王公回復原來的官職，單某因害怕而逃走，命令家人假裝死了辦理喪事，有他的仇家知道他的行蹤，就將他拉到官府而訟告於王公，王公卻好好的平息他的訴訟，並將他釋放。

❖本文：

謹按涅槃經曰。昔有一人。讚佛為大福德相。或曰。何以見之。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瞋。罵亦不怒。非大福德相乎。今人於橫逆當前時。但曰。彼來成就我福德相。榮孰甚焉。則在我能犯而不較。在彼亦將化悟矣。

❖字句解說：

一、涅槃經：有大乘和小乘兩部，小乘部說釋迦入涅槃前的狀況，大乘部說佛雖現入滅之相，而佛身常住不滅。

❖白話解說：

謹按《涅槃經》所載，以前有一個人，讚歎佛陀具有大福德相，有人問他說：「何以見得？」他說：「正當佛陀壯年的時候，就立志於修行的志業，心中從來不生暴戾之氣，受他人捶打也不瞋恨，受到責罵也不發怒，這不就是大福德相嗎？」

現在人能在橫逆等不合情理事當前時，但說：「他是來成就我具福德相的人，這是何等榮耀的事。」如果能如此，則在我自己受到侵犯時，就不會去計較，在他人也將因此受到感化而覺悟。

❖本文：

鄭暄曰。默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饒饒饒。千災萬禍一時消。忍忍忍。債主怨家從此隱。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

❖白話解說：

鄭暄說：「沈默沈默沈默，無數的神仙是從此地修得；饒恕饒恕饒恕，千萬的災禍能因此而頓時消除；忍耐忍耐忍耐，怨家債主從此不再顯現了；休掉休掉休掉，那蓋世的巨大功名常使自己不自由。」

【受寵[一]若驚。】

❖字句解說：

一、寵：尊榮。

❖白話解說：

得到意外的尊榮，驚懼不知所措。

❖本文：

榮寵之及。雖分所應得。亦當知幾[一]知足。有弗克負荷[二]。若驚若懼之意。蓋福兮禍所伏。日中則昃[三]。月盈則缺。理固然也。至於君上。恩如天地。若不實圖報効。臣子何以自安。豈不更可驚乎。

❖字句解說：

一、知幾：預知事情的幾微。

二、負荷：擔任。

三、昃：傾斜。讀仄。

❖白話解說：

尊榮寵愛所及，雖然是本分所應得，也應該知道分寸而有所知足，有難以消受，又像是驚喜又像是懼怕的意思。要知道福中有禍所伏藏，太陽到了中午就開始傾斜，月亮到了盈滿就開始出缺，這是本來的道理。至於君上對待我們，恩德有如天地一般，如果不能實實在在努力去報效，為人臣屬的人，自己心中怎能安寧呢？那豈不更是驚懼嗎？

❖本文：

周成王[一]封伯禽[二]於魯。周公戒之曰。子無以魯國驕人。吾聞之。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榮。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知[三]。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也。皆謙德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子慎毋以魯國驕人。今學者。誠能繹思[四]此訓。則驕心傲氣。無自而生。而榮寵之加。時有若驚之意矣。

❖字句解說：

一、**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名誦，年幼時即位，由周公攝政，制禮樂，立制度，營建東都洛邑，七年後歸政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諡曰成。

二、**伯禽**：又稱魯公、禽父、魯公伯禽。西周魯國第一代國君，姬姓，字伯禽，周公旦長子，周武王滅商，封周公於曲阜，為魯公，周公留佐

武王，命伯禽就封。

三、睿知：明智通達。

四、繹思：推究思考。

❖白話解說：

當周成王把魯國封賞給伯禽的時候，周公訓誡他說：「你不要以為得到魯國的封地而對人驕傲，我聽人說：『擁有廣大德行的人，平時能以恭敬自持才能榮耀；擁有廣大富裕土地的人，平時能以勤儉自持才能安寧；擁有尊貴榮耀祿位的人，平時能以謙卑自持才能高貴；擁有強兵眾多人民的人，平時能以畏懼心自持才能勝利；擁有聰明通達才智的人，平時能以庸愚自持才能得益；擁有博學多記的人，平時能以淺約自持才能廣博，這就是六守的工夫，都是謙卑的德行。』說到天道會毀棄盈滿而使謙順的人受益，地道會變化高滿而流向低卑之處，人道是厭惡驕泰而喜歡謙虛。你必須要謹慎，不要

以得封魯國而對人起驕傲之心。」

現今的學者，能夠真誠的將此訓文好好的推究思考，那麼驕傲的心氣自然沒有理由生發，而對於尊榮寵愛的增加，要時時警惕，得之當有驚懼的心意。

❖本文：

唐岑文本[一]。拜中書令[二]。有憂色。母問之。文本曰。非勳非舊[三]。濫叨[四]榮寵。位高責重。故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宋王文正公旦[五]。晚年。官益尊。及為朝鮮使。自禁中[六]。乘車輅[七]。出都門[八]。百官餞送[九]。交口稱公榮遇。公曰。吾何益於國。但覺反側不安[十]耳。司馬溫公[十一]與姪帖[十二]云。近蒙聖恩。除[十三]門下侍郎[十四]。舉朝忌者無數。而以愚直處其閒。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數公皆受寵若驚者。而岑公受弔一語。當申其說。

昔孫叔敖[十五]為令尹[十六]。有一老人來弔曰。身以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以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以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又曰位益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意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蓋岑公深得此旨也。居高之法。洵[十七]在乎此。

❖字句解說：

一、岑文本：唐朝棘陽〈今河南省境內〉人，性沉靜，善文辭，貞觀中擢中書舍人，詔告皆所草定，敏速過人，遷侍郎，封江陵縣子，踰年為中書令，卒謚憲。

二、中書令：即是宰相。

三、勳舊：稱與帝王有舊交的功臣。

四、濫叨：過分的貪受。

五、王文正公旦：宋朝大名人，姓王名旦字子明，真宗時知樞密院，進太保，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卒封魏國公，謚文正。

六、**禁中**：舊稱天子居住的地方。

七、**車輅**：大車。輅，讀路。

八、**都門**：國都。

九、**餞送**：設酒食送別。

十、**反側不安**：輾轉不安。

十一、**司馬溫公**：即是司馬光，宋朝夏縣涑水鄉人〈今山西省境內〉，字君實，世稱涑水先生，哲宗初為相，盡罷新法，旋卒，贈溫國公，諡文正。

十二、**帖**：書信。

十三、**除**：免掉舊官職，改授新官職。

十四、**門下侍郎**：為門下省的次官，宋初為宰相敘遷之官，掌參議大政，審中外出納之事，管理省務。

十五、**孫叔敖**：春秋時楚國人，性恭儉，代虞丘為楚相，施教導民，三月而楚大治，彼曾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不以得失為意，史稱循

吏。

十六、令尹：春秋時楚國的執政者為令尹。

十七、洵：真。

❖白話解說：

唐朝的岑文本，官授中書令〈即宰相〉的時候，面帶憂愁的神色，母親問他，文本回答說：「我和君王非親非故又沒功勞，過份的貪受這個榮耀寵幸，此職位高權責又重，所以憂慮害怕。」對來祝賀的客人說：「今日乃接受弔言，不是接受慶賀。」

宋朝的王旦，謚名文正，在晚年的時候，官位越尊貴，到了授命出使朝鮮，從天子的居所出來，乘坐大車，經過國都的大門，百官都在此設宴送別，交相稱讚王公得此榮耀的待遇。王公說：「我對國家有何助益呢？只覺得心中輾轉不安而已。」

宋朝的司馬光，受封溫國公，在給姪兒的書信中說：「最近蒙受聖上的

恩典，升遷為門下省侍郎，朝廷上下忌妒的人非常多，而我以愚癡憨直的本性處於其間，就好像是一片枯黃的落葉，在強烈的大風中飄蕩一樣，能保持多久而不墜落呢？所以自從接受旨命以來，只有憂懼而沒有歡喜，你應當要知道此中的含意。」

以上所舉幾位都是受寵若驚的人，然而岑公受弔這一句話，應當在此申說他的意思。以前春秋時楚國的孫叔敖，當令尹的時候，有一位老人來向他弔言說：「身居高貴之位而驕傲於人的，人民就會拋棄他；位高權重而又擅耍權術的人，君王會厭惡他；食祿已經很優厚而又不知足的人，就會處於憂患之中。」又說：「職位越高，存心要越低下；官位越大，存心要越小；權祿已經很優厚，就要謹慎不可隨便濫取，你如果能守住這三個原則，就足以來治理楚國了。」

大概岑公深深的獲得此中的奧旨，居在高位的方法，真的就是在這裡。

❖本文：

宋盧多遜[一]。初拜參政[二]。服用[三]漸侈。其父愀然[四]曰。吾家世儒素[五]。一旦富貴。遂如此。未知稅駕地[六]矣。多遜不念父言。竟以事敗。

❖字句解說：

一、盧多遜：宋朝盧億的兒子，周顯德初舉進士，官集賢校理，太宗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尋加兵部尚書，多遜博涉經史，文辭敏捷，好任數，有謀略，以交通秦王廷美，流崖州卒。

二、參政：即參知政事，為宰相的副貳。

三、服用：衣服器用。

四、愀然：容色改變的樣子。愀讀巧。

五、儒素：儒者的操行。

六、稅駕地：歸宿的地方。

❖白話解說：

宋朝的盧多遜，剛任參知政事的官職時，衣服器用漸漸奢侈，他的父親臉色不悅的說：「我們的家世都秉承儒者的操守，你今日一旦富貴，就變成如此，還不知將來會淪落到什麼地步呢？」多遜不聽父親的話，最終還是事跡敗露。

【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

❖白話解說：

施捨恩惠給人，就不要求回報；施捨給與他人之後，就不要追討或後悔。

❖本文：

施恩求報。則貪心未忘。與人追悔。則吝心未化。貪而且吝。君子不為。金剛經「曰。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而行布施。又曰。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由此觀之。人能以財濟人。內不見有能施之我。外不見有受施之人。中不見有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一心清淨。則斗粟稱無涯之福。一文消千劫之災。若微有求報之心。雖施黃金萬鎰。終不圓滿一心之量也。至於追悔二字。尤人生大關鍵處。惡事追

悔之。則將來惡念漸止。善事追悔之。則將來善念不生矣。人而施與後悔。莫如不施不與之為愈也。

❖字句解說：

一、金剛經：全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翻譯，此經以空慧為體，專說一切法無我之理，繁簡適中，最便誦持。

❖白話解說：

施捨恩惠要求回報，那是貪求的心還未忘掉；給人之後又追悔，那是吝嗇的心還未化除，貪心而且吝嗇，是君子所不為的。《金剛經‧第四分》說：「修菩薩行的人，在修法上應該是以無所貪著的心而去行佈施。」又說：「如果菩薩不貪著於形相而去行佈施，他的福德是不可限量的。」

由此地來看，人能夠用錢財來濟助他人，在自己的內心看不到有能夠施捨的我，在外境看不到有接受施捨的人，其中也看不到可供施捨的物資，

這就叫做「三輪體空」。

只要能保持心靈的清淨，那麼斗升微少的粟米，也可以成就無邊的福德，一文小錢也可以化除千劫的災難。如果稍微有求回報的存心，雖然施捨萬兩的黃金，最後也無法圓滿自己心中的貪婪。至於「追悔」這二字，更是人生大關鍵的地方，所做的惡事能加以追悔，那麼將來的惡念會漸漸停止；所做的善事加以追悔，那麼將來的善念就無從生起了。如果人施捨後又後悔，倒不如不施捨不給與還來得更好。

❖本文：

世人欲得倉中五穀[一]。歲歲不乏者。必須取穀麥種子。以牛犁耕田地而種之。不種則竭盡也。法中亦爾。以孝心。悲心。敬心。為種子。以衣食。財帛。身命。為牛犁。以父母。貧病。三寶[二]。為田地。有佛弟子。欲得藏識[三]中。百福莊嚴[四][五]。生生無盡者。須運悲敬孝心。將衣食

財帛身命。敬養供給於父母貧病三寶。名為種福也。不種。即貧窮無福慧[六]。入生死險道。謂種福之田。如彼種穀之田。名為福田也。

❖字句解說：

一、**五穀**：泛指各種主要的穀物，一般是指稻、黍、稷、麥、菽為五穀。

二、**三寶**：佛家以佛、法、僧為三寶。

三、**藏識**：即八識中的第八阿賴耶識，乃含藏一切種子之識。

四、**百福莊嚴**：如來之三十二相，一一皆以百福莊嚴。又作百思莊嚴、百福德莊嚴。百福即百思。據《大毗婆沙論》卷一七七載，離殺乃至正見之十業道，每業道各有五思，如離殺業道有離殺思、勸導思、讚美思、隨喜思、迴向思，合為五十思，菩薩造作一相之業時，先起五十思修治身器，次起一思以牽引彼相，後起五十思以圓滿彼相，此即百福莊嚴。

五、**莊嚴**：以善美飾國土，或以功德飾依身叫莊嚴。

六、福慧：即是福德與智慧二種莊嚴。

❖白話解說：

世間上的人想使得倉庫中的五穀，每年都不會匱乏，就必須以牛和犁來耕田地，然後將穀麥的種子下種，如果不下種，五穀到最後也會吃盡的。所有的一切法也是如此，以孝順的心、慈悲的心、恭敬的心為種子，以衣食、財帛、身命作為牛犁，以父母、貧病、佛法僧三寶作為田地。

如果有佛弟子，想要在藏識中得到百福莊嚴，生生世世無有窮盡，就必須運作慈悲、恭敬、孝順的心，以衣食、財帛、身命來恭敬奉養供給父母、貧病之人，以及佛法僧三寶，這名叫「種福」。如果不種福，就會得貧窮沒有福慧的報應，趣入生死輪迴等危險六道中。所謂的「種福之田」，就像那些種稻穀的田地，所以名為「福田」。

❖本文：

布施[一]有三。有法施。有財施。有心施。種種方便。勸化教導人謂之法施。最為上善。財施。謂種種錢財布施。心施者。窘於無財。但心念惻然思以濟之而無由。亦謂之施。

❖字句解說：

一、布施：以福利施與人，所施雖有種種，而以施與財物為本義。

❖白話解說：

佈施的方法有三種：有法施、財施、心施。能以各種的方便法來勸化教導他人，叫做法施，這是最高上的善事；所謂財施，就是說以種種的錢財去行布施；所謂心施，就是苦於沒有錢財，但心中對於窮苦的人有憐憫之心，想要幫助他卻沒有錢財，這也是所謂的佈施。

❖本文：

明沈鯉[一]。字仲化。歸德人。好推轂[二]賢士。不使人知。有警世語曰。嗚呼。世事何其參差不齊[三]哉。吾每當賓筵[四]醉飽。箸不能下。主人仍薦珍無已。而貧人有終身不知異味[五]者。有飢餓死者。吾冬裘夏葛。涼燠以時。猶欲窮奢極侈。以徇[六]時尚[七]。而貧人有衣不蔽體。傍簷宿露。朔風[八]刺骨。寒顫齒擊者。吾高簷大棟。安居甚適。猶復為池臺花竹。極耳目之玩。不惜千金購之。而貧人緩急[九]無賴。至有捐性命。割父子夫妻之懽者。吾身家子孫。已寬然有餘。猶務多積厚蓄。為子孫計久遠。而貧人有室如懸磬[十]。朝不謀夕者。吾貨財紛紜[十一]。而耳目不及周。不免至狼藉[十二]。陰以潤盜賊。而貧人偶拾其遺秉滯穗。則忍不能與。或負貸子錢。通工易事[十三]。則刀錐[十四]之末。有盡力爭之者。吾盛陳筐篚[十五]。攀援豪貴。惟恐不納。而貧人丐一錢。以延旦夕之命。有艴然[十六]作色者。有託在肺腑[十七]。而不能以貧身歸者。吾多財而宣侈導淫。因之賈禍[十八]。而貧人有待吾鼠攘[十九]（一為壤）之餘。而不可得者。何世事參差不齊。一

至於此也。吾今為貧人緩頰[二十]。非槩以傾貲賑飢之類。強人所難。惟捐其所無用。以化為有用而已。賓筵若醉飽。何不分杯觴。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何不分殘汁。以施之生平不知異味者。為兩得其便乎。衣而敝之篋笥[二一]。與無衣同。省為短褐。以施衣不蔽體者。則人且挾纊[二二]。吾文繡[二三]亦自不乏也。吾不為耳目之玩。即可全人之性命與骨肉。此義舉[二四]也。以資談議則可傳。以省深夜則自得。天下之可玩好[二五]者。無佳於此矣。吾多積厚蓄。終身不盡用。以遺諸子孫。則賢者。不恃此而足用。愚者。雖得此不為用。何不及吾身而施之。朝不謀夕者之猶為有用也。吾所狼藉者。業置度外。苟貧人得之。是拾遺於道也。非損吾之有也。吾何惜。吾盛陳而攀援[二六]。寧詎見德[二七]。施升斗於涸轍[二八]。即欣欣[二九]起死回生也。何以不為此而為彼。吾多財而為祟[三十]。彼得少而為福。而吾損有餘補不足。雖為人貽福[三一]。實為我脫禍也。此兩利之道也。故曰。捐無用為有用者。此也。不睹天道人事乎。盈虛消長。天且弗違。泉貨流行。豈居一處。昔所稱富家。今存者幾乎。彼其子孫。不終享也。非

由前人好施。而不為遠圖也。盛衰倚伏。勢使然也。知其然。而當積則積。當散則散。可為己用。亦可為人用者。達人也。既籠泉貨[三二]。而聚之一室。又設之隄防。以為千萬世不拔之業。使不得他有灌輸[三三]者。愚人也。積陰德為長久計者。智人也。無所為而為者。君子也。

❖字句解說：

一、**沈鯉**：明朝歸德〈今河南省商丘縣〉人，字仲化，嘉靖進士，授檢討〈掌修國史〉，神宗立，進左贊善〈東宮屬官〉，累遷吏部佐侍郎，屏絕私交，好推轂賢士，不使人知，拜禮部尚書，後拜東閣大學士，加少保，進文淵閣，卒謚文端。

二、**推轂**：推舉人才。轂讀股。

三、**參差不齊**：不整齊的樣子。參差讀ㄘㄣ　ㄘ。

四、**筵**：酒席。

五、**異味**：非常的美味。

六、**徇**：營求。

七、**時尚**：時髦的風尚。

八、**朔風**：北方吹來的寒風。

九、**緩急**：危急。又有緩慢或急迫之意，引申為需要相助。

十、**懸罄**：比喻家境貧窮。

十一、**紛紜**：盛多貌。

十二、**狼藉**：行為放縱。

十三、**通工易事**：分工合作，各司其事。

十四、**刀錐**：比喻微利。

十五、**筐篚**：古代盛物用的竹器。讀匡匪。

十六、**艴然**：因惱怒而臉色改變的樣子。艴讀服。

十七、**肺腑**：比喻出自內心。

十八、**賈禍**：自己招惹禍害。

十九、**鼠壤**：應為鼠壤，乃比喻鬆散的樣子。

二十、緩頰：代人講情、求恕。
二一、篋笥：竹製放置的小箱子。讀切四。
二二、挾纊：本義為披著棉衣，後引申為受慰勉而忘寒。纊讀況。
二三、文繡：錦繡的衣服。
二四、義舉：正義的舉動。
二五、玩好：玩弄嗜好的物品。讀萬耗。
二六、攀援：比喻趨附權貴。
二七、見德：顯現恩德。
二八、涸轍：比喻窮困的境地。
二九、欣欣：草木漸漸茂盛的樣子。
三十、祟：禍害。
三一、貽福：遺留福氣。
三二、泉貨：財貨。泉為古代錢幣的稱謂。
三三、灌輸：流通。

❖白話解說：

明朝的沈鯉，字仲化，歸德〈今河南省商丘縣〉人，喜歡推舉賢能的人才，不讓別人知道，有《警世語》說：「嗚呼！世間的事情是多麼的不公平啊，我每次參加別人的宴席，總是吃得酒醉飯飽，再也吃不下了，主人家仍然不停的勸食珍饈，然而貧窮的人有一輩子不知道，有這種非常美味的食物者，有的因沒東西吃飢餓而死者。

我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布衣，清涼或炎熱都是按氣節換穿衣服，還想要窮極奢侈的能事，以追求時髦風尚，然而貧窮的人，有衣服不能遮蔽身體，依靠在他人的屋簷下露宿街頭，讓寒冷的北風刺入骨裡，因寒冷顫抖而使牙齒相擊者。我居住在高樓大廈，非常安穩舒適，還要有池塘臺榭花園竹叢裝飾環境，極盡眼睛及耳朵所喜歡聽看的東西，不惜千金去購買，然而貧窮人家的生活，危急無所倚靠，甚至有丟掉生命的危險，割捨父子夫妻情愛的歡樂者。

我的身體家庭子孫，已經有寬裕多餘的生活享受，還務求多一些優厚

的積蓄，為了將來子孫長遠的生計去著想，然而貧窮的人有家徒四壁，早上不知晚餐在何處者。我的貨物錢財很多，數目都難以耳目分辨清楚，難免讓自己的行為放蕩，暗中讓盜賊有窺伺的機會，然而窮人偶而撿到你遺漏或用不到的東西，則是表現殘忍不能給與，或者叫他背負借貸還利息的情事，讓有勞力的人做工來換取金錢，那麼雖是微薄的利益，也有盡力爭取者。我能以衣物裝滿籮筐，去趨勢攀援豪貴人家，還怕人家不接受，然而貧窮的人要乞求一錢，用來延續短暫的生命，有些人就生氣的變臉色，也有假託說心內很同情他，卻不能給窮人一些東西讓他回家者。

我擁有很多的財富，卻表現奢侈導人於邪淫，因而導致禍害，然而貧窮的人等待我吃用所剩餘，卻一點也得不到者。這世間事怎麼不公平到這一種地步呢？我現在為貧窮的人家代說幾句話，並非是叫你全部的財產都拿出來，救濟飢餓人家，這是強人所難，只是捐出你所沒有用到的部分，把它變化成有用的東西而已。宴請賓客如果到了醉飽的程度，為何不分一些酒食，施捨給那些餓得快死的人呢？為何不分一些殘餘的湯汁，施捨給一生都沒有

吃過美味的人呢？這不是兩者都好的事嗎？

把穿不到的衣服放在衣櫃而不穿，和沒有衣服是一樣的，自己穿短褐布所做的衣服，把省下來的施捨給沒有衣服可穿的窮人，那麼窮人也可得到慰藉，有衣服可穿而不會寒冷，我所穿的錦繡衣服也自然不缺乏，只要我不為了滿足耳目的喜好而亂花錢，就可以幫助窮人，保全性命和骨肉親情，這是正義的舉動呀！以這種義舉當作談論的議題，則可傳播善舉，以此來自我反省，深夜還能感到快樂自得呀！天下間真的可供玩索喜好的事，沒有比這種事更好的了。

我多一些優厚的積蓄，終身用不完，把它留給子孫，他的子孫如果是賢能的，不必靠這些也夠用的；如果子孫是愚癡的，雖然得了這些，也會被人所騙而用不到，為何不在我自己的身上就把它施捨出去，那些朝不保夕的窮人還比較能用得到。我行為放縱揮霍無度，不把事業當一回事，如果這些能讓貧窮的人得到，這就像是在路上撿到的，也沒有損傷到我所擁有的，我還吝惜什麼呢？

我裝滿了東西去攀炎附勢，寧可向有權勢的人獻殷勤，但只要施捨一些給窮困的人，他就能得到生機而起死回生了，為何我們不這樣做〈指施捨些許給窮人〉，卻要那樣做〈以豐滿之物向權貴獻殷勤〉呢？我雖然有很多錢財，卻給自己帶來禍害，雖然給窮人一點點，卻可以給自己帶來福德。對我來說，我只是減損我多餘的部分，彌補他的不足而已，這雖然給窮人帶來福氣，實在說是為我自己脫離禍害啊！這是對兩者都有利益的事情，所以說：『捐出用不到的部分，使它成為有用的東西，就是如此。』

有沒有看到天道或人事的情形呢？盈滿虛無消長盛衰的定律，上天都不會違反；財貨是到處流行的東西，怎可能都聚集在同一個地方。過去大家所稱的富貴人家，到現在還存有幾戶呢？他們的子孫是沒有辦法完全享受的。不是由於前人喜好施捨，哪有今天的富貴；不為遠處著想，將來是無法善後的。

興盛衰亡起起伏伏，這本就是勢所當然，知道是這個道理，所以當要積蓄的時候就要積蓄；應當要散財的時候就要散財。財貨可以由自己運用，

也可以讓他人運用，有這樣胸襟的人就是達人。既然將財貨籠絡在一起如泉水般，使其聚集一室，又設置很多道堤防，以為這樣就可以保全千秋萬世不可動搖的事業，使得這些財貨不會流通出去，這種作法就是愚癡的人。積蓄陰德是為了長久打算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不是為了成就自己而去做的，就是君子。

❖本文：

隋李士謙[一]。字子約。幼孤。事母至孝。年十二。魏廣平王。辟[二]為開府參軍[三]。家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歲歉。召各欠戶焚券。曰債了矣。來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所活甚眾。死者瘞之。或頌公陰德。公曰。陰德如耳鳴。己自知之。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謂陰德。一日夢紫衣神告曰。上帝嘉汝陰德。昌大汝後矣。

❖字句解說：

一、李士謙：隋朝平棘〈今河北趙縣〉人，字子約，幼孤，事母至孝。

二、辟：徵召。

三、開府參軍：督撫的軍事參謀。

❖白話解說：

隋朝的李士謙，字子約，年幼喪父，事奉母親非常孝順，十二歲時，就被魏廣平王徵召為督撫的軍事參謀。家裡很富有，拿出數千石的粟米借貸給鄉里的人，剛好遇到年荒歉收，就召集各個欠他粟糧的人家，將債券全部焚毀，說：「債務都沒有了。」來年的春天，又拿出粟糧的種子，分給貧困的人，被他救活的人非常的多，死去的人就幫他們埋葬。

有人稱讚他的陰德，李公說：「陰德就像是耳鳴，只有自己知道，別人是不知道的，現在你已經知道了，怎可說是陰德呢？」有一天夢見穿紫衣的

神明告訴他說：「上帝嘉許你所積的陰德，將昌盛光大你的後代。」

❖本文：

宋太倉顧姓者。為州吏。凡有迎送。必寓城外賣餅江姓家。後江被仇唆盜[一]。顧集眾訴冤得釋。江感恩。有女年十七。送至顧家。願為妾。顧使其妻。具禮送還。江又攜往。顧復卻還。後顧赴京。撥[二]韓侍郎門下辦事。侍郎偶出。夫人見之。召問曰。君非太倉顧提控[三]乎。我賣餅江家女也。嫁充相公少房[四]。尋繼正室。秋毫皆君賜也。當與相公言之。侍郎歸。備言始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帝稱歎。除禮部主事[五]。

❖字句解說：

一、唆盜：指使別人偷盜。唆讀叟。

二、撥：分發。

三、提控：官名，掌文書官牘之事。

四、少房：妾。

五、主事：即部門的科員。

❖白話解說：

宋朝時，太倉〈今江蘇省境內〉有一位姓顧的人，當州府裡的官吏，凡是有送往迎來的事，必定住在城外一戶賣餅的江姓家裡。後來江家被仇人陷害，說他指使人做盜賊，顧某集合眾人作證為他申冤，才得以釋放，江某為了感恩，將自己年僅十七歲的女兒送到顧家去，願當他的妾，顧某叫他的妻子具備禮物送回江家，江某又將其女兒帶去，顧某又再送還。

後來顧某到京城，被分發到韓侍郎的門下辦事，韓侍郎剛好外出，由其夫人接見，召見他說：「你不就是太倉的顧提控〈掌理文書官牘的官〉嗎？我是賣餅的江家女兒，嫁來韓相公家當妾，不久就繼任正室，這一切都是你所賜與的，應當要向相公說明。」

韓侍郎回家後，將這件事情的前後完全說明，韓侍郎說：「這是一個仁慈的人啊！」就將此事完整地向皇帝稟告，皇帝非常稱譽讚歎，把他升任為禮部的主事〈即今之科員〉。

❖本文：

宋范文正公[一]。遣子堯夫[二]。歸蘇取麥五百斛。途遇故人石曼卿。言三喪未舉[三]。堯夫盡以麥舟付之。既歸未及言。文正曰。見故人否。堯夫以石曼卿三喪未舉為對。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付之矣。范公父子同心。樂施如此。豈若今人只是敬奉富貴。錦上添花。不肯周濟貧苦。雪中送炭耶。即或有人略施略與。有不求報追悔者乎。

❖字句解說：

一、范文正公：即是宋朝名臣范仲淹，吳縣人，字希文，為秀才時即

以天下為己任，仁宗時官至參知政事，元昊反，以龍圖閣直學士與夏竦經略陝西，號令嚴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稱龍圖老子，夏人稱小范老子，卒謚文正。

二、范堯夫：宋朝范仲淹的次子，名為范純仁，堯夫為其字，皇祐進士，父沒始出仕，徽宗時，除觀文殿大學士，卒謚忠宣。

三、未舉：沒有能力辦理。

❖白話解說：

宋朝的范仲淹，謚稱文正，派遣他的次子范純仁，字堯夫，回到蘇州運取五百斛的麥子，在途中遇到老友石曼卿，向他說有三件喪事，因無錢尚未辦理。堯夫就將全部的麥子和舟一齊給他。回到家裡，還來不及稟告，文正說：「看到老朋友了嗎？」堯夫把石曼卿無錢辦理三件喪事回答，文正說：「為何不將麥子和舟都給他呢？」堯夫回答說：「都給他了。」

范文正公父子兩人同心，如此的樂於施捨，哪像現在的人只是尊敬奉

獻富貴的人，在錦上又添花，不肯幫助貧窮的人，在雪中送炭。即使是有人稍微施捨給人家，很少有不求回報或追悔的人。

❖本文：

昔有一女入寺。欲捨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寺者。親為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唯令其徒回向而已。怪問之。僧曰。前者。物薄而心甚真。故老僧親懺。今者。物厚而心不切。令徒代懺足矣。夫行善種德。至心為上。若一轉念。即不如初念矣。況追悔哉。

❖白話解說：

以前有一個女子到寺廟禮佛，想要施捨，但身上沒有很多錢，只有二文錢捐獻給寺廟，寺裡的主僧親自為他誦經懺悔。到了後來被選入宮，已

經富貴了，就攜帶千金到寺廟施捨，主僧卻只命令他的徒兒為他誦經迴向而已，此女奇怪的問其原因，主僧說：「以前妳來施捨時，雖然財物少，但心中非常真誠，所以老僧親自為妳懺悔；現在雖然所施捨的財物很豐厚，但心中不真切，所以命令徒兒代為懺悔已經足夠了。」

談到行善事種德行，以至誠的心為最上，如果念頭稍微一轉，就不如初念那麼真誠了，更何況是追悔呢？

❖本文：

于鐵樵曰。禽獸猶知報德。焉有人而不感恩之理。不知最難堪[一]者德色[二]。德色一露。感者生慚。慚化而怨生矣。昔有吏曾救一人之命。其人漸富。而吏轉貧。偶過其家。舉家出拜。留飲極恭。吏酒酣大言曰。汝非吾力。則妻子婢僕。以及目前所見之物。何一為汝有。今汝富而我反貧。何哉。言訖。宿於其家。其人計曰。彼望報之心太奢[三]。報之不能滿

其意。不報。禍必及我矣。不如殺之。遂綯[四]其首。噫。救人而反以自殺。此中自有參會[五]巧符之因。彼人之凶惡報應。與吏之數命[六]當然。姑置勿論。但舉此以戒求報者。

❖字句解說：

一、難堪：難以忍受。
二、德色：施恩於人而有自得之色。
三、太奢：太過分了。
四、綯：絞繩索。讀逃。
五、參會：匯集。
六、數命：命運。

❖白話解說：

于鐵樵說：「有些禽獸都還知道要回報恩德，哪裡有人不感恩圖報的道

理呢？殊不知最難以讓人忍受的就是施恩於人之後，所表現出來那一種自得的樣子，只要得意的表情一展露，受施的人就會感到慚愧，慚愧很快的就會變化成怨恨了。」

以前有一個官吏曾經救過一個人的生命，那個人後來漸漸富有，然而官吏卻變成貧窮。有一次這窮吏偶經其家門，全家人都出來拜見他，極為恭敬的挽留他吃喝，這窮吏喝到酒醉時，大聲的說：「你如果不是因我的幫助，那你的妻子婢女僕人，以及眼前所可看到的東西，哪一樣是屬於你的呢？現在你變富有而我反貧窮，這是什麼道理呢？」說完話後，就睡在他家裡。這個人心中盤算說：「他希望我報答的心太過分了，報答他恐無法滿足他的心意，不報答恐怕會禍害到我身上，不如就將他殺掉。」於是就以繩索勒死他。

噯呀！救助人反而變成以此自殺，這當中自然有很多因素匯集巧合的地方，那個人有凶惡的個性產生報應，以及窮吏的命運所造成的。姑且將此事置之不去談論，但舉此例就是要以此警戒那些施捨想求回報的人。

【所謂善人。】

❖白話解說：

在此所說的「善良的人」。

❖本文：

自此至神仙可冀。言善人之福報。盛大而不爽[一]也。夫善人之實。始於是非不謬[二]。則智勇兼盡。終於人我兩忘。則仁恕兼行。況其立心用意。待己待人。內而五常[三]百行[四]。外而事物機宜[五]。無一之不盡乎。此即堯舜周孔復生。無以異此。而第謂之善人者。以天心好善而惡惡。人心有善而無惡也。人每忽於習染。致失其初。當有善則精進。有惡。則改悔。庶乎可矣。

❖字句解說：

一、不爽：不差、不失。

二、不謬：不會錯誤。

三、五常：指仁、義、禮、智、信。

四、百行：各種品行。

五、機宜：事機與事宜。

❖白話解說：

從「所謂善人」句開始，到「神仙可冀」為止，在說明善人的福報，是非常盛大而不會有所差失的。談到善人對善事的實踐，開始是對是非要分辨清楚，不會有錯誤，則能夠在智慧和勇氣方面都盡到，最終是要達到人我兩忘的地步，則能夠使仁慈和忠恕並行。

何況善人在立定心志的用意方面，無論對待自己或別人，內心常存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對各種品行操守都能有良好的存心，對外待人處事也都

能適合時機兼顧情理，沒有一樣不盡力去注意到。這些就是堯舜周公孔子再世，也不會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要如何稱為善人呢？因為天心是喜好行善而厭惡行惡的，人心本來應是存有善念而沒有惡念的，由於人每每都會疏忽於惡習的染著，導致喪失原本的善心，所以應當遇到有善可為時，就應該要精進；有惡事已做的，要趕快懺悔，這樣就可以稱為善人了。

❖本文：

宋李文正公昉[一]。既致政[二]。因上元[三]張燈。太宗命安輿迎之。坐之御榻之側。手酌御樽。選果核之珍者賜之。曰。卿善人君子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訓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驚世駭俗。然未嘗蔽人之善。忘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四]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五]。今蒙聖上。對群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夫善

人君子。孔子尚云未見。吾何人而敢當之。汝曹當念聖上崇獎之言。踐吾四者之說。於君忠。於親孝。修謹自立。庶幾可以無忝[六]。子宗諤[七]。恪守先訓。為一時聞人。夫善人。淺言之。止惡行善。極言之。證聖成真。窮神達化。皆此善之一念充之耳。

❖字句解說：

一、李文正公昉：宋朝深州饒陽（在今河北省境內）人，字明遠，三入翰林，太宗時，拜平章事，卒謚文正。

二、致政：將政事歸還國君，即辭官退休。

三、上元：農曆正月十五日。

四、度德：估量德行。

五、允蹈：恪守、遵循。

六、無忝：無辱。

七、宗諤：李昉之子，字昌武，七歲能屬文，工隸書，官至祕書郎

〈掌理圖書〉。

❖白話解說：

宋朝的李昉，謚稱文正，到辭官退休時，剛好遇到上元節張燈結彩，太宗皇帝命令安排車駕歡迎他，賜他坐在皇帝座榻的旁邊，手裡拿著御用酒樽，揀選最珍貴的果核賜給他，說：「卿是一位善人君子，兩任在宰相位上，不曾有傷人害物的居心，這是朕最懷念卿的地方。」

李公回家訓誡兒子說：「我在相位的時候，雖然沒有建立奇功偉績，讓世人非常驚動的地方，然而不曾隱蔽別人的好處，忘記提拔上進的人，不在暗中欺騙良心，估量自己的德行，守自己的本分，對於這四點，自認為遵循得還可以。今天承蒙聖上在群臣的面前，以『善人君子』來稱呼我。說到善人君子，孔子尚說還沒見過，我是何等人怎敢擔當，你們應當感念聖上的尊重褒獎的話，實踐我以上所說的四點。對於君王要忠，對於親長要孝，要謹慎修持自立自強，如此差不多可以無辱祖先了。」

他的兒子宗諤，極力遵守先父的訓誡，成為當時的名人。說到善人，簡單的說，就是平時不作惡事多行善事；深入的說，就是能證入聖位成就真人，能窮盡於神通變化的境界，這都是那一個善念所充實而成的。

❖本文：

明江西鄒子尹。崇信三寶。勤行百善。凡救人患難。成人好事。雖湯火寒暑。亦所不辭。眾以善人稱之。病故。至閻君前。心中不服。命吏簡簿「示之。開簿。即有名利兩大字。凡子尹。一生所做善事。或載名字下。或錄利字下。子尹愧服。復甦語人曰。為吾徧告人之為善者。宜真誠迫實。淨掃心地也。越五日終。唐時曰。予詳知子尹。為人好名或不免。至於利。則子尹輕財仗義人也。何以有此。必其居間請託。初念為善發願。比及財物到手。偶有挪用之弊。或始曰。吾暫借之。後遂久假不歸耳。乃子尹勤勞一生。僅博得此二字。可見陰司。慣上隱微委曲

之帳。予體子尹之意。為之表章。因徧告為善之人。無為而為。無所不為。隨機利物者上也。無求報心。救拔苦難眾生。勸人為善。次也。廣積陰功。求自免三途[二]。又其次也。若有一毫為名之意。便是錯了路頭。更若有一毫私肥囊橐[三]。則入地獄如箭矣。可不懍[四]哉。載此。以期後之願為善人者。明辨而篤行焉。

❖字句解說：

一、簡簿：挑選簿冊。
二、三途：即是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
三、囊橐：盛物的口袋。
四、懍：敬畏。

❖白話解說：

明朝江西有一位鄒子尹，非常崇信佛法僧三寶，對於行各種善事都很

勤勞，凡是救助人於患難之中，成就他人的好事，雖然是赴湯蹈火或在寒冬炎暑，也不會推辭，大家都以善人來稱呼他。

當病故的時候，到閻羅王前面，心中非常不服氣，命令冥吏揀選有關他的簿冊給他看，打開簿冊後，就有「名利」兩個大字，凡是子尹一生所做的善事，不是記載在「名」字之下，就是記錄在「利」字之下，子尹慚愧而心服，又醒過來告訴人說：「閻君要我徧告大家，要行善事，應該要出於真誠老實，要將心地掃除乾淨。」過了五天又死了。

唐時說：「我非常清楚子尹的為人，喜好名譽或者免不了，至於說是貪利，則子尹是一個輕財仗義的人，為何會有這樣的情事呢？必定是他受人請託，居間傳送東西的時候，剛開始是發願要行善事，等到財物到手了以後，有時有臨時挪用的弊端，說不定剛開始時，說是暫時借用，到後來久而久之就不還了。這乃是子尹勤勞一輩子，到最後只博取『名利』這二字，由此可見，陰司很習慣記上暗中很隱微委曲的帳目。我體會子尹的心意，為他表達彰顯。因而徧告要行善的人，要無所求去行善，不要分對象去行善，隨著

機緣去利益萬物，這是上善。沒有要求回報的心，救拔那些苦難的眾生，勸人行善，是次一等的善事。廣積陰德，祈求免墮三惡道，這又是再次一等的善事。如果有一些些為名而行善，便是走錯路了。如果更有人將行善用的一毫錢中飽私囊，那進入地獄就像射箭一樣快了，可不小心謹慎嗎？將此事登載，就是希望以後立願行善的人，要明白去辨別而且實地去做才是。

【人皆敬之。天道[1]佑之。福祿[2]隨之。眾邪遠之。神靈[3]衛之。】

❖字句解說：

一、天道：天理、自然的法則。

二、福祿：幸福與秩祿。

三、神靈：神明。

❖白話解說：

人人都敬畏他，上天會保佑他，福氣和祿位會跟隨他，眾邪事會遠離他，神明會護衛他。

❖本文：

善者。人所固有。一觸便動。雖是愚夫愚婦。若聞一善事。必定大家稱揚。憑你極凶惡。見了善人。也不敢相犯。蓋良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敬之而言人皆者。必其人之道德。真有可敬。無一人不然也。

❖白話解說：

善心，是每一個人本來就具有的，雖然是一般殷實憨厚的愚夫愚婦，如果聽到一件善事，必定是大家都很稱讚他。哪怕你是一個窮凶惡極的人，看到善良的人，也不敢去侵犯的。這大概是良心一啟發，自然就不能停止，每個人說話都對這個人很尊敬，必定是這個人平素所行的道德，真的值得人敬佩，沒有一個人不是如此的。

❖本文：

宋司馬溫公之赴闕[一]也。見者以手加額[二]。隨所至。民遮道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劉大諫之在朝也。天下無不頌其忠。富文忠[三]策蹇[四]天津橋。隨觀者。市為之空。徐節孝[五]。廬墓淮陰里。城中人。日往致敬。邵康節[六]出遊。士民無不倒屣[七]而迎。人之欣慕若此。天意感格[八]可知。苟非實有可敬。何能感人一至於此耶。數公蓋生則為相為師。歿則為神為明者也。

❖字句解說：

一、**赴闕**：到皇宮去當官。

二、**以手加額**：古人以手擱在額上，表示歡欣慶幸。

三、**富文忠**：即是宋朝的名臣富弼，河南洛陽人，字彥國，仁宗時，兩使契丹，力爭國體，後為相，神宗時再相，始封鄭公，進封韓公，卒諡文忠。

四、**策蹇**：即是策蹇驢，比喻工具不利，行動遲慢。

五、**徐節孝**：即是宋朝的徐積，山陽人，字仲車，三歲父沒，以父名為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避而勿踐，事母至孝，母亡，廬墓三年，元祐初官楚州教授，政和中賜謚節孝處士。

六、**邵康節**：即是宋朝的邵雍，范陽〈今河北省涿縣〉人，字堯夫，寓洛四十年，稱所居為安樂窩，卒謚康節，精先天象數之學。

七、**倒屣**：急於迎賓，不及正屣。

八、**感格**：感動。

❖白話解說：

宋朝的司馬光，賜封溫國公，當他要到京城赴任宰相的時候，在途中看到的人，都表示歡欣慶幸。隨著他所到的地方，百姓都聚集在道路說：「溫公不要再回到洛陽城了，留在天子身邊當宰相，使我們百姓能活得更好。」

劉大諫在朝廷當官的時候，天下的人沒有不稱頌他的盡忠精神。宋朝的富文忠〈即是富弼〉騎驢慢慢走到天津橋的時候，隨在他後面觀看的人很多，有如萬人空巷。宋朝的徐節孝〈即是徐積〉，於母親過世後，在淮陰〈在今江蘇省〉的地方結廬守墓，城裡的人，每天都有人前往致敬。

宋朝的邵康節〈即是邵雍〉，當他外出的時候，無論是當官的或百姓，沒有不急忙爭相迎接的，這些人能讓人家欽欣羨慕到這種地步，上天受到感動的情況由此可知。如果不是實在有讓人敬佩的地方，怎麼能感動人到如此的地步呢?上述這幾位先生在世的時候，可為將相為師表，去世後可成為神明。

❖本文：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言而巧應。不召而自來。我果有以格之。無往不為所佑者也。然惟自盡人事。誠心無間。所以終至格天。救劫經

曰。一心如此。聽命於天。可見非有一毫將迎[二]希冀[三]心也。

❖字句解說：

一、格：感應。

二、將迎：迎合。

三、希冀：希望。

❖白話解說：

天道本自然，沒有特別親近的，但常和善良的人在一起，不必說卻能巧妙的相應，不必特意去召請，卻自然會到來。我如果能以誠心感應，無論到哪裡，都會受到上天的保佑。然而自己只是盡人事，不斷的以誠心應事，所以到最後也能感動上天。《救劫經》說：「只要如此的專心誠意，其餘聽由上天安排。」可見人是不能有一點點執著於迎合希求的心態。

❖本文：

宋朱子曰。天地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心。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也。合天心者。天安得不佑之。

❖白話解說：

宋朝的朱熹說：「天地沒有自己的意思去作為，只是按照生物的心去運作，人的每一個念頭都在利益萬物上，便就是如同天地心，能契合天地心的人，上天怎麼會不保佑他呢？」

❖本文：

宋劉安世[一]。抗疏[二]甄別[三]朝臣邪正。又論章惇[四]小人不可用。及惇用事。公遠竄。歷山泛海。遷流不一。人謂公必死。竟無恙。年八十。未嘗一日病。當公貶時。一人迎惇意。請殺公。及馳至公所。將擬行事。

忽若為物擊。吐血暴死。

❖字句解說：

一、劉安世：宋朝劉航的兒子，從學於司馬光，光入相，薦為祕書省正字，累進諫議大夫，論事剛直，一時敬懾，目之曰殿上虎，章惇惡之，卒諡忠定。

二、抗疏：上奏直言。

三、甄別：審察而區分優劣，決定取捨。

四、章惇：宋朝蒲城〈今陝西省境內〉人，徙居蘇州，性豪雋，博學善文，舉嘉祐進士，哲宗初知樞密院事，後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白話解說：

宋朝的劉安世，上書直言，分辨朝廷中大臣的邪惡與正直，又談論到章惇是一個小人，不可任用。等到章惇執政的時候，劉公逃得遠遠的，翻山

越嶺漂流四海，遷徙流離，沒有一定的處所，很多人以為劉公一定會死，但他竟然無事，年齡到了八十歲，不曾有一天生過病。

當劉公被貶官流放的時候，有一個人為了迎合章惇的意思，請求前往殺劉公，他到達劉公所住的地方，將要行刺的時候，突然像被東西擊中，吐血暴斃而死。

❖本文：

唐子輿。自蜀扶父柩歸吉水。時秋水方壯。瞿塘[一]流更湍悍[二]。天雨。舟人大恐。子輿仰天大哭。纔慟一聲。水已退二十餘丈。既過。水復如初。夫忠孝為德之首。故天道佑之如此。茲舉二案。以例其餘。人能隨事格天。亦必隨事護佑也。

❖字句解說：

一、**瞿塘**：即是長江三峽之一的瞿塘峽，在四川省奉節縣東十三里，兩岸峻壁高峙，江水怒激，峽口灩澦堆，矗立江心，形勢險惡，為全蜀江路的門戶。

二、**湍悍**：水勢猛悍。

❖白話解說：

唐子輿從四川扶持父親的靈柩要回到吉水〈今江西省境內〉，當時正是秋水正旺的時候，長江三峽中的瞿塘峽，水流更是猛悍，天正下著雨，行舟的人非常駭怕。

這時子輿傷心得仰天大哭，才哭一聲，水已經退下二十多丈，等他過了之後，水又回復原來的高漲又猛悍。

說到忠孝，乃是萬德之首要，所以行忠孝的人，上天是如此的保佑，現舉這兩個案例，用來比照其他的案例，人能夠隨著事情感動上天，上天也

就能隨事來保佑我們。

❖本文：

聖賢君子。言善行善。和氣感召。自然佳祥協應。詩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即隨之之說也。

❖白話解說：

一位行聖賢之道的君子，說善言行善事，和平的氣氛感應所致，自然就會呈現美好吉祥相與應和，《詩經》說：「祝福那行善的君子，福氣和祿位將由此生發。」這就是佳祥會隨善心而來的理論。

❖本文：

唐郭子儀[一]。恢復兩京[二]。功蓋唐室。以身繫天下安危三十年。較中書令考[三]凡二十四。富貴壽考。子孫榮顯。為古今所罕匹。夫郭公備福厚祿。以功大德至耳。非倖致也。為善者思之。

❖字句解說：

一、郭子儀：唐代名將，華州〈今陝西省華縣〉人，平安史之亂，聯回紇，征吐蕃，官至太尉中書令，封汾陽郡王，世稱郭汾陽，又稱郭令公，德宗時賜號尚父，身繫唐室安危三十年，卒諡忠武。

二、兩京：唐代以長安洛陽為兩京。

三、較考：計算年數。

❖白話解說：

唐朝的郭子儀，在平定安史之亂之後，收復長安洛陽兩京，功勞蓋

世，超過唐朝其他的大臣，他以自身努力，維繫唐朝天下的安危共有三十年，當中書令〈即宰相〉計二十四年，一生富貴長壽，子孫都榮耀顯赫，為從古到現在很少人比得上。

談到郭公具有盛大的福氣豐盛的食祿，是因他立有大功德所致，並非僥倖得到的，行善的人要好好的思考。

❖本文：

明鳳陽鄭照。日務[一]利人。一夕夢至天府[二]。見神設虛位以待。曰。子本貧寒。緣為善。故命福祿二神。隨子而行。後日復居此位。照悟。善念益堅。聲名益著。蹈處則金銀襯足。所至即福祿駢身。子孫富貴繁衍。榮膺祿養。以至終身。後果尸解[三]。證位淨慾真人。

❖字句解說：

一、務：專力。

二、天府：星神名，南斗六星之一，道教稱為南斗天府司命星君。

三、尸解：修仙者遺其形骸而仙去。

❖白話解說：

明朝時鳳陽〈在今安徽省境內〉有一位鄭照，每天致力於行善利人的工作，有一天晚上夢到天府去，看到天神為他預設一個位置等待他，說：「你本來是貧窮人家，由於行善，所以命令福祿二神，跟隨著你走，以後你會回來居於這個位置。」

鄭照感悟，行善的念頭更為堅固，名聲更為卓著，所到之處金銀不缺，福祿跟隨，子孫都很富貴興旺，榮耀及身，福祿不斷，終其一生都是如此，後來果然尸解成仙，品證果位為淨慾真人。

❖本文：

顏淵[一]夭[二]於陋巷。夷齊[三]餓於首陽。原憲[四]之貧。范滂[五]之刑。乃修德而少福祿者。善德之所在。日月爭光。非尋常之福祿可比也。成仁取義[六]之士。所當知也。

❖字句解說：

一、**顏淵**：即顏回，春秋魯國人，字子淵，亦稱顏淵，孔子弟子，天資明睿，貧而好學，於弟子中最賢，孔子稱其「不遷怒，不貳過」。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卒，孔子哭之慟，後世稱復聖。

二、**夭**：少壯而死。

三、**夷齊**：指伯夷、叔齊。為殷孤竹君的二子，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讓位而逃，周武王伐殷，二人叩馬而諫，及殷亡，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

四、**原憲**：春秋時魯國人，一說宋人，孔子弟子，字子思，又稱原

思，清靜守節，安貧樂道，孔子相魯，嘗為邑宰，後隱於衛。

五、范滂：東漢征羌〈在今河南省郾城縣東南〉人，字孟博，少厲清節，舉孝廉；桓帝時，冀州盜起，以滂為清詔使，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後以事為宦官所誣，坐繫獄，事釋得歸，靈帝時被害。

六、成仁取義：為正義而犧牲的人。

❖白話解說：

春秋時的顏淵夭折於狹窄簡陋的住處，殷商的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山，春秋時原憲的貧窮，東漢時范滂受到刑罰，這些人都是注重修德而缺少福祿。善美德行之所在，日月的光輝都爭相照耀，這不是一般的福祿可以相比較的，所以要為正義而犧牲的人，應當要知道這個道理。

❖本文：

邪正不兩立。正之所至。邪自不容。譬如太陽一出。則冰雪自化耳。李吉甫[一]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饗[二]。妖不勝德。失德則妖盛。理之自然也。

❖字句解說：

一、李吉甫：唐朝的名臣，贊皇〈在今河北省境內〉人，憲宗時為相，在朝力圖振作，翕然稱治，封贊皇侯，卒諡忠懿。

二、饗：禮遇。

❖白話解說：

邪惡和正直是無法同時存在的，正直所到之處，邪惡就沒有容身的餘地。好像太陽一出來，那麼冰雪自然會被溶化一樣。唐朝的李吉甫說：「神明喜愛正直的人，持守正直的人，神明會禮遇幫助他。妖魔無法戰勝美德，

如果失去美德，那麼妖魔就會充斥人間，這個道理是很自然的。」

❖本文：

明景清[一]。會試[二]過淳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憑。公宿其家。是夕妖不至。清去復來。女問之。避景秀才也。女乃告父。父追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命貼之於戶。妖遂息。清甚忠烈。至今為人所仰。夫充塞天地間者氣也。氣苟無餒[三]。則正大流行。物自不敢攖[四]之。故君子有養氣之學。養氣在於治心。清明在躬。存誠泰定。則物無遁情矣。若人曖昧其心。則不必問邪之來。而此中已先為邪之藪[五]矣。安能一見而即伏哉。

❖字句解說：

一、景清：明朝真寧〈今甘肅省境內〉人，本姓耿，洪武進士，授編修，改御史，建文初歷官御史大夫。

二、會試：科舉時代，各省舉人會集於京師應試，中式者為貢士，經殿試賜出身為進士。

三、無餒：沒有缺乏。

四、擾：擾亂。

五、藪：人物聚集的地方。讀叟。

❖白話解說：

明朝的景清，要到京城參加考試，路經淳化〈在今陝西省境內〉的時候，投宿的主人家，有一個女兒被妖魔所纏，景公住在他家時，那一晚上妖魔沒有來，景清離開後妖魔又來了。

主家的女兒問妖魔為何沒來，妖魔說：「為了避開景秀才。」其女乃將此事告訴父親，她父親就去追回景清，景清寫了「景清在此」四個字，叫他貼在門上，於是妖魔就不見了。景清的為人非常忠實剛烈，到現在還被人所敬仰。

　　談到能夠充塞天地間的東西，就是正氣，正氣如果不缺少，那麼正氣就會大大的暢行人間，鬼魔自然不敢來擾亂。所以有德行的君子注重養氣之學，養氣主要在修心。

　　自己能力行清淨光明，心存誠實安然心定，那麼邪魔鬼怪就無所遁形了。如果人心存曖昧，那就不必再問邪魔是從哪裡來，你的心早已是邪魔聚集的地方了，怎麼可能邪魔一看到就降伏呢？

❖本文：

神人一理。人之所敬。神亦加護。所謂道德既重。則鬼神俱欽。

❖白話解說：

　　神明和人都是同一種道理，一般人能尊敬的人，神明也能加以保護，所謂能夠注重道德修養的人，那麼鬼神都會欽敬他的。

❖本文：

宋韓琦。自成德移鎮「中山。至沙河。忽前驅回白。暴水將至。公急命備舟將渡。果波濤如山。舟將溺。從者大恐。忽一神龍於上流堰截。水即平定。渡畢乃去。水仍汎漲如初。

❖字句解說：

一、移鎮：又稱移藩，就是官員調任。

❖白話解說：

宋朝的韓琦，從成德〈今河北省正定縣〉調任到中山〈今安徽省宣城〉，到沙河〈在河北省境內〉的時候，在前引路的人忽然回來報告，河水快要暴漲了。韓公急忙命令準備舟渡河。

在河中果然水的波浪像山一樣高，當行舟即將被淹沒的時候，隨行的人非常害怕，忽然間有一條神龍在上游以身擋住水流，河水即時平定下來，

等韓公一行人渡過河離去後，河水仍舊高漲。

❖本文：

明儀徵金翁。開典鋪[一]。嘉靖初。江寇劫掠富家殆盡。獨金氏無恙。有司疑其與盜通。及獲寇。詰其故。寇云。幾次往劫。為金甲神所逐也。官未信。呼地鄰詢之。皆曰。金某實係積德。各典出輕入重。彼獨出入公平。估物甚寬。限期更遠。且訪老而貧者。破例免息。又冬則免寒衣之息。夏則免暑衣之息。歲以為常。天佑善人。命神擁護。於理何疑。令嘉之。奏而旌[二]其門。

❖字句解說：

一、典鋪：當鋪。

二、旌：表彰。

❖白話解說：

明朝儀徵〈在今江蘇省境內〉地方有一位金翁，開了一家當鋪，在嘉靖〈明世宗年號〉初年的時候，江上的盜匪劫掠富貴人家，幾乎沒有倖免的。唯獨金翁一家沒事。當地的官方懷疑他和盜匪有來往，等到緝獲盜匪，問他為何沒有劫掠金家，盜匪說：「有幾次前往劫掠的時候，都被身穿金甲的神將所追逐。」

官方不相信盜匪所說的話，就叫他的鄰居來問，大家都說：「金翁實在是積德的人家，各個當鋪都是拿出的少拿進的多，唯獨金翁對於典當的出入很公平，對於來典當的東西，估價也很寬鬆，還錢的期限也比較長。」

又訪問年老而且貧窮的人，他們都受到金翁破例免利息錢的優待，又在冬天時有免除禦寒衣服的利息，夏天時免除清涼衣服的利息。每年都是如此，上天保佑善良的人，命令金甲神來保護他，在道理上又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呢？縣令於是嘉勉他，上奏朝廷褒揚他的門風。

❖本文：

于鐵樵曰。前言禍惡。先曰。人皆惡之。今言福善。先曰。人皆敬之。蓋惡星之災。神靈之衛等事。一時或未得見。而皆敬皆惡。則先幾之信而可徵者也。有心學道者。常常返己自思。苟敬我者眾。便知神靈之擁衛森森[一]。若惡我者多。便知惡星之當頭炯炯[二]。人心即天意。不必索之於不見不聞也。

❖字句解說：

一、森森：森嚴可畏的樣子。

二、炯炯：明察的樣子。

❖白話解說：

于鐵樵說：「前面說到禍惡的事，就先說：『每個人都厭惡他』；現在說到福善的事，就先說：『人人都欽敬他。』大概有關於惡星要降災於惡

人，或者是神靈要保衛善人，這些事情或者一時之間還無法看到，然而大家都尊敬他或是厭惡他，就會先有徵兆使人相信。有心學道的人，要經常反省自己好好的思考。

如果尊敬我的人多，便可知道神靈保護我非常嚴密；如果厭惡我的人多，便可知道惡星已在頭上，眼神炯炯怒視著我，人心就是天意，不必在看不到聽不到的地方去摸索。」

【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白話解說：

所作的事情必定會成功，神仙的境界可以有希望達到。

❖本文：

世間無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惟以實心行善。則人事既合天心。而天意豈違人願。自然默助。行無不通。作無不成矣。

❖白話解說：

世間沒有善人做不成功的事，天下都可以成為善人，只是要以實在的心去行善，那麼善人所做的事就能契合天心。然而天意怎麼會違反善人的意願，自然會暗中幫助，所以所做的善事無不通達，所作的善事無不成功的。

❖本文：

于玉陛曰。遺教經云。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則事無難者。譬如小水長（一為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一]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出曜經[二]曰。智者。以慧鍊心。尋究諸垢。譬如鑛鐵。入火百煉。則成精金。又如大海。日夜沸動。則生大寶。人亦如是。晝夜役心不止。便獲果證。四十二章經云[三]。夫為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敵。挂鎧[四]出門。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鬬而死。或得勝而還。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鋭。不畏前境。破滅眾魔。而得道果。元天目山中峯祖師[五]云。記得儒者勸學有詩。謂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烟。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此言石中有火。不以智巧擊之引之。則終不遇也。今人唯知石中有火。不施半點智巧之力擊之。終日指此冷石。說火之用。說得眼光落地[六]。依前是塊頑石。要覓點火為用。了不可得。此是不肯死心做工夫之人也。更有一等人。聞說石中有火。擊碎其石。欲取

其火。乃至碎石為塵。終不得火。卻不責不以智巧得之。便至不信石中果有真火。此是不信自心成佛之凡夫也。今人若欲成辦此事。首以信根為石。次以單提[七]話頭[八]為擊石之手。又以堅固不退轉志願之鐵。打箇火刀。乃以精勤勇猛之力。向日用動靜中。敲之擊之。使不間斷。又以般若種性乾草。驀忽[九]相成。引起一星子[十]燒燎。照天照地。是謂智巧也。

明蓮池大師曰。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不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置而不學。則終無成矣。故最初貴有決定不疑之心。雖復決定。而優游[十一]遲緩。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精進勇猛之心。雖復精進。或得少而足。或時久而疲。或遇順境而迷。或逢逆境而墮。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心。是之謂真有心之丈夫也。如此存心。何事不辦。可不勉哉。

❖字句解說：

一、數數：經常。讀朔。

二、**出曜經**：尊者法救所造，姚秦竺佛念翻譯，又稱《出曜論》，全經透過譬喻來解說人生無常，以修行戒定慧，聚集善根而達到解脫的道理，內容與《法句經》相近。

三、**四十二章經云等**：出自第三十三章「精進得道」。

四、**挂鎧**：穿著鐵甲戰衣。

五、**中峯祖師**：元朝臨濟宗僧人，全名中峯明本，杭州錢塘〈浙江杭州〉人，俗姓孫，又稱智覺禪師、普應國師，幼於天目山參謁高峯原妙。二十四歲從高峯出家，其後並嗣其法。自此居無定所，或泊船中，或止菴室，自稱幻住道人，世譽為江南古佛。

六、**眼光落地**：指人死。

七、**單提**：又叫單墮，乃單對他人懺悔即可得清淨之墮罪，是屬較輕之罪。

八、**話頭**：公案中大多有一個字或一句話供學人參究之用者，稱為話頭。

九、**驀忽**：忽然。

十、一星子：一點點。

十一、優游：猶豫不決的樣子。

❖白話解說：

于玉陛說：「《遺教經》有說：『放縱這一顆心，就會傷害他人行善。如果能將它制服，使能專心一意，就沒有什麼善事辦不成了。』又說：『你們出家的和尚，應當要在精進上勤加努力，那麼任何事情就不會有困難了。就好像小的水流經常流動，能夠穿透石頭。如果修行人的心，經常怠惰廢棄，會像鑽木取火一樣，還沒有使木頭生熱就停止了，雖然很想得到火花，那是很難得到的。』

《出曜經》說：『有智慧的人，是以智慧來磨煉自己的心，徹底尋找心上的污垢，加以清除。好像是金屬鐵礦，投入火中反復的燒煉，才能得到純粹的精金。又如大海，日以繼夜的翻騰滾動，才能生出大件的寶物。人類也是一樣，日夜不停的磨煉身心，就會獲得果位的印證。』

《四十二章經》說：『談到修道的人，就像一個人和萬人敵對，穿著戰甲出門應戰，有些人看到這場面就心生害怕，有些人做了一半就退回去了，有些人卻戰死了，有些人得到勝利回來。出家人學道，就應當要堅持意志力，精進勇敢往前走，不可因環境惡劣而害怕，一定要將眾多的邪魔破除消滅，才能獲得修道的正果。』

元朝天目山的中峯祖師說：記得有一位讀書人有一篇《勸學》的詩說：『把石頭互相撞擊，才會生出火花；如果不撞擊，本來就不會生煙火。人經過學習後，才知道道理；如果不去學習，自然不知道大自然的道理。』這裡所說的石頭內有火種，如果不用智慧機巧來擊引它，那麼終究是得不到的。現在的人只知道石中有火的存在，卻不想一些智慧機巧的方法擊引它，整天指著這一塊冰冷的石頭，光說火的功用，說到人都已經死了，它依然是一塊頑石而已，想要找到一點點的火種來用，也是不可能的，這是指那些不肯下決心去下功夫的人。

更糟糕的還有一種人，聽說石中有火的存在，就將石頭打碎，想要得

到火種，到最後將石頭打得粉碎，也是得不到火種。然而不責怪自己不想一些智慧機巧去得火，就輕易的不相信石頭中果然有真火存在，這就是那種不相信自心能修成佛的凡夫俗子。

現在的人如果想成功的辦好這件事情，首先要用信根做為石頭，其次要以懺悔淨罪的參究話頭，當做擊石的手，又要以堅固不會退轉，如鐵一般的志願，來打造一支火刀，然後以精勤勇猛的心力，持著這支火刀，向著平常的動靜心境，來敲擊它，不讓它有所間斷，又要以乾草般的本性妙智慧，忽然間相互成就，當引起一點點火花時，就能燃燒起來，就能夠照亮天地，這就是所謂的智巧了。

明朝的蓮池大師說：『世間上的每一種技藝，當開始學習的時候，都是非常困難，好像成功的機會十分渺茫，如果因而棄置而不去學習，那麼終究是無法成功的，所以首先可貴，在擁有一顆決定不懷疑的心。雖然已經決定要做的事，然而仍是猶豫不決以致延誤時效，那也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其次可貴，在擁有一顆精進勇猛的心。雖然已經有所精進，有些人得到一點點成

就，就滿足了，有些人時間久了，就心生疲憊，有些人遇到順境就沈迷了，有些人遇到逆境就墮落了，那也不能成功，所以再其次，就是要擁有一顆貞常永固不會退轉的心，這就是所謂真正有恆心的大丈夫了。』能有這樣的存心，有什麼事不能辦成，可以不自我勉勵嗎？」

❖本文：

太上道家之祖。故專以求仙為言。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震旦[一]禪宗[二]六祖曰。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三教聖人。何以言之。若合符節[三]也。夫仙可冀。佛可成。堯舜可為。而況世之功名富貴。長壽男女。又何求而不可得乎。亦視其人之所作耳。

❖字句解說：

一、震旦：印度古時稱中國為震旦；震代表東方，又是日出的地方，

故稱震旦。

二、**禪宗**：佛教之一派，此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故亦稱佛心宗。釋迦弟子迦葉為始祖，達摩為東土初祖，其後慧可、僧燦、道信、弘忍，遞傳心印，弘忍之下，惠能、神秀分傳南北二宗。

三、**符節**：古代符信之一種。以金玉竹木等製成，上刻文字，分成兩半，使用時以兩半相合為驗。此處是指符合要件。

❖白話解說：

老子乃是道家的始祖，所以專門以求證仙道來說明。孟子說：「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堯舜。」中國的禪宗惠能六祖說：「只要你們善於應用這顆清淨的自性真心，立下決心，勤於修習，就可以直心證悟成佛。」

道、儒、佛這三教的聖人，為何都是這樣說呢？如果修行能夠合乎要件，那成仙就有希望，佛祖就可成就，堯舜就可做到。何況要求世間的功名富貴，生命長壽或生男生女，又怎會求不到呢？這也是要看那個人怎麼去做了。

❖本文：

漢鍾離[一]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呂祖[二]曰。人嘗以不得見吾為恨。雖日見吾。而不能行吾之言。於事何益。可見人之與仙。性真本一。特以情勝。遂失其真。一旦反真。塵情俱盡。即神仙也。況能濟之以善乎。胎息[三]經[四]曰。胎從伏氣[五]中結。氣從有胎中息[六]。氣入身中謂之生。神去離形謂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字句解說：

一、漢鍾離：為八仙之一，又稱鍾離權，字雲房，號正陽子，京兆咸陽人。

二、呂祖：即是呂洞賓，唐朝京兆府〈今陝西省長安〉人，名巖，曾以進士授縣令，相傳修道成仙，為八仙之一。

三、胎息：又稱臍呼吸或丹田呼吸，即主觀上不以口鼻呼吸，而體會到呼吸似在臍部進行，如胎兒般，故名。

四、胎息經：全稱為《高上玉皇胎息經》，撰人不詳，似出於唐代，此經為七言韻文，全篇僅八十八字，論述胎息要旨，胎息為道家養生之術。

五、伏氣：即將氣納入後天返先天的丹道程式，調伏神氣靜定至胎息。

六、息：滋長。

❖白話解說：

漢鍾離說：「仙道所要要求凡人做的條件，遠超過人要求成仙所下的工夫。」呂洞賓仙祖說：「每個人經常因不能看到真我而引以為憾，雖然天天都與真我會面，但卻不能實踐真我所說的話，這對事情有何益處呢？可見凡人和神仙，本性真誠本來是一樣的，凡人尤以情慾太多，所以才失去其真性，一旦有機會返回真性，所有塵世的情慾就全部消盡了，這就是神仙了，

何況又能行善來濟助呢？」

《胎息經》說：「聖胎是從納氣伏氣靜定到胎息中結成的，真氣也是在胎息中滋養的，真氣進入身體中叫做生，精神離開形體而去就叫死。知道了精神真氣可以使我們長生的道理，那心就要固守清虛不執著，才能夠長養精神和真氣。精神能運行，真氣才能活動；精神止住了，真氣也就跟著止住。人如果要長生，就必須使精神和真氣互相貫注，清淨心靈不要使意念亂動，沒有來也沒有去，沒有出也沒有入，一切順乎自然隨遇而安，努力在這方面下工夫，就是真正的道路。」

❖本文：

宋李端愿[一]。問達觀禪師[二]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三]。太尉[四]就有裡尋無。手撈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五]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

心。自然無惑。

❖字句解說：

一、**李端愿**：宋朝上黨〈今安徽省境內〉人，七歲授如京副使，哲宗時進太子太保。

二、**達觀禪師**：宋代臨濟宗楊岐派僧，浙江義烏人，俗姓趙，號息庵，十二歲時，從法慧寺之正覺出家，後於浙江嚴州靈巖寺開法，歷主天童山諸剎，後住杭州靈隱寺。

三、**空花**：空中之花，蓋空中原無花，然眼中有疾病者，因眼中有翳，常於空中妄見幻化之花，比喻本無實體的境界，由於妄見而起錯覺，以為實有。

四、**太尉**：古官名，掌武事，位與丞相相等。

五、**忻怖**：喜悅與恐怖。忻，讀欣。

❖白話解說：

宋朝的李端愿，問達觀禪師說：「天堂和地獄，到底是有還是沒有？」禪師回答說：「諸佛對於無中說有的現象，就像眼中生翳疾的人，在空中看到虛花一樣。太尉在有的當中要尋找無的東西，就像在水中撈月一樣，又如眼睜睜的看到牢獄而不知道逃避，聽到心外天堂就想往生那裡一樣可笑。實不知道欣喜和恐怖，都是從心中生起，造成了善境和惡境的區別。太尉只要讓自心了悟，自然就沒有疑惑。」

❖本文：

求仙於古。如子房[一]之忠。吴猛[二]之孝。王進賢之不失婦節。蘭期[三]之友於兄弟。劉翊[四]之損己分人。趙素臺之濟窮卹死。許真君[五]之行符施水。嚴君平[六]之以善導人。周伯持之埋瘞遺骸。李五郎之不欺斗斛。陳安世[七]之不殺物命。李奚子之拯濟飢禽。楊敬直[八]（一為真）之閒則凝神。

唐若山[九]之性無忿恚。乃至黃萬祐[十]之鮮過。景相之酷好放生。劉平阿本一醫人。吳睦本一縣吏。劉妍本一妓女。鮑靚[十一]本一店家。賀生本一屠兒。丁約[十二]本一兵卒。朱犺本一劫盜。李正元本一獵人。此皆自人以積功累行而得仙者。求之於今。如晁公迴[十三]為靜居天主。章公文起為司命真君[十四]。王公素[十五]為玉京[十六]侍郎[十七]。呂公誨[十八]為上帝司糾。韓公琦之主紫府。富公弼之司崐臺[十九]。王公叟之掌翊聖[二十]鐵輪。金公三之為佑聖[二一]風伯。張公孝基為嵩山主者。竇公禹鈞為洞天真人。乃至歐陽公修之主神清。王公安國[二二]之主靈芝[二三]。呂公溱[二四]之主群玉。石公延年[二五]之主芙蓉。陳公靖[二六]之判司直[二七]。田公承君之主維揚[二八]。此亦自人以積功累行而得仙者。至於道經所載。中元二品[二九]。左洞陽宮。所總地土。九皇[三十]。土壘。四維[三一]。八極[三二]。其靈官僚屬。共有九萬九千九十九萬眾。皆是在世有功有行之人。受度而得進補其職者。又如何公熙志[三三]。以註金剛經。有補於世。死後職為西嶽[三四]典檢曆數官。此雖嶽府。亦是受度者。此即為善而得冀乎神仙者也。從古至今。成仙者十萬餘人。拔宅

三五 者八十餘處。所以云。莫道神仙無學處。古今多少上昇人。今人修行不真。乃謂世無神仙。是猶誦法孔孟。不能實行其事。而遂謂世無聖賢也。惡乎可。

❖字句解說：

一、**子房**：即是漢朝的張良，韓國〈今河南、山西一帶〉人，子房童幼時，遇黃石公授書，子房得此書，遂能應機隨變，佐漢高祖定天下。相傳登仙後，位為太玄童子，常從太上老君於太清之中，其孫張道陵亦得道。

二、**吳猛**：晉朝濮陽〈今河南省境內〉人，仕吳為西安令，性至孝，四十歲時，得至人丁義神方，繼師耐海太守鮑靚，復得祕法。晉武帝時，以所得祕法盡傳許遜。東晉孝武帝時解化於宅，宅號「紫雲府」，宋徽宗封為真人，為大洞真君。

三、**蘭期**：東漢末三國時人，字子約，時人稱蘭公，曾居曲阜縣高平鄉，精修孝行，感動上天，斗中真人下降其家，傳孝悌之教，俾傳許遜，以

闡教旨，後人稱為淨明啟教真人。

四、劉翊：西漢潁川〈今河南禹縣〉人，其少好道德，常周施善化而不自拘。後拜郎中，遷陳留太守，遇馬皇先生，入桐柏山，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後得度名東華，任定錄府右理中監。

五、許真君：即是許遜，三國時吳國南昌人，弱冠之年，從師大洞真君吳猛，受三清之法，博通史書，舉孝廉。宋徽宗時被封為神功妙濟真君，後人尊為淨明道始祖。

六、嚴君平：即是嚴遵，西漢四川術士，嘗卜筮於成都市中，每依著龜與人言利害，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閑肆下簾，讀《老子》，宣傳孝、順、忠。

七、陳安世：後漢京兆人，稟性慈仁，有二仙見其篤實，與藥二丸，不復食但飲水，後成仙道。

八、楊敬真：應為楊敬真，乃唐代女道士，虢州閿鄉〈今河南靈寶〉人，本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嫁同村王清，婦道甚謹。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

日，時年二十四歲，忽閉戶蟬蛻，人傳有天樂過其村，十八日夜忽回，自述遊華山雲臺峰仙境。終歲不食，或僅食果實。

九、**唐若山**：道教仙人，魯郡〈今山東曲阜〉人，唐玄宗先天中歷官尚書郎。好長生之道，後遇太上真人度入仙道。

十、**黃萬祐**：道教仙人，相傳為唐五代間道士，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五年一出，賣藥成都言災禍神驗，常以符藥救人。

十一、**鮑靚（讀淨）**：晉時東海〈今江蘇常熟〉人，字太玄，為葛洪妻鮑姑之父。明經術緯候，兼通天文，河洛諸書。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

十二、**丁約**：據《歷世真仙通鑒》載：有異人，名丁約，隱名於卒伍中間，韋子威師事之。一日，丁約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

十三、**晁（讀朝）迴**：宋朝清豐〈今河北省境內〉人，字明遠，太平興國進士。真宗時，累官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時修禮文之事，詔令多出

其手，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諡文元。善吐納養生之術，性樂易寬簡。

十四、司命真君：俗稱竈君；或稱文昌宮第四星；或稱三台中的上臺，司命。

十五、王素：為南朝時宋國臨沂人〈今山東省境內〉，少有志行，家貧母老，為盧陵王國侍郎，母卒隱居不仕。

十六、玉京：神仙所居之天上宮闕。道教稱玉京位於無為之天，為神仙中三十二帝所居之都。

十七、侍郎：主掌贊相威儀，通傳教令。

十八、呂誨：宋朝安次〈今河北省境內〉人，第進士，神宗朝拜御史中丞。

十九、崐臺：道教稱宋朝的富弼為崐臺先生。相傳崑崙山頂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皆為神仙居住之處。

二十、翊聖：原稱黑煞，為北極大帝屬下大將，北宋得皇室器重賜號翊聖真君，為宋代道法中常召遣的神將之一。

二一、**佑聖**：即是真武，從北方七宿的玄武演變而來。宋代仍視作北極大帝將屬，與天蓬、天猷、天翊合稱四聖真君，元代以後升為玄天上帝。

二二、**王安國**：宋朝王安石之弟，熙寧初以財行召試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

二三、**靈芝**：古人以芝為瑞草，故稱靈芝。

二四、**呂溱（讀真）**：宋朝揚州人，舉進士第一，仁宗時累官翰林學士。神宗時知開封府，精識過人，辯訟立斷，終樞密直學士。

二五、**石延年**：宋朝宋城人〈今河南商丘〉，氣節自豪，不務世事，為文勁健，詩尤工，累舉進士不中。真宗時歷大理寺丞。後為太子中允。喜劇飲，無酒色，人疑為酒仙。

二六、**陳靖**：宋朝莆田人〈今福建省境內〉，好學頗通古今，真宗時以祕書監致仕卒，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

二七、**司直**：掌理糾察或復勘訟獄之事。

二八、**維揚**：即是揚州。

二九、中元二品：據《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載：中元三宮者，上帝之離宮，二品地官治於其中，有九府四十二曹，總諸地仙官靈祇及生化品物，結元洞混靈之氣，凝極黃之清而成宮也。

三十、九皇：稱天三皇、地三皇、人三皇為九皇。

三一、四維：稱東南西北四面。

三二、八極：八方之極。八方為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的總稱。

三三、何熙志：宋朝龍遊人〈今浙江省境內〉，有文名，紹興進士，晁公武薦為臺屬，除御史臺檢法。

三四、西嶽：華山的別稱，在陝西省華陰縣南。

三五、拔宅：全家成仙。

❖白話解說：

古時候的人求證仙果的實例，有如張子房的盡忠，吳猛的盡孝，王進

賢的不失婦人貞節，蘭期對於兄弟的友愛，劉翊的減損自己以分享他人，趙素臺的救濟貧窮照顧死喪者，許真君以神奇的符水施濟於人，嚴君平的以善言善行引導人，周伯持能主動埋葬暴露的遺骸，李五郎不以斗量欺騙人，陳安世不濫殺動物的生命，李奚子能拯救飢餓的禽類，楊敬真在有空的時間就凝聚精神，唐若山的個性不生忿怒瞋恨，乃至於黃萬祐的少過失，景相非常喜歡放生。

劉平阿本來是一位醫生，吳睦本來是一位縣府的小官吏，劉妍本來是一名妓女，鮑靚本來是一個開店的商家，賀生本來是一名屠戶，丁約本來是一名兵卒，朱犺本來是一個盜賊，李正元本來是一個打獵的人，這些本來都是平常人，因他們都能積累功德而證得仙果的人。

現今求證仙道的人，有如晁迴當了靜居天主，章文起當司命真君，王素當玉京侍郎，呂誨當上帝的司糾，韓琦當紫府的主人，富弼主司崐臺，王叟掌理翊聖的鐵輪，金三當佑聖的風伯，張孝基為嵩山的主神，竇禹鈞成為洞天真人，乃至於歐陽修主掌神清的神，王安國主掌靈芝的神，呂溱主掌群

玉的神，石延年主掌芙蓉的神，陳靖為主判司直的神，田承君為主掌揚州的神，這些也都是平常人，因能積累功德而證得仙果的人。

至於道教的經典所記載，關於中元二品、左洞陽宮全部所管轄的地方，以及九皇、土壘、四維、八極所管轄下的仙官幕僚眷屬，一共有九萬九千九十九萬眾之多，這些都是在世上行有功德的人，受到度化而得以進一步補這官職者。又如何熙志，因註解《金剛經》，對於世人的啟悟有所幫助，死了以後就派西嶽點檢曆數的官，這雖然只是嶽府的官，但也是受到度化的人，這就是行善而得以希望成為神仙的人。

從古時到現在，成就仙道的有十多萬人，全家成道的有八十多家。所以說，不要以為神仙沒有學成的人，自古到今實在有很多修道成仙昇天的人。現在的人不以真心修行，還說世上根本沒有神仙，這就好像嘴巴說要效法孔子孟子，但根本不去身體力行，就說世界上根本沒有聖賢，這樣可以嗎？

❖本文：

性命圭旨[一]云。欲修長生。須識所生之本。欲求不死。當明不死之人。那不死的人。即吾人本來常住真心是也。此心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去無來。不生不滅。無奈世人不悟。從無始來。迷卻真心。故受輪轉[二]。枉入諸趣。原夫真心無妄。性智本明。妙湛[三]元精[四]。由妄瞥起[五]。俄然[六]晦昧[七]。則失彼元精。黏湛[八]發知。故轉智為識。形中妄心。名之曰識。心本無知。由識故知。性本無生。由識故生。生身種子。萌孽[九]（一為蘗）於茲。開有漏[十]華。結生死果。今人妄認方寸中。有箇昭昭靈靈之物。渾然與物同體。便以為元神[十一]在是。殊不知此即生生死死之識神[十二]。永劫輪迴之種子。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異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曰。是何作用。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在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

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十三]。是以世尊教人先斷無始輪迴根本者此也。此根既斷。則諸識無依。復我元初真常本體。所謂真靜妙明。虛靈通徹。朗然而獨存者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欲息輪迴。莫若[十四]止觀[十五]雙運。須時時保此七情[十六]未發之中。念念全此八識[十七]未染之體。神光[十八]一出。即便收來。不可剎那忘（一為妄）照。古仙云。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住亦徒然。圓覺經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起信[十九]論云。心若馳散。即便攝來。令住正念。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惟在於此。當知妄念。起於識根。緣境成妄。非實有體。在眾生時。智劣識強。但名為識。當佛地時。智強識劣。但名為智。祇轉其名。不轉其體。初一心源。廓然[二十]妙湛。由知見立知。妄塵生起。故有妄念。若知見無見。則智性清淨。復還妙湛。意念消融。一根既已返元。六根皆成解脫。既無根塵六識。則無輪迴種子。一點真心。獨立無依。萬劫常存。永無生滅矣。此法直指人心。一了百當。乃成佛成仙之妙訣也。欲

求長生。須於此處參究。

❖字句解說：

一、性命圭旨：全名為《性命雙修萬神圭旨》，為明朝尹真人高弟所書。全書共分元、亨、利、貞四集，均以圖配文，強調性命雙修，是內丹功法的核心。

二、輪轉：旋轉。

三、妙湛：奧妙深厚。

四、元精：道家稱身上固有的精氣。

五、瞥起：暫時起念。

六、俄然：突然。

七、晦昧：昏暗。

八、黏湛：過份膠著。

九、萌孽：應微萌蘗，乃是發芽。

十、有漏：指有情身之慾體。

十一、**元神**：即是人的靈魂。

十二、**識神**：能起意識作用者。

十三、**精魂**：指人的神識。

十四、**莫若**：不如。

十五、**止觀**：止息一切外境與妄念，而貫注於特定之對象，並生起正智慧以觀此一對象，稱為止觀。

十六、**七情**：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種感情。

十七、**八識**：指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

十八、**神光**：謂佛之光明靈妙不可思議。

十九、**起信論**：全名《大乘起信論》，相傳為印度馬鳴菩薩所造，南朝梁代真諦翻譯。本書闡明如來藏緣起之旨，及菩薩、凡夫等發心修行之相，係從理論、實踐兩方面歸結大乘佛教之中心思想，為佛教思想之重要入門書。

二十、廓然：空虛的樣子。

❖白話解說：

《性命圭旨》說：「想要修長生之道，就必須認識出生的本源；想要求不死之道，應當先明白不會死的人是誰？那個不會死的人，就是我自己本身中那常住不死的真心就是了。這個真心非常靈敏不會昏暗，非常清醒經常保持明智，沒有離去也沒有回來，沒有出生也沒有滅亡。無可奈何的是，世間人不能覺悟，從無始以來，那真心就已沉迷，所以受到沉輪旋轉的作用，很冤枉的進入六道之中無法出離。

人本來的真心是不會迷妄的，天性的智慧本是光明的，固有的精氣非常奧妙深厚，然由於妄念短暫生起的作用，突然間使得心神昏暗，就失去那固有的精氣，使得過份的膠著而生發的俗智，所以成為轉先天智慧變成世俗的情識，在有形物中生起妄念的心，這叫做『識』。

心本來沒有知覺，由於識的作用所以生知覺，天性本來就不會自生，

由於識的作用才會有生的作用。生我們有形身體的種子，就在此識中發芽成長，綻開有情慾的人生，結成生死輪迴的後果。」

現在的人錯誤的認為我們心中，有一個很光明靈敏的東西，和我們的身心同在一起不可分離，就以為是元神之所在，實不知這就是會產生生死的識神，讓我們永沉六道輪迴的種子啊！所以說：「學習修道的人不認識真道，只是為了和從前一樣去知道識神而已，這就是從無量劫長久以來，我們不能脫離輪迴的根本所在，使愚癡的人以為是本來的原性。」

從前異見王問波羅提尊者說：「什麼是佛？」尊者回答說：「能見到本性就是佛。」異見王說：「師父你見性了嗎？」回答說：「我見到佛性了。」異見王說：「性在什麼地方呢？」回答說：「性在日常的作用中可以體悟到。」異見王問：「是什麼樣的作用呢？」波羅提尊者就以偈語說：「性的作用在胎兒就是身體，在世間就是人，在眼睛就叫見，在耳朵叫聽聞，在鼻子叫嗅香，在口叫談論，在手就是拿捉，在腳足就是奔走，很普遍的在諸法界中顯現，但收攝的時候只是一顆小微塵而已，認識的人知道是佛

性，不認識的人就稱為精魂。」

所以當時世尊教導人，要先斷除無始以來輪迴的根本，就是這裡呀！這個輪迴的根本一經斷除，那麼各種的情識就沒有依憑，就可以回復我元本真實永常的本體，這就是所謂的真正的寂靜是奧妙靈明，空虛無礙的心靈是通達清澈，非常光明而獨立存在的。違背這個原則就是凡人，順應這個道理就是聖人，沉迷於此生死的情況就開始了，當覺悟的時候六道輪迴就滅息了。

要想滅息輪迴，不如就在「止觀」這兩方面下功夫。必須時時刻刻保持自己的七情，不要讓它們生發的情境中，每個念頭要使我們的八識，保全在不要被染著的性體。當本性光明一出現的時候，就要趕快收起來，不可以在剎那間隨意亂照。

古代的神仙說：「修大道是教導人要先制止妄念，如果念頭不制止的話，修行是白費功夫的。」

《圓覺經》說：「在平常的所有時間裡，不生起妄念，在諸妄心中，也不要想辦法去息滅，在妄想的境界中，也不要刻意的加以了解，在不了知當中，也不刻意的辯白真實與否。」

《大乘起信論》說：「心神如果馳騁分散了，就要把它收攝起來，使它止住於正念之上，正念一起就是覺悟，覺悟之後，一切就歸於無了，修行最奧妙的法門就是在此地。」

我們應當要知道，妄念是從識根裡生起的，因緣生境而成了妄念，不是有真正的實體。在眾生的身上，智慧卑劣情識轉強，所以就稱為識。當在佛的境地時，智慧轉強而情識低劣，所以稱為智。不用轉變其本體，原本都是從同一心源而來，非常空虛奧妙而深厚。

往往由於自我的知見所生的知見〈即是偏見〉，妄想的塵念就生起了，所以就有妄念。如果自我的知見沒有了，那麼智慧的本性就清淨無瑕了，又會使本性回復到奧妙光明的境界，自我的意念就消失無蹤了。

既然已經回復到不二的源頭，六根的作用不彰就自然解脫了。既然沒有六根塵識的作用，那麼就沒有輪迴的種子了。這一點的真心，是可以獨立而不必依靠他人。雖然生在萬劫常存的境地中，也永遠不受生滅的侵擾。這個方法是直接指明人心，一了百了非常穩當，乃是成就仙佛的妙訣，想要求取長生的人，必須在此地多參研推究。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字句解說：

一、天仙：泛指各種功行至最佳境界之人。《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天仙者，厭居三島而傳道人間，道上有功，人間有行，功行滿足，受天書以返洞天，升於八十一陽天，又升於三清靈元自然之界。」

二、地仙：無神通力之仙為地仙。據《仙術祕庫》：「地仙者有神仙之才，無神仙之分，長生不死，而作陸地遊閒之神仙，為仙乘中之中乘者也。」

❖白話解說：

想要求證天仙的人，應當要積一千三百件善事；想要求證地仙的人，應當積三百件善事。

❖本文：

此一節。總結上文。言作善為登真[一]之路。立者積也。曰一千。曰三百。剋定[二]數目期限。決定必成。不生退轉之意也。

❖字句解說：

一、登真：飛昇成仙真。

二、剋定：確定。

❖白話解說：

這一節是在總結以上的文章，說明行善乃是要飛昇成仙真的方法。「立」就是積的意思，說一千善，或說三百善，是在確立行善的數目和期限，一經決定必定達成，心中不生退卻轉變的意思。

❖本文：

天仙地仙之別。在乎立善多寡之異。篇中已自言之。請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之說論之。庶已得仙者。不復從墜。一向超昇。未得仙者。不假他求。即日便到。按楞嚴經[一]所示。仙有十種。一者。堅固服餌。食道圓成[二]。名地行仙。二者。堅固草木。藥道圓成。名飛行仙。三者。堅固金石。化道圓成。名游行仙。四者。堅固動止。氣精圓成。名空行仙。五者。堅固津液。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六者。堅固精色。吸粹圓成。名通行仙。七者。堅固呪禁。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八者。堅固思念。思憶圓成。名照行仙。九者。堅固交遘。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十者。堅固變化。覺悟圓成。名絕行仙。又曰。此等皆是不依正覺[三]。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及處。壽千萬歲。斯亦輪迴。妄想流轉。報盡還來。散入諸趣。鍾離曰。仙有五種。一者。不悟大道。唯務速行。心若死灰。神識內守。定中已出陰神。究竟只成清虛之鬼。名曰鬼仙。二者。暫於人中。得聞大道。然業重福輕。僻志[四]一偏。

確守不變。絕五昧[五]（一為味）者。不知有六氣[六]。忘七情者。不知有十戒。行咽嗽[七]者。笑吐納[八]之為錯。耽[九]採補[十]者。指清淨之為愚。孤坐閉息。絕食休糧。不識無為。但能延年安樂而已。名曰人仙。三者。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交感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刻。識龍虎[十一]。配坎離。收真一[十二]。別五行[十三]。定六氣[十四]。序八卦[十五]。九州[十六]顛倒。三田[十七]反覆。煉成丹藥。長生不死。名曰地仙。四者。已得地仙。煉形住世。積累成功。超凡入聖。卻反三山[十八]。名曰神仙。五者。已得神仙。傳道於世。於道有功。為人有行。功行滿足。超居洞天。竟入虛無自然之境。名曰天仙。既而[十九]答大道之問。則曰。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若能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命保生。以合乎道。自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其長久矣。然則所謂正覺。所謂大道。果何物哉。大抵必欲識取自心。不落情解。不聞僧那[二十]之說乎。僧那曰。欲明自心。但於日用中。行住坐臥。常自諦審思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有耶。是無耶。既不落有無處所。自

然心珠獨朗。常照世間。此即正覺。此即大道也。無一塵許間隔。剎那頃斷續之相。是故呂祖。既因不學煉金。而得度世矣。又因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說。胸次[二一]始得豁然。後遇黃龍禪師[二二]。方為印證。孫真人[二三]。既已（或為已）留意方書。而得度世矣。又常咨決於唐之道宣律師[二四]。後至成都復聽無名行僧[二五]。講多寶塔品。始得證真。此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也。若夫立善。縱不求仙。亦自常然。有何限量哉。

❖字句解說：

一、**楞嚴經**：唐朝中天竺沙門般剌密帝翻譯，凡十卷，闡明心見性本體，屬上乘祕密部。

二、**圓成**：圓滿成就。

三、**正覺**：學佛者洞明真諦而達到覺悟的地步。

四、**僻志**：不正當的心志。

五、**五味**：應為五味，指酸、苦、甘、辛、鹹。道教養生，尚清淡，

通常把五味看作有害健康的東西。佛教以乳味、酪味、生酥味、熟酥味、醍醐味為五味。

六、六氣：內煉養生術中，吸食的六種精華之氣。據《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

七、咽嗽：道教服氣吞津液的修煉方法，只咽氣稱雲行，咽氣時又咽津叫雨施。

八、吐納：道教養生之術，呼出濁氣，吸入清氣，以去疾病。

九、耽：樂於。

十、採補：道教採陰補陽之術，乃採取別人的精血以補益己身的方法。

十一、龍虎：道教煉丹的名詞。內丹就陰陽五行而言：龍為陽，生於離，離屬火，故云龍從火裡出；虎為陰，生於坎，坎屬水，故云虎向水邊

生，謂二者合為道本。

十二、真一：道教修煉方術，守一存真乃能通神，是通神修仙的重要方法。

十三、五行：即是金、木、水、火、土等五行。

十四、六氣：即陰、陽、風、雨、晦、明。

十五、八卦：即易中的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等八卦。

十六、九州：古以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為九州。據《修真太極混元圖》載：「人身之中，萬像存焉。以九州言之，腎為冀州，膀胱為徐州，肝為青州，膽為兗州，心為揚州，小腸為荊州，脾為豫州，肺為梁州，大腸為雍州。」

十七、三田：即是上、中、下三丹田。

十八、三山：道教中稱蓬萊、方丈、瀛洲三山，為神仙所居之地。

十九、既而：不久。

二十、僧那：南北朝時的禪僧，東海〈江蘇〉人，俗姓馬。初業儒

學，通《三禮》、《周易》。後於相州聽慧可禪師說法，頓生正信，便請出家，奉頭陀行，乞食聚落，不入城邑。

二一、**胸次**：胸中。

二二、**黃龍禪師**：即是黃龍慧南，為臨濟宗第七祖石霜楚圓之門下，於宋景祐三年，住江西隆興黃龍山，盛弘教化，遂成黃龍派。

二三、**孫真人**：唐時的隱士孫思邈，華原〈今陝西省境內〉人，通百家之學，兼擅醫學，俗奉為醫王。

二四、**道宣律師**：唐朝丹徒〈今屬江蘇〉人，吏部尚書錢申之子，九歲能賦，十六歲落髮，從智者大師學律，後隱終南山白泉寺，開南山宗。

二五、**無名行僧**：唐朝渤海人〈今山東濱州〉，俗姓高，善辭翰，出家洛陽同德寺，居臺山四十年，研律藏，精解有聲，後遇神會傳授心印。

❖白話解說：

天仙和地仙的區別，是在於積善的多少而有所不同，在此篇當中已經

說過了。現在我們更希望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加以討論。使那些差不多得到仙位的人，不再墜落，一直向著超昇之路走。那些還沒到達神仙果位的人，不必再藉由他法求取神仙之位，即可得到神仙果位。

按照《楞嚴經》中所表示，神仙可分為十種：

第一種是食麻仁草木的果實而不休息，可由食之道而圓滿成就，名為地行仙。

第二種是專食松柏等而不休息，因草木輕，故體也輕，飛行空中而不墜地，稱為飛行仙。

第三種是專服用丹砂而不休息，則能化骨長壽而體固，且能化物，使賤為貴，自在游行人間化人，稱為游行仙。

第四種是專心堅固動止的功夫而不休息，能履虛空，使得氣精能圓滿而成就，名叫空行仙。

第五種是鼓天池而飲神液，固精華，年久有成，則離人慾，名為天行仙。

第六種是專飲日月之精氣，功久自有異見，通物情而圓滿成就，稱為通行仙。

第七種是堅固咒術而不休息，因術法而圓滿成就，稱為道行仙。

第八種是專志於堅固思念而不休息，當發用之時，則能照明境界而圓滿成就，名為照行仙。

第九種是專志於堅固交媾〈採陰拔陽之術〉而不休息，則此感彼應，吸他人精氣以固己身而圓滿成就，稱為精行仙。

第十種是專志於堅固變化木石而不休息，覺悟己身如槁木，絕棄有為之功用而圓滿成就，稱為絕行仙。

又說：「這些都不是依照正確覺悟的方法，另外尋偏路去修行而起妄念，心中只存在要固保這有形之體，在山林人煙難以到達的地方閒遊，能得千萬歲的長壽，這也是沒有脫離輪迴。由於妄想流轉的結果，福報消盡的時候，還是進入六道中輪迴不已。」

漢鍾離說：「神仙有五種：第一種是不去證悟大道，只想務求快點成

道，天天心好像死灰一般，神識在內枯守，在寂定之中已生出陰神的作用，最後也只是成就清虛的鬼神而已，稱為鬼仙。

第二種是暫時在人群當中，雖已得聞大道，然由於罪業深重福德淺薄，使自己的心志偏差，堅守己見而不變化，雖然懂得絕五味，但不知以六氣來調和；雖然知道忘棄七情的作用，卻不知道要守十戒。以服氣咽液的方法修行的人，譏笑以吐納修行的人是錯誤的。樂於採陰補陽之術的人，就指責以清淨修身的人是愚笨。只是一味的孤坐閉息養神，絕棄飲食，根本不知道無為之道，這種人只能達到延壽安樂的目的而已，叫做人仙。

第三種是效法天地之氣升降的原理，取用日月之氣互相交感的氣數，以身體中年月時辰與每天的時刻相配合，來調煉身體，用身上各部位依龍虎、坎離、真一、五行、六氣、八卦的道理，分為九州加以上流下串顛倒融和，使上中下三個丹田，能反覆運作而煉成丹藥，得以達到長生不死的效果，名叫地仙。

第四種是已經得到地仙的果位，再加以鍛煉形體而能居住於世間，在

世間累積很多功德，使自己超越凡塵而進入聖域，能返回三神仙所住的山〈指蓬萊山、方丈山、瀛洲山〉，這名叫神仙。

第五種是已證得神仙果位，也能繼續在世間傳道，在修道上有功德，為人也有德行，功果德行都圓滿，超昇居住在仙府洞天，可以達於虛無自然的境界，名叫天仙。」

不久回答他人問「大道」時，則說：「在世間萬物的當中，只有人類是最靈巧最尊貴的。如果對於萬物的真理能加以探究，就能盡知自己的本性。在窮物之理盡物之性，乃至於對生命的探知，使可以保全萬物之生命，以合乎常道，自然就可以達到和天地一樣的堅固，壽命也可以同天地長久。」

然而所謂的正覺，所謂的大道，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大概是必要從意識中去探取自心的作用，不要落於情識的解釋。有沒有聽過僧那的說法呢？僧那說：「想要明白自心，只要在日常生活當中的行住坐臥，經常自己真實的審慎思考觀察，在遇到聲色之前，還沒有起心動念的時候，仔細觀察心是在哪裡？是有心嗎？還是無心呢？既然心不落在有或無的地方，自然心中的

明珠就獨自很明朗了，可以永常照亮世間，這就是正覺，這就是大道。」

這是不能有些許的俗塵間隔其中的，也不能有剎那時間斷續的現象。然呂純陽因心中已經有不學煉金之術，以免貽害後人的想法，所以才能得到鍾離權的度化。又因聽到《金剛經》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說法，心胸才能豁然開通，後來遇到黃龍禪師，才能得到印證。

唐朝的孫思邈，既然已經潛心於方藥書上，才能受到度化，又經常向唐朝的道宣律師請法，後來又在成都聽到無名行僧的開示，講《多寶塔品》，才能證得真人的果位。這些都是能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人，如果談到積善，縱使不是為了證得仙真，也是很自然平常的好事，又何必要限制自己行善的計量呢？

❖本文：

漢鍾離權」。授丹於呂祖純陽。點鐵為金。可以濟世。祖曰。終有變

乎。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祖愀然[二]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鍾離歎曰。修仙要積三千行八百功。汝此一言。三千八百已滿足矣。又萬善同歸集[三]曰。萬善。是菩薩入道之資糧。眾行。乃諸佛助道之階漸。若有目而無足。豈到清涼之地。得實而忘權。奚昇自在之鄉。是以真空妙有。恆共成持。雲布慈門[四]。波騰行海。由此觀之。則知佛仙一貫。同歸於教人行善立功。固與吾儒名異而實同者也。洵乎參同歸一。端由切脈[五]探源。峙立[六]成三。蓋為分門執象。今勸世人。深參此理。莫生分別。但去立功行善。則求儒求佛求仙。皆在此中。而萬無一失也。

❖字句解說：

一、**漢鍾離權**：相傳為八仙之一，與呂洞賓同時，姓鍾離，名權，嘗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

二、**愀然**：容色改變的樣子。

三、 **萬善同歸集**：共三卷，北宋延壽著述，係廣舉經論、祖釋等禪家心要之書。

四、**慈門**：佛、菩薩由慈心流出諸功德及善巧方便，稱為慈門。

五、**切脈**：按脈以探究病情。

六、**峙立**：對立。

❖白話解說：

漢鍾離，名權，當他要傳授丹道給呂純陽祖師的時候，向他教授點鐵成金的方術，可以用來濟助世人，呂祖說：「到最後金會變成鐵嗎？」鍾離權說：「五百年以後，就會回復本來的鐵質。」

呂祖臉色變樣說：「這樣做，不就會害了五百年後的人嗎？我不願意學習。」鍾離讚歎說：「修成仙道要積三千八百件功德，你這一句話，三千八百件功德已經足夠了。」

又《萬善同歸集》說：「萬善事，是修菩薩道的人入門必要準備的資

糧；眾善行，是諸佛要助道成就的階梯。如果只有眼看口說而不實地去行，怎麼能獲得清涼解脫的境地呢？如果得到實質而忘掉權變，怎能提昇到自在之地呢？所以真空和妙有，永遠是互相扶持成就的，要在慈悲的法門上廣為施行，要在實際行動上努力去做。」

由此可見，知道成仙成佛的方法都是一致的，都是同歸於教導人要行善事積功德，本來就與我所說的儒家的道理，名稱雖不同，實際上是相同的，確實是儒、道、佛三教雖殊途，而同歸於一理。然為了要深入探討，所以才分為對立三方面，各自分門執於表象的情形。

現在奉勸世上的人，深入探討這個道理，不要生分別心，只要努力去行善積功德，那麼無論是要求得儒者，或求得仙道，或求得佛祖，都是在這當中可以得到，而且還萬無一失。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白話解說：

如果有人違反道義而動了惡念，或者是違背道理行事。

❖本文：

自此至死亦及之。詳言為惡召禍之事。二句是總攝提綱。與是道則進二句相反。動者萌於心。行者見於事。太上先以此二句為言。教人於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始。諦審[一]思惟[二]。有懍然[三]不可踰越之意。

❖字句解說：

一、諦審：詳細審察。

二、思惟：思量。

三、懔然：嚴正貌。

❖白話解說：

從此處到「死亦及之」，詳細說明作惡的人所招感的禍事。這兩句話是總括這部分的提綱，與「是道則進，非道則退」這兩句相反。

所謂「動」就是從心中萌發起來的時候，所謂「行」就是已經在事相上可看到了。太上老君先以這二句來說明，是在教導人於起心動念的時候，當出言作事的開始，必須審慎觀察思量，有其嚴正不可違犯的意思。

❖本文：

古人云。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至奔突[一]。若人之情不制。則肆亂無紀。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息而忘規矩。又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轡[二]之御也。小人之強橫。

而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而不敢攀援[三]者。覺照之功也。故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

❖字句解說：

一、奔突：水橫沖直撞而潰堤。

二、銜轡：本指羈馬的用具，後比喻以法律控御人。轡，讀配。

三、攀援：援引而上。

❖白話解說：

古人說：「人的感情，就好像水一樣。社會的規矩禮法就是堤防，堤防如果不穩固，必定會導致潰堤。如果人的情慾不控制好，那麼就會產生混亂沒有紀律的現象，所以要去除情慾息滅妄想，禁止邪惡的情事發生，不可稍微鬆懈就忘了規矩。」

又說：「駿馬的快速奔跑，而不敢跑得太放肆，是因為有御馬的銜轡。小人的行為雖然強橫無理，然而不敢縱情行惡，乃是有刑法的制衡。意識隨意流浪，但不致於逾越規矩，那是本性覺照所產生的功能。」

所以學道的人，如果沒有覺照的工夫，就好像駿馬沒有銜轡一樣。小人如果沒有刑法來制伏，那怎能絕除貪念的慾望，治理妄想的邪思呢？

❖本文：

索靖虛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非性中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眾人之所收。而收其所棄。形居塵俗。心棲義理。豈以外物外遇動其心哉。夫索公惟於義理。見得精熟。故守之循之。出於自然。今人之非義背理。而心動事行者。曷不以此為法。

❖字句解說：

一、陰澹：前涼敦煌人，才行忠烈，州請為治中從事，後為武威〈屬甘肅省〉太守。

❖白話解說：

有一位索靖虛，非常好學，不答應州郡的邀請，於是太守陰澹親自前往拜訪，和他談一整天而忘了回家。當太守與他談話後，感歎的說：「一般世人所認為的富裕，並不是本性中的富貴，而是眼睛喜歡看五彩的顏色，耳朵喜歡聽美好的聲音。索先生放棄眾人所喜歡的聲色，卻喜歡眾人所放棄的義理。雖然身居於塵俗之中，心卻棲息在義理之內，豈能用身外的物質或身外的境遇來動亂他的心神呢？」

談到索公只有對於義理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能守護它遵循它，這是出自他自然的表現。現在的人沒有道義違背天理，受到外境引誘而心動做壞事的，為什麼不效法索公呢？

【以惡為能。】

❖白話解說：

以行惡為能事。

❖本文：

此句專就人事上說。人性本善。爾乃以惡為能。是失其性善之體矣。愚謂此四字。乃千萬世大大小小惡人受病[一]之根也。故列於諸惡之首。人雖極愚。未有甘為惡人者。然亦未有不欲為能人者。只緣錯認能字。所以愈做愈差。其始也。曰。能人有用。不能人無用。能人有人怕懼。不能受人欺侮。迨[二]其久也。亦自知其為惡。遂儼然[三]以惡人自居。而不諱[四]。而文[五]之以美名焉。貪者。以勢凌術制。多得人財為能。而美其名。則曰智謀。很者。以強梁[六]刁險[七]。陷人害人為能。而美其名。則

曰辣手[八]。淫者。以行奸賣俏[九]。誘人妻女為能。而美其名。則曰風流。佞者[十]。以逢迎[十一]哄騙[十二]為能。而美其名。曰伶俐。讒者[十三]。以造謠生事為能。而美其名。曰口才。諸如此類。不可殫述[十四]。鬪豔爭奇[十五]。以此相尚。偽者居之不疑。聞者習為佳話。於是偶有一二無智謀。無辣手。不風流。不伶俐。無口才之人。未有不笑指為入世之棄材。而趨時之廢物者矣。及至事往報來。蓋棺論定。能人多矣。而今安在哉。嗟乎。普勸世人。不如暫屈為棄材廢物。而自向到底一著處做工夫。為淡而有味穩而不敗也。如不信此。請觀世之凡有善人。有不獲天佑人敬者耶。而惡人。有不受天譴人惡者耶。

❖字句解說：

一、受病：致病。

二、迨：等到。讀代。

三、儼然：明顯的樣子。

四、不諱：不避忌諱。

五、**文**：修飾。讀問。
六、**強梁**：剛強橫暴。
七、**刁險**：狡猾陰險。
八、**辣手**：辦事猛烈的人。
九、**賣俏**：故作驕俏之態以誘人。
十、**佞者**：巧言善辯而心術不正的人。
十一、**逢迎**：在言語行動上奉承討好別人。
十二、**哄騙**：說假話騙人。
十三、**讒者**：顛倒是非中傷別人的人。
十四、**殫述**：全部敘述。
十五、**鬪豔爭奇**：競相比賽豔麗奇特。

❖白話解說：

這句話是專門就人事上來說，人性本是善良的。你卻以做惡為能事，

這已經是失去人性本善之體了。我認為「以惡為能」這四個字，乃是千萬世以來，大大小小無數的惡人，致病的根本，所以才列在諸惡事的前面。

人雖然非常愚癡，沒有甘願成為惡人的，然而也沒有不想成為能人的，只是錯認這「能」字的含意，所以才愈做愈差。剛開始的時候說：「有能力的人有用，沒有能力的人沒用，有能力的人，有人懼怕他而不敢侵犯，沒有能力的人，會受人欺侮。」

等到時間久了，自己也知道做壞事，於是就乾脆以惡人來自居，而且毫不避諱，還以美名來修飾。貪婪的人，以勢力凌駕於人，以邪術制伏人，來取得人的擁護，和財物聚集為能事，而美其名叫做智謀。凶狠的人，以剛強橫暴狡猾陰險的手段，來陷害他人為能事，而美其名叫做辣手〈會摧殘人的人〉。

淫亂的人，以行奸詐驕俏誘人的手段，引誘他人的妻女為能事，而美其名叫做風流。巧言善辯心術不正的人，以奉承討好欺騙為能事，而美其名叫做伶俐。那顛倒是非中傷別人的人，以製造謠言生發事端為能事，而美其

名叫做口才。諸如此類的事情，不勝枚舉，都以豔麗奇特互相競賽，彼此推崇稱讚。

喜歡造假的人處於其中，一點也不會不好意思，聽到的人還習慣把他傳為佳話。於是偶而有一兩個沒智謀，不會摧殘人，不懂風流，不懂伶俐，沒有口才的人，沒有不被指為是世間的棄材，或者是過時的廢物。但等到事情已過報應到來，要蓋棺論定的時候，那時的能人雖很多，現在又在哪裡呢？

哎呀！奉勸世上的人，不如暫時被認為是棄材廢物，自己要向著根本的善良本性下功夫，這種人生雖是淡淡的，卻很有滋味，可以穩當的立於不敗之地。如果不相信，可以觀看世間上行善的人，有不獲得上天保佑、人人尊敬的嗎？然而惡人，有不受到上天譴責、人人討厭的嗎？

❖本文：

佛言。世間一切惡人。死墮地獄。獄有一主。牛頭阿旁[一]。其性凶惡。無一慈忍。見諸眾生。受此惡報。唯憂不苦。唯憂不毒。或問獄卒。眾生受苦。深可悲念。而汝常懷酷毒無慈愍心。獄卒答言。如此罪惡。受諸苦者。皆是不孝父母。毀謗三寶。罵辱六親。輕慢師長。誣陷良善。殺害眾生。造諸惡業。如是等人。來此受苦。每至脫生之日。恆加勸諭。此中劇苦。非可忍耐。汝今得出。勿復作惡。而此罪人。初不改悔。今日得出。俄頃復來。輾轉輪迴。不知痛苦。以是事故。我於罪人。無一慈心。是知作惡之人定入地獄。如今。既得剎那住世。便當力行仁慈。廣修眾善。消除三障[二]。清淨六根[三]。念佛持齋。參禪學道。高超三界[四]。迴脫[五]四生[六]。切勿縱貪瞋癡。行殺盜淫。造此惡業。受此惡果。佛語不虛。人當諦信[七]。

❖字句解說：

一、**牛頭阿旁**：指牛頭人身的鬼卒。據《五苦章句經》載：「獄卒名阿旁，牛頭人手，兩腳牛蹄，力壯排山。」

二、**三障**：佛家指煩惱障、業障、報障為三障，為障害正道者。

三、**清淨六根**：即除去眼、耳、鼻、舌、身、意等欲念，而達到清明的境界。

四、**三界**：佛家以為生死往來的世界有三：即是欲界、色界、無色界。

五、**迴脫**：遠離。迴讀窘。

六、**四生**：佛家將世界眾生分為四大類，即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七、**諦信**：確信。

❖白話解說：

佛陀說：「世間上所有行惡的人，死後墮入地獄。地獄有一個主官，名叫牛頭阿旁，他的個性非常凶惡，沒有一點點仁慈忍辱的心，看到眾生受到這種惡報，不但不同情，還怕他們受得不夠苦不夠狠毒。

有人問獄卒說：『眾生在地獄受到痛苦，實在讓人覺得起同情心，但你們卻心中懷著狠毒，沒有些許的慈悲憐愍的心。』獄卒回答說：『這些人所造的罪惡受到地獄的苦報，都是在世不孝順父母，毀謗佛法僧三寶，辱罵有恩的六親，輕視侮慢師長，誣告陷害善良的人，殺害眾生的生命，造下諸多的罪業，這些人來此地受苦，每到期滿要離開去出生的時候，經常加以勸告，在這裡是要受到劇苦的責罰，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你現在可以出離，不要再做壞事了。但是這些罪人，仍舊不悔改，今天出去了，過了不多久又再回來，在輪迴中反復，彷彿不知道痛苦似的。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我對於罪人沒有一點慈悲的心。』」

由此可知，作惡多端的人一定墮入地獄。現在既然有短暫出生於世的

機會，便應當要努力去行仁慈之道，廣大的去修持眾善，消除煩惱、業、報等三種障礙，清淨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勤加學佛持齋，努力參禪學道，以便遠超欲界、色界、無色界，脫離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的世界，切勿縱情於貪瞋癡三毒而造殺生、偷盜、邪淫的惡業。如果造下這些惡業，一定遭受到惡果的報應，佛陀所說的話是不虛假的，我們一定要深信。

❖本文：

唐魚思咺。機性極巧。武后欲造匭[一]。令人攻訐陰事[二]。工匠無人作得。咺造之甚稱旨。人有投匭者告咺。在揚州為徐敬業[三]作刀輪。用以衝陣。殺傷官軍甚多。遂伏誅。

❖字句解說：

一、**匭**：讀鬼，即是小匣子。

二、**攻訐陰事**：揭發陰私。

三、徐敬業：唐朝徐勣的孫子，有勇名，屢從勣征伐，襲英國公爵位，坐事貶柳州司馬，後與駱賓王等共同討武后，兵敗，為其部下所殺。

❖白話解說：

唐朝的魚思晅〈讀選〉，非常機巧聰明，武則天想要製造一種小匣子，讓人家來密告揭發陰私用的。很多工匠沒有人會製作，思晅製造出來後很合武后的旨意。有人在小匣子中投書密告思晅，說他在揚州為徐敬業，製造作戰殺人用的輪刀，用來衝鋒陷陣，殺傷了很多官兵，後來被判處死刑。

❖本文：

唐徐敬業起兵。武后患之。欲興大獄。去異己者。有索元禮[一]揣旨。即上書言急變[二]。召對。擢遊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牧院為制獄[三]。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脅以威

刑。無不誣服[四]。詢一囚。必窮根株。相連至數百。後以受賄。收下吏[五]。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同時又有周興[六]。性殘酷。與索元禮等為黨。有人告興。謀不軌。太后怒。命來俊臣[七]鞫之[八]。時俊臣與興共推事。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面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炭火。一如興法。謂興曰。奉內狀[九]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戰慄伏罪。流嶺南。為仇家爭殺之。

❖字句解說：

一、索元禮：唐朝胡人，性殘忍，武后時擢為游擊將軍，為推使，作鐵籠晒翅諸刑具，訊一囚，牽連至數百，後以苛猛貪贓受審，死獄中。

二、急變：非常的變故。

三、制獄：斷案。

四、**誣服**：自誣而服罪。

五、**下吏**：交法庭審訊。

六、**周興**：唐朝萬年〈今陝西長安〉人，為秋官侍郎，決獄峻嚴，乃武后時之酷吏，後被讒謫嶺表，於道中為仇人所殺。

七、**來俊臣**：唐朝萬年人，武后時為御史中丞，性殘忍，前後夷千餘族，後以謀反被誅。

八、**鞫**：讀局，審訊。

九、**內狀**：內廷的文書。

❖白話解說：

唐朝的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時，武則天非常憂患，想要興建大監獄，以便排除異己。有一位索元禮猜測武后的旨意，馬上上書說國家將有急變的事，武后召見他來問，擢升他為游擊將軍當推使的官，就在洛州〈今

河南洛陽〉當牧院的斷案審判官，平時養數百個無業遊民，他想陷害某一個人，就叫這些無賴到處去告發，所呈的辭狀都是相同。既已下獄，又以威嚴的刑罰來脅迫，沒有一個人不自誣而服罪的。當訊問囚犯時，必定追根究底，甚至於同案有牽連數百人的。後來因收受賄賂，被收押交法庭審判，他不服氣，審案的官吏說：「取索公所常用的鐵籠來。」索元禮才認罪，後來死在獄中。

在與他的同時，又有一位叫周興的人，性情很殘酷，和索元禮等人都是同黨。有人密告周興圖謀不軌，武則天很生氣，就命令來俊臣審訊他，當時來俊臣和周興都是審案的推事官，他問周興說：「囚犯對案情大多不承認，要怎麼辦呢？」周興說：「這很簡單，只要取出一個大甕，用炭火在甕的四周燒烤，再讓囚犯進入甕中，有什麼事不會承認的呢？」來俊臣就取來一個大甕和炭火，照著周興所說的方法一樣去作，然後對周興說：「奉內廷的文書要審訊老兄，請老兄進入這個大甕。」周興非常害怕就認罪了，當流放到嶺南〈今廣東省〉時，被仇人爭相殺死了。

❖本文：

宋徽宗[一]時。宋昇[二]。政和初。為京西轉運。專修西內。嘗語曰。速竣此役。賞可立得。每用牛骨和灰。不給[三]。因掘漏澤[四]人骨。焚灰以代。時運判[五]孫䁮止之。不聽。引疾[六]罷去。昇以功除學士。召受殿中監[七]。忽得惡疾。自言焚骨之惡。罪當滅門。嘔血而死。未幾。合家盡死。後孫䁮病卒。至冥。見宋昇鐵牀銅柱。血流徧體。又至一殿。冥官謂曰。汝勸之不聽。棄官而歸。真有人心者。當延壽一紀。因得更生。向人言其事。夫天下最慘者。莫如覆宗絕族[八]。昇因一念貪賞。遂罹[九]此苦。古云。惡因貪起。貪是惡根。治惡之法。首在去貪。信哉。至於他途之以惡為能。不可備舉。且何忍悉載。人其隨事省之。

❖字句解說：

一、宋徽宗：宋神宗之子，名佶，以好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通百藝，尤精書畫，惟任用群小，朝政紊亂，金人陷京後，與其子欽宗同被

擄。

二、**宋昇：**宋朝安陸人〈屬河北省境內〉，由譙縣尉累進殿中少監，父子皆依憑蔡氏。徽宗將西幸，昇治宮城，創廊屋，至灰人骨為胎，斤值錢數千，盡發洛城二十里古塚，用是遷殿中監。

三、**不給：**不夠用。給讀幾。

四、**漏澤：**宋代官府為貧困無依的人所設立的埋葬地。

五、**運判：**轉運判使。

六、**引疾：**託辭有病以求去。

七、**殿中監：**掌皇帝服飾之事，總領宮內衣、食、住、行各主管機構的官屬。

八、**覆宗絕族：**毀滅宗族。

九、**罹：**遭受。讀離。

❖白話解說：

宋徽宗的時候，有一位宋昇，在政和〈宋徽宗年號〉初年，當京西的轉運官，專門負責整修西內的工程，曾經說：「要趕快完成這項工程，就可以很快得到封賞。」每當施工用的牛骨和灰不夠用的時候，就去挖掘漏澤一帶義塚的人骨，焚燒成灰來代替。當時的轉運判使孫貺制止他，但他不聽，於是孫貺就託病離職。

宋昇因完成工程有功勞升任為學士，授命為殿中監〈掌皇帝的服飾〉，忽然生重病，自言自語說，是焚燒人骨的惡報，其罪應當要全家族滅亡，最後吐血而死，不久，他全家的人都死了。

後來孫貺生病死了，到冥府，看到宋昇受睡鐵牀、抱銅柱的懲罰，滿身都流血。又到了另一冥殿，冥府的官吏對他說：「你勸告他不聽，就辭去官職回鄉，真是有仁人的心，應當要延壽十二年。」所以孫貺得以復生，向世人說明此事。

說到天下間最悲慘的事情，莫過於全家族滅絕，宋昇因為一時起了封

賞的貪念，所以才遭到這樣的苦報。古人說：「做惡是因貪念而起，貪念是做惡的禍根，要懲治惡念，最主要是要去除貪念。」

這句話是很實在的，至於其他各種以做惡為能事的例子，無法一一舉出，而且怎麼忍心全部記載，各人最好隨事情的生發而自我反省。

❖本文：

中誡經曰。人若為一惡。意不安定。為十惡。氣力虛羸。為二十惡。坎坷衰耗。凡事乖張。為五十惡。終無匹偶。以至百惡。水火為災。非橫牽引。刑法惡死。為五百惡。子孫絕嗣。為一千惡。出叛臣逆子。夷滅族類。世世子孫。異形變體。入於禽獸。夫積惡滿盈。禍及後世。自身地獄。又其輕者矣。人當將此訓。刻刻念之。自不為惡矣。

❖白話解說：

《中誡經》說：「人如果做了一件壞事，就會心神不安寧；做了十件壞事，氣力就會虛弱，身體不健康；做二十件壞事，命運就會坎坷，損失財物及衰敗，事事不如意；做五十件壞事，最終找不到配偶；到做了一百件壞事，就會遭遇水災火災，或受到橫禍，受到刑法判處死刑；做了五百件壞事，就會絕子絕孫；做了一千件壞事，家中就會生出叛臣逆子，犯下滔天大罪，使得滿門抄斬，後代的子子孫孫，身體會變得殘缺不全，甚至於墮入禽獸等畜生道中。」

談到當一個人惡貫滿盈的時候，必定會貽禍於後代子孫，自己又墮入地獄的報應，這還是算輕的啦！人應當要將此篇訓文，時時刻刻牢記在心中，自然就不會作壞事了。

【忍作殘害。】

❖白話解說：

殘忍的作出傷害的事實。

❖本文：

此句專就物命上說。大德曰生。爾乃忍作殘害。夫殘傷毒害。惡之至大。而更出於忍。則任意所至。無一毫惻隱憐憫之心矣。諸善本於一慈。諸惡本於一忍。去忍而慈。聖賢佛仙之功在是矣。

❖白話解說：

這句話是專門就物命上來說的，上天具有好生之德，你卻殘忍的做出傷害物命的事實。最大的惡性，就是殘害物命，如果還任意的去殘害生命，

那就連一點點惻隱憐憫同情的心都沒有了。眾善的根本，就是在於仁慈的心；然而諸惡的根本，就是殘忍。去除殘忍的心，而留下仁慈的心，能成就聖賢仙佛的事功，就在此地。

❖本文：

貪生畏死。愛親戀舊。知疼覺苦。物與人同。但人有智。物無智。人能言。物無言。人力強。物力弱耳。今人辨一食。不止殺一物。如鳩鴿鶉雀。殺十餘命而得一羹。若蚌蛤蝦蜆。一羹則殺百餘命。又有好美味。求適意者。或遠致珍異。或備物候烹。或生蠏投糟[一]。養魚造膾[二]。聚炭活炙。刺血[三]生吞。開腹取胎。剝皮刳殼[四]。百計熬煎。千方造作。食飽則揚揚得意。稍遲則怒罵庖人。深念痛思。良可驚悼。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是以王克[五]殺羊。羊奔客而拜訴。鄒生封[六]鹿。鹿跪泣而吞聲。鷙禽投案。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又如沈

內翰。通判江寧。廚中殺羊。而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銜刀而藏之牆下。楊傑[七]提刑時。遊阿育王山。晝寢夢婦百餘。若有所訴。密視行廚。乃知蛤蜊求生也。夫有生愛戀。其情若此。況其被執時。避死無地。旁視族類。戀依不得。嗚哀就刑。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此際此狀。與人何殊。今人偶傷湯火刀針。必號哭求救。暫時頭昏眼痛。便呼醫買藥。愛惜自身如此。何獨於物。則不生憐憫而任意殘害。結怨造業。嗟嗟。諸惡之中。惟此最慘。佛仙戒勸。天道好還[八]。急宜設身處地[九]。立時猛省。因備說不可宰殺諸目於後。伏求仁人君子。循而行焉。

❖字句解說：

一、投糟：投入酒中以醃漬物品。

二、造膾：把肉切成細碎。

三、刺血：割開使流血。刺，讀ㄌㄚˊ。

四、**刳殼**：剖開外殼。刳，讀哭。

五、**王克**：陳國人，仕梁歷尚書左僕射，後侍侯景，為太宰侍中，入陳，位尚書右僕射。

六、**刲**：宰殺。讀虧。

七、**楊傑**：宋朝無為人〈今安徽省境內〉，嘉祐進士，元豐中官太常，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自號無為子。

八、**天道好還**：指胡作非為的人，終至會自食惡果。

九、**設身處地**：設想自己處在別人的立場。

❖白話解說：

貪生怕死，愛戀自己的親友故舊，對於痛苦有所知覺，這些現象，動物和人都是相同。只是人類有智慧，動物沒有智慧；人類能夠說話，動物不會說話；人類的力量強大，動物的力量較弱而已。

現在的人要辦一餐食物，不只是殺一條生命，有如斑鳩、鴿子、鶉

鳥、麻雀，要殺十幾條命才能做出一道肉羹。又如蚌、蛤、蝦、蜆之類的東西，做一道肉羹就要殺百多條命。

又有些好美味的菜餚，為了要求吃得更滿意，有些是要從遠地選來的山珍異獸，有時是要先準備好等候烹煮，有些是以活生生的螃蟹放入酒中醃漬，有時是把一些魚肉切成細碎作菜，有時燃起炭火活活的燒烤，有時是割開使鮮血流出而生吞，有時是剖開肚腹取出幼胎來吃，有些是將皮剝開或剖開外殼。

如此為了滿足口慾，千方百計的加以造作煎熬，如果吃得飽就洋洋得意的樣子，如果稍微慢了一些，就怒罵廚房的人。我們冷靜仔細思考一下，實在是令人害怕悲哀啊！

經典上說：「一切動物都是怕刀砍杖擊的，沒有不愛惜生命的。」所以從前有一位王克要殺羊的時候，羊跑到客人前面跪拜求救。鄒生要宰殺一頭鹿，這頭鹿就跪下來泣不成聲。有一隻受到驚嚇的禽類，投到魏國國君的桌前，請求救命。有一頭被追得走頭無路的獸類，奔入屋舍，請求區氏來保護

牠的生命。

又如沈內翰，在江寧〈今屬南京市〉當通判時，廚房中要殺一頭母羊，好幾次屠刀都不見了，暗中觀察時，才看到小羊口銜著屠刀，把它藏在牆壁下。宋朝的楊傑在當兩浙提刑的時候，有一次去阿育王山遊覽，白天睡覺時，夢見有一百多位婦人，好像對他有所訴求，醒來後乃暗中走到廚房，才知道是蛤蜊托夢向他求救。

可見有生命的動物愛護自己的生命，其情況就是如此。何況牠在被抓住的時候，要逃避死亡，總是走投無路，從旁邊看到同一族類，也無法請求其幫助，只得帶著哀號的聲音受死，含著悲傷完了此生。既已受屠宰分割，又要放入鼎鑊中煮沸，種種的痛苦，深入骨髓，在這個時候的情況，和人類有什麼兩樣呢？

現今的人偶而受到湯火燙傷，或刀割針刺受傷，必然痛得號哭求救。只要暫時的頭惱昏沉，或眼睛疼痛，便趕快叫醫生來治療，買藥來吃。愛惜自身的生命到這種地步，為何單獨的對於動物，就不生發憐憫的心，而任意

加以殘害呢？到最後結下宿怨而造下殺業。

唉呀！眾惡事當中，只有「忍作殘害」最為悲慘，仙佛勸誡我們，上天對於造惡業的人，是會讓他自食其果的。我們應該要好好的站在動物的立場，為牠想一想，就會立刻猛然清醒過來，因而在此詳細說明，不可以宰殺動物的各種情況於後面，請求仁人君子，務必努力遵循。

❖本文：

生我之日。謂之母難。親在。固當齋心[一]致敬。親亡。更宜蔬食[二]呼天[三]。乃恣[四]口腹。以殺眾類乎。故生日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齋心：洗心滌慮，專一心志。

二、蔬食：素食。

三、呼天：向天喊叫以求助。

四、恣：放縱。

❖白話解說：

母親生我的日子，稱為母難日，所以當親人在的時候，本來就應當持齋戒殺淨心，專意去敬奉雙親。當雙親過世了以後，更應該要素食，以求助於天，使能早日超生。怎麼可以放縱自己，為了滿足食肉的口慾，去殺害眾生而食其肉呢？所以過生日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今乃慶其子生。令他子死。且嬰兒始生。不求長壽。而反造業乎。故生子不可殺生也。

❖白話解說：

凡是人類，當他沒有兒子的時候就傷心，有了兒子就高興，現在為了慶祝他的兒子出生，卻要使他類眾生的兒子死，而且當嬰兒出生的時候，不但不祈求他長壽，反而還要殺生造惡業，所以生子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喪以哀為主。殺乃罪之魁。陳燕享[一]於哭泣之位。徒飽生人。侈鼎俎[二]於棺槨之前。益增怨業。故喪事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燕享：即是宴饗，鬼神受饗。

二、鼎俎：烹割之具。

❖白話解說：

辦理喪事應盡哀傷之情為最重要，殺生乃是造罪業的禍首，如果在靈位前陳列豐盛的祭品，那只是使生人飽食一餐而已；如果宰割烹煮很多的肉類，在棺木之前充當祭品，那只有增加殺生所造成怨恨的惡業而已，所以在辦理喪事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春秋祭祀[一]，忌日薦[二]先。原以傾子孫之血誠[三]耳。但當放生以消宿罪。豈宜殺害以造新殃乎。故祭祀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祭祀**：用以祀天神、地祇、人鬼的通稱。

二、**薦**：祭。

三、血誠：至誠。

❖白話解說：

對於每年春秋兩季的祭祀，以及在忌日時祭拜祖先，本來就是在表達子孫對祖先的至誠心意，所以應當要放生，來替祖先消除過去所造的罪業，怎可再以殺生害命，來製造新的災禍呢？所以在祭祀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人有疾病。輒[一]殺生祀神以祈佑。不知己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果有靈。其來饗[二]乎。故祈禳[三]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輒：就。讀折。

二、饗：祭祀。

三、祈禳：祈福消災。禳讀攘。

❖白話解說：

人一有了疾病，就殺生來祭祀神明，以祈求保佑，殊不知自己想要求生存，卻反而殺害其它眾生的生命，來使我的生命存活下去。如果神明有靈的話，祂怎敢前來受祭拜呢？所以在祈福消災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平等為佛。正直為神。斷無因賄降福之理。今人告許宰殺。此名惡願。縱得遂心。凶報在後。故許願不可殺生也。

❖白話解說：

能行平等就是佛，能行正直就是神，絕對不可能有賄賂神佛，而降福祉的道理。現代的人祈求許願時，就宰殺動物當祭品，這個叫做惡願，縱使目前能如願，但將來必定受到凶報，所以在許願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夫婦初婚。萬世之嗣[一]。生生之源。宗祧[二]所恃。今乃極意宰殺。種下尋仇惡因。是聚殺機於閨門[三]之內矣。故婚姻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嗣：子孫。

二、宗祧：宗廟。祧讀挑。

三、閨門：內室之門。

❖白話解說：

夫婦剛結婚的時候，是將來萬世子孫出生的開始，為宗廟存續的依靠。現今卻刻意為婚姻而殺生，種下將來尋仇的惡因，這是在閨房內就已經在聚集殺機了，所以結婚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主賓酬獻[一]。不聞砧[二]上哀號。燕笑滿堂。那見釜中苦楚。則古人所謂二簋[三]用享之意。可師也。故燕客[四]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酬獻**：相互勸酒。

二、**砧**：此指在廚房中用刀切物的墊物。

三、**二簋**：比喻祭品極少。簋讀鬼，是古時祭祀燕享以盛黍稷之器。

四、**燕客**：即是宴客。

❖白話解說：

當主人和賓客在互相勸酒勸食的時候，從不過問在廚房有多少動物被宰殺而哀號；當大家在餐桌上宴會歡樂暢飲的時候，是否看到在鍋釜中的牲畜，滾煮時痛苦的樣子。由此可見，古人以五穀蔬菜來宴客，只要誠心也一樣可以達到主賓盡歡的效果，這方法是值得效法的，所以說宴請賓客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上天不生無祿之人。苟有一技一藝。皆可得食得財。何苦奏刀「推刃」乎。且愈殺而愈窮也。故營生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奏刀：運刀。

二、推刃：以手進刃。

❖白話解說：

上天是不會生沒有食祿的人，如果每個人都擁有一種技術或才藝，都可以賺到錢且有東西吃，我們何必一定要去經營殺生的事業，而且還愈殺生愈窮苦，所以平常謀生，不可以殺生。

❖本文：

割禽獸以肥己身。靈蠢[一]何分。烹血肉而實肺腸。顛倒殊甚。況脂膏[二]易盡。而怨業仍存乎。故奉養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靈蠢：聰明或愚笨。或指一切動物。

二、脂膏：油脂。

❖白話解說：

宰割飛禽走獸，烹煮其肉來養肥自身，人與其他動物有何分別？烹煮禽獸的血肉，來養自身的五臟，這種顛倒是很不明理的，何況吃下去的肉類油脂很快就消失殆盡，但殺生的冤怨惡業，仍然是存在的，所以奉養親長，不可以殺生。

❖本文：

殺一命以活一命。仁者不為。況死生分定。未必其能活乎。害物治病。徒增死後怨家耳。故用藥不可殺生也。

❖白話解說：

殺死牲畜的一條生命，來救活我這一條生命，有仁慈心的人是不會去做的，何況生死的事，命中早已注定，未必殺生以肉進藥，就可以救活生命。殺害動物的生命來治病，那只會增加死後冤家來討債而已，所以用藥治病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病者求安。亦如物之惡殺。今人謂物命難延。理宜烹宰。亦將謂人既病廢。悉可誅夷耶。故養病不可殺生也。

❖白話解說：

生病的人想要求身體平安健康，也如同動物不喜歡被殺是一樣的，現在的人說動物的生命短暫無法延長，理應被人宰殺烹煮來吃，這是不是也意謂著，人類既然是生病或殘廢了，已經無法延命了，是不是也可以全部殺死呢？所以養病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道流[一]醮[二]畢。禮崇謝將。大者羊豕。小者三牲[三]。夫神聖豈為區區口腹。而降災於修功德者乎。故謝將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道流：道士之輩。

二、醮：僧道設壇祈神。讀教。

三、三牲：俗稱雞、魚、豕為三牲。

❖白話解說：

道士在舉辦消災祈福的儀式之後，以豐盛的牲禮來酬謝神將，較大的就殺豬宰羊，較小的也用雞、魚、豕三牲，難道神聖為了一些許的口腹之慾，來降災難給有修功德的人嗎？所以在答謝神將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近俗除夜。大則封羊蒸豕。次用雞魚猪首。抑知臘盡春初。乃百神祖宗。同來降鑒之時乎。故除夜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臘盡：歲末。

❖白話解說：

近來的風俗，在除夕夜的慶祝，場面較大的就殺豬宰羊，次一等的也要準備雞鴨魚肉豬頭來祭拜。那知道在歲末春初，所有的眾神及祖先，都會降臨凡間來鑒察，在這個時候，屠殺是不禮貌的，所以在除夕夜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功名發軔[一]之初。正仁愛沛流之日。何忍使物類夭亡。以滋隱痛乎。暴殄[二]傷生。驕奢敗德。故榮遇[三]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發軔：事情的開端。軔讀任。

二、暴殄：不知愛惜物力，任意糟蹋。殄，讀忝。

三、榮遇：榮獲君王知遇而顯身朝廷。

❖白話解說：

在剛得到功名利祿的時候，正是仁愛的精神要充分發揮的時候，怎忍心殺害動物的生命，使牠們心中痛苦，來慶祝光榮的境遇呢？隨便殺生不愛惜動物的生命，以養成驕傲奢侈的習慣，以致敗壞德行是不好的，所以當有榮遇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餽遺本為嘉禮。肥鮮乃動殺機。在己為眾殺。而獨受愆。在人恣一飽。而不任德。故餽遺不可殺生也。

❖白話解說：

贈送東西本來是一種很好的禮貌，但如果贈送人家活的動物，就已經觸動了殺機，這對自己來說，是為他人而殺生，而自己卻獨自受罪；對受贈送的他人來說，只不過是吃一頓飽而已，卻承受不了這份恩德，所以贈送東西給人，不可以殺生。

❖本文：

餞別[一]那得無情。素羹亦自有致。何必侈[二]一時之填積。竟爾聚大畜

之怨號哉。故餞別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餞別：設酒食送別。

二、侈：鋪張浪費。

❖白話解說：

設宴送別總不能沒有感情，但能以素餐來送別也能盡興，何必為了一時填飽肚子而奢侈浪費，竟然為一時滿足口慾，殺生而產生牲畜的哀號怨恨呢？所以在餞別的時候，不可以殺生。

❖本文：

飼金魚者。蟣蝦之屬萬計。飼白鶴者。細魚之屬百千。貴人怡悦耳

目。有殺業存焉。故玩好不可殺生也。

❖字句解說：

一、蟣：水蛭。

❖白話解說：

飼養金魚的人，要以數萬計的水蛭小蝦來養它；養白鶴的人，要以百千條的小魚來養它。富貴人家為了耳目的欣賞，無形中就已經造殺業了，所以喜歡養寵物的人，不可以殺生。

❖本文：

如上所說。略言其概。人當就此而推廣之。則方寸之中。俱有天覆地載之量矣。

❖白話解說：

如以上所說的，只是概略的說明一下，每個人應當就此來加以推廣，那麼在我們的心中，就存有天覆地載的心量了。

❖本文：

黃魯直頌曰。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為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

❖白話解說：

黃魯直先生的一首頌說：「我的肉和眾生的肉，名稱不同都是由肉體所組成，原本都是同一天性，只是外形的軀體有分別，為了我要食肥甘的肉，使得苦惱由他來忍受，這不必由閻王老爺來判斷，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本文：

試思昨日之泳躍翱翔。今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甌[一]中。此語甚愷惻[二]也。

❖字句解說：

一、甌：小盆。

二、愷惻：和樂惻隱。愷讀凱。

❖白話解說：

請想想看昨天還在水裡游地上跳天空飛翔，今天歸於何處了，彷彿看到生前，還在飛翔號鳴飲水啄食，現在都已經被殺燒烹煮，而置於小盆中了，這句話聽起來讓人心中感覺非常難過，而不知不覺使人生出和樂及惻隱之心。

❖本文：

許真君[一]。幼喜獵。遇一麑[二]殪[三]之。旁有一麋[四]。舐之踰時不活。悲躍而死。真君刳[五]之。見其腸寸裂。遂投弓歎（一為嘆）曰。悲夫。天性之愛。物類亦至此乎。乃去而學道。濟人利物。證仙果。

❖字句解說：

一、**許真君**：即是許遜，南昌人，三國時代吳赤烏二年正月生，弱冠之年，從師大洞真君吳猛，受三清之法，博通經史，舉孝廉，拜蜀地旌陽縣令，後被宋徽宗封為「神功妙濟真君」。

二、**麑**：小鹿。讀泥。

三、**殪**：殺。讀意。

四、**麋**：與鹿同類而稍大。讀迷。

五、**刳**：剖開。讀哭。

❖白話解說：

三國時代的許真君，小時候喜歡打獵，遇到一隻小鹿，把牠給射殺了，旁邊有一頭麋鹿，衝過去以舌舔小鹿，過了一會兒，小鹿沒有活起來，於是悲痛亂跳而死。許真君將麋鹿剖開，看到牠的腸子寸斷分裂，於是就將弓箭丟棄，感嘆的說：「真是悲慘啊！天性的至愛，連動物類都能到此地步。」乃離家而出外學道，終能濟助人利於物，證得仙人的果位。

❖本文：

唐張易之[一]。為鐵籠。置鵝鴨其內。中起炭火炙之。旁用器。置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汁盡加火。毛落肉爛。取而食之。後為張柬之[二]所誅。

❖字句解說：

一、張易之：唐朝定州〈今河北省定縣〉人，長得很俊美，通曉音技，為武后幸臣，宮中稱為五郎，中宗復位後被誅。

二、張柬之：唐朝襄陽人，武后時官至同平章事。神龍初，柬之首倡其謀，定計誅武后嬖臣張易之、張昌宗，復唐社稷。

❖白話解說：

唐朝的張易之，製作一個鐵籠，把鵝鴨放在裡面，從中點起炭火燒烤，旁邊放著飲器，裡面置五味汁，鵝和鴨遶著火旁走，口渴就喝五味汁，汁喝完了又加火，最後毛脫落肉也爛了，然後再取出食用。後來被宰相張柬之所誅殺。

❖本文：

西商任天一。嗜利殘忍。每歲至海州青口地方。屠宰醃猪。後載猪過高郵六安溝閘。夜被大風覆舟。猪為漁人搶散。任在岸叫苦。覆舟大桅倒身。壓成肉餅。夫命中有財。隨處可得。何必為此殺生害命之事。報應如任商者甚多。人當自省。切不可謀生而反走死路也。至賊徒焚劫。波浪漂亡等事。未必非上天以殺報殺也。

❖白話解說：

西邊有一個商人叫任天一，為人貪財好利而殘忍，每年都到海州〈今江蘇省東海縣〉的青口地方，買豬屠宰後將肉醃製，再載回來賣，有一次當運醃豬過高郵〈今江蘇省境內〉六安設有溝閘的地方，晚上被大風將船吹翻，醃豬被漁家搶光了，任天一在岸上叫苦的時候，突然被翻覆船隻的大桅壓到身體，變成了肉餅。

可見命中注定有錢財時，到處都可賺到錢，何必一定要做這種殺生害

命的事業呢？報應像任天一商人的情況是很多的。人人都要自我反省，切不可為了要謀生，反而喪失自己的生命，甚至發生被賊匪燒殺搶劫，或被洪水波浪漂流而淹死的事情，這未必不是上天藉此殺他的身命，以報應他的殺業。

❖本文：

宋朱沛。好養鴿。為貓所食。沛執貓。斷其四足。號叫數日而死。後生子手足俱無。又周昂嘗晝寢。梁有燕巢。三雛呢喃[一]待哺。昂怒。食以蒺藜[二]。皆胸裂而死。後三子皆啞。又張霖忿蛙之鳴。沃[三]以熱灰。後忽為熱湯爛死。合而觀之。人可忍作殘害於物乎。既作。能免於罪報乎。

❖字句解說：

一、呢喃：燕語。

二、蒺藜：草名，莖平臥，葉為羽狀複葉，夏開小黃花，實有刺，可

入藥。

三、沃：澆灌。

❖白話解說：

宋朝的朱沛，喜歡養鴿子，被貓吃掉了，朱沛就把貓捉來，剁斷其四足，貓號叫了幾天後死去，後來生了一個兒子，手和腳都沒有。

又有一個周昂，在白天睡覺的時候，樑柱上有燕子的巢穴，上有三隻幼燕，肚子餓了，就叫著想吃東西，周昂很生氣，就用蒺藜給它們吃，三幼燕都胸部裂開而死，後來生了三個兒子都成啞巴。

又有一個張霖，對蛙叫聲非常忿怒，就以熱灰覆蓋在青蛙上，後來他忽然被熱湯燙傷，潰爛而死。

從上三例合起來觀察，人可以用殘忍的手段，去傷害動物嗎？既然已經做了，怎能免除罪惡的報應呢？

❖本文：

唐呂祖曰。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惺「須恕己。汝欲延生須放生。此是循環真道理。他若死時你救他。你若死時天救你。延生生子別無方。戒殺放生而已矣。

❖字句解說：

一、惺惺：清醒。

❖白話解說：

唐朝的呂仙祖說：「你想要延長壽命要聽我的話，凡是遇到事情，要保持清醒，必須使自己起寬恕之心。你想要延長壽命，必須要放生，這是世間循環的真正道理所在。他如果面臨死亡的時候，你去救他，你若面臨死亡的時候，上天就會救你。要延長壽命生男孩，沒有別的方法，只要戒除殺生和放生就可以了。」

❖本文之一：

祁溪度。覺觸云。一毛拔而四大[一]震驚。灸艾焚而全身苦痛。蓋一體本具體之體。而眾生即吾生之生。血氣既爾[二]相關。悲慘安能無涉。乃復以彼肥甘[三]。恣我口腹。試思昨日之泳躍翱翔。今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甌中。則八珍[四]羅前。盡屬呼號怨業。五鼎[五]在列。皆為宛轉[六]遊魂。自然心惻。豈復下咽。抑且臂縮。不能染指。時時警觸。念念提持。則同體悲愉。不起眾生之相。能仁普濟。概全[七]有覺之身。覺習云。雞猪韭奈[八]（一為柰）。逢著則喫。似永藉談資[九]。送死養生。取物以供。若守為功令[十]。豈知弱肉強食。異類尚惡傷殘。稟氣[十一]含生。有覺寧供咀嚼。特以囫地聲[十二]來。襁褓[十三]便甘肥旨。先天未墮。胞胎[十四]已習腥羶[十五]。池鱗園鳧[十六]。日給家庖。圈豕檻羊。時供匕箸。緣其薰習。萬劫千迴。故爾貪饕[十七]。日增月盛。試以未入齒牙之品。舉箸自覺躊躇[十八]。倘遇不經日用之珍。入口亦多疑畏。是以吳越甘蛙。齊人見之毛起。幽燕[十九]嗜蝎[二十]。越士覩而寒心。此豈嗜性故殊。良由習累所異。誠

思同性不忍傷性。有生豈以供生。夙錮一開。六根頓淨。欲網重重。金剛劍不揮自裂。殺機種種。長生國不涉誕登[二一]。請聽習言。自當有省。覺穢云。蝍蛆[二二]甘帶[二三]。何殊珍篚盈前。腐鼠投鴟[二四]。奚辨三鮮[二五]滿列。蓋嗜由業造。故業重則心溺於嗜痂[二六]。味豈性生。性乖則好移於逐臭[二七]。試觀鳶狐野食。掩袖不忍旁觀。蠅蚋集羶。觸目且思心嘔。何至絲管[二八]叢中。競列百千海錯[二九]。錦綺筵裡。博求異數山羞。香美譬蜣螂[三十]之弄丸。濃飽若家猪之甘腐。甚至鐘鳴（一為鳴）漏盡[三一]。齒牙之腥臭猶存。抑且曲罷酒闌[三二]。衣被之羶污逆鼻。誠思清淨法身。豈容五濁[三三]世味。血氣之物。皆覺穢而覺污。則溺嗜之心。自日除而日減。

❖字句解說：

一、**四大：**謂地、水、火、風為四大，為組成身體的要素，此處比喻身體各部分。

二、**既爾：**已經。

三、**肥甘**：美味的食物。

四、**八珍**：八種珍貴的食品，一般指龍肝、鳳髓、豹胎、鯉尾、鴞炙、猩脣、熊掌、酥酪蟬。

五、**五鼎**：古代行祭禮時，大夫用五個鼎，分別盛羊、豕、膚〈切肉〉、魚、腊五種供品。此地引伸為列五鼎而食，形容高官貴族的豪奢生活。

六、**宛轉**：變化。

七、**概全**：一律。

八、**柰**：應為柰，乃與蘋果同類異種的果實。

九、**談資**：談話的資料。

十、**功令**：法令。

十一、**稟氣**：天賦的氣性。

十二、**囮地聲**：佛家謂參禪而頓悟見性之狀。囮讀賀。

十三、**襁褓**：借指嬰幼兒。讀搶保。

十四、胞胎：娘胎。

十五、腥羶：肉類的腥味。

十六、鳧：水鳥。讀服。

十七、貪饕：貪嗜飲食。饕讀掏。

十八、躊躇：猶豫不決。讀愁觸。

十九、幽燕：古時幽州燕國之地，今遼寧、河北一帶。

二十、蝎：木中的蛀蟲。讀何。或指蠍子。

二一、誕登：登上。

二二、蝍蛆：蜈蚣。讀及居。

二三、甘帶：性喜食蛇。

二四、鴟：鷂〈讀要〉鷹。讀吃。

二五、三鮮：由三種新鮮菜餚合成的食物。

二六、嗜痂：比喻人性各有偏好。

二七、逐臭：奇特的僻好。

二八、絲管：指音樂。

二九、海錯：海中的產物，因錯綜複雜，故稱。

三十、蜣螂：甲蟲名，背有堅甲，全身黑色，喜啖人畜之糞，能推轉成丸。讀槍郎。

三一、鐘鳴漏盡：應為鐘鳴漏盡，乃晨鐘已響，夜漏將殘的時候。

三二、酒闌：飲酒過半的時候。

三三、五濁：佛學謂世界有五種濁惡：即眾生濁、見濁、煩惱濁、命濁、劫濁。

❖白話解說：

祁奚度在《覺觸》中說：「拔一根毛就會牽動而震驚全身，燒艾草來灸治，必然全身被焚燒得痛苦，大概人體的一部分，也是屬於全體，我人的身體，也是眾生的一部分。血氣是來自於大自然，當然都是息息相關的，彼此間發生悲慘的事情，怎可能會沒關係。

又以殺畜生來烹煮調製成美味，以滿足我的口腹之慾。不妨想一想，昨天還在水裡游陸上跳天空飛翔的生物，今天已經歸於何處了，彷彿還看到生前飛翔鳴叫飲水啄食的樣子，現在已經全被煮熟，放在鍋盆中了。

可見擺列在面前的八種珍貴食物，都已經變成高呼哀號怨憤的業報了；那陳列在鼎中的五種犧牲品，都已經變成死去的遊魂了。想到這裡，心中自然起一股憐憫的念頭，怎能吃得下呢？

何況已經不敢伸手行殺，當然不會使手指大動而去食用，如此在接觸牲畜的時候，時時警惕自己，念念提醒自己的心以持善，就會起同體大悲的愉悅，心中不再起眾生相，能夠以仁慈的心來普濟眾生，自然就能保全覺醒的身心。」

在《覺習》中說：「雞豬等肉類，韭菜及果類，在世上本來就是給我們吃的，好像永遠作為我們談話的藉口，因而為了祭祀已死的人，或養活在世的人，都取這些東西來供用，就這樣習以為常。

哪裡知道弱肉強食的情形，在不同的族群中，有些還很厭惡去傷害他

類，何況稟受上天生氣的生物，這些有靈覺的動物，會樂意提供肉讓人食用嗎？在此特地告訴大家，人人出生時就具有覺悟的佛性，怎可讓出生的嬰兒，養成喜歡吃甘美的肉食呢？先天本性的良知還未墮落，在肚中的胎兒就已經習慣腥羶的氣味。

水池中的鱗類，園中的飛禽，成為天天廚房的供給品，關在圈檻中的豬羊，經常成為被殺害的生物，因為養成習慣，使我們在萬劫不復中輪迴，所以你的貪食習慣，就一天比一天增加了。

想想看這些還沒有進入口中的食品，在舉起筷子要夾菜之前，是否自己感覺有所猶豫呢？假使不是經常食用的珍貴物品，吃到口裡會不會覺得怪怪的呢？所以在吳越之地所產的美味田蛙，齊國人看到了就覺得害怕，而使皮毛豎起。幽燕（今遼寧、河北一帶）地方的人喜歡吃木中的蛀蟲（或毒蠍），越國人看了心裡都寒顫起來。這難道是喜好的特性使然嗎？實在是由於習慣累積而成，才會有所不同。

實在想一想，同是天性所生，不忍心互相傷害，怎可以用其他有生命

之體，來供養我的生命呢？這種老舊不通的思想，如果能想通，六根馬上就會清淨。雖然慾望之網重重包圍，也不用揮動本性的金剛劍，壞習慣自然就會消失。種種殺機的產生，在長壽的國度裡，是不會涉及這些怪誕的思想，使其盛行的。請好好的聽聽，習慣是如何造成的，自然就會有所反省。」

在《覺穢》中說「喜歡吃蜈蚣蛇肉的人，就不會感覺其和滿目的珍貴食品有何不同；喜歡吃腐爛鼠肉的鴟鳥，哪有心思再去分辨眼前豐富的三鮮呢？由於嗜好是由業力所造成，所以業力重的人，就會使已心沉溺在偏好當中。喜歡味道難道是本性所生嗎？其實是因本性染著而成乖僻，才產生嗜好上的怪癖。

請看飛鳶野狐在掠食肉類的情況，讓人以衣袖遮眼不忍心去看。蚊蠅在腥羶的肉類上聚集的情況，讓人看了都想要嘔吐。然怎麼會參與音樂盛餐的華麗宴席上，卻擺滿了千奇百怪的山珍海味而不自知呢？其實這些香美的東西，就像蜣螂的甲蟲，喜歡將糞便弄成的糞丸，這些能讓你吃得醉飽的東西，就像家中的豬，所吃的腐臭食物當成甘美一樣。甚至於吃到天亮，牙齒

間還留存著腥臭的食物，曲終人散酒興方濃的時候，衣物已經被腥羶味所污染而難以嗅聞。

請諸位好好的想一想，我們本性所具的清淨法身，怎能讓這種五味雜陳五濁混淆的世俗臭味薰染呢？含有血氣的東西，都會讓人感到污穢，而覺得受其污染，如能如此警覺，那麼沉溺於嗜好的心，自然就會慢慢除去，天天減少。」

❖本文之二：

覺因云。有情下果[一]。因地之理不誣。舉響隨聲。生緣[二]之故豈爽。薪盡而火傳。薪終歸火。弦張而矢發。矢必由弦。蓋施由彼報。施者固當忘情。而根自我栽。栽者應須善果。是以白環雙寶。達人[三]雖置無心。而爐火鑊湯。智士常滋懼府。乃有縱此無厭。戕彼常生。炮魚炙鼈。豈念百滾油鐺。割肉燒羊。便啜[四]一臠[五]精膾[六]。甚且追風奔電。繁弱烏號。

傾諸藪薄[七]。罄[八]彼林叢。遂使鳥失侶而驚飛。獸離群而孤絕。斯乃無生不嗜。舌底撩天。已先為人類虎狼。至於有物必攫。眼先墮地。甯免作獸中鷹犬[九]。誠思升沈萬品。莫不懷情。託質[十]兩儀。類皆思報。願從今日。永斷夙怨。無怨可償。不招多病之果。有危必救。自來長壽之因。一念惺惺[十一]。不失十年水牯[十二]。三生歷歷。甯墮五百野狐[十三]。此乃無種良緣。迷塗寶筏。聽吾饒舌[十四]。應自轉頭。覺毀云。有來有去。物類之代謝無常。不滅不生。吾性之慈悲自在。故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仁聖類以存心。惜其毀。則必喜其成。眾生皆同秉性。是以瓦礫無情。達士尚失聲[十五]於墮缶[十六]。蠉蠕[十七]有覺。至人豈快意于殘生。況自卵而雛[十八]。自雛而羽。含哺之勤劬[十九]。夫豈一鳴一啄。且從無而化。從化而成。生機之活潑。甯但一夕一朝。乃以十年豢養[二十]。止供一旦庖刀。百計搜羅。僅給片時醉飽。抑不思一斷不可再續。霏膾[二一]形軀。片片是含悲向盡。既毀豈能復完。肢分炮烙。物物都抱苦就終。夫五穀供人。尚且難消一粒。況羣生自命。安得妄毀毫端。誠念彼死者。歷萬劫不能更生。

吾食者。一剎那已化烏有。方求生而不得。豈覩死而甘心。永作慈悲。長垂軫惜[二二]。則不待雙鞋置頂。已先救了貓兒。奚假一諾開喉。方為兩全鵝甕。斯真實理。夫豈虛言。更為宣揚。幸[二三]同發念。

❖字句解說：

一、**有情下果**：出自《六祖壇經・行由品》五祖說：「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就是指眾生所種下的業種，將來因緣成熟，一定生出業果。

二、**生緣**：受生轉世的因緣。

三、**達人**：通達事理，明德辨義的人。

四、**啜**：吃。讀綽。

五、**臠**：切成塊狀的肉。讀巒。

六、**精膾**：切細的瘦肉。

七、**藪薄**：草野叢林。

八、**罄**：盡。

九、**鷹犬**：比喻供人指使為非作惡的人。

十、**託質**：寄身。

十一、**惺惺**：清醒。

十二、**水牯**：母水牛。牯，讀古。

十三、**五百野狐**：此語出自唐代禪師百丈懷海，開導野狐的談話。此野狐本是迦葉時的修行人，因學人問：「修行人還落因果嗎？」他答說：「不落因果。」因五百生墮野狐身，到百丈時為他開示說：「修行人不昧因果。」言下大悟。

十四、**饒舌**：多話。

十五、**失聲**：悲傷至極而哭到無聲。

十六、**墮缶**：盛酒的瓦器墜地而破裂。

十七、**蠉蠕**：緩動的蟲類。讀宣軟。

十八、**雛**：幼雞。

十九、**勤劬**：勤勞。

二十、豢養：飼養。豢讀換。

二一、霏膾：被剁成細塊的肉。

二二、軫惜：痛惜。軫讀診。

二三、幸：希望。

❖白話解說：

在《覺因》中說：「眾生所種下的業種，將來因緣成熟，一定會得到業果，這個道理是真實不會騙人的。隨著聲音而起響應，受生轉世的因緣，這是一點也不假的。燃燒薪柴才會生火，要生火一定要有柴薪；要張弦才能發出箭矢，箭矢要發射出去，一定要張弦。

大致此地施捨，彼地就會受福報。施捨的人固然不必刻意去記憶，然而善根還是要由我去栽種，而且所栽種的，必須是將來能生善果的。所以雖然獲得白玉雙環寶物的善報，但明理人不會放在心上。然而對於殺害牲畜，加以爐火烹煮，有智慧的人是會經常把它放在心上，引以為戒的。

但有一些人對於殺生取食，還是貪得無厭，將牠們的生命屠殺後，把魚鱉用火來燒烤。此時有沒有想到，在鼎鑊中燒滾或油炸的鐺鐺聲，殘忍的宰割燒煮羊肉，便只為了吃一點精製的美味瘦肉而已。

為了達到此一目的，還要快速去追逐鳥獸，使得眾多的弱勢禽獸，到處奔跑哀號，傾全力到湖澤草野叢林去搜索，於是使得鳥類受驚四處飛散而失去伴侶，使得走獸駭怕離開群體而變得孤獨。這個乃是嗜好屠殺食用所有的畜牲者，盡其所能到處搜捕的結果，這種人類猶如獸中虎狼。至於有些人有活物一定捕捉，就是找到眼睛落地，還是努力去搜捕，這難免就像是禽獸中的鷹犬一樣。

讓我們靜下心來好好的想一想，無論是天上飛地上走水中游的各類，都是有生命情感的，一樣都是寄身在陰陽兩儀之中，各類都應思量去報答天恩。但願從今天開始，大家永遠將過去的怨恨斷除，不要再為償還怨恨的舊債而輪迴不已，就不會招徠身體多病的後果；有了危險，能盡力去救助別人，自然就會種下長壽之因。

如果能在一念之間覺醒，就不會失去人身，而轉生十年母水牛；如果能對於三世因果的來龍去脈清清楚楚，就不會墮入五百世的野狐身，這是平常時，沒有種下良好因緣的原故，以致迷失方向，失去了良好指引的機會。現在多聽我的一些話，應該是要自己覺悟回頭的時候了。」

在《覺毀》中說：「有來有去的現象，是萬物在這無常的世界中，新陳代謝的實況；不生不滅的境界，是每個人本性中擁有的慈悲自在。所以看到其生存，就不忍心看到其死去，這是仁慈聖人的存心，既然會憐惜其毀壞，必然就會高興看到其成就。

眾生都具有上天所賦予的天性，所以雖然瓦礫的東西沒有情感，但曠達的人對於摔壞的瓦器，還是會為其傷心落淚的。對於有知覺會緩動的小蟲，至德的人怎會將它殘害而以為樂事呢？

何況從卵孵化成幼雞，再從幼雞長成羽毛豐厚的成雞，其間還要經過含辛茹苦，勤勞養育的過程，這不是一聲鳴叫，或一啄食的動作，就可以說明一切。而且從無化為有，從有而成就，這其中的活潑生機，豈是一朝一夕

的成就，這乃是經過十年長期的養育的結果，但只是為提供這一天被庖丁宰殺嗎？經過千方百計的搜捕，只為了片刻醉飽而已。

也不想想看，這麼一斷掉生命，就不能再接續了。將肉體一塊一塊切細，每一片肉盡是含著無窮的悲痛。既然毀壞它的形體，就不能再回復了，肢體被分解得支離破碎，每一被殺的動物臨終時，都抱著無限的痛苦。

就是連五穀讓人食用，尚且不敢隨便浪費一粒，何況是群體眾生的生命，怎可以隨意對它有絲毫的毀傷呢？我們實在的想一想，那些死去的眾生，可能經過萬劫之久，還不能再出生，但我把它吃掉，一下子就化為烏有了。

剛想要求生存還不能如願，怎能眼睜睜的看到自身被殺死而甘心呢？所以我們心中要常存慈悲，要以悲天憫人的心，主動去憐惜萬物，如此就不必要等到條件齊全，就已經有貓兒等動物得救了。何必要等到開口去說，才能使鵝和甕保全下來呢？這些都是真實的道理，一點也不虛假，大家更應該盡力去宣揚，希望共同生發善念。」

【陰賊良善。暗侮君親。】

❖白話解說：

以陰謀來賊害善良的人，暗中欺侮君主或親長。

❖本文：

陰賊。陰謀賊害也。如暗箭傷人。最為難防。且人由我害。而我不任惡名。此魑魅[一]魍魎[二]之尤者。施之餘人皆不可。施之良善。則尤不可。蓋良善者。民之望也。在一國。則一國重。在一鄉。則一鄉重。其可陰賊之乎。

❖字句解說：

一、魑魅：傳說山中害人的精怪。讀吃妹。

二、魍魎：古人傳說的山川中的木石精靈。

❖白話解說：

所謂「陰賊」，就是以陰謀來賊害他人，有如以暗箭傷人的事情，最難讓人有所防備。而且人是為我所害，而我還不去擔負害人的惡名，這種人比山妖水怪還可怕。

這種方法用在一般的人，已經不可以了，何況施展在善良的人，更是不可以。就是因為善良的人，乃眾望之所歸，在一個國家裡，是為全國人所敬重；在一個鄉里中，為鄉里的人所敬重，怎麼可以用陰謀來賊害他呢？

❖本文：

唐李林甫為相。陰險[一]不測[二]。賊害良善。其惡不可枚舉。將敗。見一鬼物。鋸牙鈎爪。毛身電目。以手擊甫。未幾。甫七竅流血而死。

死後。朝廷敕命。奪爵。斷棺。戮尸。流子孫於嶺南。宋淳熙初。漢州震死一女。有朱書云。李林甫為臣不忠。陰賊良善。三世為娼。七世為牛。報訖。永墮水族。小人賊害君子。幸而得計。便謂生死在其手。不知死於其手者。亦怨對[三]（一為懟）使然。非彼所能為也。若彼無怨對（一為懟）之君子。任小人如何。終是死他不得。而惡人害人。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反從己墜。賢不可毀。禍必滅己。亦復如是。然陰賊二字。不必盡是居官。餘人亦皆有之。而衙門中人為尤甚。所謂砌款單[四]。買窩訪。下邪火[五]。送匿揭也。豈知天道好還。未賊人而已先賊己哉。思之思之。

❖字句解說：

一、陰險：為人深沉刻毒。

二、不測：很難預料。

三、怨對：應為怨懟，乃是怨恨。

四、款單：分條列舉犯罪事項的單子。

五、邪火：凶橫不易對付。

❖白話解說：

唐朝的李林甫當宰相的時候，他的為人很陰險難以信任，殺害善良的人，所做的壞事不計其數。將要慘敗的時候，看到一個鬼魂，牙齒像鋸子一般，手爪像鐵鈎，全身都長著毛，眼睛像雷電一樣，用手擊打李林甫。過不多久，李林甫就七孔流血而死。死了之後，朝廷下令取消他的爵位，打壞棺木將屍體加以殺戮，把他的子孫流放到嶺南（即今廣東省）一帶。

到了宋孝宗淳熙初年，漢州（今四川省廣漢縣）一帶打雷，震死一個婦女，上有朱紅筆寫著：「李林甫為臣不忠，陰賊善良，三世為娼，七世為牛。報訖，永墮水族。」〈意思說：李林甫當臣屬不盡忠，陰謀殺害善良的人，所以罰他出生當三世的妓女，七世的牛隻，報應完畢後，永遠墮入水族之類。〉

小人殺害君子，如僥倖能成功，就說生死掌握在他的手中。但他不知道那些死在他手上的，也是心中存有怨恨所造成的，不是小人有能力殺害他。如果是那些沒有心存怨恨的君子，縱使任由小人去運作，終究是無法讓君子喪生的。

然而壞人要殺害善人，就像抬頭向天吐痰一樣，痰不能吐到天，反而向其身上墜落下來，所以說賢能的人是不能毀壞他的，到最後會使災禍滅掉自己，這道理是相同的。

然而說到「陰賊」這兩字，不一定是當官的人才會去做，其它的人也都是會有的，而在衙門中當官差的人，更嚴重的，有所謂的砌款單、買窩訪、下邪火、送匿揭等的不法手段，使人吃暗虧。要知道天道是會給壞人適當報應的，有時還沒有殺害別人，已經先殺害自己了，所以要好好的仔細去思考。

❖本文：

暗。人所不見聞之處。侮。欺也。此句專為好名及矯情[一]者發。君親恩同天地。苟食祿[二]怠事。貪利徇私。或奸諛肆其欺罔[三]。此心不可與君知，是暗侮君也。奉養不誠。處身不肖[四]。或粉飾[五]蓋其違忤。此心不可與親知。是暗侮親也。不忠不孝。害教叛道。孰過於此。生遭天禍。歿拷[六]酆都[七]。必也無逭[八]乎。

❖字句解說：

一、矯情：違反常情以示高異。

二、食祿：享受俸祿。

三、欺罔：欺騙蒙蔽。

四、不肖：子不如父。

五、粉飾：作表面功夫。

六、拷：用刑具來打。

七、酆都：冥府所在。

八、無逭：無所逃避。逭讀換。

❖白話解說：

所謂「暗」，就是常人所不能看到聽到的地方。所謂「侮」，就是欺騙。這句話是專門用來闡釋喜好名聲，以及違反常情做作的人而說。君王及親長的恩情，如同天之高地之厚，如果只領薪水而不辦事，貪圖利益徇私苟且，或者是奸詐阿諛，肆無忌憚的欺騙蒙蔽君王，這顆不良的心，不可以讓君王知道，就是暗中欺侮君王。

如果不以誠敬的心奉養父母，設身處地不為父母著想，或者是作一些表面工夫，來掩蓋其違背忤逆的事實，這個心不可以讓親長知道，就是暗中欺侮親長，這種不忠不孝的行為，有害於教化叛離正道，沒有比這樣再過分了。這種人在世的時候，會遭到天禍所害，死去後會到酆都冥府受刑罰，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事。

❖本文：

宋尹和靖。將赴經筵[一]。必沐浴端拱[二]。以明日所講書。朝衣再拜。人問之。公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三]。安得不盡誠敬。

❖字句解說：

一、經筵：舊日帝王聽講經籍之處。

二、端拱：端坐拱手。

三、君父：特稱天子。

❖白話解說：

宋朝的尹和靖，要前往帝王聽經處講經的前一天，必定先洗澡淨身端坐拱手，再向明天所要講述的經書，及所要穿的朝衣禮拜。有人問他，他說：「必定要將自己所說的話，能感動君王使其體悟，怎可不盡心誠意去禮敬呢？」

❖本文：

明宣宗。好文詞賦詩。多命羣臣屬和[一]。某學士。自負才高。每應制[二]詩成。輒曰。如此好詩。皇帝不但做不出。如何看得出。未幾。以詩字犯廟諱[三]。語涉譏諷[四]。坐不敬。奪職。

❖字句解說：

一、**屬和**：跟著別人唱和。和讀賀。

二、**應制**：應詔之意，奉詔命而作的詩文，稱為應制詩文。

三、**廟諱**：已死帝王的名諱。

四、**譏諷**：譏笑諷刺。

❖白話解說：

明朝的宣宗皇帝，喜歡作詩詞賦等文章，經常命令群臣作文章來唱對。有一位學士，自以為才學很高明，每次奉命作完詩詞之後，就說：「我

寫出這麼好的詩句，皇帝不但寫不出來，我想他連看都看不懂。」過不多久，因其所寫的詩句中，冒犯已死先帝的名諱，語句還涉及譏笑諷刺，犯了大不敬的罪，被革職了。

❖本文：

三國時吳名士。顧悌[一]。每得父書。跪讀之。逐句應諾。若父有病。則臨書垂泣。語更哽咽。又晉范宣[二]。年八歲。偶傷指。大啼。或曰。何痛至此。宣泣曰。非為痛也。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以悲耳。二公後俱貴顯。

❖字句解說：

一、**顧悌**：三國時吳國雍族人，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遷偏將軍，言事切直，朝廷畏之。悌父以縣令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

掃整理衣服，再設几筵，舒書其上，跪拜讀之。

二、范宣：晉朝陳留人，少尚隱遯，博覽群書，尤精三禮，善畫，雖閒居屢空，常以誦讀為樂。

❖白話解說：

三國時代吳國有一位名士叫顧悌，每次接到父親的來信，跪下來拜讀，每一句話都應答，如果父親生病，在看到父親的書信時，垂淚哭泣，語調更是悲傷。

又晉朝時有一位范宣，在八歲的時候，偶而傷到手指，大聲的哭叫。有人問他：「真的有那麼痛嗎？」范宣哭泣說：「不是因痛而哭，是因身體的膚肉頭髮，都是來自父母，不敢有所毀傷，所以才那麼悲傷。」二位後來都非常顯耀富貴。

❖本文：

有兄弟二人。五日一輪養母。兄貧而弟稍豐。兄供母。饘粥[一]不給。輪內缺二日。告母且往弟家。俟當補缺。母往告以兄意。弟令妻匿飯。而堅拒之。母乃垂淚還。忽雷電大作。擊夫婦俱死。嗟乎。不忠不孝者。明誅幽戮。唾罵萬年。禍報之慘如此。蓋君親為五倫[二]之首。故事君事親。尤不可不以誠為先務也。

❖字句解說：

一、饘粥：統稱稀飯。稠的稱饘，稀的稱粥。饘讀詹。

二、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為五倫，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五種關係。

❖白話解說：

有兄弟兩個人，每五天一輪奉養母親，哥哥貧窮而弟弟比較富裕。哥

哥供養母親的時候，連稀飯都供不起，在輪到他供養還缺兩天時，告訴母親，先前往弟弟家裡吃飯，等以後再補足。

於是母親前往弟弟家裡告訴他，哥哥的心意，但弟弟卻叫他的太太將飯藏起來，堅持不給母親吃，母親心中非常悲傷地回到哥哥的家中。忽然間雷電大作，將弟弟夫婦兩人擊斃。

啊呀！這不忠不孝的人，在明的地方會受到誅滅，在暗的地方會受到殺害，還會永遠受人唾棄謾罵，就像這件事一樣，受到悽慘的禍報。由於君王和親長是排在五倫的最前面，所以在事奉君王及親長的時候，尤其不可不把誠心看為最重要的事。

【慢其先生。叛其所事。】

❖白話解說：

對教導我們的老師態度傲慢，背叛自己應該要服事的長官或上級。

❖本文：

先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一]者也。父母生我之身。尤必先生成我之學。故其尊與親君並重。今人延師[二]教子。往往多出虛文[三]。吝財虧禮。甚或言詞不遜。體貌反常。有心夷落[四]之。此輩固去禽獸無幾。至為先生者。開悟小子。陰德最大。豈可受人束修[五]供奉。而放縱不嚴。致令人材有不成之患哉。代作課藝。欺瞞父兄。貪圖財帛。賄買功名。吾不知其報應。又當何如也。慢先生固不可。先生而為人所慢。抑又不可也。

❖字句解說：

一、傳道、授業、解惑：出自韓愈的《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傳授聖人的道理。授業：師長以學業傳授弟子。解惑：解除疑惑。

二、延師：聘請老師教學。

三、虛文：不切實際的禮儀。

四、夷落：看不起。

五、束修：聘請老師的酬金。

❖白話解說：

所謂的「先生」，就是要傳授聖人的道理，教授學業，解除疑惑。父母親是生我的身體，尤其必須要由老師完成我的學業，所以被尊敬的地位與君王親長是一樣重要。

現在的人聘請老師來教導兒子，往往都只是表面的形式，其實對聘師的禮金都很吝嗇，而且欠缺禮數，甚至於出言不遜，一點禮貌都沒有，故意看不起老師，這種人本來就和禽獸沒有區別。

至於當人家老師的人，是要開導小孩，這種陰德最為偉大。怎麼可以拿人家供養的酬金，卻放縱小孩子而不嚴格教導，致使有小孩子有不成才的憂慮呢？甚至於替小孩子做好功課及技藝，欺騙蒙蔽其父母兄長，只是為了貪圖財物衣帛，幫人家賄賂買取功名，我不曉得這種要受什麼樣的報應？對老師傲慢當然是不可以，但老師不盡責而為人所輕慢，也是不應該的。

❖本文：

漢明帝。師桓榮[一]。克盡誠敬。帝幸[二]太常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三]。會百官尊禮之。

❖字句解說：

一、桓榮：後漢龍亢（今安徽省境內）人，少習歐陽尚書，家貧，以傭自給，建武中拜議郎，授太子經，復拜博士，明帝即位，尊以師禮，拜為五更。

二、幸：古時帝王行動所及。

三、几杖：憑几與手杖，古代用以孝敬老者的禮物。

❖白話解說：

漢明帝即位後，拜桓榮為老師，能克盡學生之禮誠敬對待他。當漢明帝臨幸太常府的時候，命令桓榮坐在東面，為他設置憑几和手杖，並集合百

官以尊貴的禮儀禮敬他。

❖本文：

宋游酢[一]。楊時[二]。同師程頤。一日進見。頤偶瞑坐[三]。二子侍立。頤既覺。門外雪深尺許矣。毫無惰容。執恭愈謹。二子遂傳濂洛之學[四]。

❖字句解說：

一、**游酢**：宋朝建陽（今福建省境內）人，學者稱為廌山先生，從二程學，累官太學博士。

二、**楊時**：宋朝將樂（福建省境內）人，字中立，二程的弟子，著書講學，時推程氏正宗，晚隱龜山，世稱龜山先生。

三、**瞑坐**：靜坐以閉目養神。

四、**濂洛之學**：指宋代理學四大門派中的濂溪周敦頤，以及洛陽的程

頤、程顥所傳的學術。

❖白話解說：

宋朝的游酢和楊時，一同拜程頤為老師，有一天相約去進見老師，剛好程頤在靜坐閉目養神，兩個人就站著等待他，等程頤醒來時，門外的積雪已經達約一尺深了，但二人毫無懶散疲倦的表情，而且愈是恭敬謹慎，後來終於成為濂溪、洛陽兩個學派的傳承人。

❖本文：

宋彭汝礪[一]。師倪天隱[二]。禮事極恭。後倪夫婦俱死。無子。公為葬之。又為嫁其女於進士宋渙。

❖字句解說：

一、彭汝礪：宋朝鄱陽（今江西省境內）人，治平初舉進士第一，神宗時用為監察御史裏行，元祐中遷中書舍人，進權吏部尚書，出知江州。

二、倪天隱：宋朝桐廬（在今浙江省境內）人，博學能文，嘉祐中主講邑中有聲。

❖白話解說：

宋朝的彭汝礪，拜倪天隱為師，極盡恭敬的禮數事奉老師。後來倪天隱夫妻都過世了，沒有兒子，彭公為老師的夫妻料理喪事，又將其女兒嫁給當時的進士宋渙。

❖本文：

宋岳武穆[一]。師周同。挽弓[二]三百斤。同死。朔望必設祭塚前，跪拜涕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而後返。

❖字句解說：

一、**岳武穆**：就是宋朝的名將岳飛，相州湯陰人，高宗時官至太尉，加少保，大破金兵，為宰相秦檜誣罪死於獄中，後追封鄂王，謚武穆，改謚忠武。

二、**挽弓**：用力拉弓。

❖白話解說：

宋朝的岳飛，拜周同為師，教他拉引三百斤的弓。在周同死後，每逢初一或十五日，就到周同的墳前上香祭祀，痛哭著行跪拜禮，並拉引周同所贈送給他的弓，發射三箭後再回家。

❖本文：

一農家。生一子。教之讀書。意甚切。但待其師。則簡褻[一]無比。膳惟蔬食。修儀[二]必用低銀。師盡心訓之久。閱他人文則了了。及自作文。即無一可取。亦奇也。後仍務農。

❖字句解說：

一、簡褻：很隨便而不尊敬。

二、修儀：聘師的禮金。

❖白話解說：

有一個務農的人家，生了一個小孩，希望老師教導他兒子讀書的心意很殷切，但他對待老師，卻是非常隨便而不尊重，吃飯時只給簡單的蔬菜，給老師的聘金，一定給劣質的銀子。老師雖然用心教導了很久，當看到別人所作的文章都很通順，但看到自己所作的文章，卻是無一可取之處，這事也

真是奇怪，後來只好從事農業。

❖本文：

一師性多畏。有徒黠[一]而頑。糊紙作巨人頭。夜於牆外舉之。即惶怖。決門而奔。至友人寓。病三日乃起。終不敢赴館。後此徒復於牆外。見巨人頭。意既己之所糊也。就視。則目動鬚張。其徒驚仆[二]而死。

❖字句解說：

一、黠：聰明狡猾。

二、仆：跌倒伏地。

❖白話解說：

有一位老師很沒有膽量，他有一個學生很聰明狡猾而且頑皮，用紙糊

了一個巨人的頭，在晚上的時候，拿到教室的牆外晃動。老師看了之後，非常害怕，馬上奪門而出，一口氣跑到朋友的家中，病了三天才起色好轉，最後不敢再回學館上課。

後來這個學生又到牆外，看到那個巨人頭，心中以為是自己所糊製的，等就近一看，巨人紙頭卻吹鬍子瞪眼睛，把這個學生嚇得跌倒而死去。

❖本文：

事師之道。當如子弟之事父兄。行隨於後。坐列於旁。路遇則正立拱手[一]。言譚則傾耳虛心。悔吝憂虞[二]而不易。吉凶禍福以與同。生則禮嚴跬步[三]。死則心喪三年。若此則庶幾矣。

❖字句解說：

一、拱手：兩手合於胸前行禮。

二、**悔吝憂虞**：受到災禍而憂傷。

三、**跬步**：半步。跬讀傀。

❖白話解說：

事奉老師的方法，應當要像為人子弟事奉父兄一樣，老師走路的時候，要跟隨在後面；老師坐下的時候，要站立在旁邊；在路上遇到老師，要立正拱手敬禮；老師在說話的時候，要虛心洗耳恭聽；老師有受到災禍而憂傷的時候，要感同身受；老師有吉凶禍福的事情時，要與他同進退同感受。在世的時候，要事以端嚴的禮節，不可逾越規矩半步，死後要在心中守喪三年，如能做到這個地步，就差不多可以盡事師之道了。

❖本文：

王某。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一]不計。每日。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童子一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誤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為童子講孝悌故事。曰學者先心術[二]而後文藝[三]。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悌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公。人以為善教之報。

❖字句解說：

一、脩脯：乾肉，後用以代稱教師的薪金。

二、心術：存心。

三、文藝：文章之事。

❖白話解說：

有一位王某，在訓育教誨啟蒙孩童的時候，一定盡心盡力，對於教師

的禮金都不去計較，經常說：「天地君親師，這五者並列在一起，可見有其同等的重要性。一旦童子拜我為師，以後他終身的成功、失敗、榮譽、恥辱等事，我都應該要負責任。如果我不盡心努力去教導，恐怕擔誤了下一代的子弟，那和庸俗的醫生不明醫理而醫死人，同樣是犯了殺人的罪過。」

他又很喜歡講孝悌的故事給小孩子聽，說：「學生要先從存心開始，然後再學文章之事，要先從鞏固本性做起，再談及施行仁道。如果一個人在孝悌上做不好，雖然有蓋世的才華，也是沒有用的。」到了晚年，生了文康公，大家都認為是在教育子弟上得到善報。

❖本文：

近來師道[一]凌夷[二]。真可痛哭浩歎（一為嘆）。不思誤人子弟。定干神明譴責。昔有一士。年六十外。語妻曰。我雖不得發達。幸一生美館。得以成家立業。夜夢父責曰。汝本科第中人。只緣處館曠職[三]。文昌

削去桂籍[四]。尚自誇口耶。噫。觀此。則誤人子弟者。亦危矣哉。

❖字句解說：

一、師道：指尊師重道之理，從師問學之道。

二、凌夷：走下坡路。

三、曠職：曠廢職務。

四、桂籍：舊時登科的名籍。

❖白話解說：

最近當老師的人，越來越不像樣，真是讓人感到傷心流淚而悲嘆，不曾思考教壞了子弟，一定遭受神明的譴責。以前有一個讀書人，年紀已經六十多歲，向他的太太說：「我雖然這一輩子沒有像別人那樣發達，還好有一好的教師職位，使我得以成家立業。」

當天晚上就夢見他的父親，責備他說：「你本來是可以中式當官的，只

因為你曠廢了當老師的職務，文昌帝君已經將你登科的名錄去除了，自己還那麼誇口嗎？」噯！從此處看來，當老師而誤人子弟，也是很危險的。

❖本文：

事。是以下事上。如屬吏之於上官。部卒之於將帥。僕妾之於主翁。皆事也。叛者。非必顯然背逆。但緩急非所倚。利害不相卹。即名為叛矣。

❖白話解說：

所謂「事」，就是在下位的人事奉在上位的人，就好像下屬的官吏對於上級的官長，部下士兵對於上級的將領統帥，當奴僕或婢妾對於主人，都是稱事。

所謂「叛」，不一定是要很明顯的做出叛逆的行為，只要對於上級的危

急不主動去幫助，或者對於上級的利害不去關心，這就是「叛」了。

❖本文：

三國時。呂布[一]事丁原[二]。甚見親待。乃為董卓[三]而殺原。既事董卓。誓為父子。又為王允[四]而殺卓。後為曹兵所執。操欲生之。劉備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董乎。操悟。命縊殺之。

❖字句解說：

一、呂布：東漢九原（今綏遠五原縣）人，曾事董卓，誓為父子，旋以卓暴虐，與王允共殺之，後擁兵割據，為曹操擒殺。

二、丁原：後漢人，本出自寒家，善騎射，累官并州刺史。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將為亂，欲殺原，以呂布見信於原，誘使殺之。

三、董卓：東漢臨洮（今甘肅省岷縣）人，桓帝時，官羽林郎，靈帝時，為前將軍；帝崩，引兵至京師，誅宦官，廢少帝，殺太后，自為太師，淫亂凶暴，袁紹等起兵討之，後為呂布所殺。

四、王允：東漢太原祁（今山西省祁縣）人，獻帝時，官司徒，時董卓擅權，允陽為阿附，而潛結呂布，密謀誅之，後為卓將所殺。

❖白話解說：

三國時代，呂布事奉丁原，就像自己的親長一樣對待，後來為了董卓而殺害丁原。既然事奉董卓，並發誓成為父子，又為了王允而殺害董卓。之後被曹操的兵將所擒，曹操想要留下他，劉備說：「明智的曹公，你沒看到呂布是如何對待丁原和董卓嗎？」曹操醒悟後，命令屬下將他用繩子縊死。

❖本文：

四明楊忠。戴獻可之僕也。戴甚富。命忠主一莊。饒魚鹽竹木之利。戴卒。子伯簡。年少。好從諸惡少遊。數年家破。獨一莊在。往依焉。忠籍其貲財[一]之數以獻。伯簡喜。妄用如故。忠泣諫。不聽。一日其從遊輩。又至。會飲呼蒲[二]。忠執刃而前。拉其尤者。數曰。我事主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諭之為不善。家已破。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我主人於地下。其人服罪。請自今不敢至。乃以帛數端遣去之。忠泣謝曰。老奴驚犯郎君。願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自沈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貽門戶羞[三]也。伯簡慚。泣從之。數年。果盡復田宅。忠後享上壽。嘗聞吳郡沈恆吉。曾畜一犬。後恆吉有疾。犬即不食。及其死也。此犬大號。竟夕方罷。期年送葬。犬遂觸死墓旁。義哉犬乎。彼生死改節易心之人。誠出義犬下矣。

❖字句解說：

一、貲財：財貨。貲同資。

二、呼蒲：賭博的遊戲。

三、貽羞：把恥辱流傳下去。

❖白話解說：

四明（在今浙江省境內）地方，有一位楊忠，是戴獻可的僕人。戴獻可非常富有，派楊忠去主掌一個村莊，這裡有豐盛的魚鹽竹木等資產。戴獻可死後，其子伯簡，年紀還小，喜歡和遊手好閒的不良少年混在一起，過了幾年，家產就花光了，只剩下楊忠所主掌的村莊還在，乃前往依附他。

楊忠就將所有的資產如數列冊呈獻給他，伯簡非常高興，又和以前一樣隨便花費，楊忠就哭泣勸諫他，伯簡不聽從。有一天，這些遊手好閒的人又來了，當聚在一起喝酒賭博時，楊忠拿著利刃前往，把為首作惡的人捉住，數落他說：「我事奉主人三十多年了，少主年紀還小，你們卻教唆他做

壞事，現在家庭已經破產，幸好我還保全這些家業，你如果一定要將這些毀掉，我就先砍斷你的頭，然後到官府自首，以報答我主人在地下之恩。」

這個人認罪之後，請求楊忠不要殺他，發誓從今以後不敢再來。於是楊忠送他們一些綿帛，叫他們回去。楊忠回頭哭泣向少主謝罪說：「老奴的行為使得少主你擔心受怕了，希望你從今以後，改掉以前的壞習慣，只要聽從老奴的話，盡心努力去作事，不到二三年，以前的家業就可復回的。要不然，老奴就應當馬上自己沉溺於海底，不忍心看到少主你餓死，而且還遺留戴家的羞恥於後代。」

伯簡感到很慚愧，哭泣著聽從楊忠的話去做，過了幾年，果然將以前的田宅全部贖回，楊忠後來享有高壽。

曾經聽說，在吳郡（今江蘇省東南部）的地方，有一位沈恆吉，曾經養了一隻狗，後來恆吉生病了，這隻狗就不吃東西，等到恆吉死了，這隻狗大聲呼號，足足叫了一個晚上。等了一年出葬的時候，這隻狗撞墓旁而死，真是有義氣的狗啊！那一些為了生死利害關係，就輕易改弦易轍而變心的人，實在連這隻義犬都不如啊！

【誑諸無識。謗諸同學。】

❖白話解說：

欺騙愚昧無知的人，誹謗一起學習的人。

❖本文：

無識之人。正當隨事曉醒。警之以義理。動之以善惡。使至覺悟而不墮於惑。豈可因其易欺而誑之哉。楞嚴經曰。衒惑[一]無識。疑誤眾生。死後當墮入無間地獄[二]。吁。人何苦而為此耶。

❖字句解說：

一、衒惑：迷亂而無主張。

二、無間地獄：佛家稱最下層的地獄，也就是阿鼻地獄。

❖白話解說：

缺乏見識的人，正是應當要隨時隨地提醒他，用義理來警告他，用善惡的觀念來啟發他，使他能夠覺悟，不致於因迷惑而墮落，怎麼可以因他容易被欺騙而誑詐他呢？《楞嚴經》說：「迷亂沒有見識的人，使眾生產生疑惑而誤導，死後應當墮入最下層的無間地獄。」噯呀！做人何必為做這無意義的事，而自尋煩惱呢？

❖本文：

劉合峯言。有三人同行。至一溪。值水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誘使脫衣。泅水取舟。出沒湍流獲濟。復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愚者忽肚痛欲泄。亟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俱覆溺焉。愚者在岸自若也。

❖白話解說：

劉合峯說：「有三個人一同出行，到了溪邊，剛好溪水暴漲，但舟卻是停泊在另一岸，其中有一人個性較為愚直，其他兩人就誘導他脫掉衣服，游水到對岸去取舟，在湍急的水流中出沒，之後脫離獲救，又撐著舟到此岸來渡其他二人，這二人登上舟後，愚直的這位忽然肚子痛，要拉肚子，等到回到岸邊要上舟的時候，這二人揮手說：『天色已經暗了，不能等待你了。』於是撐著舟離開了。過了不久，湍急的水流把舟打橫，最後舟翻覆，二人都沉溺了，愚直的人仍然好好的站在岸邊。」

❖本文：

唐姜撫[一]。著道士衣冠入京。以無人識之者。乃誑云數百歲。有長生度世之術。事玄宗。承恩寵。名聞一時。後一太學生荊巖。往見之。曰。先生究何代人也。曰。梁朝人也。曰。出仕否。曰。曾為西涼州節

度使[二]。巖叱[三]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四]四安[五]四征[六]四鎮[七]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無以應。大慚。數日而卒。

❖字句解說：

一、**姜撫：**唐朝宋州（今屬河南省境內）人，自稱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召至東都，因言服常春藤長生可致，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已而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撫慚悸。

二、**節度使：**官名，唐代所設，當時事權甚重，掌管一道或數州的軍民要政。

三、**叱：**讀赤，大聲斥責。

四、**四平將軍：**官名合稱，即平東、平南、平西、平北將軍。

五、**四安將軍：**官名合稱。三國魏有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將軍。

六、**四征將軍：**官名合稱，即征東、征南、征西、征北將軍。

七、四鎮將軍：官名合稱。東漢末置鎮東將軍、鎮南將軍、鎮西將軍，三國魏沿置，又置鎮北將軍，合稱四鎮將軍。

❖白話解說：

唐朝的姜撫，穿戴著道士的衣服和帽子到京城，因沒有人認識他，就騙人說他已經有幾百歲了，且有長生不老的方術，可以救度人。事奉唐玄宗時，甚得玄宗的寵愛，名氣響亮了一段時間。

後來有一位太學生叫荊巖，前往看他，問他說：「姜先生你到底是什麼朝代的人呢？」他說：「我是梁朝的人。」又問說：「曾經當過官嗎？」回答說：「曾經當過西涼州（今甘肅省敦煌）節度使。」荊巖大聲斥責說：「你怎可以那樣騙人呢！上欺蒙皇帝，下迷惑百姓，梁朝是在江南，哪裡有西涼州呢？那時只有四平、四安、四征、四鎮等將軍，那裡有節度使的官名？」姜撫無法應答，非常慚愧，過不了幾天就死了。

❖本文：

白岑。遇異人。得發背[一]方甚驗。有驛吏[二]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十金。岑以假方與之。治疾不效。後岑為虎所食。遺其真方於道上。吏過而得之。

❖字句解說：

一、發背：背部生毒瘡。

二、驛吏：管理驛站的官吏。

❖白話解說：

有一個叫白岑的人，遇到一位神異的人，得到一份治療背部生瘡很靈驗的藥方，有一位管理驛站的官吏，想將這藥方流傳於世，用來普遍的救助大家。就給白岑數十金，白岑卻以假的藥方給他，治療瘡病沒有效果。後來白岑被老虎吃掉了，他的真方遺留在路上，驛吏經過的時候，被他拾得。

❖本文：

卜者張某。善星學。然率揣人意向。推算多不以法。或往往受人密囑。顛倒其說。誤人大事。後嚼舌而死。

❖白話解說：

有一個占卜的人，對於星相學很有研究，然而大多揣測人家的意向，推算也大多不合理法。有時候還受人的暗中囑託，顛倒是非隨便亂說，以致擔誤人家的大事，後來咬爛舌頭而死。

❖本文：

危整。偶市魚。主人舞秤。陰厚整。魚人去。主人曰。公買止五斤。已密倍之。願予我酒。整大驚。追魚人償其值。飲主人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為。嗟乎。今之人。能如危公之心。則何有欺誑無

識之事耶。

❖白話解說：

有一位危整，有一次到市場買魚，操秤的人在秤上舞弊，暗中給危整多一些。等賣魚的人離去後，操秤的人說：「你只買了五斤魚而已，我暗中已加倍給你了，希望你請我喝酒。」

危整嚇了一跳，趕快追上賣魚的人，補足所買魚的價錢。並且請操秤的人喝酒，就說：「你只是想喝酒而已，為什麼要欺騙窮人呢？」噯！現今的人，如果能像危整的心一樣，那麼就不會有欺騙誑詐那些沒有見識之人的事情了。

❖本文：

同學之友。情同兄弟。況友居人倫之一。豈可妄加毀謗。存滿腹之

戈矛乎。

❖白話解說：

同學的友誼，感情就如同兄弟一樣，何況朋友又是居於人道五倫之一，怎麼可以隨便妄加毀謗，心中充滿了攻訐他人的暴戾之氣呢？

❖本文：

佛言。人處朋友。彼此皆有五事。一者。彼此若作惡業。當遮相勸止。二者。彼此若有難疾。當看顧調治。三者。彼此有家懷語。不得為外人說。四者。當各相敬歎。不斷往來。不得記怨。五者。彼此貧富不等。當用扶濟。不得互相誹謗。

❖白話解說：

佛陀說：「每個人和朋友相處，彼此之間有五件事情要互相關心：第一件，互相之間如果有造惡業的情事，就應該要互相規勸制止。第二件，互相之間如果有困難或疾病，應該要互相照顧，或幫助他調理或治療。第三件，互相之間如果有不得為外人言的祕密，就應該替他保密，不可向外人宣說。第四件，應當要互相尊敬讚歎，不斷的互相往來，不可以互相記恨。第五件，互相之間貧窮和富貴的程度不同，應當要互相扶持幫助，不可以相互誹謗。」

❖本文：

或問與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絕又是匿怨而友。朱子曰。此非匿怨」也。心有怨而外與之交。是匿怨也。若朋友不善。情義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何必峻絕之。且積誠感其悟也。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字句解說：

一、匿怨：隱恨於心。

❖白話解說：

有人問說：「和他人結交為朋友後，知道他不是好人，想要和他絕交，又怕傷感情，不和他絕交，又好像是心藏怨恨和他來往。」宋朝的朱子說：「這個不是叫做『匿怨』，心中對人暗藏怨恨，在外表假裝若無其事和人交往，就是『匿怨』。如果朋友有不好的地方，在情理上自然應當要疏導，但要慢慢的來，如果不是有大事故發生，又何必斷然絕交呢？而且還能以真誠來感動他，使他能夠覺悟，使能做到所謂的，親近的人不要失去互相的親近的友誼，老朋友也不要失去老朋友的交情。」

❖本文：

明王守仁[一]陽明先生曰。交友以謙下為主。相會時。須虛心遜志。親敬涵容。大約箴規[二]指摘[三]處少。誠感[四]獎勸[五]意多。溫節孝曰。交友只取其長。不計其短。遇剛鯁人[六]。耐他戾氣。遇俊逸[七]人。耐他罔氣。遇樸厚人。耐他滯氣。遇佻達[八]人。耐他浮氣。不特取益無量。亦是全交之道。

❖字句解說：

一、**王守仁**：明代大儒，浙江餘姚人，弘治進士，嘗築室於陽明洞，學者稱陽明先生。

二、**箴規**：規戒。

三、**指摘**：指出錯誤的地方。

四、**誠感**：以精誠去感動人家。

五、**獎勸**：褒獎鼓勵。

六、**鯁人**：性情倔強正直不屈的人。鯁，讀梗。

七、**俊逸**：才智高超秀逸。

八、**佻達**：輕薄放縱的樣子。

❖白話解說：

明朝的王守仁，人稱陽明先生，他說：「結交朋友最主要的是要能謙下，在互相見面的時候，必須要虛心謙卑，要有親愛、尊敬、包容的涵養，大概對人要少用規戒指謫的口氣，多用精誠獎勵的心意去感動人。」

溫節孝先生說：「結交朋友，只要取用他的長處，不要計較他的缺失。碰到性情倔強正直的朋友，要忍其暴戾的氣習；碰到才智高超秀逸的朋友，要能忍耐他的無拘無束的氣習；碰到樸實憨厚的朋友，要能耐得住他那滯礙的氣習；碰到輕薄放縱的朋友，要能耐得住他那種輕浮的氣習。能夠這樣做，不但可以獲得很多的好處，也是交朋友最好的方法。」

❖本文：

宋張千載[一]。號一鶚。文山[二]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敗。還吉州。千載潛出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即寓囚所近側。三年供養無缺。文山處決日。密藏其首於櫝。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便火屍拾骨置囊中。并櫝南行。付其家安葬。先一日。文山之子。夢父曰。吾從義甫[三]歸矣。已而果至。後人謂生死交情。千載一鶚。信哉。沈仲化曰。負死友之害義。比負生友為尤甚。今之交友者。自問能不生死易心否。

❖字句解說：

一、**張千載：**宋朝盧陵（今山西省吉安縣）人，與文天祥友，天祥被執北行，千載寓天祥囚所近側，供送飲食無缺，天祥授命日，藏其首負骸南歸，付其家葬之。

二、**文山：**即是宋朝的文天祥之號，吉水（在今江西省吉安縣東北）

人，官至左丞相，封信國公。德祐初，元兵入侵，天祥應詔勤王，奉使入元君議和，被執，脫歸，輾轉浙、閩、粵，繼續抗元，戰敗被執，拘燕三年，宋既亡，終不屈，遂被殺，臨刑，作《正氣歌》以見志，元世祖稱為真男人。

三、義甫：稱沒有血緣關係的叔伯。

❖白話解說：

宋朝的張千載，其號為「一鶚」，是文天祥的朋友。在文天祥富貴的時候，常避開不與天祥相見，等到文天祥戰敗，被帶回到吉州（即是吉水）時，張千載暗地裡出來看他，說：「丞相你要前往燕地，我張千載也一同前往。」前往的途中，都寄住在囚房的旁邊，三年的期間，以食物來供養他從不短缺。

當文天祥處決那一天，他暗中將他的首級放置在木盒子裡，並探知文天祥的夫人歐陽氏，死於被俘虜的人群中，就將她的屍體火化放置在袋子

裡，和木盒子一起帶著往南走，拿回文天祥的家中安葬。

在回到家的前一天，文天祥的兒子，夢見父親說：「我和你的伯父千載一起回家了。」隔天果然就到了。所以後來的人稱生死之交，叫「千載一鴞」，是實有其事啊！

沈仲化說：「虧欠已死去的朋友而有害於義理，比虧欠在世的朋友還要嚴重。現今交朋友的人，自己問自己看看，是否能做到不會因生死而變心呢？」

❖本文：

宋郭贄[一]。初作賦有聲。同學李勉。忌而謗之。由是連上不遇。後贄先及第。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經[二]充選。詔下日。勉愧悔歸。贄聞之。亟追還。遂得第。可見謗無損於人。祇自罹刻薄耳。

❖字句解說：

一、**郭贄**：宋朝襄邑（在今安徽省境內）人，乾德中舉進士首薦，事太宗藩邸，累官參知政事，真宗時仕至禮部尚書。

二、**明經**：科舉科目之一，以經義、策問取士。

❖白話解說：

宋朝的郭贄，剛開始作賦就很有名氣，他的同學李勉，很忌妒他的才華而毀謗他。因此，李勉一直都沒有考上，後來郭贄先考上了，接著又考中貢生舉人，但李勉才以明經被選上。放榜的那一天，李勉非常慚愧後悔，就先行回家了。郭贄聽到後，趕緊把他追回來，鼓勵他繼續考試，終於考上了。由此可見，毀謗對於人是無所損傷的，只是讓自己落得更是刻薄而已。

【虛誣詐偽。攻訐宗親。】

❖白話解說：

使用虛假、誣陷、詐騙、欺偽的手段，攻擊揭發親族的陰私。

❖本文：

漫無根據曰虛。妄有[一]污衊[二]曰誣。詭計[三]蒙人曰詐。矯情[四]欺世曰偽。分言則四。合言則不誠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今舍誠而虛誣詐偽。非戾天道而失人道乎。其心甚勞。其事甚危。乃天下第一等薄福相也。不入三惡。其將何歸。清益都孫廷銓[五]。樸誠無華。故清世祖嘗呼之為孫老實。每部堂員缺。輒曰。還是用孫老實。凡三呼孫老實。而大拜[六]矣。老實何嘗誤人哉。

❖字句解說：

一、妄有：不合事實。

二、污衊：毀謗、損傷他人的名譽。衊讀滅。

三、詭計：欺詐的計謀。

四、矯情：違反常理以示高異。

五、孫廷銓：清朝益都（今山東省境內）人，明崇禎進士，入清後累擢吏部尚書，掌銓六年，恪守舊章，吏不敢上下其手，康熙初年拜為內祕書院大學士，卒謚文定。

六、大拜：任宰相。

❖白話解說：

一點根據都沒有叫做「虛」，以不合事實來毀損他人叫做「誣」，用欺詐的計謀來蒙騙他人叫做「詐」，用違反常理的方法來欺騙世人叫做「偽」分開來說是四種情況，總而言之，就是不誠實。

真誠是上天的真理，以真誠來反省自己是為人之道。現在捨棄真誠而做出虛假、誣陷、詐騙、欺偽的事情，這不就是違背天道而又失去人道嗎？這種心態太辛苦了，做這種事太危險了，這乃是天下間第一等的薄福相啊！這種人將來不趣入畜生、餓鬼、地獄三惡道，又會到那裡去呢？

清朝益都（今山東省境內）的孫廷銓，為人樸實誠懇而不浮華，所以清世祖經常叫他「孫老實」，每當各部堂員出缺的時候，就說：「還是任用孫老實罷！」如此叫了三次孫老實，就當上宰相了。由此可見，老實厚道不曾擔誤人啊！

❖本文：

薛敷。專一虛揑狀詞。能飾無理為有理。以此致富。後設醮謝罪。道士伏而起云。上帝批表尾。家付火司。人付水司。後果家燼於火。敷墮水死。

❖白話解說：

有一個叫薛敷的人，專門以虛假捏造事實的方法，來替人打官司，能夠把無理的事實變成有理，因而賺了很多錢。後來自知罪惡深重，所以設醮祭祀認罪，以祈求上天原諒。作法的道士跪伏後又起來，向他說：「上帝在上疏的表文後批示：你要受到家被火燒毀，人被水淹死的命運。」後來果然他的家被火燒成灰燼，薛敷墜落水中被淹死。

❖本文：

五代閩[一]薛文傑。與吳英有隙。一日閩主鏻。使巫視鬼宮中。傑先與英曰。主上疑卿權重。卿可告疾。倘敕使來問。當以頭痛為對。吾可為卿言之。英諾。傑囑巫。言英將叛。上帝以銅釘釘其腦。帝遣使驗之。果以頭痛對。乃殺之。英被誣。民皆切齒。適鏻發兵敵吳。兵不進。欲得文傑乃行。鏻不得已。檻[二]送軍中。臠割[三]立盡。

❖字句解說：

一、閩：五代時十國之一，王審知所建，據有福建地方。

二、械：桎梏的刑具。

三、臠割：將肉分割。

❖白話解說：

五代時候（西元八九二年至九四六年），閩國（今福建一帶）有一個薛文傑，和吳英之間有誤會。有一天閩國的君王王鏻，派一位巫師到宮中觀察鬧鬼的事，薛文傑就先和吳英說：「主上懷疑你的位高權重，你要假藉有病回家休養，假使主上派人來問病因，你應當要以頭痛回答，我會替你美言幾句。」

吳英答應了，薛文傑就暗中囑咐巫師說：「吳英想要叛亂，所以上天才用銅釘釘他的腦部，使他頭痛。」閩王就派人查驗這件事，果然吳英答說頭痛，就把他殺掉了。

吳英被誣陷了，老百姓都很痛恨薛文傑，剛好遇到閩王王鏻要出兵抵抗吳國的入侵，軍隊不前進，表示要將薛文傑捉來才肯前進，王鏻沒有辦法，只好將薛文傑綁起來送到軍中，不多久就將他的肉割得精光。

❖本文：

宋趙廷臣。詐約洞戎[一]。降朝廷。醉殺之。揚言其叛。攘為己功。趙遂顯擢。後夢所殺者云。來報汝詐。遂生子。年少登第。忽以狂逆犯法。廷臣與妻。坐配[二]嶺外。為洞戎所殺。

❖字句解說：

一、洞戎：古代西方的少數民族。

二、坐配：因犯罪而被流放。

❖白話解說：

宋朝的臣子趙廷臣，以詐騙的手法，和當時的洞戎少數民族約定，向朝廷投降。他將洞戎派出投降的代表，灌醉加以殺害，對外揚言說要叛亂，並以此向上邀功，於是趙廷臣升官又顯耀。

後來夢見被他殺害的人說：「我是來報復你的詐騙行為。」於是生了一個兒子，年紀很輕就登科當官，但不知何因突然發狂叛逆而違犯國法，趙廷臣和他的妻子，都被連累流放到嶺外邊疆，後被洞戎人所殺害。

❖本文：

宋丁謂[一]。與人無真實話。嘗曰。人若心實。諸事幹不出。徒受人之侮矣。謂如此設心。宜人[二]莫能測。乃世共目為五鬼[三]。豈其偽心有不到乎。

❖字句解說：

一、**丁謂**：宋朝長洲（今江蘇省吳縣）人，淳化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封晉國公。仁宗立，知謂前後欺罔，貶崖州司戶參事。謂機敏有智，狡猾過人。

二、**宜人**：合於人的心意。

三、**五鬼**：宋朝的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姦邪險偽，時稱為五鬼。

❖白話解說：

宋朝的丁謂，和人都不講真實話，曾經說：「人如果心存誠實，那麼有很多事情就做不出來，白白的受人欺侮而已。」丁謂如此巧設心機騙人，難怪人人都聽得很高興，無法識破他的心意，所以世人都把他看成當時的五鬼之一，他欺偽的心有做不到的嗎？（當然後果也就不堪設想了。）

❖本文：

同姓曰宗。異姓曰親。雖有遠近親疏不等。實皆我身關切之人也。當待以親愛忠誠。同患難。賑困乏。家醜互藏。外侮同禦。而可彼我相爭。絲毫必較。忿疾傾奪。伺察攻訐乎。披其枝者傷其心。伐其根者斬其脈。戒哉。

❖白話解說：

同一姓氏稱為宗，不同姓氏稱為親，雖然其中有親近疏遠不等的差別，實在都是和我有切身關係的人，應當以親愛忠誠來對待他。遇到苦難共同想辦法解決，遇到困窮的時候要互相幫助，遇到有家裡的醜事要互相保密，遇到外來的侵害要共同抵禦。

怎麼可以互相爭奪，絲毫必定要計較，遇到忿恨就急著要爭吵，等待機會就攻擊揭發對方呢？有如折斷樹枝，就像似傷了樹的心一樣；那麼砍伐樹根，就像似斬斷樹脈是一樣的，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本文：

春秋晏平仲[一]。澉車羸馬。桓子以為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也。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乎。先父族。後母族。後妻族。最後及疏遠。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晏子可謂善睦宗親矣。人具此心。而有攻訐之弊乎。故列此以為攻訐者規。而攻訐之惡報。固不必再列案也。

❖字句解說：

一、**晏平仲**：即是春秋時代齊人晏嬰，歷事靈公、莊公，相齊景公，尚儉力行，為當時名臣，謚平，史稱晏平仲，後人採其行事及諫議之言，輯為《晏子春秋》。

❖白話解說：

春秋時齊景公的宰相晏平仲，乘坐不漂亮的馬車及瘦弱的馬，桓子認為他有隱瞞君王賞賜的嫌疑。晏子說：「自臣下受了君王的提拔顯貴後，我父親的家族，人人都有馬車乘坐；母親的家族，每個人的衣食都很富足；妻子的家族，沒有挨餓受凍的人；齊國的讀書人，依靠我吃飯的有三百多人。如此到底是隱瞞君王的賞賜，還是彰顯君王的賞賜呢？」

晏子對於宗親照顧的順序，是先父親的家族，後再是母親的家族，再是妻子的家族，最後再照顧較疏遠的親戚，這種方式叫做「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晏子這樣的作風，可說是善於敦睦宗親了。

人人如果能存有這種心，還怕會發生攻擊揭私的弊病嗎？所以列在此處，以作為喜歡攻訐人的規戒。然而喜歡攻訐人的惡報，就不用在此一一詳列了。

【剛強不仁。很戾自用。】

❖白話解說：

剛烈強橫沒有仁道，凶狠暴戾自以為是。

❖本文：

孔子所取之剛毅。主於理者也。太上所戒之剛強。動於氣者也。醫家名痿痺之證曰不仁。以其不知痛癢也。好剛使氣之人。待人遇物。不知痛癢。純是殺機。俗所謂鐵硬心腸是也。烏能仁哉。然剛強未有不摧折者。若喫過幾番大虧。漸漸化而柔弱。是剛強者之萬幸也。我日望之。

❖字句解說：

一、痿痺：肢體麻木不能動作的病。

❖白話解說：

孔子所說的「剛毅」，主要是在談理性；太上老君所要戒除的「剛強」，是在氣上已經動盪了。醫學上所說肢體麻木不能動作的病症，叫做「不仁」，這是由於不知痛癢的原故。

喜歡剛強任意使氣的人，在待人接物方面，沒有一點感情，心中都是存在殺機，這就是俗稱所謂的「鐵硬心腸」，怎能會有仁慈呢？

然而以剛強的手段去行事的人，沒有不受到打擊而受摧殘的，如果吃過幾次的大虧，個性就會漸漸被感化而柔弱下來，這是具有剛強個性的人，非常慶幸的事情，我每天都盼望著。

❖本文：

宋包拯[一]。為龍圖閣學士。諡孝肅。內剛不屈。僚屬有所關白[二]。多面折[三]之。至於所言中理。亦未嘗不怡然[四]而改。由是人皆服之。夫剛而近理。遇物能斷。此仁者之勇也。

❖字句解說：

一、包拯：宋朝合肥（今安徽省會）人，字希仁，性剛直，仁宗時授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辦案嚴正，不避權貴，民間稱為包公，又稱包青天、包龍圖，卒諡孝肅。

二、關白：陳述。

三、折：判斷。

四、怡然：欣悅快樂的樣子。

❖白話解說：

宋朝的包拯，被封為龍圖閣學士，諡稱孝肅，內心剛毅堅強不易屈服，對於部屬幕僚的陳述，常多方面加以判斷，如果所說的合於道理，也經常很高興的接受而改變，也因此大家都很佩服他。只要剛強而能合理，遇到事物又能明確的判斷，這就是仁慈者的勇氣。

❖本文：

宋張汝慶。為提刑[一]。每審囚。不論罪犯輕重。諸刑備施。名曰打一套。受訊者。謂之閻羅催到。後任滿歸。舟次高郵。夜夢數百人。破頭折足。圍繞索命。至家。晝見厲鬼。七竅[二]流血而死。夫強梁者[三]。不得其死。固不必言。而死後三途[四]之報。經何時而得免乎。即此案而推之。其一切剛近於暴。強流為賊者。亦可省矣。

❖字句解說：

一、提刑：宋代提點刑獄的官。

二、七竅：兩眼、兩耳、兩鼻孔及口。

三、強梁者：強橫凶殘的人。

四、三途：即是畜生、餓鬼、地獄三惡途。

❖白話解說：

宋朝的張汝慶，當提刑的官吏時，每一次審問囚犯，不論他犯罪程度的輕重，一定將所有的刑具備妥使用，名叫「打一套」，被訊問的人，稱他為「閻羅催到」。後來任期滿了要回家，舟航行到高郵的地方，晚上夢見有數百人，有的頭破血流，有的手足斷折，圍繞著他要索取性命。回到家中，白天看到很凶狠的鬼，最後七孔流血而死。

那些強橫凶殘的人，是不得好死的，這本來就不用多說，然而死後趣往三惡道的報應，不知道要經過多少時間才能脫離呢？就以此案例來說，那

些性情剛強幾近殘暴，使自己強橫的個性，而變成傷人的人，也應該好好的反省。

❖本文：

凡人行事。用人[一]則智。自用[二]則愚。自用不可。況於很戾[三]。佛言很戾如惡馬。言難調也。人而很戾。一切執拗[四]。自以為是。不肯服人。善友知識。誰來相親。善言名理。誰來相告。造惡招尤之原。莫此為甚。

❖字句解說：

一、用人：參考別人的意見。

二、自用：固執己見。

三、很戾：凶狠殘暴。

四、執拗：固執而不順從。拗讀傲。

❖白話解說：

凡是人做事情，能懂得用人之道，就是有智慧的人；如果固執己見，就是愚蠢。剛愎自用已經不可以了，何況凶狠殘暴呢？

佛陀說：「凶狠殘暴，就像是一批惡馬一樣，實在說很難調理。如果一個人殘暴凶狠，一向都很固執而不順從，自以為是，不肯服從人，那麼好友及有智慧的人，誰敢來親近我們，那些有道理的善言，誰會來告訴我們呢？那些會造成罪惡怨恨的原因，沒有比這些更嚴重了。」

❖本文：

宋王安石[一]。忌忮[二]媢嫉[三]。詐善掩惡[四]。黨同伐異[五]。強辯蔽明[六]。以皋夔稷契[七]自居。其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八]字說[九]。詆誣[十]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十一]正名分[十二]。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十三]。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乃世龜鑑

[14]。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15]不死[16]莽篡[17]。而劇秦美新[18]。安石乃曰。合孔子無可無不可。馮道[19]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其言。無氣節忠義。初與諸賢相善。因爭新法不合。皆斥逐之。其子雱。至云。梟韓琦富弼之首[20]於市。則新法行。他可知矣。後因攻之者眾。益傲很縱誕。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罪重惡盈。一子雱。發背早夭。傷不自勝。屢謝病求去。神宗後厭之。乃罷政。上失君寵。下悲嗣絕。中為人惡。所斥逐諸賢。相繼柄用[21]。盡廢其法。愧懼而死。

❖字句解說：

一、王安石：宋朝臨川（今江西省境內）人，字介甫，號半山老人，博覽強記，文學甚優，神宗時為相，謀改革政治，銳行新法，封荊國公，卒諡文。

二、忌忮：嫉妒。忮讀至。

三、**媢嫉**：嫉妒。

四、**詐善掩惡**：假裝為善掩飾惡行。

五、**黨同伐異**：幫助同類攻擊異己。

六、**強辯蔽明**：強詞奪理掩蓋真實，使事理不明。

七、**皋夔稷契**：皋是指皋陶，乃虞舜時的名臣，主刑。夔是指虞舜時的賢臣，主樂。稷是指虞舜時的后稷，主農。契是指虞舜時的司徒，幫其治水有功。

八、**三經**：王安石在執政期間，與其子雱及呂惠卿等重新注釋《周官》、《尚書》、《詩經》，頒之學官，各書不用先儒傳注，時稱《三經新義》。

九、**字說**：王安石退居江寧府時所撰，文字訓詁亦多與古人不同。

十、**詆誣**：詆毀誣衊。

十一、**春秋**：古時列國史記多名春秋，孔子因魯春秋而刪定成書，後列為經書之一。內容在闡發微言大義，常以一字示褒貶之義。

十二、名分：指所居地位的名義和應有應盡的職分。

十三、史漢：指《史記》和《漢書》。

十四、龜鑑：比喻警戒與反省。

十五、揚雄：本作楊雄，西漢成都人，為人口吃而博學深思，少喜作賦，多仿司馬相如，後薄之而不為，於是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成帝時，為侍郎，給事黃門，王莽立新時，轉為大夫，校書天祿閣。

十六、不死：不去咒罵、指責、批評。

十七、莽篡：王莽篡漢，創立新國。

十八、劇秦美新：王莽篡漢自立，國號新，揚雄仿司馬相如《封禪文》，上封事給王莽，指斥秦朝，美化新朝，故名。

十九、馮道：五代時景城（今河北省境內）人，字可道，歷事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姓十三君，又事契丹，官皆將相，自號長樂老人，著書數百言，以官爵之豐為榮，論者鄙之。

二十、梟首：砍頭懸在木上以示眾的一種刑法。

二一、柄用：被任用而掌實權。

❖白話解說：

宋朝的王安石，心量狹隘常嫉妒人，假裝行善以掩飾其惡行，幫助同黨排除異己，強詞奪理不明事理，還以皋陶、夔龍、后稷、契等聖人自居。他所推行的政事，常敗壞人才；所提倡的學術，常敗壞人心；他所撰寫的《三經新義》及《字說》，大都是詆毀誣衊聖人，使得真理大道支離破碎，不只一處。

孔子所刪定的《春秋》，是在說明正確的名分，以定褒揚和貶抑的標準，使得亂臣賊子不敢胡作非為，但王安石卻命讀書人，不要讀《春秋》。《史記》和《漢書》是記載歷史成功與失敗，安全與危險，生存與死亡，治理與混亂的現象，乃是提供世人的警戒與反省，王安石卻命讀書人不要研究《史記》及《漢書》。

漢末的學者揚雄，為自己的官位，不批判咒罵王莽篡漢的不是，卻還寫一篇《劇秦美新》的文章，來批判秦朝的暴政，美化王莽篡漢建立新朝的事實，王安石還說：「這個論法很合乎孔子『無可無不可』的說法。」

五代時的馮道，一生事奉了四個姓氏的國家八位君王，王安石還說：「他真是善於避開災難，以保全其身呀！」假使全朝的公卿都聽他的話，那麼就沒有忠義氣節可說了。

當初和國內諸賢能的人相好，後來因推行新法而有不相同的意見，他都把這些人貶斥流放到他地。他的兒子王雱，甚至還說：「如果將韓琦和富弼的首級砍斷，懸掛在木桿上，放在街上以示眾，那麼新法就能推行了。」由此可見這人的其他作為。

後來因為反對他的人越來越多，他就越加傲慢、凶狠、放縱、荒誕，並且還說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狂言。到後來已經到了罪孽深重的地步，他的獨子王雱，背上生毒瘡而早死。

王安石非常傷心，多次向神宗告病，請辭宰相的職位，後來神宗也討

厭他，終於除去他的宰相職位。這時的他，上已失去君王的寵愛，下卻為絕嗣悲痛，中卻為眾人所厭惡，並且被他所貶斥放逐的賢臣，相繼回朝擔任重要職務，將他所推行的新法全部廢除，他感到羞愧害怕而死。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白話解說：

對於是非的判斷不妥當，對於該親近或遠離的處置不適宜。

❖本文：

君子豐[一]仁義之幹[二]。固禮義之防。則可以審好惡之公。定是非之當。夫是非在一人。則係一人臧否[三]。在一鄉。則繫一鄉利害。在天下。則繫天下安危。何可不慎。而率意[四]不當。非是是非哉。

❖字句解說：

一、豐：擴大。

二、幹：根本。

三、**臧否**：善惡。

四、**率意**：任意所至。

❖白話解說：

真正的君子，是要厚植仁義根本，穩固禮義防線的功能，要很公正的以智慧去判斷善惡，允當的去論斷是非。要知道是非對於一個人來說，是關係到一個人的善惡；在一個鄉里來說，是關係到一個鄉里的利害；對於天下來說，是關係到天下的安危，怎麼可以不謹慎呢？如果很輕易草率去認定是非，這不就是捲入是非不明的圈子嗎？那有多麼危險呀！

❖本文：

宋尹師魯。處己教人。是是非非。無所隱避[一]。不為苟止[二]。不為苟隨[三]。惟務窮盡道理。臨終以手書別范文正公[四]。文正馳至。公已沐浴冠

帶。端坐逝矣。文正慟哭。公復睜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恆理。希文何不曉乎。言訖復揖而逝。尹公為時學之。苟非窮至精微。則死生之際。起而擾我者多矣。入道知行並用。而知尤為首。此之謂也。

❖字句解說：

一、隱避：隱瞞。
二、苟止：苟且行事。
三、苟隨：隨便附和。
四、范文正公：即是范仲淹。字希文，文正為其謚稱。

❖白話解說：

宋朝的尹師魯，在待人處世及教導學生時，對於是非都分辨得很清楚，毫無隱瞞，不苟且行事，也不隨便附和，唯有將道理研究得很透徹。在臨死之前，以手寫信向范仲淹告別，等范仲淹趕到的時候，尹公已經洗好身

體穿好衣服戴好帽子，端正坐著而過世了。

范仲淹哭得非常傷心，尹公又睜開眼睛說：「已經向您告別了，又何必來呢？生與死本來就是很自然的道理，難道您不知道嗎？」說完又向范仲淹作揖行禮就逝世了。

尹公在平時做學問，如果不是學到窮理盡性的地步，怎能在這生死當頭，有此定力，在臨終前困擾很多的時候，還能鎮定的起來而不為所亂。真正的入道是要知行並用的，尤其對於「知」是特別重要，就是這個意思。

❖本文：

宋蔡京[一]為相。籍[二]元祐及元符末。宰執[三]司馬光等。侍臣[四]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百二十人。為姦黨[五]。請帝書之。刻石於端禮門。併各州縣。民皆不平。未幾碑為震雷擊碎。京坐事[六]竄[七]死。

❖字句解說：

一、蔡京：宋朝仙遊（在今福建省境內）人，性凶譎，徽宗時為尚書右僕射，進司空，拜太師，封魏國公。屢罷屢起，凡四出執政，徧布戚黨，疾視人民，晚年昏眊，委政於子絛，奸惡不亞於父，遂至靖康之變，欽宗立，貶死。

二、籍：錄用。

三、宰執：指宰相等執掌國政事的重臣。

四、侍臣：侍奉帝王的廷臣。

五、姦黨：壞人的集團。

六、坐事：因事獲罪。

七、竄：放逐。

❖白話解說：

宋朝的蔡京，在宋哲宗元祐年及元符末年當宰相的時候，把之前的宰

相司馬光等重要臣屬，蘇軾等侍奉皇帝的臣屬，程頤等文臣，王獻可等武臣，共一百二十人列為姦黨的團體，請皇帝批准下詔書，將他們的名字刻在端禮門的石碑上，並下令各州縣要比照辦理。老百姓都為此事憤憤不平，過不多久，石碑就被震雷所擊碎了，蔡京也因案被判罪，被貶流放而死。

❖本文：

向。是當趨向的。所謂好人好事也。背。是當違背的。所謂邪人邪事也。向邪背正。謂之乖宜。一時之失。終身敗裂。可不謹乎。

❖白話解說：

所謂「向」，就是指應當趨向的，這是對所謂的好人好事要趨向的意思。所謂「背」，就是指應當違背而說的，也就是對所謂的邪人邪事不可去做的意思。趨向邪人邪事背離正道，就叫做「乖宜」，為了一時的疏忽，

使得終身身敗名裂，能不謹慎嗎？

❖本文：

唐宋申錫[一]。相文宗[二]。以鄭注[三]擅威柄[四]。欲除去之。以友王璠[五]為京兆令[六]。密使察注不法。璠因注貴。將謀告焉。注懼。反誣以不軌。謫開州司馬[七]。申錫竟抱憤卒。後宋夫人夢申錫引至城外一坑。坑內有數死囚。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王璠。我已請於上帝矣。因憤怒叱咤[八]。夫人驚醒。默記之。未幾。李訓[九]鄭注。謀誅宦官。奏令詣金吾[十]觀甘露[十一]。遣璠等領兵往誅之。璠股栗[十二]不敢前。竟敗事。腰斬於市。同戮者數人。皆同坎埋城外。

❖字句解說：

一、宋申錫：唐朝人，字慶臣，擢進士第，累遷至翰林學士，文宗惡

宦官，召申錫俾與朝臣謀去王守澄等，未幾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守澄黨得其謀，使人誣告申錫謀反，貶開州司馬。

二、文宗：唐穆宗的第二子，名昂，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出宮女三千餘人，太和初政號清明，其後宦官撓權，帝仁而少斷，制之不得其術，故有甘露之變，在位十四年。

三、鄭注：唐朝翼城（在山西省境內）人，世微賤，以方技游江湖間，本姓魚，冒為鄭，時號魚鄭，為人詭譎陰狡，善揣人意。初以醫結襄陽節度使李愬，署衙推，漸得參與軍政，監軍王守澄與語驚服，及入知樞密，遂挈之入京，日夜為守澄計議，因陰東賄遺，擢右神策判官。守澄薦於文宗，召對，進太僕卿，權震天下。注又援用李訓，因與訓日日議論帝前，後訓忌注，將其請出為鳳翔節度使，以作為外應。注到鎮，託言入護守澄喪，因以鎮兵擒誅群宦，訓因恐注專功，先五日已發，是為甘露之變。注聞訓敗，中道而還，為監軍張仲清所殺，宦者矯旨族誅之。

四、擅威柄：專權。

五、**王璠**：唐朝元和進士，登弘辭科，歷河南尹，再遷京兆尹，皆有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等密與璠議密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注由是傾心於璠，李訓將誅宦官，授璠太原節度，令召募豪俠，訓敗，為禁軍所捕斬。

六、**京兆令**：為管理京兆地方的長官。

七、**司馬**：唐朝時在每一州置司馬一人，後世本之而稱府同知為司馬。

八、**叱咤**：怒聲，讀赤乍。

九、**李訓**：唐朝李揆族孫，始名仲言，字子訓，擢進士第，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為宰相，以訓陰險善謀事，厚昵之。文宗欲誅夷宦官，訓因鄭注進，一歲至宰相，欲先誅宦豎，乃謀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地。因欲閉止諸宦人，伏甲盡誅之，事泄，訓及其黨皆被害。

十、**金吾**：古時負責皇帝大臣警衛、儀仗，以及徼循京師，掌管治安的武職官員。

十一、甘露：此言甘露之變，唐文宗即位後，深惡宦官專權亂政，乃以李訓為宰相，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謀內外結合而除之。大和九年（西元八三五年）十一月，李訓、舒元與金吾將軍韓約、河東節度使王璠等合謀，以左金吾仗院內石榴樹上夜降甘露為名，誘使神策軍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往觀，但被宦官發覺，仇士良等立劫文宗入宮，封閉宮門，發禁兵五百人，殺死金吾吏卒六百餘人，參與者皆被執死，宦官因而更為專橫，文帝鬱悶而死。

十二、股栗：腿部發抖，形容極為恐懼的樣子。

❖白話解說：

唐朝的宋申錫，於文宗時當宰相，因為鄭注太過於專權，想要除去他，就請當時任京兆令的友人王璠，暗中觀察鄭注的不法行為。由於王璠是鄭注一手提拔而富貴，就將申錫的計謀告訴他。鄭注很害怕，乃先發制人，反誣告宋申錫的不軌行為，皇帝將他流放到開州（今貴州省開陽縣）當司

馬，申錫因此含恨而死。

後來宋申錫的夫人，夢見申錫引她到城外的一個大坑，坑內有幾個死囚，於是提出一個對夫人說：「這人是王璠，我已經奏准玉皇大帝了。」就非常生氣怒罵離去，夫人驚醒後，將此事暗記心中。過不多久，李訓和鄭注為密謀誅滅宦官，奏請皇帝下令宦官，前往左金吾仗院觀賞甘露，並派遣王璠領兵前往誅殺，王璠嚇得發抖不敢往前，因而使事情敗漏，在大庭廣眾面前被斬腰，一同被誅殺的有幾個人，都被砍殺埋在城外的坑裡。

❖本文：

宋劉忠肅贄[一]（一為摯）。嘗論助役[二]十害。王安石責其向背乖宜。下司農寺[三]。詔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姦。如此獲罪。固已自分。然助役終為天下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人皆為公咋舌[四]。公獨不顧。後位宰相。魯

氏曰。向所當向。向不為私。背所當背。背亦為公。初非計及禍福也。而禍福因之。亦以警夫不為劉公而甘為王播者。

❖字句解說：

一、**劉贄**：應為劉摯，宋朝東光（今河北省境內）人，字莘老，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以治行稱，遷御史裏行，王安石一見器異之，不附安石，上疏極論新法之弊。哲宗朝擢侍御史，論罷蔡確、章惇，累遷尚書右僕射，紹興初，追謚忠肅。

二、**助役**：為王安石變法之一，宋神宗寧熙三年，初行免役法，凡當役人戶，分五等出錢，募人充役，使原來享受免役特權的豪紳、官吏、僧道等出錢助役，稱助役錢。

三、**司農寺**：掌理錢穀的官署。

四、**咋舌**：害怕的樣子。咋讀則。

❖白話解說：

宋朝的劉摯，諡稱忠肅，曾論王安石「助役法」的十種壞處，王安石責備他背叛而不合情理，並奏請皇上將他降調司農寺，並命他分析反對的理由。劉公向皇上報告說：「臣下所傾向的是忠直，所反對的是邪佞；所傾向的是義理，所反對的是奸利；所傾向的是君王，所反對的是權術姦謀。如果因此而獲罪，是臣罪有應得，但『助役法』最後一定會害及整個國家，希望皇上不要忘記臣下所說的話。」很多人聽了這些話，都為他捏一把冷汗，但劉公依然不理會，後來當了宰相。

魯氏說：「傾向於應當傾向的地方，不要為私利而傾向；違背所應當違背的事，違背也是為了公益。最初可能不是為了個人的利害禍福打算，然而禍福卻隨之而來，這也是在警惕那些，不學劉摯而甘願去學王播的人。」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白話解說：

虐待下屬貪取功勞，諂媚上級以迎合旨意。

❖本文：

燭遇夜。則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則成載物之功。大抵水到渠成。功將自著。固無待乎取也。苟有意取之。則凡為將之縱軍搶殺。為吏之妄加賦役。為刑官之多入人罪。皆可不必顧惜[一]。任意行之矣。然此皆以百姓之膏血[二]。易一人之功名。功則得矣。不過陞官。禍亦至矣。豈止殺身。人雖極愚。斷不至此。不觀古人乎。宋曹彬[三]之下江南。不戮一人。漢汲黯[四]之矯詔[五]開倉。全活數萬。漢于定國[六]之為廷尉[七]。民自以不冤。在當時。何嘗[八]非第一功臣乎。

❖字句解說：

一、**顧惜**：愛惜。

二、**膏血**：比喻經過勞苦努力，所得到的利益。

三、**曹彬**：宋朝靈壽（今河北省境內）人，輔佐太祖平定天下，性清介仁恕，從伐蜀，又下江南，不妄殺一人，不妄取一物，封魯國公，卒諡武惠。

四、**汲黯**：西漢濮陽（今河北省境內）人，官至九卿，以敢言力諫，至為武帝所敬憚。

五、**矯詔**：假稱皇帝詔書。

六、**于定國**：西漢于公之子，少學法於父，宣帝時為廷尉，執法寬平，後為丞相，封西平侯，卒諡安。

七、**廷尉**：漢時掌刑獄的官。

八、**何嘗**：未曾。

❖白話解說：

在夜晚的時候點上蠟燭，可以成功地破除黑暗。舟得到水的浮力，就可以成就載物的功能。大概水一到就能成渠了，功勞自然就顯著，這本來就不必等待從外取得。如果是要刻意去取得，那麼那些將帥就可放縱部屬去搶奪掠殺，當官吏的可隨意濫加賦稅勞役，當斷獄官的可經常入人於罪，這些人都可以不愛顧百姓的生命財產，任意行使權利了。

然而這些都是老百姓辛苦努力所得的血汗錢，全都變成你一人的功名，雖然功勞已經得到了，也只不過是升官而已，但禍事也隨著到來，但其禍就不只是殺身而已，再不聰明的人，應該也不至於做出如此的傻事吧！

不妨看看古人的作為，如宋朝的曹彬，在奉命下江南的時候，不濫殺一人；又如漢朝的汲黯，假稱皇帝的詔書，開倉濟助災民，被救活的有數萬人之多；又如漢朝的于定國，在當廷尉時，公正的斷案，老百姓自然就沒有冤枉的情事。這些人在當時，也未曾不是第一有功勞的臣屬啊！

❖本文：

唐玄宗[一]時。用度日侈。且不欲於左右藏取給。戶部[二]員外郎王鉷[三]。知上意。乃刻削下民。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內庫供用。帝以為能富國。擢京畿[四]採訪使[五]。尋又擢為戶部侍郎京兆尹。然中外嗟怨[六]。未幾。為弟鐸（一為銲）所累。賜死。

❖字句解說：

一、**唐玄宗**：唐代的中興君主，又稱明皇，名隆基，睿宗第三子，英武有才略，在位期間王治武功均很盛，宇內昇平，世稱開元之治。天寶後，寵愛楊貴妃，任用楊國忠、李林甫，導致安祿山之亂，玄宗避難奔蜀，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為太上皇，在位四十三年。

二、**戶部**：古時掌戶口田賦之政的官署。

三、**王鉷**：唐朝王方翼的孫子，初為鄠縣尉，歷戶部郎中，玄宗時拜御史中丞，進御史大夫，聲燄薰灼，毒流朝野，然事嫡母孝，與弟銲友愛，

銲與邢縡善，謀引軍燒都門殺執政，事覺，連及鉷，賜死。

四、京畿：國都及其附近的地方。

五、採訪使：擔任考核諸道官人的政績。

六、嗟怨：嗟嘆怨恨。

❖白話解說：

在唐玄宗的時候，由於生活奢侈，日常的開銷越來越大，已經不夠用，但玄宗又不想從旁的地方拿來補充。當時主掌此事的戶部員外郎王鉷，知道皇上的心意後，就加重賦稅，剝削百姓，使每年進貢的數目，額外增加百億萬之多，把它儲存在宮廷內的財庫，以供皇上使用。

玄宗皇帝以為他的才華，能使國家富有，於是提拔他當京都地區的採訪使，不久又升任戶部侍郎，任京兆尹的職位。然而朝廷上下都嗟嘆怨恨他，過不多久，被他的弟弟王銲犯案所牽累，被皇上賜死。

❖本文：

宋王韶[一]。建議開熙河。殺人甚眾。積功至樞密使。又嘗故殺降羌老幼首級。使其鄉親得以冒功膺爵[二]。晚年悔之。以因果問眾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惟刁景純[三]則曰。但怕打不過自心耳。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懼。後疽發於背。時呼無數斬頭截足人索命。洞胸而死。長子嘔血死。季子坐事斬首。門遂滅。

❖字句解說：

一、**王韶**：宋朝德安（今江西省境內）人，第進士，熙寧初上平戎策，召問方略。累破羌眾，拜樞密副使，後病疽死。

二、**冒功膺爵**：假冒他人的功名接受封賞。

三、**刁景純**：就是宋朝的刁約，景純為其字，少卓越，刻苦學問，能文章，天聖進士，寶元中為館閣校理，後直史館，治平中出知揚州，掛冠歸，築室潤州，號藏春塢，日游息其中。

❖白話解說：

宋朝的王韶，建議皇上開鑿熙河，殺死了很多人，由於積了很多功勞，使官位升到樞密使。又曾經藉故殺害投降的羌民，不分老人及幼孩，都將頭砍下來，讓他的鄉親冒名邀功，而受封賞得爵位。

到了晚年自己感到後悔，問鄉里的長老，會受到怎樣的因果報應，大家都說：「用王法來殺人，就像舟行於水中，壓死很多的螺蚌一樣，那是無心的。」

只有刁景純說：「只怕安不了自己的良心，如果能安心，自然就不必問了。」王韶更加害怕，後來背部生了惡瘡，經常呼叫說：「有無數被砍頭斷腳的人，向他索取性命。」後來胸部穿了一個洞死去，他的長子吐血而死，次子因案被判斬首，一家人全都死光了。

❖本文：

真陽縣民張五等盜牛。里人胡達等捕之。張五為達擊死。餘盜反以被劫告縣。邑令吳邈欲邀功。劾達等十二人強盜殺人。酷刑誣服。內有朱奎張運二人病死。既申府。事下司理[一]。時張文規為英州司理。察囚詞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二]。胡達以追盜殺人。杖背。餘皆杖臀。奎運無罪。邈計不行。嘔血死。後文規忽疾革[三]。至一官府。主者問吳邈事。即以實對。主者曰。此事吾已詳知。今必卿至結證。貴審實耳。遙見吳邈。枷杻伏地。奎運立其傍。吏出文書紙尾示文規。有添一紀三字。寤而遂愈。後年七十八。又夢神曰。向增壽一紀。公又降一人斬罪作絞。又添半紀。果八十三卒。

❖字句解說：

一、司理：官名，掌理獄訟的事。

二、獄具：罪案已定。

三、疾革：病情危急。革讀及。

❖白話解說：

有真陽縣（今廣東英德）縣民張五等去偷牛，被鄉里的胡達等人捕獲，張五當場被胡達打死，其餘的盜匪反以被胡達等人所劫，告到縣府去，縣令吳邈為了要邀功，所以將胡達等十二人以強盜殺人的罪嫌起訴，在酷刑嚴打下承認了，其中有朱奎、張運二人在獄中病死。

在上訴府衙的當中，此事分發到司理單位，當時是張文規當英州（即今廣東省英德縣）的司理，問案時，發現囚犯的言詞臉色，都讓人覺得懷疑案情不實，在追問之下，得到實情，又將真正盜牛的同黨捕獲了，在證據充足的情況下結案。

胡達因追盜匪殺人，處以杖背的刑罰，其他參與者都以杖臀處罰，朱奎、張運二人無罪。吳邈眼看計謀不能實現，吐血而死。後來張文規忽然病情危急，靈魂來到一處冥間官府，主事者問吳邈相關事宜，立刻據實回答，

主事者說：「這件事我早已知道很清楚，現今必須請您到此來結案，以證實你據實審判，實在是很可貴。」

在遠處看到吳邈，跪伏地上被枷鎖銬住，朱奎、張運站在一旁。冥吏出示文書紙的尾部給張文規看，有「添一紀」三個字，醒來後病就好了。後來活到七十八歲，又夢見神明說：「你以前已增壽十二年，現你又減輕一個人斬首的罪，使他受絞刑而保全屍，又再添六年的壽命。」果然活到八十三歲才過世。

❖本文：

諂是奉承。希是讚助。上意未決。猶可挽回。惟至有人逢迎。則堅而不可轉矣。此不獨臣之於君。如屬官迎合上司。紳士迎合官府。吏役迎合本官。奴僕婢妾迎合家主皆是。凡居上者。事事皆當循理。慎不可貪圖自私自利。使人有隙而投。在下者。又何可邀[一]非理之功名。倖[二]不

義之錢財。惟知阿意[三]慫慂[四]。奴顏婢膝[五]。徒喪己心。結無窮之怨業哉。

❖字句解說：

一、**邀**：求取。

二、**倖**：不該得而得。

三、**阿意**：諂媚迎合。

四、**慫慂**：從旁勸誘或鼓舞，使他人去作某事。讀悚勇。

五、**奴顏婢膝**：譏人卑賤諂媚，極其無恥的態度。

❖白話解說：

所謂「諂」，就是奉承的意思。所謂「希」，就是讚助的意思。在上級的主意還沒有決定之前，還可以挽回之際，只是此時遇上有人逢迎討好，就可能馬上下決定而不可挽回了。這種情況，不是只有臣屬對於君王，就是如下屬的官員，為了迎合上司的意思，地方的仕紳，為了迎合官府的決定，下

屬的官吏，為了迎合主官的心意，為人的奴僕婢妾，為了迎合家裡主人的心意，都是在這個範圍內。

凡是居在上位的人，每件事情都應該按照道理去作，要謹慎不可為了貪圖自私自利，讓他人有機會可以圖謀。如果能這樣做，那麼在下位的人，哪裡有求取不合道理的功名，或僥倖得不義之財的機會？如果只知道一味的要人諂媚迎合、誘惑鼓舞，讓人做出極為無恥的行為，你才覺得高興。這只是讓自己喪心病狂，結下無窮盡難了的怨業而已。

❖本文：

明宣德時。嘗遣太監王三寶。下西洋等番。求異寶。天順時。有上言再遣者。朝命兵部簡按往冊。時項忠[一]為兵部。命吏簡之。郎中劉大夏[二]。先至庫匿之。吏無所獲。議遂寢。項責吏曰。案在庫。安得失。劉公微哂曰。前下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無算。縱得寶。與國無

益。此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舊案若存。亦合毀之。以除其根。尚追問其有無耶。項公謝罪曰。淺識不及此。公此一言。陰德動天。此位當屬公矣。後果然。

❖字句解說：

一、**項忠**：明朝嘉興人，正統進士，成化間理都察院事，累拜兵部尚書。

二、**劉大夏**：明朝天順進士，官職方郎中，明習兵事，時稱東山先生，後歷兵部尚書，卒謚忠宣。

❖白話解說：

明宣宗宣德年間，曾經派遣太監王三寶，下到西洋各個番邦等國，求取珍貴的寶物。到了明英宗天順年間，又有人向皇上建議，再派遣使者下西洋。朝廷命令兵部，調出舊時出使的名冊，當時項忠當兵部尚書，命令下屬

的官吏造冊，其部裡的郎中劉大夏，聽到這個消息後，就先到庫裡將名冊藏匿起來，讓這些官吏找不到，於是這個建議案就慢慢消失了。

項忠責備下屬官吏說：「舊案就在倉庫裡，怎麼會遺失呢？」劉大夏微笑著說：「上一次下西洋，花費的穀糧及金錢有十萬之多，軍民喪失生命的不計其數，縱使是得了寶物回來，對國家也沒有用處啊！這不是好事，身為大臣應該向皇上殷切的諫勸，舊案如果還存在，也應該把它燒毀，以去除禍根，怎麼還追問有沒有名冊呢？」項忠於是向他謝罪說：「我的見識還沒有到那麼深的地步，劉公您這一席話，所積的功德可以感動天，我這個職位應當非你莫屬了。」後來劉大夏果然升任兵部尚書。

❖本文：

唐太宗。嘗指一樹曰。此樹甚佳。宇文士及[一]。從而譽之不止。帝正色[二]曰。魏徵[三]勸我遠佞人[四]。我不知佞人為誰。今乃知汝也。士及叩頭慚謝。

❖字句解說：

一、宇文士及：唐朝宇文化及的弟弟，封蜀王，高祖召之，從討王世充有功，進爵郢國公，武德中拜中書令，涼州都督，改蒲州刺史，政尚寬簡。

二、正色：持嚴正的態度。

三、魏徵：唐太宗時的名臣，曲城（今山東省掖縣）人，字玄成，太宗時拜為議諫大夫，累官至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謚文貞。

四、佞人：有口才而心術不正的人。

❖白話解說：

唐太宗曾經指著一顆樹說：「這顆樹非常好。」宇文士及就隨著皇上的口氣，稱讚不止。皇帝即以嚴正的口氣對他說：「魏徵勸我要遠離會說話而心術不正的佞人，我不知道佞人是誰？現在才知道你就是了。」宇文士及很慚愧的向皇上叩頭謝罪。

❖本文：

後唐郭崇韜[一]。希莊宗旨。勸立劉后。意在交結。其後譖[二]殺崇韜。即劉后也。夫希旨勸立。意謀自固。而反得慘禍。諂又何補哉。

❖字句解說：

一、**郭崇韜**：後唐雁門（今山西省境內）人，累官兵部尚書，樞密使，勸莊宗襲汴州，八日滅梁，以謀議居佐命功第一，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後被劉皇后所殺。

二、**譖**：讒言。

❖白話解說：

後唐〈西元九二三年至九三六年〉的郭崇韜，迎合莊宗的心意，勸他立

劉皇后，其本意在討好劉后，但後來進讒言殺害郭崇韜的人，也就是劉后。為了迎合莊宗的心意勸他立劉后，本想可因此而使自己的地位穩固，怎會想到卻因此而遭到悲慘的禍害，可見諂媚是於事無補的。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白話解說：

受到他人的恩惠不予感恩，對於怨恨他人卻念念不停。

❖本文：

一飯之恩。古人必報。報即無力。心必銘感[一]。念茲在茲。不可或忘。智度論[二]曰。受恩不感。甚於畜生。旨言哉。然恩有大焉者。一天地。二父母。三國王。四師長。或有人憒憒[三]一生。四恩未報。而但沾沾[四]於私恩小惠。是又棄本逐末。非報恩者矣。

❖字句解說：

一、銘感：感激不忘。

二、智度論：本名《大智度論》，又名《大智度經論》、《摩訶般若釋論》、《大智釋論》、《釋論》、《智論》、《大論》，為印度龍樹菩薩所著，後秦鳩摩羅什翻譯。

三、憒憒：糊裡糊塗。讀愧。

四、沾沾：自得的樣子。

❖白話解說：

對於一餐飯的恩德，古時的人必定回報，縱使沒有能力回報，心中必定存著感激不敢忘記，經常惦記著，念念不忘。

《智度論》說：「接受他人的恩惠而不懂得感激的人，實在是連禽獸都不如。」這句話實在說得很對，然而恩惠中有比較大的，第一種是天地的大恩，第二種是父母的大恩，第三種是國王等領導者的大恩，第四種是師長的大恩。如果有人糊裡糊塗的過了一輩子，對於四種大恩德未曾報答，卻對於私恩小惠的報答，感到沾沾自喜，那只是在捨本逐末，並不是報答大恩德的人啊！

❖本文：

唐史無畏。與張從真為友。無畏家貧。從真每周其衣食。與資令之貿易。數年致富。從真被火。家計一空。詣無畏。而無畏竟負前情。從真但對天欷歔而已。忽黑雲驟起。雷震無畏。遂變為牛。朱書其腹云。負心史無畏。旬日死。語曰。畜知報恩。如馬垂韁[一]。如犬展草[二]。如蛇致珠[三]。如雀銜環[四]。物尚如此。人何背德。獨不畏變牛乎。

❖字句解說：

一、**垂韁**：苻堅為慕容沖所襲，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鞍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走廬江。因而「馬有垂韁之恩」從此開始。

二、**展草**：廣陵人楊生，養狗一，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方冬月，燎原，風勢極盛。狗乃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上，如此數次，

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生醒方見之。此乃「狗有展草之恩」。

三、致珠：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以藥封之，蛇乃能行。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謂之「隋侯珠、明月珠」。

四、銜環：楊寶幼時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救之養百餘日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以白環四枚相報，並云當「使其子孫潔白，位登三事，有如此環」。

❖白話解說：

唐朝的史無畏，和張從真是朋友，無畏的家中很貧窮，從真經常用衣食來幫助他，並給他資金叫他去做生意，過了幾年後，變得非常富有。從真的家被火燒得精光，前往無畏的家求助。無畏竟然不顧念以前被幫助的恩情，從真只有對天感嘆而已。

忽然間烏雲密佈，雷打在無畏的身上，於是變成一頭牛，有朱紅的字在腹部寫著：「負心史無畏」，過了十天就死了。俗語說：「畜生都知道要

報恩，有如馬垂韁的報恩，如狗展草的報恩，如蛇銜珠的報恩，如黃雀銜白環的報恩」，動物尚能如此報恩，人類怎麼可以違背道德呢？難道只有你不怕變成牛嗎？

❖本文：

宋張弼[一]。恬淡好學。精於易。脫李大亮之難。及大亮貴。遇弼於途。持之而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大亮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之。帝為遷郎中。將代州都督[二]。弼不任德。亮必報恩。是兩得之。

❖字句解說：

一、**張弼：**宋朝仙遊（今福建省境內）人，恬淡好學，尤刻意於易，推明象數，有漢晉易家所不到者。紹聖初大臣以其名聞，並上所著易解，賜

號葆光處士。

二、都督：古統兵官名。

❖白話解說：

宋朝的張弼，性喜淡泊喜好讀書，對於易理非常精通，曾經想辦法替李大亮脫罪。等到大亮富貴之後，在路上遇到張弼，拉著他高興的哭泣，要將全部的家產給他，張弼堅持不接受。

大亮向皇上稟告說：「臣下今日能事奉皇上，是張弼的幫助，希望皇上能將臣下的官爵全部賜給他。」皇帝將張弼任命為郎中，分發到代州（今屬山西省）當統軍都督。張弼不自以為有德，李大亮有恩必報，真是兩人皆有所得啊！

❖本文：

君父之仇。骨肉之恨。君子自有以直報怨[一]之道。至於私仇小怨。可以理遣[二]。可以情恕[三]。便當冰釋[四]。若念之不休。則怨怨相報。豈有已時。

❖字句解說：

一、以直報怨：不計較舊的仇恨，而以正道對待仇人。

二、理遣：從事理上得到寬解。

三、情恕：原諒。

四、冰釋：像冰溶解消散，不留痕跡。

❖白話解說：

對於弒君殺父不共戴天之仇，分散親生骨肉之恨，有德君子自然有他不計前嫌，而以正道對待仇人的辦法。至於私人的仇小小的怨，那是可以從

事理上去寬恕原諒他人的，如此就可以很快的將仇恨消除。如果怨恨的心念還是不能停止，恐怕冤冤相報無有了時了。

❖本文：

唐李德裕[一]為相。多所修怨[二]。後謫珠崖[三]。見一寺壁。掛十餘葫蘆。詢之僧。言人骨灰也。太尉[四]當軸[五]。以修怨貶逐同列[六]。死於此。老僧憫之。焚其骨以待其子孫來取耳。德裕聞言。惕然[七]返走。心痛而死。

❖字句解說：

一、李德裕：唐朝的名臣，贊皇（今河北省境內）人，李吉甫的兒子，少力學，卓犖有大節。武宗時為相國，當國六年，弭平藩鎮之禍，威權獨重，封衛國公。後為忌者所搆，貶崖州司戶卒。

二、修怨：報宿怨。

三、珠崖：即今海南特別行政區瓊山縣東南，因其地盛產真珠而得名。

四、太尉：古官名，掌武事，位與承相相等。

五、當軸：官居要位。

六、同列：共事。

七、惕然：恐懼的樣子。

❖白話解說：

唐朝的李德裕，在當宰相的時候，和人結下許多仇恨，後來被流放到海南島的珠崖。他到一所寺廟，看到牆壁上掛著十幾個葫蘆，就問僧人是什麼東西？回答說：「是人的骨灰，在李德裕太尉當權的時候，因同事得罪他，被貶逐到此地，死了之後，老僧憐憫他們，將他們的屍體燒成骨灰，裝在葫蘆裡，等待他們的子孫來取回去。」李德裕聽到後，心中非常恐懼，嚇得倒退幾步，心中一陣絞痛後死去。

❖本文：

明金誠。任刑部主事[一]。初未遇[二]時。曾為麻張困辱[三]。後張犯罪解京。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救其罪。張謁誠。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

❖字句解說：

一、主事：舊官名，職位與案在各部門的科員相等。

二、未遇：未發跡。

三、困辱：困窘和侮辱。

❖白話解說：

明朝的金誠，擔任刑部的主事官員，在當初還沒有成就的時候，經常受到張麻子的刁難侮辱。後來張麻子犯罪，被解送到京城，他看到金誠的時候，當場跪下來猛叩頭。金誠笑臉滿面的迎接他，並設法解救他的罪。當張

痲子去進見金誠的時候，金誠也和平常一樣很有禮貌的接待他，張痲子感動得哭泣，就將他的女兒嫁給金誠的兒子。

❖本文：

于鐵樵嘗言。人以勢力加我。我以度量容彼。則掃疊疊之雲。熄星星之火矣。故君子不念舊惡也。

❖白話解說：

于鐵樵說：「他人以勢力來加害於我，我能以寬容度量來容納他，就可以掃除重重的疑雲，熄滅星星的火原了，所以君子不應該計較舊惡的。」

聖人之所以成聖者善他勤於講學勇於改過而已其教化眾生貢獻社會亦善他勤教學勇改過耳

淨空學

九九年八月


佛教是釋迦牟
尼對一切眾生至善圓
滿的教育其目的在令眾
生覺了宇宙人生真相而
達協和族群存異同銷偏
執鎔知見共存共榮
淨空

【淨空法師墨寶】


如於此處見佛
坐一切塵中亦
如是佛身無去
亦無來所有國
土皆明現


三十年深仁厚
澤花開南洋果結
神州
韓鍈正士生西三周年
圖報
魂切念故舊感恩
一千日天涯離
淨空和南

非真看破不能放下妄想執著放下妄想執著即是無住非真放下妄想執著不能見諸法實相見諸法實相即是生心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二日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金剛般若研習報告

淨空